武俠世界



$2.00

765

·特別介紹·



小鬼子傳奇 故事之十四

全能奇人 上官庸·著



體壇上有"十項全能"的體育健將，他們在運動場上的表現，往往能刷新世界紀錄。然而，你能想像到一個人可以，在五秒鐘之內，游畢一百公尺的泳賽，同時舉重六百公斤嗎？這是一個別開生面的奇情小說，是期刊出，請勿錯過。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侠世界

第76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小鬼子傳奇故事之十四

上官庸·文
盧令·圖

全能奇人

袖珍核彈 炸力驚人

小辣椒坐在那間豪華之極的辦公室，週身不舒服到了極點，辦公室的面積相當大，冷氣開到十足，小辣椒身上穿的只是一套短袖的裙裝衫褲，冷氣從側面吹來，她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顫，瑟縮着身子。

足足坐了二十分鐘之久了，以小辣椒的性格，無論如何不能使她呆坐如此之久的，可是，她兩度滴溜溜的美眸在辦公室裏轉來轉去，却始終不敢離開單人沙發半步。

又過了一會，小椒辣實在耐不住冷風，伸手在右臂上搓擦着，這樣可以增加身體熱量，從而抵禦陣陣吹襲過來的冷氣。

她心底下不知暗罵了多少次，爲什麼那個「人事部」的經理廖先生一直不回頭，把自己留在這偌大的辦公室之中。

忽然，辦公室的玻璃門「彭」地一聲被人推了開來，跟着，一個男子跌跌撞撞地闖進了辦公室，喝道：「廖承祖，你出來！」

小辣椒愕然回顧，只見一個年紀大約四十多歲，頭上長髮披肩的新潮中年男子，滿面怒容地衝進辦公室來。

當那男子一見辦公室中無人，而沙發上却坐着個嬌怯怯的妙齡少女時，不由呆了一呆道：「廖承祖那狗娘養的呢？」

小辣椒見他來勢洶洶，口帶粗言，驚愕地站起身來，訥訥說不出話。

「我問你，廖承祖那狗娘養的人呢？」中年男子趨上前來，眼眶之中便似要噴出火來。

「我……我不知道。」小辣椒囁嚅地答。

那男子咬了咬牙，忽然衝到那張流綫型的寫字枱前，動手將枱上的文件雜物，潑啦潑啦掃下地去。

小辣椒又驚又奇，忽聽背後傳來一陣陰惻惻聲音：「程世英，你在幹什麼？」

小辣椒轉過頭去，只見剛才接見自己的那個「廖先生」已站在門口，兩道烱烱的眼光望定了那男子。

「他媽的，你這混蛋幹的好事！」男子發瘋似地奔到廖承祖跟前，雙臂一伸，抓住了他的肩膊，大力搖幌着，咬牙切齒地道：「你還算是人嗎？」

廖承祖面上的表情出人意外的鎮靜，他淡淡地道：「程世英，這是什麼地方，可以讓你隨便亂來嗎？」

「老子要找你算帳！」程世英說着一掌向廖承祖面門摑去。

廖承祖雙臂一展，格開了他那一擊，隨即道：「阿生，阿民，你們快進來。」

他話聲甫落，兩個魁梧大漢像旋風一般搶進辦公室，分別向程世英迎去。

程世英退後一步，凝視着那兩個大漢，沉聲說道：「阿生，阿民，你們到底帮誰？」

站在左邊的那大漢聳了聳肩，道：「程領隊大家是自己人，你就算了吧……」

「算了！」程世英向廖承祖指去，道

「你可知道這狗娘養的幹了什麼事？」

左邊的大漢緩緩道：「唉！廖秘書是爲了你好，請你不要誤會！」

「烏龜王八蛋養的兒子爲我好！」程世英一副怒不可遏的樣子：「總而言之，我今日非宰了他不成！」

兩個大漢還待再說，廖承祖乾咳一聲，道：「阿生，阿民，你們快動手把他趕走！」

那阿生和阿民似乎是廖承祖的下屬，聞言答應了一聲，踏上前去。

「你們不要過來！」程世英向後退了一步，擺開打架的姿勢，沉聲道：「否則我不客氣了！」

「將他趕走！」廖承祖再次下令。

阿生和阿民不發一言，各自提了一口氣，趨上前去。

程世英早已睹準了兩人的來勢，倏地彎下身子，雙手撐在地上，右腿向兩人下盤掃去。

阿生和阿民自然也早有防備，向上一縱避過了，阿民已經抓住了他的胸襟，一拳朝他小腹擊去。

只聽「哎喲」一聲悶哼，程世英慢慢地彎下身去。

程世英已經有四十來歲，加上身材瘦削，怎吃得起魁梧高大的阿民這一拳，雙手捂住小腹，半天說不出話來。

「還不把他帶走！」廖承祖大喝道。

「是！」

阿民和阿生分站程世英兩旁，輕而易舉地托起了他向辦公室外走去。

廖承祖上前將玻璃門關上，把那層輕紗拉好，緩緩地轉過身來。

首先，他接觸到一雙驚駭莫明眸子——小辣椒站在寫字枱上怯生生地望住他。

廖承祖拍拍雙掌，望了滿地文件和雜物，不由皺起眉頭，嘆了一口氣。

他猶豫了一下，俯身將散亂一地的文件拾了起來，頭也不抬地問：「剛才你告訴我叫什麼名？」

「我……我姓蕭。」

「蕭什麼？」

「我……我也不知道，」小辣椒訥訥地答：「人家都叫我『小辣椒』。」

「小辣椒？」廖承祖喃喃地道：「你父母生你下來時難道沒替你取過名麼？」

「我……我不大清楚。」

「你不清楚！」廖承祖冷笑一聲：「那你做什麼事？應什麼徵？」

小辣椒咬了咬唇，忽然向辦公室那道玻璃門走了過去。

「喂！你去那裏？」

小辣椒停下脚步，淡淡地答道：「回家！」

「你不是來應徵的麼？」

「我看，你們這地方用不着我吧！」

廖承祖緩緩地站直起身，他蹲在地上已久，胖肥的軀體已感吃不消，反手鎚着背脊，上下打量着小辣椒。

小辣椒反瞪了他一眼，伸手按下門上的把柄，便想離去。

「且慢！」廖承祖忽然大叫一聲。

「怎麼了？」小辣椒轉過頭來，冷冷地望着廖承祖，她被他丟在辦公室裏枯坐了近半個小時，心下早已不悅，此時見廖

承祖心存輕蔑，暗想拚死無大害，反正不打你的工就是了。

「你——你別走！」廖承祖將那疊文件放到寫字枱上，向小辣椒招招手，道：「我有幾句話問你。」

小辣椒雙眼轉了一下，這才轉過身來，道：「問吧。」

「你今年幾歲？」

「十六。」小辣椒回答，其實她報大一歲，是這兩天四處見工學乖的，有的工廠一聽到她未滿十六歲，便不錄用，說是年齡未足，有犯勞工條例。

「滿十六歲？」

「是的。」

「有沒有身份證？」

「我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所以沒有身份證，」小辣椒說着向他露出一個自以為十分成熟的笑容，道：「難道你不相信我滿了十六歲嗎？」

廖承祖上下打量着小辣椒，道：「我們這裏的工作你做得來？」

「抹抹窗，掃掃地，冲冲茶，這是十一二歲的小孩子也做得來的。」

「好，」廖承祖緩緩地點着頭，道：「三百元薪水，嫌少嗎？」

小辣椒見他似乎有意聘請自己，心想不妨抬高一下價錢，看他有什麼反應，當下說道：「三百塊？我到工廠去也不止這個數目！」

「那麼你要多少？」廖承祖又補充了一句：「這裏的工作並不繁重，你剛才自己說過的，便是十一二歲的小孩子也做得來。」

「起碼四百五。」

「四百吧。」

「好！」

廖承祖見她答應得如此爽快，倒不似是一個十五歲的少女，不由一笑，道：「一言為定，我們這裏極需人手，你明天上班吧。知道是什麼時間？」

「朝九晚五，我記得。」

「朝九晚六。」廖承祖更正她。

小辣椒向他作了個鬼臉，道：「好，就朝九晚六吧，反正多做一個鐘頭不會做死人！」

她想不到三言兩語便找到一份差使，踏着輕快步伐，離開了「城市體育會」。

「城市體育會」的會館是一幢十分宏偉的建築，一共有七層高，地下是保齡球場，餐廳，還有游泳池，建築物的右翼，是一個室內籃球場，左邊便是一個足以容納三萬個觀衆的足球場。

會館二樓闢為辦公室，三樓以上是健身室，乒乓球室，休息室，更衣室等等，還附設有職員宿舍。

這座「體育會館」耗資千餘萬建成，內裏設備已臻國際水準，這與本市政府大力提倡體育有關。

小辣椒沿着盤旋式的樓梯下樓，當她來到轉角處，忽然聽到一個十分熟悉的聲音：「你們瞧着吧，我不會放過這姓廖的畜牲的！」

那聲音充滿了怨毒，正是剛才被阿生和阿民趕出廖承祖的辦公室的程世英！

小辣椒一聽到他的話聲，不由自主地放輕了腳步，怎麼程世英還沒有走？他是在跟誰說話？

「程領隊，依我看這全是上頭的決策，和廖秘書無關。」是阿民的聲音。

「哼！若非姓廖的從中做鬼，上頭怎會有這種反常失常的決定？」程世英恨恨地道。

阿民嘆了一口氣，不再言語了。

小辣椒探頭出去一看，果然正是程世英和阿民，阿生站在會館門口說話。

「你通知姓廖的那個畜牲，我三日內一定來要他的狗命！」程世英說完，逕自向外走了去。

阿民和阿生相對笑了一笑，作出一個幸災樂禍的表情，轉身踏上樓梯。

小辣椒急忙開始走下樓梯，和兩人碰面時，她故意低下頭來。

踏出「城市體育會」大門時，小辣椒迎着微風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晴朗的天色加上剛得到一份四百元月薪的工作，使她的心情輕快得無以復加。

她心下盤算，先回家去呢，抑或跑到中區，將這個好消息告訴「小鬼子」王小克？

偶爾向前一瞥眼，看見程世英正一瘸一拐橫過馬路，向馬路對面的一個小型停車場走去。

用不着說，他是到停車場取車的，小辣椒暗想身為一個領隊，自然是有車階級了。

由於附近沒有公共汽車的車站，小辣椒打算轉到大馬路去搭車，當她跨出第一步時，忽然眼前閃過一陣眩目白光，跟着，巨大的爆炸聲傳進耳鼓，再跟着，小辣椒只覺地下一震，立足不穩，仆倒下地。

小辣椒是被一股強大的震波襲來，才會被震跌下地去的，她還弄不清楚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忽聽一陣震耳欲聾的汽車馬達聲傳來，倉卒間向前一望，只見一輛紅色敞篷跑車，像野馬一般向前馳來。

根本沒有令小辣椒猶豫的餘地，她倏地在地上一滾，也不理會旁邊一個積着臭水的水坑，身子一空，滾了下去。

當小辣椒眼耳口鼻都被污水濺上的時候，她聽到那陣馬達聲由近而遠，攀住水坑坑口，爬了出來，首先將臉上的污水抹去，又吐了幾口唾沫，睜開眼時向前望去，不由呆了！

停車場火光熊熊，一輛日本製造的小型房車正在着火燃燒。

車子旁邊伏着一人，身上衣服已經燒焦，但火舌兀自在身上伸展。

小辣椒認得躺在地上的那人正是程世英，一呆之下，聽到一陣急驟的腳步聲自「城市體育會」傳來，阿生和阿民滿面疑惑驚愕之色，向着火的汽車奔去。

「站住！」廖承祖的聲音跟着出現：「車子可能要再爆炸！」

話聲甫畢，又是「轟」地一聲巨响，車子油箱爆炸起來，地上又是一震，感覺中，小辣椒認為這一次猛烈十倍也不止。

幸好阿民和阿生在聽到廖承祖出聲示警之後，陡地止住去勢，否則定會被向外迸射的碎玻璃擊傷。

兩人等爆炸停止，奔到程世英身畔，阿民除下恤衫撲打他身上的火，不一會，火熄了。

小辣椒緩緩地向前走去，鼻端嗅到一陣焦臭味，她偷眼向地上的程世英一望，不由「啊」地一聲低呼了起來。

這時，程世英已被阿民翻轉了身，他臉上血肉模糊，一條右臂被燒成焦炭一般，早已斃命。

小辣椒掩住了咀，不住地往後退步，忽然，她碰到了一個人，回頭一看，正是廖承祖。

「他……他怎麼了？」廖承祖張目結舌，剎那間也被程世英恐怖的死狀唬住。

阿民緩緩地站起身，臉上驚悸的照色未褪，雙唇微顫着，答不出話來。

其實廖承祖在問那句話之前，也知道程世英已經一命嗚呼，他站在當地呆若木雞，不知如何是好。

附近的行人聽到爆炸聲，紛紛趕上前來查看究竟，有兩個軍裝警員匆匆忙跑來，見了當前情況，其中一個轉身跑去借打電話報警，另一個則是把圍觀途人驅散。

小辣椒一顆心怦怦地跳個不停，想不到幾分鐘前一個活生生的人，如今却橫死於地，而且死狀還是這樣恐怖！

要不是警察伸手將小椒辣推後，她會一直僵立在當地不知所措。

不久，警車的嗚嗚聲自遠處傳來，警察將圍觀的人羣隔開，車子停定後，首先跳下車來的是周探長。

周探長只瞥了地上的屍體一眼，便問：「事發時，在場有目擊者嗎？」

廖承祖向阿民阿生望去，阿民忙道：「我們是聽到爆炸才趕下樓的，那時，程領隊已經倒在地上了。」

周探長眼光向外望去，停在滿身濕透的小辣椒的身上，廖承祖雙眉一揚，向周探長道：「探長，這人可能看到當時的情形。」

「哦？」周探長向小辣椒招招手，道：「小辣椒，你過來！」

小辣椒當然也認得周探長，她猶豫了一會，踏上前去。

「事發時，你在場嗎？」

小辣椒點了點頭。

周探長轉頭望一望汽車的殘骸和程世英的屍體，道：「好吧，你告訴我事情究竟是怎樣發生的。」

「我……我也不清楚，」小辣椒猶豫着道：「只看到一陣耀眼的白光，跟着爆炸便發生了，我還被彈到地上——」小辣椒才說到這裏，忽然想起一事，道：「對啦，爆炸發生後，有一輛跑車立即開動，向我輾過來，幸好我在地上一滾，滾到路旁的水坑，弄得週身濕透了！」

周探長皺起了眉頭，道：「你可認得那輛跑車的牌子？」

小辣椒搖了搖頭，道：「不認得，我……我對汽車並不熟悉。」

「那麼，記得車牌號碼嗎？」

「那輛跑車去勢十分快，我還未爬出來時，它已經去遠了！」

周探長轉身蹲下地上，仔細打量着車子被炸的程度和程世英的屍體，半响，他站起身來，向小辣椒問道：「那陣日光强烈到什麼程度？」

「這個——」小辣椒艱難地搖着頭，道：「我實在形容不出來，它……它太光了，光得令人什麼都看不清楚。」

「哦？」周探長臉上閃過一陣特異的神色，又問：「你知道它自那個方向射出來的嗎？」

小辣椒搖着頭。

周探長吁了一口氣，吩咐屬下將現場的情形拍攝照片，並將汽車的碎片小心拾起來帶回警局化驗。

「廖先生，我有幾句話問你，會不會妨碍你工作的時間。」周探長在廖承祖對面的單人沙發坐了下來。

「不會，不會，」廖承祖連忙道：「探長有什麼話儘管問好了。」

「死者程世英是貴會田徑組的領導兼教練，是不是？」

「是的。」

「肇事之前，他曾經衝進你的辦公室，和你發生齟齬，是不是？」

廖承祖搓着手，態度開始顯得不安，他畧一沉吟，答道：「是的。」

「你曾經命兩個人將死者趕出去，對不對？」周探長又問。

「不錯，」廖承祖急忙為自己分辯：「可是我只是為了自衞，他……他臨走前，曾向體育會的兩個工作人員揚言說要對我不利。」

「這兩個人是范道生和賀一民？」

「是的，」廖承祖道：「不信你可叫他們兩人來對證。」

「廖先生，死者為什麼要找你晦氣？」周探長問：「聽說你們私人之間，曾經發生過不愉快的事，是嗎？」

廖承祖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垂下頭來，道：「是的，那是一個月前，為了選拔『亞運』選手的事。」

「廖先生，你可否把詳細的情形說來聽聽？」周探長凝視着廖承祖，似乎要看透他的心一般。

廖承祖一面點着頭，一面燃上了一口烟，道：「下個月亞洲運動大會將在日本東京舉行，本會早已接到大會通知，挑選選手赴東京參加『亞運』，我和程世英就是為了選手人選問題，而發生意見的。」

「哦？」

廖承祖噴了一口烟，緩緩地說道：「是這樣的，程世英這人主觀强，性格固執，他一直袒護其中一個名叫史進文的選手，明知道他沒有資格代表本市出席『亞運』，却固執地堅持要叫史進文出任『十項全能』的選手。」

「廖先生，恕我唐突問一句，你在體育會的職位是秘書，對不對？」

「不錯啊！」

「照說，選拔選手的眼光和職責，是該由領隊或教練提名的，」周探長婉轉地問：「你怎有把握認為自己的眼光勝過對方？」

廖承祖先是呆了一呆，立即答道：「可是任何人都看得出那史進文沒有代表本市出席『亞運』的資格！」

「憑那一點？」

「他——他是一個酒鬼，癆病鬼，終日渾渾噩噩，骨瘦如柴，體重不足一百二十磅，」廖承祖道：「探長，你試想想，這樣的一個人，怎有資格代表本市，去和亞洲各地的健兒爭一日長短？」

周探長不由皺起了眉頭。

廖承祖接着又道：「何況還是參加『十項全能』這個項目，你說，那不是貽笑大方，使本市體壇大大地丟臉嗎？」

「既然史進文是一個這樣的人，為什麼程領隊會一力推薦他？」周探長問：「難道一點原因都沒有嗎？」

「這個——這個——」廖承祖沉吟了一會，道：「也許他和史進文私交甚篤的關係吧？」

「這個史進文在田徑場上，可曾有過出色的表現？」周探長不厭其詳地問。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廖承祖道：「三年前，他的確是一個無懈可擊的運動員，可是，人總是會變的，他不知道為了什麼刺激，開始酗酒，鬧事，終於弄到頹疾纏身，孱弱不堪。」

「難道程領隊看不出這一點嗎？」

「哼，他說如果給史進文機會，史進文仍然可以在『十項全能』這個項目和各國的健兒爭一日短長的，你信嗎？」

「你否決了程領隊的提名，也惹怒了他？」

「我想是吧？」

「為了這樣小的一件事，他竟然揚言要加害你？」周探長不置信地。

廖承祖聳了聳肩，苦笑說道：「天曉得！」

「據你所知，程領隊平日可有什麼仇家？」周探長道：「我意思是說，在和你鬧意見之前，他可曾和什麼人吵過架？」

廖承祖仰首想了一會，道：「說也奇怪，他除了為史進文和我弄得勢不兩立之外，平日倒是一個好好先生，沒聽說和什麼人有過過節。」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就在這個時候，廖承祖案頭的電話筒響了起來。

「喂。」廖承祖拿起電話筒，跟着，他把電話筒遞給周探長，道：「探長，你的電話。」

「探長，我是陳警官，」對方傳來陳警官的聲音：「你快回來一趟。」

「什麼事？」

「這……這件事太不可思議了。」

「什麼事不可思議？」周探長愕了一然。

「關於那些汽車的碎片。」

「有什麼發現嗎？」

「化驗報告剛送來，」陳警官道：「你還是自己來看看吧。」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立即答道：「好的。」

離開廖承祖的辦公室時，周探長迎面碰到了一人，不由一呆，道：「小辣椒，是你！」

「是我。」

「你——你在這裏幹什麼？」

「探長，今天開始，我便是這裏的僱員了。」小辣椒笑着答。

周探長見她穿着一套不甚稱身的制服，因為心繫要事，也不便多問，匆匆忙忙向樓梯口奔去。

半個小時後，周探長已經來到警察總部，他一推開辦公室時，陳警官立時迎上前來。

「報告書呢？」周探長忙道：「快拿給我看看。」

陳警官將一份報告書遞上前去，周探長只看了兩行，便皺起了眉頭。

報告書的首兩行寫着：「編號一零三一的汽車碎片上，有微量輻射塵——」

再接着向下看去，實驗人員竟然將爆炸體形容為：「威力相當於雛型核彈的物體。」

「這……這是怎麼一回事？」周探長抬起頭來，疑惑地問。

陳警官聳了聳肩。

「這……這太不可思議了！」周探長道：「為了爆炸一架汽車，竟然要出動核彈，誰能擁有這樣的武器？」

陳警官緘默着，臉上也是大惑不解的神情。

「我看一定是他們弄錯了，沒有這個可能！」周探長斬釘截鐵地道：「絕對沒有這個可能！」

「探長，你再看看這一份。」陳警官說着將另一份文件遞上前。

「這——這是什麼。」

「化驗組一共做了三次實驗，這是第二份的報告書。」

周探長翻閱了一遍，第二份報告書上面的資料比第一份更加清楚，還有政府高級化驗師雷查．夏里遜的註語：「毫無疑問，那是一椿雛型核彈的爆炸。」下面是雷查．夏里遜的署名。

周探長雙眉深結着，刹那間如墮五里霧中。

陳警官問：「探長，你要不要看第三份報告書？」

「好，拿給我看看。」

第三份報告書的內容和第一，二份又有不同，它上面寫着：「死者程世英在炸彈爆炸之前已是因心臟病猝發而死亡。」

周探長搔了搔頭皮，道：「越弄越糊塗了，程世英竟然是因為心臟病猝發而死的？」

「探長，不可思議的地方就在這裏，」陳警官又遞上一份文件，道：「這是我從『城市體育會』的顧問醫生林博士處取來的體格檢查表，程世英一個月前才接受過循例的體格檢查，證明健康良好，沒有心臟病的跡象。」

「哦？」周探長接過了那份文件，端詳了半响，忽然頹然地倒在沙發上，臉上都是疑惑迷茫的神情。

「探長，照這樣看來，程世英的死不是很匪夷所思嗎？」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喃喃地道：「雛型核彈……雛型核彈，他媽的，就算天字第一號的暗殺團要謀殺一個國家元首，也用不着動用它啊！」

「可是，據那位目擊者所述，事情發生前，她的確見到一陣強烈的白光一閃，這不是核彈爆炸時的跡象嗎？」陳警官頓了一頓，忽然問：「對了，探長，你說那個目擊者是誰？」

「小辣椒，是小鬼子王小克的一個朋友。」周探長雙眼呆望着窗外，忽然一拍椅背，彈跳起身向外走去。

「探長，你要到那兒去？」

周探長把手中的文件往枱上一拋，沒有回答陳警官的話，匆匆忙忙地衝出了他的

辦公室。

× ×

小辣椒拿着鷄毛帚，在「城市體育會」三樓的室內練習場打掃着。

那是一個面積十分寬敞，樓面很高的大廳，四週放滿了體育用具，包括重量不同的啞鈴，鉛球，大廳右邊放着一個單槓和一座木馬，小辣椒每天負責清理這些體育用具的塵埃。

她拿着鷄毛帚，走到那座單槓面前，抬頭一望，離她足足有兩呎高。

室內練習場闃無人踪，因為這是午飯時刻，小辣椒童心頓起，放下鷄毛帚，雙腿一曲，提口氣跳了上去，抓住單槓。

她手臂用力緊緊抓住，又吸了一口氣，打算向上昇起看看，試試自己的腕力。

手臂一用力，身子果然緩緩地昇了起來，她接續做了三四次，已感氣喘，正打算跳下來時，背後忽然傳來一個男子的聲音，說道：「繼續下去！你可以做到十次的。」

小辣椒心下一懍，想不到有人會無聲無息地走近來，衷氣一洩，落下地來。

她轉頭一望，站在單槓前的，是一個面露笑容的青年男子。

那青年男子臉色枯黃，但他的身材又高又不瘦，站在那裏，足足高出了自己兩呎有餘。

青年男子雙手插在灰藍色的牛仔褲袋中，一雙烱烱有光眸子，望定了小辣椒。

「你……你是誰？」小辣椒訥訥地問道。

「這句話應該由我問你，」青年男子望了地上的鷄毛帚一眼，道：「對啦，你是這裏新請來的雜役？」

小辣椒向他點了點頭。

青年男子走到單槓旁，伸手搭住木座道：「他們怎會請女的來做這種差使？」

「難道女的便做不來麼？」

「我不是這個意思，」青年男子回頭一笑，他那兩排牙齒白得出奇，和他枯黃的臉色輝映之下，更為特出。

「那是什麼意思？」

「我是說，男人的體力，一般來說都比女人强許多，」青年男子說道：「譬如說，男孩子最起碼也可以做十次，而你剛才做了多少次？」

小辣椒臉上一紅，道：「我剛才只是玩玩的，當不得眞。」

「你的意思是說，如果你認眞的話，可以做足十次？」

小辣椒猶豫了一下，使勁地向他點着頭，道：「當然！」

青年男子淡淡一笑，道：「可不可用事實來證明你的話？」

小辣椒呆了一呆，隨即硬着頭皮道：「當然可以。」

「好，讓我看看。」說着，青年男子退到一旁，雙手仍然插在褲袋之中。

小辣椒深深吸了一口氣，仰首望着單槓，倏地一躍而起，抓住了。

她氣聚丹田，緩緩地向上升去，然後透了口氣，等身子降下來時，又吸了口氣，升了上去。

這樣子一連做了六次，雙臂已經酸軟無力，暗想莫非自己只能做六次？那不是被對方看小了？

要强好勝之心人皆有之，何況小辣椒生就一副不服人的性格，她猛吸了一口氣，又欲向上升去，然而手臂却已使不出力來支持身子的重量。

「小妹妹，下來吧，你這樣勉强自己，對肺部有損的。」

話聲甫畢，小辣椒發覺兩隻强而有力的手臂托住了自己的雙肋，只得嘆了一口氣，放鬆了手。

青年男子笑吟吟地望着自己，道：「是不是，你才做六次。」

小辣椒一張俏臉已因剛才的用氣而漲得通紅，聞言心下不大服氣，道：「要是我經過練習，哼，我起碼可做二十次。」

「二十次？」青年男子搖着頭，滿臉不以為然的神色：「恐怕未必。」

「那你做得多少次？」

青年一言不發轉過了身，雙手垂立對着那座單槓，忽然雙臂一伸，搭住了槓邊，跟着一躍而起。

「一！」小辣椒故意大聲叫道。

青年接下來的動作快得大出小辣椒意料之外，她張口叫着，「二，三，四，五，六，七……十，十一……二十……二十五……」

叫到後來，已經張目結舌，再也數不下去了。

半响，男子輕飄飄地落下地來，面不紅氣不喘，笑道：「多少次？」

「我——」小辣椒道：「你是選手，一天到晚練習，當然不同。」

青年苦笑了一下，道：「選手？」

「不是麼？」

青年搖着頭，說道：「我目前還不夠資格。」

「哦？」小辣椒眨着眼，她見這青年態度毫無囂張之處，心下對他有了好感，詫異問道：「為什麼你會不夠資格？」

「小妹妹，做單槓運動只是一種最基本的體操，不瞞你說，這裏起碼有十餘個人勝過我。」

「可是，你剛才做得這麼快，又這麼久，難道——」

「小妹妹，沒有用的，我已經說過，這只不過是最起碼的體操而已，在田徑場上，只有做好那十個項目，才有用的。」

小辣椒俯身執起了鷄毛帚，青年忽然問道：「小妹妹，咱們來試一試好嗎？」

「試什麼？」小辣椒愕了一然。

「來！」青年向小辣椒招招手，逕自向一張軟墊走過去，示意她幫手抬起來。

小辣椒抓住兩端的手，將軟墊提了起來。

「放到那邊去。」青年向前面吸一吸咀。

兩人將軟墊放在地上，青年打量了四週一眼，退到軟墊之外十餘碼處。

小辣椒詫異地向他望去，只見他面色凝重，雙眼望着那張軟墊，跟着做起熱身運動來。

刹那之間，小辣椒腦際一亮，他要跳遠！

十一，二歲時，小辣椒跟鄉下的伴兒也經常玩這個遊戲，不過正式跳遠是在沙地，尤其是落下來的地方，更非有細沙以

防擦傷身體，這室內運動場沒有沙地，只好以軟墊來代替了。

青年做了一番熱身運動，忽然吸了口氣，向前衝刺。

他衝到一條白綫之前，足尖一彈，跳了起來。

小辣椒雙眼一花，只見他身在半空，彎下腰去，雙手垂直，成一個三角型落下地來。

「好！」小辣椒不由自主拍起手來。

青年在軟墊上做了個記號，自袋中取出一把軟尺，道：「小妹妹，你幫我量一量。」

兩人各執着軟尺一邊量着，青年搖了搖頭，雙眉微蹙着。

「怎麼啦？」

「不行。」

「你……你這一跳已跳得很遠了。」

「才五公尺一二，比我三年前的成績差許多了。」青年沮喪地說。

小辣椒對運動體育一竅不通，呆呆地望住青年男子，只聽他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跳遠的成績已經退步，其他的九個項目，用不着說也是一場糊塗了。」

小辣椒見他滿面憂容，一時間倒不知該說些什麼來安慰他。

青年緩緩地站起身來，道：「小妹妹，你和我到外面去試試，好不好？」

「試什麼？」

「另外那九個項目。」

小辣椒生性愛玩，聽說他要在田徑場上試試功夫，不由大喜過望，連忙道：「好極了。」

兩人離開室內練習場，搭電梯來到樓下，青年對這「城市體育會」似乎十分熟悉，拐了個彎，來到操場上。

那操場平日也作足球賽，田徑賽之用，此時日方正中，操場上一個人也沒有。

青年自袋中取了一個秒表，遞給小辣椒，教了她運用之法，然後道：「我們先來試試一百公尺賽跑。」

他指着地上幾條相隔兩三尺左右的白綫，又道：「從這裏跑到對面剛好是一百公呎，你替我計時，看看我現在的成績如何。」

「好。」

青年跑到對面，蹲下身來。

小辣椒手中緊緊提着秒表，見他已準備妥當，叫道：「開始！」

青年如脫弦之箭，向前跑來，當他越過白綫時，小辣椒立時按下秒表。

「多少時間？」青年急不及待地問。

小辣椒攤開手掌，青年只看了一眼，便頹然地坐下地來，道：「我的天！十二秒五！」

「你……你已經跑……跑得這麼快了！」小辣椒不解地問道：「你……你還不滿意嗎？」

「小妹妹，你可知道世界紀錄是多少？」青年仰首問。

小辣椒搖搖頭。

「九秒四！」

「那……那也不過差了三秒而已。」

「三秒！」青年搖搖頭苦笑，道：「在運動場中，健兒們爭奪的是十分之幾秒，甚至以百分幾秒來分勝負，而我竟然相差三秒！」

小辣椒見他滿面都是沮喪絕望的神情心中暗暗同情，却是不知怎樣出言安慰。

半晌，小辣椒問道：「你……你還試不試其他的八項？」

「不必了，」青年搖了搖頭，站起身來，道：「我已經是廢人一個！」

「先生，聽你的口氣，我覺得男人比女人其實也强不了多少。」

「哦？」

「你只不過操練的成績失水準，便搖頭嘆氣，自認是廢人一個，」小辣椒道：「像你這種自暴自棄的男人，是遠遠及不上許多女人了！」

「我——」青年呆呆地說不出話來。

「我年紀雖然還小，却也聽人說過，一個成大事的人，若非經過艱苦的磨練，和具有百挫不撓的勇氣，是絕對不會成功的，」小辣椒娓娓說道：「像你這種一挫即撓的懦夫，要是讓小鬼子知道，他一定羞你！」

青年面上青一塊白一塊地，被小辣椒說得抬不起頭來。

「誰……誰是小鬼子？」青年忽然問。

「我的一個朋友，」小辣椒得意地說：「他只比我大一歲，可是他的勇氣，起碼比你强十倍也不止！」

青年雙眼呆呆望着遠方，喃喃地道：「是的，我……我不能辜負程領隊對我的期望！」

「程領隊？」小辣椒問道：「是不是昨天被炸死的那一個？」

「咦，你也知道？」

「怎會不知道，我親眼看到的！」

青年好像渾身被人戮了一下似的跳了起來，大力扳住小辣椒，道：「你親眼看到甚麼？當時的情形是怎樣的？你快告訴我！」

小辣椒見了他的神情，不由嚇了一跳，訥訥地說不出話來。

「快說，程領隊是被誰殺死的！」青年雙眼便似要噴出火來，道：「快說！」

「我……我怎知道？」

「那你剛才爲甚麼說你親眼看到的？」青年的情緒這時已逐漸平定下來。

小辣椒想不到自己一句誇大的話會惹來青年的緊張，只好將當時的情形一一說了出來。

青年聽到後來，眼中淚水已經簌簌而下。

「我……我一定要爲程領隊報仇！」青年嗚咽着說。

「你是程領隊的好友？」小辣椒問。

青年點着頭。

「你叫甚麼名？」

青年沉吟了一會，答道：「我姓史，名叫進文。」

原來小辣椒面前這個又高又瘦的青年，正是程世英力薦「亞運」選手史進文！

「史先生，人死不能復生，你也不必太過傷心了。」小辣椒道。

「程領隊是好好先生，平日和人無怨無仇，哼，一定是廖秘書僱兇殺了他的！」史進文抬起頭來，眼眶中充滿了仇恨憤怒的神色：「我要爲他報仇！」

說着，轉身向大厦側門走去，小辣椒急忙追了上前，一面叫道：「史先生，史先生，你等一等！」

然而，史進文就像聽不到她的話一般，衝了進去。

小辣椒又驚又急，也顧不了地上的雞毛帚，自後追着，剛來到樓梯口，忽然有人叫了自己一聲：「小辣椒！」

小辣椒愕然回顧，原來是周探長！

周探長趕上前來，道：「小辣椒，我有幾句話要問你。」

小辣椒只得駐足等候，周探長來到她的面前，問道：「昨天你親眼看到程世英向停車場走去嗎？」

小辣椒向他點了點頭，道：「有甚麼不對？」

「當那陣白光出現之前，你是不是看到程世英好端端地站着？」

「我——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是說，程世英是否在爆炸之後才倒下地去，抑或爆炸之前就已經倒在地上的了？」

小辣椒皺起了眉頭，道：「我不記得了，探長，如果沒有別的事情，請放我走吧。」

周探長愕了一愕，道：「你趕着到那裏去？」

「史先生要跑去找廖秘書算賬，」小辣椒一邊說着，一邊向樓梯級爬去：「我非去阻止他不可。」

「史先生？是不是史進文？」

「不錯，正是他！」

周探長雙眉一揚，嘆了口氣，抓住樓梯扶手，向二樓跑去，他越過了小辣椒，比她還要先一步來到廖承祖辦公室門前。

周探長也不伸手敲門，逕自用力一推，打開了那度玻璃門。

當周探長看清楚室內的情況之後，不由僵住了，站在當地，動彈不得。

小辣椒也已趕上前來，她探首往內一望，「啊」地一聲低呼了出來。只見史進文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不知是死是活，室裏却空無一人！

周探長一個箭步奔上前，將手指放在史進文的鼻端，尚幸還有呼吸，轉頭問：「他就是史進文？」

「是的。」小辣椒答。

周探長將他扶了起來，放在沙發上，一面替他作人工呼吸急救術。

「甚麼事情？」廖承祖的聲音自後傳來。

周探長和小辣椒不約而同地轉頭去看，只見廖承祖滿面詫異地，一步一步踏進辦公室。

當他看到昏迷在沙發上的史進文時，心下更是疑惑，道：「這……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周探長替史進文施行了幾分鐘的按撫心臟急救法，見史進文仍然昏迷不醒，道：「不行，要召十字車！」

「我打電話！」小辣椒搶先跑到電話几前，拿起了電話，撥下「九九九」。

× × ×

周探長，小辣椒和廖承祖站在床前，望着陷於昏迷中的史進文。

忽然，史進文的眼皮抖動了一下，緩緩地張開了眼睛。

當他看到床前的三個人時，急忙揉了揉眼，掙扎着坐直起身。

站在床那端的護士小姐急忙幫他墊高枕頭，讓他坐得舒服一點。

「這……這是怎麼一回事？」史進文望着廖承祖，臉上却是迷茫的神情。

「我們正要問你，」廖承祖道：「你已經昏迷了兩個多鐘了。」

「是嗎？」史進文搔了搔頭皮，一副大惑不解的樣子，他向小辣椒微微點了一點頭，眼光跟着向周探長射去，道：「這位是——」

「周探長，」廖承祖道：「他來會館調查程領隊的死因，剛巧碰到你莫名其妙地暈在我的辦公室中。」

史進文又搔了搔頭，一時間說不出話來，訥訥地道：「這……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史先生，你今天去過城市體育會的會館，對不對？」周探長問。

「是的。」

「當這位小朋友提起程領隊之死時，——」周探長說着向小辣椒指了一指，道：「你情緒十分激動，立時向二樓衝去，打算去找廖秘書理論，是不是？」

史進文滿面露着茫然的神色，答不出話來。

「史先生，你想一想，剛才是否發生過甚麼事？」周探長問。

「我……我忘記了！」史進文艱澀地搖着頭：「我……我甚麼都想不起了。」

「不會的，你仔細再想一想。」

史進文仰起首來，望着天花板出神。

半晌，他「啊」地一聲低呼了出來，道：「我記起了，我的確衝上二樓，推開廖秘書辦公室的門——」

說到這裏，話聲戛然而止。

周探長，小椒辣和廖承祖緊張地望定了史進文，只見他皺起眉頭，努力地回憶着。

「你進了廖秘書的辦公室後，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周探長急不及待地問。

「這——」史進文擰了擰頭，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

「史先生，你直說無妨。」周探長安慰他。

史進文咬了咬牙，好像決定了甚麼似的，搖着頭，道：「沒發生過甚麼。」

「那你爲甚麼會突然間昏迷在廖秘書的辦公室中？」周探長問。

史進文先是呆了一呆，隨即淡淡一笑，道：「我不知道，也許是我身體太差，突然間昏厥過去吧？」

「哦？」周探長以懷疑的眼光望住他，道：「突然昏厥的？」

「難道……難道，還會有其他的原因嗎？」

即使是最笨的人，也看得出史進文的語氣和表情有點不自然，房中三人，都看得出史進文故意將眞象瞞起來。

——甚麼眞象？

周探長一雙灼灼的眼光，逼視着史進文，好像要看穿他的心事一般。

然而，史進文立即垂下首去，不欲和周探長的眼光相觸。

「史先生，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周探長沉聲道：「我希望你老實說出來！」

史進文臉上閃過一陣異樣的神色，但旋即理直氣壯地說道：「周探長，如果我不會觸犯過法律的話，你似乎沒權盤問我吧？」

周探長碰了一個硬釘子，心下大不是味兒，他和廖承祖對望了一眼，訕訕地道：「既然如此，那麼，我先走一步了，再見！」

說罷，頭也不回地向房門走去。

小辣椒追了上前，道：「周探長！」

周探長這才回過頭來，望着小椒辣。

「我跟你走。」

小辣椒來到房門口，轉頭向史進文說道：「史先生，我走了，有空一定再來看你。」

史進文向她揮手，笑道：「再見！」

小辣椒和周探長離開病房，向醫院的停車場走去。

「探長，你生氣啦？」小辣椒側頭問道。

周探長緘口不言，上了車後，周探長忽然問：「小辣椒，你覺得事情是不是有點蹊蹺？」

「你指那一方面？」

「史進文在廖承祖的辦公室內，一定發生過甚麼事，可是，他爲甚麼不肯說出來？」

「也許……也許他有難言之隱？」

周探長苦笑一下，開動車子，道：「我送你回去吧，你到那裏？」

「現在幾點鐘？」

「五時半。」

「好，我回家了。」

一路上，周探長雙眉深鎖，似乎滿腹心事。

「探長，你懷疑剛才在廖承祖的辦公室裏發生了甚麼不尋常事？」小辣椒問。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

「你想不想查個淸楚？」

周探長側頭望了小辣椒一眼，問：「你有辦法？」

「不要忘記我是在城市體育會館做事的啊！」小辣椒笑着說。

「好，那麼這件事拜托你啦。」

「先講講我有甚麼好處。」

「好處？」周探長愕了一然。

「是啊，難道我吃飽了飯，就白白替你辦事的麼？」小辣椒說。

周探長苦笑了一下，道：「你和小鬼子一樣，都是刁鑽古怪的人，好吧，你要甚麼好處？」

小辣椒仰首想了一想，道：「還是讓我回家和小鬼子商量一下才告訴你。」

「我把話說明在先，要是你查不出甚麼結果的話，那便不給好處你。」

「放心好了，我小辣椒不會向你交白卷的。」

這時，車子已到木屋區下面的鬧市，周探長將車停定，讓小辣椒下車。

當小辣椒蹦蹦跳跳地向石級走過去時，街邊一個頭戴笠帽的大漢，自後跟了上去。

小辣椒自然不知道背後有人跟踪，她三級作兩級地爬上去，那大漢猶豫了一下，自後不徐不疾地跟着。

「小辣椒！」

小辣椒回頭去看，王小克氣喘吁吁地自後追上來，手中還拿着擦鞋箱。

看到了王小克，小辣椒大喜，駐足等候。

王小克來到她身前，連向她眨着眼。

小辣椒如墮五里霧中，王小克搭着她的肩膊向上走去，低聲道：「你背後有人跟踪！」

小辣椒心下一懍，王小克急切又道：「別回頭去瞧，咱們先查淸楚是甚麼人！你當作沒事一般，繼續向前走吧。」

王小克搭着小辣椒的肩膊，繼續向前走着。

那大漢亦步亦趨地跟在後面。

不久，三人兩前一後，來到木屋區前面的一塊曠地，王小克忽然加快了脚步，向前走去，將小辣椒遠遠地抛在後面。

小辣椒踏着輕快的步伐，朝前面一條小巷走去。

大漢先是猶豫了一下，然後才跟上去，怎料小巷中黑漆一團，已然失了小辣椒的踪跡，他心知有異，正想轉身離開小巷，忽聽有人沉聲喝道：「別動！」

大漢心下一懍，覺出有件硬物抵住自己的背脊，心中寒意頓生。

「你一動的話，我便在你身上刺個透明窟窿！」那聲音又道。

大漢噤若寒蟬，站在當地絲毫不敢動彈。

「你來這裏幹甚麼？」那聲音問。

「我……我去探朋友。」大漢訥訥地回答。

「胡說！你在這裏有甚麼朋友？」

「是眞的，我……我眞的是來探朋友的。」

「好，他是誰？」

「她——她叫小辣椒，是……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女孩。」

「哦？」那聲音透着訝異，繼續問道：「你和她是甚麼關係？」

大漢猶豫着不回答，背後那人將手一送，背脊上立時傳來一陣異痛，不由低呼了起來。

「快從實招來，否則我手下不留情了！」背後那人沉聲說。

「這……這個……」大漢囁嚅着答不出話來。

背後那人冷哼一聲，道：「老實說，是誰叫你來跟踪小辣椒的？」

大漢身子微顫一下，道：「不，我……我和小辣椒是朋友。」

「是嗎？」一陣嬌脆動聽的聲音傳了過來：「怎麼我不認識你呢？」

大漢一呆之間，立時恍然，知道背後那人定是剛才和小辣椒走在一起的小男孩，當下提了口氣，倏地向前踏出一步，揮拳向後擊去。

站在大漢背後，持刀相脅的果然正是王小克，他抄路回屋，取了一把菓刀埋伏在一旁，故意壓低了嗓子，打算盤問那大漢的底細，不料這大漢忑也精警，一發現威脅自己是個小男孩子時，便陡地發難。

可是，王小克豈同泛泛之輩，他一發覺大漢向前縱去，已經預料到對方會施行

反擊，所以不慌不忙操着菓刀，朝大漢來拳迎去。

小巷中黑漆一片，大漢也料到會誤中菓刀，所以那一拳的去勢並不太疾，即使如此，中指也被刀鋒帶了一下，登時劇痛攻心，鮮血直冒。

大漢咬牙忍住疼痛，便欲向外奪路而逃。

「那裏走！」王小克持刀攔住。

大漢伸手入懷，取出一把彈弓刀，「拍」地一聲彈了開來，王小克只覺閃光耀眼，那彈弓刀鋒利非凡。

大漢手持彈弓刀，一步一步逼上前去，小辣椒站在王小克身後，拉了他一把，道：「小鬼子，放他走吧！」

王小克眼珠一轉，緩緩地向後退步。

大漢見兩人有了怯意，不禁大事得意，揮動着彈弓刀，一步一步逼上前。

這時，王小克和小辣椒已經退到小巷口，小辣椒忽然發足向外奔去，一面叫道：「有賊呀！有賊呀！」

大漢聞言臉上勃然變色，知道此地不可多留，揮舞着閃閃生光的彈弓刀，向外奪路。

王小克雙眼凝視着大漢，連連後退，大漢暴喝一聲，衝上前來，一刀向王小克當胸刺下。

王小克早有防備，急忙向後躍退，大漢「霍霍霍」連揮三刀，把王小克逼在一旁，最後那一刀把王小克胸前的衣服劃了一道長口子，但刀鋒却刺不下去。

刹那間，大漢心底下驚訝得無以復加，但他已無暇細想其中究竟，提氣向石級處奔逃了過去。

這時，木屋區居民聽到小辣椒的叫聲，紛紛追上前來，見一大漢手持閃閃生光的彈弓刀向外飛逃，有的拿起掃把，有的操起木棍，迎了上去。

大漢見當前情勢於他不利，倏地一個轉身，向後山奔了過去。

幾個年輕力壯的居民拿着木棍自後追去，但那大漢去勢十分迅速，瞬息間已經失了他的踪跡。

白小妹剛巧下班回到家裏，聽到小辣椒的叫聲，也跑出屋來看個究竟。

她見王小克胸前衣服被劃破，心下又驚又急，趨上前來查看傷勢。

「不碍事，」王小克將菓刀交給小辣椒，苦笑了一下，說道：「幸好有寶衣護身。」

不久，那些奔向後山追截大漢的居民紛紛回來，說是被他逃了，又有人圍上前來查問究竟。

王小克不想多加分說，只道那大漢在小巷內埋伏意圖搶刼而已。

回到屋內，白小妹問道：「小鬼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王小克聳了聳肩，他自己也不知道是甚麼一回事，詫異眼光，向小辣椒望去。

「我——我也不知道！」小辣椒茫然地搖着頭，道：「在此之前，我從來不曾見過那個人。」

「那他爲甚麼要跟蹤你？」

「我怎知道？」

王小克扶着下頷沉吟半晌，忽然道：「那天在城市體育會館門外發生爆炸時，不是有人駕着車子想輾死你嗎？」

「是啊，」小辣椒眼前一亮，道：「莫非剛才那個大漢就是那天坐在汽車裏面的人？」

「當時，你看清楚車中坐着甚麼人沒有？」

小辣椒微蹙着眉，道：「當時事出倉卒，我……我實在看不清楚。」

「你再仔細想想！」

小辣椒搓着雙手，在屋中走來走去，半晌才道：「當時我匆忙間一瞥，隱約看到車中坐着兩個人，可是車子的來勢太快，一時間瞧不清楚他們的面貌。」

「特徵呢？」王小克追問。

「特徵？」小辣椒喃喃地：「讓我想想——」

她仰起了首，努力地追憶着，然而微蹙着的雙眉亦沒有舒展開來——她實在想不起來。

「唉！算了吧！」白小妹插口道：「還是吃過晚飯再說。」

說着，白小妹逕自去淘米煑飯，王小克和小辣椒則坐在一旁呆呆出怔。

吃過晚飯後，一個出乎意料之外的人出現了，那是周探長。

周探長突然駕臨，除了小辣椒之外，王小克和白小妹都覺得十分意外，白小妹急忙端了張木櫈，請周探長坐了下來。

「沒有出去麼？」周探長向王小克笑道。

「探長，你是無事不登那個……那個甚麼殿的！」王小克道：「還是開門見山地說出來吧。」

「不錯，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周探長乾笑了兩聲，道：「有件事想請你們帮忙帮忙。」

「甚麼事？」

周探長向小辣椒望去，說道：「剛才我已向小辣椒提過，是關於那個史進文的事。」

王小克和白小妹的眼光不約而同向小辣椒望去。

小辣椒笑了一笑，道：「周探長要我去調查一個人的。」說着，將今天下午在「城市體育會館」發生的事說了出來。

王小克笑道：「這件事有小辣椒帮手便行了，我們又不是城市體育會館的職員，根本派不上用場。」

「不，現在事情又有了變化。」

「哦？」小辣椒搶先問道：「甚麼變化？」

「剛才我打電話去醫院，」周探長道：「醫院中的人說，一個小時前，有人將史進文接出院了。」

「那是甚麼人？」

「我向醫院查過，他們說是一個中年男子，自認是史進文的親戚。」

「你懷疑那個將史進文接出醫院的人？」王小克問。

「我同時也懷疑史進文，」周探長擦一擦鼻子，道：「老實說，程世英之死迄今仍然一點頭緒都沒有，而史進文是惟一的綫索。」

「對啦！你想在史進文身上着手調查程領隊的死因！」小辣椒道。

「不錯。」

他頓了一頓，又道：「不過，這個史進文家境豐富，不肯和警方合作，我們在沒有任何證據之前，是無法要求他充份和我們合作的，所以，我希望你們可以替我做一件小事。」

「甚麼小事？」

周探長淡淡一笑，道：「這件事十分簡單，別說你小鬼子，就算普通一個小孩子也做得來。」

王小克道：「別賣關子了！痛痛快快地說出來吧。」

「我要你們暗中跟踪他，看他平日和甚麼人來往。」周探長道。

「——」王小克呆了一呆，才道：「你任何一個屬下都做得到這件事，爲甚麼要叫我們來做？」

「史進文這人十分機警，如果我派便衣探員跟踪他的話，用不着兩天，一定會被他發覺，」周探長向王小克笑笑，接道：「反正我們以前有過非常愉快的合作，再來一次怎樣？」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這次是你主動要求我，所以，不能不想條件了。」

「你要甚麼條件？即管說好了，我辦得到的話，一定答應你。」

「我如果跟踪史進文，便不能夠開檔，不能夠開檔，便沒有收入，沒有收入，便——」

周探長不待王小克說下去，便張開五隻手指，道：「一天五十塊，怎樣？」

「五十塊？」王小克低呼了一聲。

「不錯，五十塊。」

「你私人墊出來的？」

「這個你不用理，」周探長道：「總之只要你幫我的忙，我每天津貼你這個數目。」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預支一點怎樣？」

周探長苦笑着搖頭，取出皮包抽出了兩張百元巨鈔出來，放在枱上，道：「這是四天的酬勞。」

王小克彈彈那兩張鈔票，不禁眉飛色舞，道：「好，殺你！」

探長遭襲　神童遇險

王小克俯首望一望手中的照片。照中人年輕，英俊，顴骨很高，雙眼有神，鼻樑又挺又高，英偉不凡。

他不知第幾次看手中的那張照片了，然而，爲甚麼還看不到照中人自對面那幢西式洋房走出來？

那幢西式洋房共分四層，是「史家」產業，地下自住，樓上分租給外國人。

他站在西式洋房對面的一條橫巷中一個上午了，眼看太陽正中，就是不見史進文出現。

在周探長給他的資料中，他知道史進文和母親兩人相依爲命，住在自置物業中，除了一個老女傭外，再無第四人。

忽然，大門打開了，一個拿着竹籃，身穿白衫黑褲的老婦走了出來。

那老婦佝僂着身子，緩緩地將大門關上。任何人一眼望過去，都看得出那是個女傭，正離家門出外買餸。

可是，王小克的眼光比常人銳利，他的「推理力」又十分敏捷，當他看到那女傭踏着蹣跚的步伐向外走去時，腦中立時一亮：時已正午，女傭要買餸的話，早已買了，這時候街市多半收檔，那裏買得到東西？同時，那女傭雖然佝僂着身子，也看得出她身材生得十分高大。

一個看來差不多五六十歲的老女傭，怎會有這樣的身材？

王小克心念電轉，立時告訴自己：這女傭是經過化妝整容的！說不定「她」便是史進文！

一想到這點，王小克心頭跟着又升上了一個疑問：如果那女傭眞的是史進文化粧改扮的話，他爲甚麼要這樣做？

莫非自己暗中釘梢的事已被他發覺？

姑勿論如何，王小克決定跟上去看個究竟。

這時，那女傭逕自向停泊在不遠處的一輛黑色房車走了過去。

王小克向車內一望，只見車中坐着兩個中年男子，其中一個髮長披肩，另一個頭上却無半根頭髮，油光光的禿頭，簡直光可鑑人。

那女傭來到車子旁邊，車門自動打了開來，女傭踏上車去，車子絕塵而去。

王小克記住那車牌號碼，拿出一具無綫通訊機，按下了一個掣，道：「探長，留心看看，一架黑色房車，車牌六二零一五一，正向你們駛來，車上有兩個男子，另一個作女傭打扮，可能便是史進文。」

原來在街口也有一輛小型私家車泊着，坐在駕駛座上的是周探長，小辣椒則坐在他身旁。

周探長聽到王小克的報訊，向倒後鏡一望，果然看到一輛黑色房車風馳電掣而來。

當時黑色房車從旁飛馳而過時，小辣椒忽然低呼了一聲道：「我想起來了！」

周探長一面發動了車子馬達，一面問道：「想起了甚麼？」

「車中的那個光頭！」小辣椒道：「程領隊被人謀害那天，駕着車子想輾死我的，其中有一個是光頭的！」

周探長雙眉一揚，踏下油門，車子向前追去。

「世界上有不少光頭的人，」周探長道：「你怎能肯定便是他？」

「不會錯的，」小辣椒興奮地道：「他那種光頭，我生平只見過一次！」

這時，前面的車子忽然加速了油門，遠遠將周探長的車子拋在後面。

「他們發現了！」小辣椒道。

周探長咬着唇，並不作聲，只是踩着油門，迎頭趕上。

忽然，橫街上衝出一輛貨車，攔腰向周探長的車子撞來。

周探長雙眼直視，望着前面的目標，料不到橫地裏有汽車攔腰撞來，閃避已經不及，急忙一扭呔盤，但聽轟然一聲巨響，被那貨車撞上了！

再說王小克將消息通知周探長後，把那具袖珍無綫電通訊器放回袋中，向史進文的居所走去。

他不能確定剛才那個女傭就是史進文的化身，所以，決定重回橫巷中監視。

走近史進文家居門口時，王小克忽然

心念一動，決定上前探一探究竟。

他猶豫了一下，向大門走過去，按下門鈴。

門鈴響了很久，才有人從防盜眼中張望出來，跟着是一個粗沉的男聲問：「找誰？」

王小克一聽到這個聲音，心下不由一愕，照說，史家只有史進文一個男人，如今屋中竟然有男聲，莫非剛才那個出門而去的眞是史家的女傭？

「我是派報紙的。」王小克儘量裝出自然的笑容，道：「請開開門好不好。」

大門緩緩地打開了，出現在王小克面前的，是一個魁梧的男子。

那男子濃眉大眼，肌肉結實，大約二十四五歲左右，相貌和史進文相差極大。

他上下打量着王小克，問道：「幹甚麼？」

「我是附近派報紙的，不知道你們要訂甚麼報，」王小克陪笑道：「爲了優待街坊，第一個月不加派報費，你——」

男子不等他說下去，右手一揮，道：「我們早已訂有報紙了。」說着便要把大門關上。

「先生，那麼你訂不訂外國雜誌？」

「不訂不訂！」男子說罷，「嘭」地一聲把大門關上了。

王小克站在大門前呆呆出怔，屋內的男子是誰？剛才他探首入內窺探，大廳中並沒有人，史進文和他的母親呢？

忽然，一隻强而有力的手搭上了肩來，王小克心中一跳，料不到有人無聲無息地掩上前來。

他回頭去看，只見背後站着一個兇神惡煞的大漢，正向他怒目而視。

王小克大吃一驚，臉上依然露着笑容，道：「我是派——」

他話未說完，大漢伸手一推，跟着打個手勢，示意王小克離去。

「我是派報紙的，又沒得罪你老兄，幹甚麼這樣兇？」王小克連退幾步才站穩了。

大漢仰起首來，右手亂揮，叫王小克早早離去。

王小克見他態度極爲無禮，心下有氣，罵了句粗口。

他以爲粗口一出之後，那大漢必定大發雷霆追上來毆打自己，不料大漢便像聽不懂他的粗口一般，反而向王小克咧嘴一笑。

王小克見了他的表情，心下不由一動：這大漢聽不懂中文！

換言之，他不是中國人！

王小克回頭打量了大漢一眼，既非穿着制服，更非印籍或巴籍的看更，他爲甚要趕自己走？

忽然，他腦際念頭一閃，大漢是日本人！從他剛才伸手向自己身上推的動作姿態看來，可能還是一個摔角高手呢！

王小克踢着地下的石子，一邊向前走，腦中一邊轉着念。

原來史進文的住所有人守衞，這倒是自己始料不及的，那守衞是誰請來的？

王小克橫過馬路，踏進橫巷，然後探頭向外窺伺，那大漢已失了踪，不知跑到甚麼地方去了。

西式洋房前雖然沒有那大漢的踪跡，但王小克心底下明白，只要自己接近大門，那大漢會如飛將軍從天而降一般，上前撑人。

大門忽然又開了，那個粗眉大眼的青年男子踏出屋來，向街上走去。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決定跟上去看。

男子慢條斯理地向前走着，好像毫無目標地在街上溜躂一般。

王小克不敢跟得太貼，只是將手插在褲袋，遠遠自後跟着，像個無所事事的小流氓。

男子忽然轉身向一個樓梯口走去，上了樓梯。

王小克定眼一望，那是一幢幢的唐樓，男子踏進去後，旋失所踪。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走上前去。

他來到梯口，正想拾級而上，忽然心念一動，將跨出去的第一步，硬生生抽了回來。

因爲在那一刹間王小克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這可能是個圈套，就像昨天自己和小辣椒用來對付那個跟踪的大漢。

他正想轉身奔出，可是已經遲了，一個碩大的人影自後掩來，扼住他的頸脖。

王小克一瞥眼間，認得正是那個守在史進文門口的大漢。

這時，樓梯轉角處探出一個頭來，正是那濃眉大眼的青年男子，他向大漢咕咕嘰嘰地說了一番話，大漢抱起了王小克，踏上樓梯。

王小克被大漢掩住嘴巴做聲不得，心下又驚又急，不一會，已來到了天台。

這時烈日當空，大漢身上臭汗淋漓，他大力將王小克往地上一拋，伸手抹拭額前的汗水。

王小克被他大力拋在地上，背脊吃痛異常，却掙扎着站起身來，驚疑不定地望着兩人。

「我……我沒有錢的！」王小克訥訥地道。

青年男子一雙灼灼的眼光望定了王小克，似乎要看穿他的底蘊一般。

王小克心下一愕，忖道：千萬不要讓他們看出自己的眞正身份才好！

青年男子踏前一步，仍然目不轉睛望着王小克。

「我……我眞的沒有錢，」王小克急忙自袋中取出兩張十元面額的鈔票和一把輔幣來，道：「這是我所有的財產，你……你們拿去吧！」

青年男子冷冷一笑，取了一口香烟出來，那大漢立時趨上前，劃着打火機替他燃上了。

青年男子緩緩地噴了一口烟霧，道：「好，快從實招來，你是誰？」

「我……我已經向你說過，我只是一個派報紙的。」王小克說。

「是嗎？」青年男子張嘴向王小克噴了一口烟，冷冷笑起來：「派報紙的？」

「不錯，我今天到你家兜生意，你不是說過已經有訂報紙的嗎？」

青年男子倏地伸出手來，抓住王小克衣領，厲聲道：「你到底是誰，快說！」

王小克臉上現出張惶失措的表情，叫了起來：「先生饒命，我以後不敢了！」

青年男子呆了一呆，將王小克放了下來，道：「好，那你快說，是誰叫你來窺探的？」

「我不明白你在說些甚麼，」王小克哭喪着臉，眼淚忽然簌簌而下，嗚咽着道：「我只不過是一個派報童，你……你做……做好心，千萬不要害……害我！」

青年男子聞言不禁猶豫了起來，他上下打量着王小克，道：「那你剛才爲甚麼從後面跟踪我？」

王小克呆了一呆，一時間答不出話來，然而他畢竟是機靈百出的「小鬼子」，一呆之下，立時答道：「我幾時跟踪你了，我只不過俟家上門兜搭生意而已。」

「哦？」青年男子斜眼望着王小克，道：「你到這裏來也是爲了兜搭生意？」

「是啊？」

青年男子和那大漢對望了一眼，緩緩向他點點頭，然後向王小克說道：「好吧，就當你是派報童，今天發生的事，你千萬不要向任何人提起，否則我會要了你的命，知道嗎？」

「知道了。」

「走吧！」

王小克如逢大赦，急忙向梯口走去，一口氣奔到了樓下。

他迎着微風吹了一口氣，暗想幸好他們沒有搜查自己的口袋，否則，身上那具袖珍無綫電通訊器一被搜出來，身份便要暴露了。

也許是自己的演技精湛，更可能是那青年男子過於大意，姑勿論如何，能够逃脫虎口，已經是萬幸的了！

王小克決定回警署去等候周探長的消息。

當他來到總局時，陳警官正匆匆忙要離去。

「小鬼子，你來得正好！」陳警官滿面驚慌，向王小克迎過來。

王小克一見到陳警官的臉色，就知道一定是發生了什麼意外，可是，陳警官接下來的話却嚇呆了他。

「周探長和你的朋友小辣椒汽車失事受了重傷，正在醫院施行急救，我正要趕到醫院去，你一道來吧？」

王小克如遭雷殛站在當地做聲不得。

陳警官拉了他一把，向着停車場走過去。

王小克渾渾噩噩地被陳警官扶上車去，車子開動後，他才如夢初醒，問道：「他們不碍事吧？」

「初步診斷，大概沒有什麼大碍。」

王小克側頭望着陳警官，發現對方是在安慰自己，緊張地抓住了他的手臂，說道：「陳警官，到底怎麼樣！請你老實告訴我。」

陳警官吁了一口氣，沒有做聲。

車子轉上了超級公路，王小克心下一凜失聲問道：「他們在政府大醫院麼？」

陳警官緩緩地點着頭，臉上籠罩着憂容。

王小克不由自主地倒抽了一口冷氣，「政府大醫院」只接受重傷垂危的失事者，倘若周探長和小椒辣發生的只是輕微的交通失事，絕對不會送到政府大醫院去！

用不着說，周探長和小辣椒是受了重傷！

王小克恨不得立刻飛到小辣椒身旁，看看她的傷勢如何，但距離「政府大醫院」還有一段相當長的路程。

好不容易來到「政府大醫院」，王小克急不及待跳下車來，向醫院大堂奔去。

辦事處的工作人員正忙得不亦樂乎，王小克衝前，問道：「急診室在那裏？」一個護士小姐抬起頭來，愛理不理地望了他一眼，又俯下首去做她的事。

王小克又氣又急，正想發脾氣，忽然有人搭住他的肩膊，跟着，陳警官的聲音傳進耳裏：「小鬼子，你跟我來吧。」

王小克跟着陳警官來到一道門前，門頂有紅燈亮着，那表示室中在施着手術。

陳警官逕自在門前的一張沙發坐了下來，道：「小鬼子，坐一會吧。」

王小克宛如熱鍋上的螞蟻，那裏坐得定？揑着雙手，在通道上走來走去。

「陳警官，我們總得查問一下他們的情況如何！」王小克說。

「手術正在進行中，」陳警官澀然一笑，道：「沒有可能查到的。」

「可是……可是他們的性命有危險嗎？」王小克焦急地問。

陳警官摸出一包香烟，遞了一口給王小克，道：「現在急也沒有用，還是抽口烟再說吧。」

王小克接過香烟，却發現自己的手在抖，那是從來不嘗試過的。

忽然之間，他發現自己對小辣椒的感情竟是這樣深厚，換作是白小妹失事，自己也會這樣担心嗎？

陳警官劃着了打火機，替他把香烟然上了。

王小克狠狠地吸了幾口烟，站了起身，向外走去。

「小鬼子，你到那兒去？」陳警官問道。

「打電話。」

他來到公衆電話前，取出三個輔幣投下去，撥上白小妹工廠的號碼。

五分鐘後，工廠的人才將白小妹找來聽電話。

「小鬼子，是你！」

「小妹，小辣椒汽車失事受了傷。」

「哦？」白小妹聲音微顫，顯然地，她也十分關心小辣椒的安危：「是不是調查那個姓史的時候發生的？」

「是的，她……她受了重傷，在政府大醫院。」王小克說。

「好，我立刻趕來。」

說畢，白小妹掛斷了電話。

王小克也緩緩地將電話放了下來，他這個時候極需有一個人來陪伴，而除了白小妹之外，再無他人。

他來到沙發前，仰首望着那盞紅燈。紅燈還沒有熄，表示手術在進行中。

「小鬼子，坐會兒吧，他們吉人天相，不會有什麼事的。」

王小克坐了下來，問：「陳警官，汽車是怎樣失事的？」

「好像被一輛貨車攔腰撞來。」

「被貨車攔腰撞的？」王小克差點跳起身來，微顫着聲音道：「這……這還得了！」

陳警官嘆了一口氣，狠狠地抽了一口烟，把烟蒂往烟灰盅上一按，站了起身，道：「奇怪，貨車司機爲什麼只擦傷了額角？」

「失事前，周探長是不是正在跟踪一輛黑色的大房車？」王小克問。

「這個我不大清楚，」陳警官道：「失事的原因要等待調查，也許周探長脫離危險期之後，可以告訴我們當時的情形如何。」

「剛才你說那貨車司機只擦傷了額角，是不是和周探長發生撞車那個司機！」

「不錯，」陳警官點着頭：「他敷藥後已經出院去了。」

「陳警官，醫院方面有沒有把他的姓名地址登記下來？」王小克問。

「一定有的，這是例行手續。」

「希望你抄一份下來。」王小克雙眼望着前方！若有所思地說。

「你懷疑那貨車司機——」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這時，紅燈忽然熄了，不久，一個身穿白色制服的醫生踏了出來。

陳警官立即趕上前去，向他表明了身份，隨即問兩個傷者的情形。

「情況很令人滿意，」醫生回答：「大致上已經脫離了危險期。」

醫生的回答雖然模稜兩可，王小克還是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他們暫時還不能說話，如果你要見他們，最好明天早上來。」

「好。」

陳警官向王小克望了一眼，又道：「小鬼子，我們走吧。」

「不，我約了人來這裏，」王小克道：「你先回去吧。」

陳警官向王小克說了聲再見，逕自回去了。

王小克坐在沙發上，望着緊閉的「急症室」。

忽然，室門又打了開來，幾個護士分別推着兩張手術床出來，最先那一張上面躺着的是周探長，然後是小辣椒。

王小克急忙趕上前去，一個女護士立時阻住他的去路。

王小克向床上的小辣椒望去，只見她雙目緊閉，頭上包着染滿了血的綳布，由頸部起全被白色床單蓋着，不知道身上還有那個部位受傷。

小辣椒臉上全無血色，却仍然有呼吸，王小克跟在後面，一直來到電梯前。

電梯門一打開，女護士將床推進電梯，王小克望着緩緩而閉的電梯門，不禁嘆了一口氣。

忽然，一隻柔若無骨的小手伸了過來，握住自己的手，王小克側頭一看，接觸到一雙晶瑩微亮，深情欵欵的美眸。

白小妹輕輕拉着王小克的手，低聲道：「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看她？」

「醫生說要等到明天早上。」

「那我們先回去吧。」

「不，我……我想在這裏坐一會。」

白小妹凝視着王小克，口唇嗡動了一下，却沒有說出話來。

半晌，她才輕聲說：「小鬼子，他們不讓你見小拍椒，你便是坐到天明，也不會改變他們的主意的，對不對？」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

「那麼，我們明天早上早點來，不是更好嗎？」白小妹拉着王小克向外走去，一面道：「你以爲除了你，沒有人掛念她的安危嗎？」

王小克側頭望了白小妹一眼，感激地向她點點頭，道：「小妹，我知道。」白小妹嫣然一笑。

兩隻手握得更緊了。

× ×

王小克和白小妹還未踏進病房，已經聽到小辣椒銀鈴般的笑聲：「你輸了，前後一共十四注！」

兩人踏進病房，只見周探長和小辣椒正在玩着十三張。

小辣椒一見王小克，大叫起來：「我贏了周探長十四注，哈哈，每注一百元，一共一千四百元，哈哈，這次我無端端發達了！」

王小克將手中的生果放在床頭櫃上，笑問：「今天醫生怎麼說？」

「醫生早上來過，說是我們的傷勢痊癒得較快，大約再過三天後，便可以出院了。」

王小克拉了兩張椅子，和白小妹分別坐了下來。

周探長一面洗着牌，一面笑道：「眞是豈有此理，教識徒弟打師父。」

「這話怎麼說？」王小克呆了一呆。

「是周探長教我玩十三張的，」小辣椒得意洋洋地道：「我們才玩了半個多鐘頭他已經輸了我十四注，哈哈，哈哈！」

「那你還不向債主追賬？」

「對，對！」小辣椒將手伸過去，道：「快拿錢來！」

周探長拍拍口袋，苦笑着說：「我現在那兒有錢？再說我們還要玩下去呀。」

「不來了，不來了，」小辣椒向他扮了一個鬼臉，道：「贏了大錢還不收手，待會讓你皮贏我一十四注，這還得了！」

周探長苦笑一下，把紙牌放回抽屜，道：「這兩天的進展如何？」

王小克聳了聳肩，道：「自從上次險險被他們識穿後，我不敢再在史進文居住的地方監視了。」

「那你從何查探他的行踪？」

「這個你放心，還有這隻『小狐狸』，」王小克笑着指指白小妹，道：「現在由她出馬。」

周探長向白小妹望去，問：「這幾天史進文和什麼人接觸過？」

「沒有，」白小妹搖着頭，道：「他只是經常到體育會館去練習。」

「哦？」周探長蹙起了眉頭，道：「那個廖秘書已經取消了他參加『亞運』的資格，他還練習來幹什麼？」

「我怎知道？」

「他練的是什麼項目？」周探長問。

「很多，」白小妹仰首想了一想，答道：「賽跑，跳遠，鉛球，跳高，擲鐵餅，撐着一枝木竿跳高，還有擲標槍。」

「啊，那是十項運動！」周探長低呼了起來：「史進文還是念念不忘要做十項全能的選手。」

「探長，我對運動是一竅不通，不過

，我也看得出他沒有什麼特出，」白小妹道：「我在體育會館的田徑場看過他練習，有幾個人還出言諷刺他呢！」

「當時他的反應如何？」周探長接口問道。

「他……他紅着脖子，拿了毛巾拭汗水，一言不發地走了。」

「那些人怎樣諷刺史進文？」

「他們笑他不自量力，如果讓他參加什麼十項運動，一定要創低分紀錄！」

「他們也太過份了。」周探長淡淡一笑，又道：「住在史進文家中的那個青年男子是誰？」

「對啦，我正爲這件事覺得奇怪，史進文和他母親，還有一個老女傭住在一起，我沒見過什麼青年男子。」白小妹滿臉疑惑地向王小克望去：「你那天看到的會不會就是史進文本人？」

「我敢發誓，那人絕不是史進文。」

「可是我發現不到可疑的人，」白小妹道：「史進文的行動也正常得很。」

「豈有此理，等我出院後親自去查查看！」小辣椒忽然插口說。

白小妹臉上現出不悅的神色，暗想：我查不到的事，憑你便能查得到？心裏雖是這樣想，却沒有說出來。

「唔，這件事實在大有蹺蹊，」周探長微皺着眉，向王小克望去，問道：「小鬼子，你以爲是不是？」

王小克點着頭，道：「史進文一定有鬼，不過他行動小心，我們一時間發覺不到他在攪些什麼罷了。」

「小妹，史進文通常什麼時候到城市體育會館去練習？」周探長忽然問。

「他多數選會館裏沒有什麼人的中午時分。」白小妹答。

周探長望了望腕表，道：「快十二點了，小鬼子，你有沒有興趣去看一看？」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點點頭，道：「也好。」

「小妹，你跟他去吧，看看史進文練習完去什麼地方，和什麼人接觸。」

「好。」

王小克和白小妹離開醫院，叫了一輛的士，來到城市體育會館。

田徑場上並沒有人，王小克道：「史進文還沒有來。」

白小妹望一望腕表，道：「也差不多了，他通常搭正十二點來的。」

這時，外面傳來汽車馬達巨吼聲，白小妹雙眉一揚，道：「他來了！」

不久，果然聽到一陣脚步聲自後傳來，史進文拿着外套，向田徑場走來。

王小克和白小妹急忙躲在一具木馬之後，等史進文走過，這才現出身來。

兩人遠遠的在門口，看着史進文開始練習。

他走去拿了一枝木竿，打算練習「撐竿跳」。

只見他又脫下恤衫長褲，作了一番熱身運動，然後背着太陽，拿起木竿，向前衝刺。

「你看，他開始要跳了！」白小妹說道。

王小克眼眨也不眨一下，望着史進文的去勢，只見他將木竿往地上一撐，身子輕飄飄地彈了起來，越過橫竿，又輕飄飄地落下地來。

史進文從沙地上爬起來，走上前去，調弄橫竿的高度。

「他在幹什麼？」白小妹詫異地問。

「大概想提高橫竿的高度，」王小克凝視着史進文的動作，道：「他想跳得更高一點。」

「多高？」

「我怎知道？」

這時，史進文已經將橫竿的高度調好，拾起了特製的木竿，向前衝奔。

離橫竿不遠，他把濕滑的竿頭插進泥濘撐竿箱，身子凌空而起。

當他翻身要越過橫竿時左足碰到了它，橫竿掉了下來，和他一齊掉在沙穴上。

史進文沮喪地跌坐在沙堆上，半晌爬不起身來。

不久，他起身將橫竿放好，再接再勵地嘗試，可惜每一次都相差一點，把橫竿碰跌。

他練了一個多小時，已經汗流浹背，拿起毛巾抹拭着如雨下的汗水，一面向會館大門走來。

「他不練了？」王小克問。

「不，他休息一會，到客廳喝點水，然後再繼續，」白小妹道，「前幾天都是如此。」

王小克也感口渴，道：「客廳在那裏？我們去喝杯冰怎樣？」

「好，」白小妹道：「你跟我來。」

兩人來到客廳，選了一個卡位坐了下來，這時客廳中並無顧客，幾個伙記正在打瞌睡。

王小克向其中一個伙計招招手，他才懶洋洋地走了過來。

「要什麼？」

「兩杯紅豆冰。」

伙記答應了一聲，轉身去了，史進文就在這時候踏進客廳，向水吧那面走去。

他在高脚櫈上坐了下來，要了兩杯生啤，第一杯骨都骨都喝了下去，第二杯端上時，只呷了一口，又用毛巾抹着汗水。

「運動員可以喝酒嗎？」白小妹問。

「我不大清楚，」王小克低聲道：「可是據周探長說，這個姓史的是酒鬼。」

兩人談說間，客廳外又踏進三個男子，身上都穿着運動裝。

那三個男子也走到水吧旁，向伙記要了冷飲，其中一個忽然提高聲音叫道：「阿强，你看天下間有這種不要臉的人嗎？人家已經將他攆了出去，他還死厚着臉皮地回來練習。」

「可不是嗎？擅自利用公家體育用具，也只有不要臉的人才做得出。」

王小克聞言心下一凜，低聲向白小妹道：「他們在找架打。」

另一個男子哈哈大笑，道：「你們瞧見嗎？世運會的撐竿跳紀錄也只不過十呎，竟然有人要跳十呎半，哈哈，眞是不自量力！」

「可惜十試十敗！」

白小妹低聲道：「那三個男子就是經常向史進文挑釁的人。」

王小克凝眼望去，只見史進文縮在一旁，不聲不响地呷着啤酒。

「喂，說眞的，爲什麼那個死鬼領隊一力担保他做十項選手？」

「咦？你連這也不明白？」

「阿魯，你說來聽聽。」

那名阿魯的男子深深笑了起來，斜眼望一望史進文，道：「人家是喜歡割袖分桃，唱後庭花那種玩意兒的——」

他才說到這裏，史進文倏然站直起身，將手中的啤酒杯向前一潑，啤酒潑了那阿魯滿頭滿面。

阿魯也是霍地一聲站了起身，一拳向史進文面門擊去。

史進文把啤酒杯往地上一摔退了開去，眼眶中充滿了怒火，瞪住那三名男子。

「不得了啦不得了！」那個叫阿强的男子乾笑起來：「我們的十項全能發起少爺脾氣來了！」

「可惜程領隊已經駕鶴歸西，再沒有人替他作聲援了，哈哈！」另一個男子接口。

阿魯一拳不中，跟着又是一拳擊去，史進文向後一退，却被後面的枱子絆了一交，跌下地去。

阿强和另一名男子哈哈大笑起來，阿魯踏上前去，一把揪住史進文的頭髮，將他拉了起身，右拳朝他面門擊去。

「噗」地一聲，那拳正打中史進文面門，登時鮮血直冒，從口角滲了出來。

「阿魯，稍事教訓他一下便可以了，不要下重手。」阿强叫道。

阿魯一言不發，揮着拳頭，一連三拳擊在史進文小腹上。

史進文悶哼了一聲，竟是毫無還擊之力。

王小克看在眼中，不禁怒火中燒，霍地站直起身，便想上前找那阿魯理論。

「小鬼子，你幹什麼？」

「他們……他們欺人太甚了！」

「可是你過去又有什麼用？」白小妹噤聲道：「你够他打嗎？」

王小克回心一想，以自己的體格，絕對捱不了阿魯一拳。

這時，史進文突發神威，左右雙拳開始向阿魯反攻，只打得阿魯連連後退，鼻孔和口角也滲着血絲。

阿强見阿魯有不支的跡象，便欲上前帮手，忽聽一人叫道：「單對單分勝負才算英雄好漢！」

阿强循着聲音望去，原來是兩個十四五歲的少男少女，剛才說話的，相信是那男的了。

王小克見阿强想上前以衆勝寡，忍不住叫了出來，白小妹却連連拉住他。

阿强眼珠一轉，向王小克走去，道：「好啊，既然單對單分勝負才是英雄好漢，我就和你較量一下！」

王小克見他魁梧高大，足足高出自己一個頭有餘，知道不是敵手，但對方忽然叫陣，如果討饒的話，實在太沒面子了。

他昂然而立，道：「以大欺小也不是英雄好漢！」

阿强冷笑一聲，道：「老子便想以大欺小，看你還敢多嘴不！」

說着，一掌向王小克面門摑來。

他見王小克出言相識，心下大大不快，但想他畢竟是個十四五歲的小孩，不欲與之一般見識，所以出手只用了幾成功力而已。

怎料王小克豈同泛泛之輩，他覷準了阿强來勢，忽然向後一躍，雙手抓住椅柄向上一托，阿强收勢不及，那一掌擊在鋼椅上，痛得叫了起來。

「喂，你別打人！」白小妹叫嚷了起來。

然而，餐廳中的伙記只是站在一旁袖手旁觀，並無人上前干涉阻止。

王小克向那邊望去，只見史進文正和那兩個男子戰在一起，餐廳中的枱櫈被打得東歪西倒，亂成一團。

阿强吃了王小克的虧，心下大怒，用足了十成力，一拳朝王小克面門擊去。

王小克學過一路「威風八路拳」，但由於疏忽於練習，況且拳擊這回事又是「一胆二力三功夫」，他胆氣是有，力氣却小得可憐，功夫雖有，却只學得幾成，這時怎派得用塲？

匆卒間，他念頭一閃，忽然自阿强胯下穿了過去，在那剎間，伸手向他下陰一揑，只痛得阿强哇哇大叫。

王小克一擊得手，信心倍增，心想對方高大，動作不及自己機靈，正是取勝的破綻，他從地上一滾，彈跳起身，叉腰笑吟吟地望着阿强。

阿强接連着了王小克兩次道兒，心下又驚又怒，猛地大喝一聲，向王小克撲來。

王小克見他來勢洶洶，倒也暗自一凜，心想自己有寶衣護身，就算胸前吃他一拳！也不大要緊，是以將胸一挺，迎向他的拳頭。

「嘭」地一聲，阿强一拳擊在王小克胸前，說時遲，那時快，王小克一招「初試啼聲」電光石火般擊在阿强鼻樑之上。

那一拳不偏不倚，剛好擊中阿强鼻管，力道雖然不大，阿强却痛得殺猪般叫了起來，兩道血泉自鼻孔中噴將出來。

王小克料不到自己一擊成功，不由信心倍增，將龐清獨創得意絕技「威風八路拳」的「一矢中的」，「再接再厲」，「直搗黃龍」使了出來。

這「威風八路拳」招式快若閃電，王小克雖然只使出三成火候，却也令阿强難以招架，剎那之間，臉上，胸口，腰間接連中拳。

幸好王小克勁力有限，否則這幾拳能打得他爬下地去不能動彈。

阿强料不到小小一個孩兒，拳術竟是這般厲害，連忙揮拳護住面門要害之處，再無輕敵之心。

王小克見對方有了怯意，心下大爲得意，那「威風八路拳」使得越加得心應手，「穩操勝券」，「獨步歸穴」，「反敗爲勝」等等一拳比一拳凌厲的招式一氣呵成地使了出來。

白小妹甚少機會看到王小克用正宗拳法對敵，此時見王小克拳法矯捷無倫，變招奇快，把高大壯健的阿强打得連連後退，不由拍手叫好。

王小克驀地大喝一聲：「着！」一拳擊在阿强小腹之上，只聽阿强一聲慘叫，彎下腰去。

王小克得意不饒人，跟着揚起了脚來，朝阿强面門踢去，不料阿强俯身彎腰只

是誘敵深入之計，右手倏地向前一探，抓住了王小克的足踝。

白小妹失聲叫道：「小心！」

王小克忽覺身體重心驟失，被阿强猛力一扯，仆倒下地。

好個王小克，他身子剛跌下地，一個鯉魚翻身，彈跳起來，阿强爭取主動，向前跨一大步，一拳向王小克腦頂擊下。

阿强高出王小克足足有一個半頭，他氣力又大，這一拳使足了勁力，要是被他擊中，非當塲暈倒於地不可。

白小妹失聲驚呼，說時遲，那時快，忽然有人橫地裏伸手一格，把阿强的手臂蕩開，跟着一個暴雷般聲音：「住手！」

阿强一聽到那個聲音，急忙向後退開，王小克轉頭去看，原來是個中年男子，正是「城市體育會館」的廖承祖廖秘書。

廖承祖滿面怒容道：「你們在攪些什麼東西！」說着逕向阿尊和史進文走去。

那邊見到廖承祖的出現，也停止了纏鬥，三人均是頭髮蓬亂，滿面瘀青，垂手站在一旁。

「這是什麼地方？」廖承祖厲聲道：「這是體育會館，不是武館道塲！」

阿尊冷冷地望着史進文，道：「廖秘書，這人已經被取消了選手的資格，爲什麼還允許他在我們的田徑塲練習，同時運用我們的器具？」

廖承祖緩緩踏上前去，斜視着史進文，道：「史先生，你一度是我們的會員，應該明白我們的會規吧？」

史進文口唇掀動一下，然而欲言又止，垂着首不敢聲。

廖承祖望了東歪西倒的枱櫈和滿地的碎玻璃杯，道：「打碎了這麼多東西，由誰負責？」

「是他先撩人的，當然是他負責！」阿尊向史進文指去。

王小克忍不住踏前一步，道：「胡說，是你們先用話惹怒這位史先生的——」

「住口！」廖承祖輕蔑地瞪了王小克一眼，道：「這裏是什麼地方？輪得到你說話麼？」

王小克心下大怒，悻悻然欲待反駁，白小妹輕輕提了他一下，示意忍住氣。

「你是什麼人？」廖承祖問話時，態度依然十分高傲。

王小克「哼」地一聲，並不回答。

「我問你話，聽到了沒有？」廖承祖提高了聲音。

「聽到了，我不是你們的會員，你用不着拿這樣的態度對我！」

廖承祖聞言大怒，指着門外，咆哮道：「死小子，你替我滾！」

「我只會走，不會滾！」王小克慢條斯理地道：「請你示範一次給我們看。」

廖承祖臉上勃然變色，揚起了手，便想向王小克摑過去。

王小克站穩了馬步，挺着胸，毫無懼色。

「廖秘書，這些錢算是賠償餐廳的損失，」史進文抽出兩張五百元面額的鈔票放在枱面，道：「我走了！」

他逕自來到王小克面前，搭着他的肩膀，道：「小朋友，走吧。」

王小克悻悻然地瞪了廖承祖一眼，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涎，轉身向外走去。

廖承祖氣得哇哇大叫，便欲衝上前去教訓這個目中無人的「小鬼」，却被阿强拉住，低聲在他耳畔說了幾句話，廖承祖這才收起那兩張鈔票。

王小克，白小妹和史進文離開體育館，向停車塲走去。

王小克仰首望了史進文一眼，見他雙眉緊鎖在一起，似乎在考慮着一件重大的事情。

三人來到一輛乳白色新型跑車前，史進文才如夢初醒，道：「對啦，忘記請教兩位姓名哩。」

「我叫王小克，她叫白小妹。」王小克道。

史進文和王小克握了握手，道：「王小克，很感激你今天帮着我。」

「他們那些狗……狗娘養的實在欺人太甚了，」王小克爲了博取史進文好感，故意裝出一副咬牙切齒的樣子：「一點都沒有體育精神。」

史進文苦笑了一下，打開車門。

王小克見他沒有邀請自己上車的意思，急切問：「史先生，你要到那裏去？」

「我——有點事要去辦。」

「穿着這樣的衣服？」

史進文俯首一看，才發現自己穿的是體育裝，不由啞然一笑，道：「我把外套遺留在田徑塲上了。」

「我去替你拿。」

「不用了，」史進文道：「外套袋中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我回家換一套衣服就是。」

他見王小克沒有離去的意思，問道：「小朋友，你去什麼地方，要不要我送你一程？」

王小克眼珠一轉，道：「謝謝你，不必了。」

「那麼，後會有期。」

「再見。」

史進文上了跑車，將車子倒退出來，馬達怒吼一聲，絕塵而去了。

王小克拉着白小妹的手，說道：「快走！」

「到什麼地方去？」

「史進文的家！」

這時，剛巧有一輛白牌車經過，王小克截停了它，和白小妹跳上車去。

王小克向司機說了一個地址，然後靠在座墊上，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你想跟踪他？」白小妹問。

「剛才他不是說要去辦一點事嗎？」王小克道：「也許這便是我們的線索。」

不久，車子來到史進文家居附近，王小克探頭一望，果然看到史進文的乳白色跑車泊在門口，不由大喜過望，道：「他眞的回家換衣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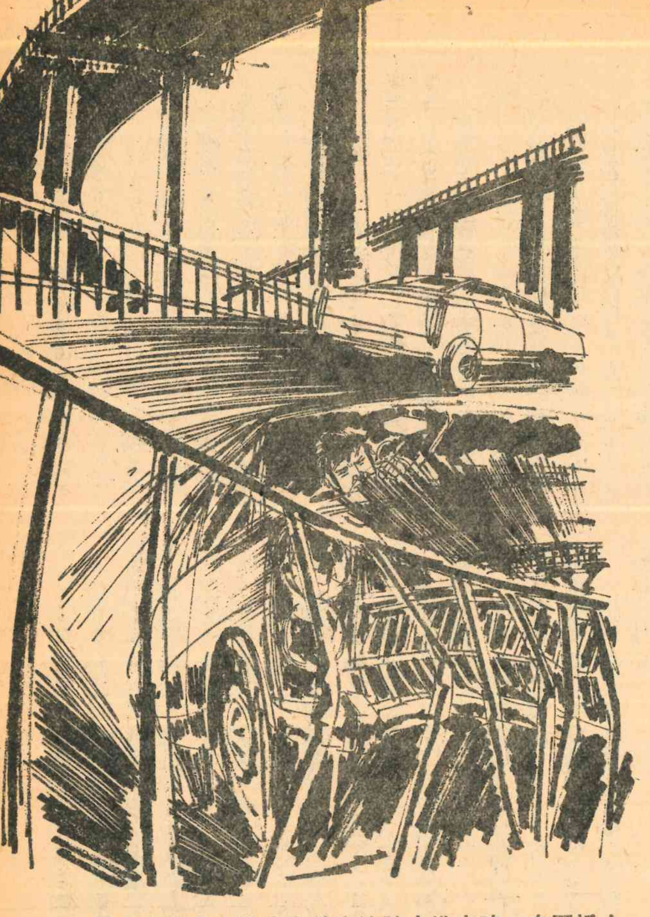
「我們就在這裏等他？」

「唔。」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吩咐司機將車子停在路旁等候。

大約過了十分鐘左右，史進文穿着整齊自屋內走了出來。

他左右望了一眼，打開車門，鑽進車去。

跑車馬達立時發動，車子U轉掉頭，向市區公路駛去。



王小克和白小妹坐白牌車追踪史進文時，在天橋上司機爲避一輛橫地穿來的車子，而撞上鐵欄。

「跟住前面的跑車。」王小克道。

司機踏下油門，車子緩緩向前駛出。

那司機的駕駛技術甚好，車子在擠迫的馬路上穿來插去，緊緊跟在史進文的跑車後三數十碼之後。

不久，車子來到一個十字路口，再上去便是通向郊區的超級公路。這一帶的交通已開始疏散開，來往的車輛也沒有那麼多。

駛上天橋時，忽然有輛車子橫地竄來，司機應變奇快，一扭軚盤，車子撞上了天橋的鐵欄，右邊車身登時毀爛不堪。

王小克和白小妹驚魂甫定，向外望去，只見一個中年男子打開車門，怒氣冲冲地上前理論。

司機也下車察看損傷情況，王小克却暗暗叫苦，如此一來，跟踪便失敗了。

只聽車外有人高聲理論，那白牌司機說的是中文，發生撞車的另一個司機，說的竟是意外。

王小克細心一聽，認得那是日文，心中不由一動。

周探長跟踪史進文時，發生了撞車，那次是貨車攔腰撞來。

這次自己跟踪史進文，也發生了撞車，周探長莫名其妙地被人攔腰撞來，不同的是上次周探長和小辣椒受了重傷，而自己這次只受一陣劇烈的震盪而已。

世界上的事眞有這麼巧嗎？

王小克想到在史進文附近「守衞」的日本人，這次發生撞車的也是日本人，其中也許有着嚴密的關係哩！

他仔細打量了那日本人一眼，見他滿面慓悍之氣，聲音雖然又高又大，却非怒不可遏。

跟着，他看到那日本人拿出皮包，抽出兩張百元鈔遞給白牌司機，又說了一番話。

那白牌司機雖然理由充份，知道這次失事並非自己的過失，但在本市經營白牌車生意是犯法的，所以收下了那兩百塊，氣冲冲地上了車。

「現在到那裏去？」司機轉頭問。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苦笑着答不出話來。

千里跟踪　追查眞象

王小克一踏進周探長的辦公室，便發覺氣氛有異。

周探長和陳警官面對面坐着，都是雙眉緊鎖，一副煩惱不已的神情。

「周探長。」王小克低叫了一聲。

「小鬼子，你來得正好，」周探長立時站起身來，道：「你過來。」

「又發生了什麼事？」

「在昨天晚上，本市發生了一樁謀殺案。」

王小克不由一呆，本市差不多天天都有類似的案件發生，自己並非警務人員，他說給自己聽是什麼意思？

「被殺的人是我認識的？」

「不錯，」周探長說道：「他叫安强志。」

「安强志？」王小克眼睛露出迷茫的神情：「我並不認識這個人啊。」

「你認識的，就是三天前，你在城市體育館和他發生毆鬥的阿强。」

「啊！」王小克低呼了一聲，道：「是他！」

「昨天下午，安强志來過警署報案，說是接到一個恐嚇電話，有人在電話中揚言要殺死他，」周探長道：「我們派了兩個便衣探員去暗中保護他，怎料……怎料他還是被害了。」

「怎樣被害的？」

「在他的家裏，胸上插着一把七首，」周探長道：「我懷疑是報復行動。」

王小克雙眉一揚，道：「史進文！」

「有這個可能，那天安强志不是在言談間得罪了史進文嗎？」

「可是以那個阿强的德性，說不定得罪了許多人，未必一定是史進文謀害。」

「本來我們是沒有理由懷疑到史進文的，可是，我們同時又接到兩個人投案，說是有人恐嚇要加害他們。」

王小克腦際一亮，道：「那兩個人莫非便是阿尊和——」

「不錯，一個是王尊尼，另一個是崔一凡，三天前在城市體育會館和史進文發生過毆鬥。」

王小克不置信地搖着頭，道：「史進文會笨到這種地步嗎？」

「我也是這樣想，可是事情這麼湊巧，不由得不相信啊。」

王小克咬着唇沉吟一下，堅定地說：「兇手一定不是史進文。」

「哦？」

「一定是有人想嫁禍他的。」

「誰？」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苦笑道：「這就有賴你們去偵查了。」

周探長和陳警官對望了一眼，說道：「我們當然要向史進文着手偵查的，是不是？」

王小克緩緩點着頭。

「對了，你有什麼新發展？」周探長問。

王小克聳着肩，道：「史進文這幾天很少出街，因此無法偵查他和什麼人會過面。」

「有沒有人來找他？」

王小克搖了搖頭。

「我們已經查出來了，那天和你所坐的白牌車發生意外的車子，是租來的，租車者不錯是個日本人，他撞壞了車子，賠償給車行一筆錢，走了。」

「走了？」王小克追問道：「到那兒去？」

「昨天已經離開本市。」

「他是什麼身份？」

「也是體育圈的人。」

王小克眼前一亮，大力拍着枱子，道：「不錯！一定是這樣！」

「怎麼了？」周探長不解地望着王小克。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才吶吶地道：「其實，我也不大清楚，不過……不過，總覺得體育圈裏，最近會發生一件大事。」

「是嗎？」

「可不是？你想想，阻止我窺探史進文家居情形的是個日本人，截斷我追踪史進文的也是個日本人，而且是體育界的人，至於程領隊和安强志之死，他們也是體壇健將，將這一切看來互相沒有關係的事情，聯繫起來，其中可能有着密切的關係哩！」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表示贊同王小克的意見。

「顯然地，那些日本人是站在史進文一邊，」王小克道：「史進文給過他們什麼好處呢？」

周探長雙眼望着窗外，陷入沉思中。半晌，他轉過了身子，道：「亞運下個月便要在東京舉行了，是不是？」

「不錯，是下個月三號。」陳警官回答。

「本市派出的選手，將在這個星期舉行甄別賽，」周探長向陳警官說道：「你設法去替我弄一張名單來，好不好？」

「好。」

陳警官離去後，周探長按下一個小掣，對着通話機吩咐助手范警目加派人手去分別保護王魯尼和崔一凡。

「如果兇手貿然行動的話，這次非把他們一網打盡不可。」周探長向王小克說道。

「探長，上次和你發生撞車的那個貨車司機呢？」王小克忽然問：「你調查過沒有？」

周探長一拍額頭，道：「對啦，我差點忘記了！」

他說畢在枱上翻查文件，不一會，終於取了一個文件夾出來，說道：「在這裏了。」

王小克湊頭過去一看，密麻麻的文字他看不懂，那張照片却看得很清楚。那司機濃眉大眼，看樣子便知絕非善男信女。

「他的背景怎樣？」王小克問。

「唔——」周探長皺起了眉頭：「他叫歐陽大，有黑底，曾經參加過幾次黑社會大火併，最近轉業貨車司機。」

「不是日本人！」

周探長呆了一呆，道：「爲什麼你總是把日本人和這件事拉在一起？」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第六感告訴我這件事和日本人有很大的關係。」

「哦？」

王小克點着頭，喃喃地道：「不過只要有錢的話，他們大可僱用本地的犯罪集團去做任何事的。」

「你以爲我那次撞車是有預謀的？」

「就像我前幾天發生的一樣，」王小克凝視着周探長，道：「探長，史進文本身就算未犯過法，他和一個犯罪大集團可能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你想提醒我不要放鬆對他的監視，對不對？」

「不錯。」

「小鬼子，你說咱們到史家去做一趟客人怎樣？」周探長問。

「——」王小克問：「你認爲有這個必要麼？」

「這個……」

「也許暗中偵查對我們更有利呢？」

王小克道：「有句成語叫什麼打……打蛇驚草的？」

「打草驚蛇，」周探長點着頭，道：「好，我就聽你的提議，繼續暗中監視史進文。如果我的猜想沒有錯，程世英和安强志的死和他大有關係。」

這時，周探長案頭的電話忽然響了起來。

「喂？」周探長拿起電話筒。

王小克見他聚精匯神地傾聽電話，不斷地點着頭。

不一會，周探長放下電話，道：「史進文離開家了。」

「他到什麼地方去？」

「我們的人正在跟踪他，」周探長道：「這次共有三批人，他們卽使阻止，也不能一連阻止那三批精明的幹探。」

「原來你——」王小克張大了口，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不錯，我從昨天開始，暗中調了三批人監視着史進文，」周探長道：「你只不過用來分散他們的注意力而已。」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周探長做事有時十分糊塗，有時倒也精警得可以。

「我們看看史進文去什麼地方吧。」周探長伸了一個懶腰，取了一口香烟，遞給王小克。

不一會，電話又響了起來，周探長忙不迭接聽，是警員打來報告史進文行踪。

「他竟然到日本領事館去！」周探長放下了電話，道：「這一次的跟踪十分理想，半途沒有攔阻。」

「我的猜想不錯吧？史進文和日本更

脫離不了關係。」王小克得意地說。

「他到日本領事館去做什麼？」

「可能是去辦理赴日手續。」

「哦？」周探長詫異地問：「憑那一點這樣猜想的？」

「第六感。」王小克笑一笑答。

× ×

「城市體育會館」的田徑場萬頭攢動，四週全站滿了觀衆。

今天是挑選本市選手赴日參加「亞運」甄別賽的首天，因此觀衆特別擠擁。

王小克和周探長坐在有蓋的「會員棚」中，望着人來人往的田徑場。

「探長，你以爲今天有特別的事發生嗎？」王小克低聲問。

「說不定，」周探長道：「王魯尼和崔一凡都要在今天出賽，而恐嚇要加害他們的人，可能會趁今天下手。」

說話時，周探長向左右望去，「城市體育會館」中，到處都有便衣探員分佈埋伏着，那是應秘書長廖承祖的要求佈署。

在偌大的體育會館和田徑場上，百來名便衣探員也許發揮不到什麼作用，但如果有人輕舉妄動的話，絕對逃不過他們的耳目。

同時，所有的出口處都有眞槍實彈和無綫電裝備的便衣守住，如果眞的發生了什麼事，肇事者是絕對逃不掉的。

因爲有了這樣妥善的安排，所以，周探長輕鬆地坐在會員棚中，和王小克觀看賽事。

「小鬼子！」一個銀鈴般的聲音響了起來。

王小克轉頭去看，只見小辣椒拿着幾杯雪糕，向他們走過來。

原來小辣椒出院之後，已經繼續在「城市體育館」上班，今天是體育館舉行賽事的大日子，她提早兩個小時上班，忙到現在才告一段落。

王小克急忙挪出位子，讓小辣椒坐了下來，接過她手中的雪糕，遞一杯給周探長。

「好熱！」小辣椒透了一口氣，揭開雪糕盒的蓋：「比賽就要開始了吧？」

周探長望了望腕錶，道：「也差不多了。」

這時，田徑場的跑道上出現了七八個健兒，有的一面做着熱身運動，一面和同伴交談，有的顯得十分緊張，在向認識的觀衆打招呼。

「第一場賽事是一百公尺賽跑，」周探長翻着油印的比賽項目表格，道：「王魯尼和崔一凡也參加。」

王小克定眼望去，依稀看到王魯尼和崔一凡，正在交頭接耳地談話。

銀笛聲響了起來，健兒們各就本位，紛紛做着熱身運動。

周探長放下手中的雪糕杯，拿起望遠鏡，雙眼湊上前去。

銀笛聲又响，健兒蹲下地來預備。

「嘭」地一聲，健兒們如脫弦之箭，向前衝刺。

這時，一個人影向王小克和周探長這邊走來，王小克轉頭一望，正是廖承祖。

廖承祖料不到王小克會和周探長坐在一起，不由愕了一然。

一百公尺賽跑很快便結束了，擴音機立時傳來比賽的成績：「第一名王魯尼，十一秒九，第二名崔一凡，十二秒三，第三名陳德賢，十二秒八，第四名……」

廖承祖搖了搖頭，道：「最好的成績也不及世運會標準。」

周探長回過頭來，和廖承祖點頭打了一個招呼，道：「世運會的標準怎樣？」

「合格賽要十秒八才合格。」廖承祖搖頭嘆息，道：「我們中國人的體格畢竟差一點。」

「外國人身材高大，要比我們佔不少便宜。」周探長道：「王魯尼能跑出十一秒九的成績，也很不錯了。」

「可惜離世界水準還遠，近的不說，就說一九六四年的美國健將赫斯吧，他的成績是十秒整。」

「只要加予訓練，我想中國人是不會比他們遜色的。」周探長說。

「訓練？」廖承祖苦笑了一下，道：「也要有材料才能訓練出一個出色的健將，像他們這些人，唉……」

王小克坐在一旁不出聲，小辣椒忽然道：「我看過史進文練習一百公尺，他跑十二秒五，比第三名還要好！」

廖承祖瞪了她一眼，並不接口。

「下一個節目是什麼？」周探長問。

「今天比賽的項目，多半是十項全能運動，」廖承祖說道：「下一個項目是跳遠。」

衆人向田徑場望去，果然看到工作人員正在準備跳遠的計分尺。

銀笛聲响，健兒依照次序排隊。

周探長翻一翻比賽項目表，第一個參加跳遠比賽的選手是古學馬，上面還有他的資料。

那古學馬在第一個項目「一百公尺」中得到第五名，成績是十三秒七，他身材高大，肌肉結實，正在沙地上作着熱身運動。

「跳遠」比賽開始了，古學馬向前衝刺一會，騰空跳了起來，姿勢優美地落在沙穴之上。

計分員立卽上前記錄下他的成績，跟着比賽的是王魯尼，崔一凡，邵道生，林國銓……

比賽成績揭曉後，廖承祖又不禁搖着頭，古學馬的成績是五公尺六，王魯尼五公尺三，崔一凡五公尺二……沒有一個跳過六公尺的。

緊接下來是十六磅鉛球，跳高，四百公尺，一百一十公尺高欄，鐵餅，撑竿跳，標槍，然而，每一位選手的表現，都距世運水準很遠。

廖承祖看得搖頭不已，周探長見「十項大賽」只剩下最後一個項目——一千五百尺賽跑，仍然沒有變故發生，不由輕輕地吁了一口氣。

「廖先生，以我們的選手的成績，你說在『亞運』中能和別國選手爭一日短長麼？」周探長問。

廖承祖苦笑搖着頭，道：「差得太遠了。」

「那爲什麼還要去參加？」

「——」廖承祖先是呆了一呆，隨卽答道：「世運的宗旨是『只求參加，不計

成敗』，『亞運』也是如此。」

「為什麼我們找不到滿意的選手？」

「這個——我們花了不少精神去發掘和訓練，可是結果距我們的理想很遠，這是體格和體能的問題，有什麼法子？」

說話時，廖承祖站了起身，道：「周探長，去喝杯咖啡如何？」

「謝謝，我想看完這最後一個項目，你自便吧。」周探長說。

廖承祖離去後，「十項大賽」的最後一個項目——一千五百公尺賽跑卽將開始了。

這一次，參加比賽的選手竟然只剩下四個人——王魯尼，崔一凡，古學馬和林國銓。其他的選手由於以上九個項目中得分不多，自知難以入選，所以中途棄權。

「探長，怎麼才剩下四個人？」王小克詫異地問。

周探長側頭望了王小克一眼，道：「一口氣參加十項大賽，不是普通人的體力可以支持的，這四個選手，算是頂兒尖兒的了。」

「你猜誰有機會入選赴東京參加『亞運』？」王小克又問。

周探長望了望項目表，上面被他註滿了分數，那全是九項大賽的成績。

「王魯尼和崔一凡很有機會，」周探長道：「他們的分數相當接近。」

銀笛聲響，王，崔，古，林四個選手分列在四條跑道之上，等待出賽。

周探長，王小克和小辣椒目不轉睛地望着田徑場，這是最後一個項目，關係重大。而且一千五百公尺的賽跑也必定緊張刺激萬分。

不但王小克等三人屏氣靜息等待這最後一次賽事，田徑場四週的萬餘個觀衆，也引頸以待。

剎那間，「城市體育會館」的田徑場上，忽然靜了下來，萬餘對眼光，集中在田徑場中的四個健兒的身上。

槍聲一响，四個健兒如脫弦之箭向前竄出，就在這個時候，欄杆旁驀地竄出一個人影，加入四個健兒行列，向前競跑。

那人出現得實在太過突然，是以田徑場四週的觀衆都呼叫了起來。

周探長拿起望遠鏡一望，只見那人身上穿着白恤衫，身材頎長，正展開步伐，向前衝刺。

那人身上雖然穿着便服，但並未影响他的速度，幾秒鐘間，已經越過了王，崔，古，林四個健兒。

這時，萬餘個觀衆齊聲喊叫了起來，都為那人的出現喝采。

王小克仔細一看，只覺那人身型十分熟悉，一時間却又想不起是誰來。

「小鬼子，你猜那人是誰？」小辣椒握緊了拳頭，緊張興奮地望住田徑場。

「誰？」

「是他！」

「他？」王小克一怔之下，立時一拍大腿，道：「不錯，是他！」

周探長聽到兩人對話，急忙問道：「到底是誰？」

「史進文！」小辣椒掩不住心底下的興奮，語氣微顫，道：「我看過他賽跑，還替他計過分，他奔跑的姿勢我最熟悉不過了！」

忽然，有人從欄杆跨到田徑場上，指揮着幾個工作人員攔止史進文，正是廖承祖。

「他幹什麼？」小辣椒問。

「廖秘書想阻止史進文參加競跑！」王小克道。

這時，幾個工作人員抄道上前企圖將史進文拉住，可是史進文去勢之速，實在匪夷所思，十數秒鐘間，已把四個選手遠遠拋在後面。

他一鼓作氣朝着終點跑去。

人叢中响起了轟然的掌聲和采聲。

只見廖承祖站在跑道上暴跳如雷，那幾個工作人員那裏阻止得了史進文？

不一會，史進文已經兜了一個圈跑到了終點，田徑場掌聲雷動，王，崔，古，林四個選手距離終點却還有半個圈。

當史進文跑畢終點時，立卽有幾個工作人員上前攔截住他。

史進文態度鎮定，被那幾個工作人員帶離了田徑場。

又過了一會，比賽成績揭曉了，崔一凡的積分是三四六一分，得到冠軍，王魯尼積分共三三九九分，得到亞冠，古學馬和林國銓的總分相差甚遠。

卽使如此，王魯尼和崔一凡的成績也距國際水準甚遠，尤其是最後一次「一千五百公尺賽跑」，得分更少。

「十項大賽」完畢後，觀衆紛紛離場。當然，他們都在談論剛才半途殺出史進文的事。

「那人是誰？跑得眞快啊！」

「嘩，簡直比飛躍羚羊還要快，如果正式計分，他剛才必定破了幸運紀錄。」

「可不是，為什麼本市有這樣傑出的體育健將，體育會却不將他羅致過來？」

「我認得那個人，他以前是田徑好手，後來不知為了什麼，被會方革除選手的資格。」

「這就是了，一定是他發奮圖强努力向上，才有今天的成績。」

一時間談論紛紛，都在談史進文剛才的成績。

周探長和王小克離開會員棚，小辣椒却領先向會館內奔去。

「小辣椒，你去那兒？」王小克問。

「我去看看史先生，」小辣椒道：「不知道廖秘書要怎樣對付他！」

王小克和周探長對望了一眼，自後跟了上去。

不一會，三人先後來到二樓廖承祖的辦公室門口，周探長伸手敲了敲門。

「進來。」是廖承祖的聲音。

周探長推開玻璃門，王小克和小辣椒跟着踏了進去，只見史進文坐在廖承祖對面一張沙發上，左右有兩個大漢看守着。

廖承祖滿面怒容，向周探長畧點一點頭，逕自向史進文道：「你剛才那樣幹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不是已經說過了麼？」史進文冷冷地：「我只是一時技養難搔，想試試自己是否一個强人而已。」

「可是你知道剛才有多少觀衆在看那場賽事！」廖承祖問。

史進文漫不在乎地聳着肩，道：「那

又怎樣？」

「你……你是故意給那四個選手丟臉的。」廖承祖臉上的神情有點憤憤不平。

「那又怎樣？」史進文仍然是那副漫不在乎的神情。

王小克望了史進文一眼，心下不由一驚。

坐在沙發上的確是史進文，瘦削的身材，深邃的眼神，然而，王小克却感到史進文變了！

變的是他神態，還有那烱烱的眼神！王小克只覺面前的史進文，不像他以前所見過的史進文，他似乎陰騺了許多。

廖承祖凝視着史進文，氣呼呼地出不了聲。

「廖秘書，」站在一旁的周探長，忽然插口道：「史先生剛才的成績似乎不錯哩？」

廖承祖冷哼了一聲。

周探長又道：「既然史先生的成績這樣好，為什麼不邀請他代表本市出席『亞運』？」

廖承祖抬頭望了周探長一眼，說道：「探長，他已經被我們取消了選手的資格了。」

周探長擦了擦鼻子，道：「你們體育會的事，我本來不該插咀，可是，如果錯過史先生這樣的人材，對本市體壇實在是一個大損失！」

廖承祖緘默着，並不出聲。

「廖先生，不，廖秘書，我可以走了麼？」史進文站起身來。

「且慢！」

史進文臉色一變，道：「咦？難道我剛才在田徑場上試跑犯了法麼？」

廖承祖還未答出話來，辦公室的玻璃門忽然「嘭」地一聲被人推了開來。

衆人均是一楞，回頭去看，原來是個西裝煌然，上唇留着短鬚的中年男子。

那中年男子脇下挾着一個公事包，神情驕傲地走到廖承祖面前。

廖承祖詫異地望住他，問道：「閣下是——」

中年男子自袋中抽出一張卡片，說道：「我叫何天寶，是史進文先生的私人律師。」

廖承祖望了那張卡片一眼，臉上露出驚訝的神色，道：「原來……原來是何大律師。」

「廖先生，我想和史先生一塊離去，不知道可以嗎？」何天寶問。

他一邊問着，一邊已經搭着史進文的肩膊，不等廖承祖回答，逕自向外走去。

「何律師，你——」

「廖先生，我的當事人並無犯法，所以，你是沒有權拘留他的，」何天寶向周探長望了一眼，道：「況且，這裏有警方的人，你不信問問周探長。」

周探長見何天寶踏進辦公室那副飛揚跋扈的模樣，心下大是不快，然而，他說的却是事實。

在衆人驚愕間，何天寶已經帶着史進文走了。

廖承祖頹然在高背椅沙發上坐了下去，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廖先生，告辭了！」周探長拉了王小克一把，向外走去。

兩人出了辦公室，小辣椒自後追來，道：「喂，你們等等我！」

說完，小辣椒趨上前拉住王小克的手，聯袂下樓。

三人來到「城市體育會館」大門前時，看到一輛黑色豪華房車正向外馳去。

王小克一見到那輛房車，眼前不由一亮，周探長和小辣椒也同時低呼了出來，——那正是引致他們汽車失事的車子！

王小克匆忙向車廂中一瞥，看到史進文及何天寶坐在後廂，司機側還坐着一人，却看不清楚他的樣子。

三人快步奔上前時，那房車已經絕塵而去了。

「總算有點頭緒了！」周探長望着那漸漸遠去的車子，道：「這次無論如何要查點東西出來。」

王小克雙眼凝視着前面，若有所思。他剛才也看到了那輛車子的車牌號碼，然而不知道為什麼，他對周探長的充滿自信却不敢抱樂觀的態度。

× ×

「請問史進文先生在嗎？」

女傭上下打量着問話的周探長和站在一旁的王小克，沒有回答。

王小克也打量着她，那女傭大約四十餘歲年紀，身材矮胖，他可以發誓，那天所以見到的女傭，絕對不是面前這個。

那麼，數日前所見到的女傭，一定另有其人，說不定眞是史進文扮的了，他為什麼要這樣。

女傭凝視了兩人半晌，才問：「你們找史先生幹什麼？」

周探長取出証件一揚，道：「我是警方的人，有件事想請教史先生。」

女傭臉上仍然是一副木然的表情，將大門移開，逕自轉身向內走去。

周探長和王小克對望了一眼，自後跟上，順手掩上大門。

兩人剛來到客廳，便看到史進文身披晨褸，自房間內走了出來。

他驟然見到周探長和王小克，不由一呆，隨卽指了指沙發，道：「請坐。」

周探長和王小克坐下來，史進文問道：「兩位大駕光臨，有何指教？」

「史先生，昨天你乘坐一輛黑色房車離開城市體育館，是不是？」周探長問。

「是啊，」史進文雙眉一揚，道：「有什麼地方不對麼？」

「據我們所知，史先生你自己有一輛跑車，對不對？」

「不錯。」

「昨天那輛黑色房車是誰的？」

史進文走到酒吧間，取了一瓶酒，道：「兩位要不要一點？」

「謝謝，我白天不喝酒的。」周探長道。

史進文倒了一杯，一面捧着酒，一面走過來，把酒瓶放在茶几上，坐了下來，道：「首先我想知道，那輛房車的車主有什麼麻煩？」

「沒有什麼麻煩，」周探長道：「我們只是想知道而已。」

「我有必須回答嗎？」

「——」周探長習慣性地擦一擦鼻子

，道：「我希望史先生合作。」

史進文呷了一口酒，緩緩地點着頭，道：「好吧，那是我一個好朋友的車子，他叫丹波次郎。」

「日本人？」

「是的。」

「不瞞你說，我們調查過了，這個丹波次郎是個有過案底黑社會頭子，三年前潛逃到本市，史先生會和他交上朋友？」

「難道我沒有交朋友的自由麼？」史進文畧呈不悅地說。

「史先生，請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周探長的脾氣出奇地溫和：「我這冒昧造訪，只想瞭解一下你和丹波次郎的關係而已。」

「我和他是好朋友，如此而已。」

「史先生，你一度是體壇明星，可知道和丹波次郎這種人來往，對你會發生什麼影響。」

「對不起，我沒考慮到這一點。」

「那麼，你可曾考慮到會被捲進一宗恐嚇案裏面？」

史進文雙手一抖，酒杯裏的酒同時濺了出來。

他失措地起身拿了幾張紙巾抹拭褲管上的酒漬，强作鎮定地坐了下來，道：「探長，我……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周探長道：「史先生，你可認識安强志這個人？」

史進文點着頭，道：「當然認識，他數天前被人殺害了，我在報章上讀到這個消息，可是那關我什麼事？」

「安强志死前，曾經在『城市體育會館』的餐廳侮辱過你，對不對？」

史進文的眼光不由向王小克望來，緩緩地點着頭，道：「當時你也在場。」

「可是他侮辱的對象却是你。」周探長道。

「那又怎樣？你們不能因爲這一點而証明我是殺人兇手。」史進文提高聲音。

「我們幾時指控過你是兇手了？」周探長凝視着史進文，深沉地道：「史先生，你何必這樣激動。」

史進文將酒杯裏的酒一仰而盡，道：「周探長，如果沒有特別的事，請恕失陪了！」

顯然地，他在向周探長下逐客令。

周探長道：「史先生，我還有一件事要請教你。」

「如果是公事的話，請向我的律師談好了。」史進文站起身來。

周探長也站了起身，忽然問道：「史先生，你下個月要到日本去嗎？」

史進文聞言一呆，調過頭來，深邃的眼光望住周探長，道：「那又怎樣？」

「去參加亞運？」

史進文淡淡一笑，繼續向內走去。

「以其他國家代表的身份參加？」周探長提高了聲音問道。

史進文霍地回過頭來，指着周探長，道：「你走吧，我不想見你。」

周探長淡淡一笑，道：「我還會來的，可是當我下次再來的時候，你便不會趕我走了。」

離開史家後，王小克仰首問道：「周探長，你剛才的脾氣爲什麼這麼好？」

──周探長聳了聳肩，說道：「我也不知道，也許……也許是……是一種第六感覺吧？」

「第六感覺？」

周探長側頭望着王小克，道：「我覺得史進文不是一個凡人。」

「當然了，昨天你看他在田徑場上的表現，簡直是個超人，」王小克道：「我從來沒見到有人能跑得這麼快的！」

「我不是指這個。」

「那你指什麼？」

周探長又聳了聳肩，道：「我說不出來。」

就在這個時候，王小克忽然指着對面一個男子，道：「你看。」

周探長循他手勢望去，只見一個濃眉大眼的年輕男子，向前走來。

那男子低頭匆匆趕路，似乎滿懷心事一般。

「他是誰？」周探長詫異地問。

「那天我在史進文家中見到，後來又擄了我上天台的那個人！」王小克道。

這時，那青年男子已經朝史進文的家門走去，周探長擦了一擦鼻子，緩緩地點着頭。

「我們應該調查調查這個人。」周探長說。

× ×

王小克瑟縮着身子，靠在冰涼的牆壁上。

天色已晚，吹過來的風帶着寒意，他身上穿的衣服又十分單薄，要不是橫巷裏可以擋風，早已傷風打噴嚏了。

吹過來的寒風雖然令他渾身抖索，但還是不時探頭出去，注視對面的那幢西式洋房。

從中午站到這個時候，王小克雙脚已經有點酸軟，然而他並沒有離去的意思。

──爲了五十塊一天的酬勞，那是周探長允諾給他的。同時，也爲了好奇。

「爲什麼那年輕男子還不出來？莫非他想在史進文家中過夜？」

忽然，大門打開了，王小克精神一振，向前望去，只見史進文正將那青年男子送了出來。

男子才走了幾步，史進文忽然叫道：「秦風，你等等！」

秦風──那青年男子調頭向史進文走去。

史進文在他耳畔輕聲說了幾句話，只見秦風不斷點着頭。

最後，兩人揮手說了再見，秦風把手插在褲袋內，向外走去。

換作平日，王小克已經急不及待地追上前了，可是王小克知道這個秦風精明異常，如果這時自己展開跟踪的話，很快便會被他發覺。

王小克仍然斜靠在牆壁上，望着秦風在街道上踽踽獨走。

等秦風經過街角轉彎處時，王小克才提了一口氣，自後跟了上去。

秦風走了一會，轉身踏進一個梯間。

王小克心下一驚，那不正是自己中過計的地方嗎？那天，自己跟踪他而來，却被一個大漢自後掩到，擄上了天台。

會不會是同樣的陷阱？

王小克猶豫着，他不敢貿然上前。

仰首向那幢舊樓望去，四層式的建築黑漆一片，沒有那一層發出燈火。

忽然，四樓的一個房間開燈了。

王小克心中一動，難道秦風就住在這裏？

他四面望了一眼，決定上前去查探究竟。

王小克躡着足踏上了木樓梯，儘量不發出任何聲息來。

好一會，他才來到四樓，然而大門緊緊地鎖住，怎樣窺探究竟。

王小克心念一動，拾級上樓，來到了天台，向發出燈光的那個方向走去，然後，他俯身一望，窗戶上有一塊小泥板突了出來，那是用來遮風擋雨的，離天台只有兩三尺遠。

他跟着向右邊望去，剛好有條大水管筆直而下，心中不由大喜。

王小克小心翼翼地將脚跨出石欄，沿着水管向下爬，好不容易才接觸到那塊伸出的小泥板，伸一伸脚，站了上去。

站定身子後，王小克慢慢蹲下來，一個「倒掛金鈎」，向內望去。

那是一個佈置得十分豪華講究的套房，百葉窗半掩，却也看得到房中有兩個男子正在交談。

由於百葉窗遮住了視綫的關係，王小克看不清楚那兩人的樣貌，依稀望得面向窗外的是秦風，背向自己的則是一個頭頂光可鑑人的禿頭男子。

「聽我說，你們不要再替他添麻煩了！」秦風近乎央求地說。

「他昨天不也替我們添了麻煩？」那禿頭男子一開腔，王小克不由嚇了一跳，原來他聲若洪鐘，十分刺耳。

「祁大哥，你小聲一點，別讓人家聽到。」

祁大哥緩緩向窗口走來，道：「這一帶的舊樓下個月便要拆卸，住客全搬出去了，怕什麼。」

「還是小心一點，提防隔牆有耳。」

「好吧，你到底想幹什麼？」

「我只是替他帶一句話來，不要再替他添麻煩了。」秦風壓低着聲音說。

「這一點我不能確實答你，」祁大哥道：「你知道我也是聽上面的話辦事。」

「他……他希望你能夠向上面轉達一聲。」

「哦？」祁大哥摸了摸光頭，道：「他不會親自去吧？」

秦風嘆了一口氣，道：「今天早上，有警方的人來找他問話，他怎敢再去，萬一將秘密會面的地點洩露了出來，上面會原諒他嗎？」

祁大哥緩緩地點着頭，道：「他可以打電話。」

「他怕電話被人偷駁了竊聽器。」

祁大哥「呵呵」地笑了起來，道：「想不到他這樣小心，好吧，我替你轉達他的意見便是。」

王小克自然明白兩人所說的「他」便是史進文，可是「上面」到底是什麼人？

只聽那祁大哥繼續說道：「不過，你也要關照他一聲，以後不准再發生好像昨天的事。」

「當然，」秦風道：「昨天的事是可以原諒的，他一直被體育會的那些人奚落，如今絕藝在身，看到那些人不濟的演出自然想顯點顏色給他們看，吐一口氣。」

「可是，他這樣做會破壞我們的計劃！」祁大哥道：「知道嗎？」

秦風點着頭，道：「事畢之後，他也十分懊悔，剛才我更斥責了他一頓，他向我表示，以後不會再發生同樣的事了。」

「那就好。」

「祁大哥，我走啦。」

「好。」

祁大哥將秦風送到房門口，忽然問：「城市體育會的那個秘書對他很沒有禮貌，是不是？」

「是的。」

「唔，這姓廖的有眼不識泰山，眞要教訓他一頓！」祁大哥說。

秦風聞言連忙說道：「不！不！如果你們再像對付那個姓安的一樣對付廖秘書，他的麻煩更大了！」

「哦？」

「你試想想，姓安的之死，警方已經懷疑到他頭上，如果那姓廖的也同樣下場，這……這……」秦風沉吟了一下，道：「說不定警方會拒絕他出境，那時候，你們的計劃非全部破產不可。」

「好吧，那麼再等一段時間才泡製姓廖的。」祁大哥說。

「起碼要等到『亞運』之後。」

「你放心，這點我知道，」祁大哥道：「你走吧，以後沒有什麼特別的事，不要來找我了。」

「是。」

秦風離去後，王小克本來想站了起身，因爲他頭向下朝內窺探已經許久，微覺頭部又脹又暈，忽見祁大哥快若靈魂地奔到床畔，揭起了被單。

由於那祁大哥的動作快得令人匪夷所思，王小克心中一動，仍然匐伏着。

祁大哥揭起了被單，跟着又扳起乳膠床墊，伸手向內一陣摸索，拿出一具打火機大小的金屬品出來。

他把那具金屬品湊近咀唇，細聲說了幾句話。

那聲音細同蚊蚋，和他剛才的聲音簡直有天淵之別，王小克雖然豎起了耳朵，仍然聽不到他究竟在說些什麼。

跟着，祁大哥又把那金屬品放回床底，蓋好了床墊被單，熄了燈，打開房門出去了。

王小克這才爬了起身，只覺天旋地轉，好一會不適。

他畧定了定神，自水管爬到天台，躡着足一級一級地下樓。

離開那幢舊樓時，王小克不禁深深地吸了口氣了，想不到此行收穫如此豐富。

他首先把剛才秦風和祁大哥的對話想了一遍，其中雖然有點晦澀難明，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史進文加入了一個神秘組織！

那個神秘組織正想利用史進文去進行一件任務，地點是東京！

一想到這裏，王小克腦中一亮：史進文要去參加「亞運」！

他同時想到周探長無意之間說出來的

一句話，那是：「你想以別國代表的身份去參加？」

當史進文聽到那句話的時候，曾經震悚一下，那意味着什麼？

王小克仍然滿腹疑團，好像史進文爲什麼突然間在田徑場有那麼精彩的表現？是誰賦予他的神力？

照那「祁大哥」的話聽來，安强志無疑是被他們那個神秘組織殺害的，因爲安强志侮辱過史進文。

然而，程世英之死呢？又怎樣解釋？

程世英一力保薦史進文，是史進文的恩師，他怎會横加殺害？

王小克一面向前走着，然而，他腦際間思潮起伏，亂得可以。

半個小時後，王小克來到周探長的辦公室。

周探長一見到王小克，便緊張地問：「小鬼子，有什麼結果？」

「周探長，把那些派去保護王尊尼和崔一凡的便衣探員調回來吧。」

「爲什麼？」周探長莫名其妙地。

「他們一時三刻間不會有生命的危險了。」王小克往沙發上靠下來，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王小克把剛才所聽到的和看到的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只聽得周探長半晌說不出話來。

良久周探長才道：「我早就猜到史進文在本市體壇不得意要想向外發展了。」

「他——他會不會以日本選手的身份參加『亞運』？」王小克問。

「這個……除非他更改國籍。」

「那並不困難，」王小克道：「你知道日本人的手段，他們爲了爭取史進文這樣出色的運動員，是會不擇手段的。」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道：「我們何不叫廖承祖接納史進文，給他赴東京參加『亞運』，替本市爭光？」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現在恐怕已經遲了。」

「怎麼會？」

「你沒考慮到那個神秘組織嗎？」王小克凝視着周探長，道：「他們爲了史進文，不惜下手殺人，你想事情發生到這個地步，他們還會讓史進文走嗎？」

「我們可以試試。」

「周探長，我們現在的目的是什麼？」王小克頓了一頓，道：「是爲了替本市爭光，抑或想調查殺害程世英和安强志的兇手？」

周探長拍了拍額角，忙不迭道：「對！對！我眞糊塗，將輕重倒置了！」

他沉吟了一下，道：「小鬼子，依你說，我們現在應該怎樣？」

「如果想調查兇手，便應該監視着史進文，甚至跟踪他到東京去。」

「這——這不太勞師動衆嗎？」

「那個控制着史進文的神秘組織到底是什麼來頭，我們一點頭緒都沒有！同時，他們在本市的勢力到底有多大，行動範圍多廣，我們也不知道，」王小克侃侃地道：「他們的行踪既然是這樣神秘，要調查他們，除非到他們的本土去。」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王小克接着又道：「當亞運開始時，他們必然要露面，那時候揭他們的底，當眞是不費那個什麼之力了。」

「不費吹灰之力，」周探長不斷點着頭，道：「不過，我們也要請求日本警方的協助才可以。」

周探長說着燃上一口香烟，道：「小鬼子，你有沒有興趣到日本去玩玩？」

王小克驀地自沙發上跳了起來，道：「你想請我到日本去？」

「怎麼樣？」周探長含笑望着王小克問。

「當然好！」

「可是這次是做事去的，」周探長嘆了一口氣，道：「我這裏工作太忙，怎能分身，否則到日本去玩玩也很不錯。」

「你……你不去？」王小克愕了一然，道：「我自己一人怎可以？」

周探長拍拍他的肩膊，道：「小鬼子，別客氣了，憑你的鬼精靈，我的下屬沒有一個比得上你，況且我還會請求日本警方協助你。」

王小克仍然徵蹙着眉，先前的興奮已經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哭喪着臉，道：「我……我在他們眼中，不過是一個小孩子而已——」

「這正是你給的優勢，」周探長道：「他們見你是一個小孩子，防範之心必然稍懈，那你便有機可乘了。」

王小克生性愛好冒險，並非縮頭縮尾之人，不過驟聽自己要單身一人到日本辦一件大案，心中不由惴惴，聽周探長一說，豪氣頓生，暗想自己經歷過的驚濤駭浪也不算少了，還怕了這一趟？

「周探長，我想……我想還是我找個伴兒才好。」王小克道。

「你想找什麼伴兒？」

王小克向周探長深意地一笑，道：「你心裏有數，不是嗎？」

周探長先是一呆，隨即「哈哈」朗笑道：「好，好，我一併替你們辦手續，不過只許你帶其中一人去，兩人齊去的話，嘿嘿，這筆公數我可很難開得出來。」

王小克咬了咬牙，道：「好吧，就帶一個。」

「誰？」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我明天才告訴你。」

「好，明天把你們的身份證帶來，我要立刻替你們辦手續了。」

王小克懷着倏喜倏憂的心情離開了警察總部，喜的是可以到日本去免費遊埠，憂的是以自己一人之力，是否可以肩負如此重大的任務？

不過，王小克素來有一副天塌下來當被蓋的胆色，這一層憂慮未幾便被另一個難題取替了，那是：帶誰和自己一道到日本去？

白小妹？小辣椒？

如果講沉着機智，白小妹並不在自己之下，但若說刁鑽直率和胆色，小辣椒又勝白小妹一籌。

忽然，王小克想到小辣椒在「城市體育會館」工作，她和史進文又很談得來，如果以「城市體育館」職員的身份前往東京，不是名正言順得很嗎？

王小克在那刹間決定了人選，現在剩下來的，是如何去說服白小妹，並且使她不呷乾醋了。

出乎王小克意料之外，當他向白小妹提出這件事的時候，白小妹淡淡地說：「你們去好了，日本我去過一次，也沒什麼好玩的地方。」

小辣椒一聽到王小克要帶自己到日本去興奮得手舞足蹈，在屋子裏跳來跳去。

「小辣椒，」王小克向她招招手，道：「不過我們這次是有任務的，你可不許胡來。」

「咦？我幾時胡來了？」小辣椒止了跳躍，道：「我才正經哩！」

翌日，王小克帶了自己和小辣椒的身份証和有關文件，到周探長的辦公室去，準備辦手續前往東京。

由於是警方代出面辦理，所以，出入境証很快便辦好了，周探長再用長途電話和日本一個警方督察聯絡，說明王小克赴日的用意。

當一切都準備妥當時，本市的「亞運」代表也要啓程了。在周探長的安排下，王小克和小辣椒被命爲「H埠亞運代表團」的團員，職責是「特別助理」。

廖承祖是代表團團長，他起初極力反對王小克和小辣椒以「特別助理」的名銜隨團赴日，但經周探長向體育會主席說服下，主席又向廖承祖施壓力，廖承祖這才沒話可說。

「H埠代表團」一行十餘衆，浩浩蕩蕩向東京進發，啓程那天，周探長親自到機場相送，暗中塞了一本美金旅行支票給王小克，全是五十元面額的。

「小鬼子，這裏是五百元美金，你好好使用，」周探長道：「如果是因公事而需要特別欵項的話，你可以向板田督察支取。」

板田督察就是周探長和他通過電話，要求他協助王小克的那一個日本警方人員，王小克向周探長點了點頭，道：「廖秘書知不知道我此行的任務？」

周探長搖了搖頭，道：「對了，你這次的任務要盡量守秘，不要讓第三者知道，以免打草驚蛇。」

「是。」

「還有，如果有什麼特別的事，可以掛長途電話來給我，」周探長道：「你一到日本後，板田督察便會來和你聯絡，我已經把你的樣貌和身材說給他聽了。」

王小克又點了點頭，手中揑着那本美金支票簿，一顆心怦怦地跳了起來，有了這筆錢，大可在日本痛痛快快地玩一番。

「一切小心爲重，」周探長語重心長地道：「我們經過一番努力，仍然查不到那個神秘組織的底細，所以——你這次的任務是相當艱巨的。」

王小克點着頭，心頭上忽然好像被壓上了一塊大石，從周探長的語氣聽來，他隱約感到此行實在十分風險。

這時，擴音器傳來最後召集，廖承祖過來催促，周探長向王小克打了個眼色，道：「去吧！」

王小克一回頭，才發現小辣椒不在身旁，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不由爲之大急。

「小辣椒！」王小克叫了起來。

他連叫了數聲，才看見小辣椒手中拿着一個雪糕甜筒，一邊用舌舐着，一邊走來。

王小克趨上前去，拉了她歸隊，代表團一行十餘人魚貫進入候機室。

從H埠到日本東京，只消三個多小時的航程，王小克在座位上閉目養神，小辣椒却在機艙裏走來走去，她生平第一次乘搭飛機，好奇心自是較別人爲重。

抵達東京國際機場後，「亞運」辦事人員派了一輛大型遊覽巴士來迎接，將他們送到運動場的「亞運村」中。

那「亞運村」是四層式建築物，櫛次鱗比，圍繞在龐大的運動場四週。

H埠代表團抵達「亞運村」時，已經是黃昏時分，分派好房間後，已經有人來催促：是晚飯的時候了。

王小克和小辣椒被分派在一幢建築物四樓的一個房間，房間內有兩張單人床，佈置得簡潔高雅，傢俬雜物一應俱全，十分舒適。

其他的團員則分別住在其他單位，都在同一幢建築物之內。

衆人在樓下客廳集合後，王小克見廖承祖對自己態度冷淡，另兩名同樣選手王尊尼和崔一凡更是正眼也不瞧自己一下，拉了拉一個選手，低聲問道：「古大哥，亞運會的代表團全來了嗎？」

那選手正是古學馬，他望了王小克一眼，道：「我不大清楚，你最好去問廖團長。」

廖承祖正和一個大會幹事在談笑，那大會幹事是日本人，但他們說的却是英文，王小克一句也聽不懂。

這時，飯廳的長枱上已擺滿了香噴噴的食物，王小克剛才在飛機上已吃過東西，因此亦不覺肚餓，拉着小辣椒的手，道：「咱們到外面看看怎樣？」

「好啊！」

兩人踏出屋門，只見「亞運村」大放光明，一枝枝的燈柱，都開着了。

王小克左右望了一眼，見所有的建築物都有燈光人影，喃喃地道：「他們全來了。」

「比賽後天才開始，」小辣椒道：「當然全來了。」

兩人又放眼望去，只見每幢建築物之旁，都有一根高與樓頂齊的旗杆，上面國旗飄揚，王小克依稀認得右邊的是泰國國旗，至於日本代表團住在那一幢建築物中，本來憑國旗便看得出來，但此時怎看得清楚？

「你猜史進文也在這『亞運村』嗎？」王小克喃喃地問。

「應該在的，」小辣椒道：「如果他眞的代表其他國家來參加的話。」

「咱們走過去看看，好不好？」

「好！」小辣椒興奮地答。

然而，當兩人剛踏出去時，背後忽然傳來廖承祖的聲音：「你們去那裏？」

王小克回過頭，道：「散散步。」

「不行，就要吃飯了。」廖承祖說着趨上前來，臉上罩着寒霜。

「我們肚子不餓。」

「那也不許亂走！」廖承祖提高了聲

音，說道：「我是團長，既然你們屬於代表團，就該聽命於我！」

王小克看到他那不可一世的神態，不由火起，小辣椒却笑吟吟地向他走去，道：「廖秘書，不，廖團長，你幹嘛生這樣大的氣啊？」

說罷，上前拉住他的手臂，仰起了首來，嬌聲嬌氣地問：「唔？」

廖承祖一時間倒是發作不得，忽覺袋中蠕動，俯首一看，見小辣椒的手正伸向自己口袋，取了一件物件出來。

廖承祖見了那件物事，不由低呼叫了起來，道：「給我，給回我！」

小辣椒嘻嘻一笑，拿着那件物事往外逃去。

「給我！給我！」廖承祖一邊叫着，一邊向小辣椒追了過去。

王小克定眼一看，小辣椒自廖承祖袋中偷取的原來正是「亞運會」的榮譽幹事會章。那會員別在衣襟上，可以自由進出許多禁區，是以廖承祖才會這樣緊張。

小辣椒忽然抵足止步，廖承祖去勢太速，和小辣椒碰了個滿懷，整個人壓在她身上。

「非禮呀！非禮呀！」

廖承祖大感狼狽，掙扎着爬起身來。

這時，許多代表團的團員紛紛圍上來查看究竟，小辣椒忽然眼眶一紅，用手擦着眼，道：「廖先生，你長得一把年紀了，爲什麼要這樣……這樣！」

圍上來察看究竟的各國代表團員，有的都聽得懂華語，小辣椒剛才那聲「非禮呀」又叫得甚响，此時望着廖承祖的眼光，都充滿了輕蔑之色。

廖承祖又羞又怒，指着小辣椒道：「你不要胡說八道，我警告你！」

一個頭髮灰白的老者排衆而出，右臂佩着一個徽章，正是S埠的代表團團長，他來到廖承祖和小辣椒跟前，問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啊！岑兄，你來得正好，這小鬼頭無中生有，偷了我的會章，却冤枉我非禮她，這……這……」

那岑團長望了小辣椒一眼，柔聲問：小姑娘，是不是眞有其事？」

小辣椒忽然「哇」地一聲哭了出來，眼淚跟着簌簌而下。

王小克知道小辣椒有意給廖承祖難堪，笑哈哈地站在一旁，欣賞小辣椒的演技了。

岑團長踏上前去，輕輕拍着小辣椒的肩膊，道：「小姑娘，有什麼話說好了，這裏有這麼多人，哭哭啼啼的好看麼？」

小辣椒這才止了哭聲，然而還是不斷抽搐着，滿面都是委屈的神色。

「你說，你是不是偷了我的會章？」廖承祖悻悻然地問。

「沒有，我沒有！」

「岑團長，這小鬼頭撒謊，你……你不妨搜一搜她！」

岑團長在小辣椒耳畔輕聲道：「小姑娘，如果你眞的偷了廖團長的會章，那便拿出來，我担保他不會爲難你。」

「是他無……無中生有冤枉我才眞，」小辣椒嗚咽着說：「我幾時偷過他的會章了？他……他對我不三不……不四的，嗚嗚嗚！」

岑團長緩緩站直起身，向廖承祖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苦笑。

「岑團長，」王小克忽然踏上前去，道：「既然廖團長說她偷了會章，不妨搜搜她看。」

「沒有！我沒偷過他什麼會章，是他冤枉我的！」小辣椒又哭又跳。

「廖兄，你剛才把會章放在什麼地方以致遺失的？」岑團長調頭問。

廖承祖拍拍上裝口袋，道：「就放在袋中。」

「你看清楚是否眞的不見了。」

廖承祖將手插進口袋，臉色旋卽一變，良久抽不出手來。

「廖兄，怎麼了？」岑團長詫異地問道。

廖承祖神情尷尬，自袋中取出一件物事來，正是「亞運會」的會章。

衆人一見那枚會章，都不禁低呼了起來。

「你們看，我幾時偷過他的會章，是他冤枉我的！」小辣椒叫了起來。

這時，望向廖承祖的眼光，輕蔑之情更增幾分，甚至連H埠的團員選手，咀角也掛着不屑。

廖承祖又羞又窘，倏地一個轉身，向H埠代表團下榻的那幢洋樓走去。

衆人見好戲閉幕，也紛紛散去。

王小克走近小辣椒，低聲道：「小辣椒，你這個玩笑開得太大了！」

「哼！誰叫他目中無人，」小辣椒兀自悻悻然地道：「不給他受點教訓，怎知本姑娘的厲害？」

「別忘記我們也是他屬下的團員之一啊！」王小克道。

「那又怎樣？我們又不是來參加比賽的選手，用不着受他的氣！」

王小克心知經此一鬧，廖承祖對自己兩人的成見更深，他雖然不怕廖承祖，但想到此行目的，心底下也是惴惴不安。

偶爾回頭一瞥眼，王小克看見一個極其熟悉的身影，正迅速隱沒黑暗中。

顯然地，那黑影早就躲避在一旁，當自己回頭去看時，才匆忙逸去。

他腦中一亮，叫道：「是他！」也不等小辣椒反應，逕自朝黑影去處追去。

「史大哥！史大哥！」王小克叫道。

前面那人本來發足狂奔，聽到王小克叫聲，忽然停下步來。

王小克趕快腳步上前一看，果然正是史進文。

「史大哥，你也來了！」王小克親暱地喚他一聲，每當他有求於人時，那張咀總是甜絲絲地。

史進文身上穿着煌然西服，但衣襟上却別了一塊用布織成的徽章，那是一個紅日！

他向王小克淡淡一笑，道：「怎麼你也來了？」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走上前去。

「剛才那一幕我看到了。」史進文低聲道。

爲了爭取「同仇敵愾」的同感，王小克故意恨恨地道：「那廖承祖簡直不是東西，非這樣教訓他一頓不可！」

史進文幽幽地嘆了口氣，並不接話。

「史大哥，難道你不開心麼？」

「開心？爲什麼開心？」

「那姓廖的以前曾經百般凌辱你，剛才，小辣椒已經替你報了仇啦！」王小克說到這裏，忽然「咭」地一聲笑了出來。

「笑什麼？」

「你試想想，那姓廖的一副趾高氣揚的樣子，可是從剛才起，亞運村中的人都會看他不起，而他也不敢再高視濶步了，你說好玩不？」

史進文淡淡一笑，道：「小兄弟，你前後兩次幫過我的忙，爲我出了一口氣，我……我心底下十分感激……」

「史大哥，你快別這樣說，」王小克不待他說下去，便誠懇地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何況我不知道爲了什麼，對你特別好感，以前的事，再也不要提了。」

史進文感動了，他拍拍王小克的肩膊，道：「小兄弟，像你這樣的人，眞正難得！」

「史大哥，你……你爲什麼會在『亞運村』中？」王小克明知故問：「是不是來參加比賽？」

史進文緩緩地點着頭，輕聲說道：「是的。」

「那……那你是代表其他的國家？」

「不錯。」史進文說話時，幽幽地嘆了一口氣。

兩人一邊走着，一邊談話，王小克忽然發現史進文專揀黑暗和燈光照射不到的地方走，心下不由一懍。

「小兄弟，你我雖然同聲同氣，正是……可是……」史進文訥訥地說不下去。

「史大哥，如果你當我是朋友，有什麼話不妨說出來，我絕不洩漏半句。」王小克一邊向前走着，心下暗自戒備，以防突然有人撲了出來加害自己，口裏却儘說些漂亮的話。

「小兄弟，我……我很感激你對我的一番盛情，不過……不過，日後你若是在公衆場合碰到我，還是不要和我打招呼爲上。」

「哦？這——」

「小兄弟，不要問我理由，」史進文深切的眼光望定了王小克，道：「我是爲了你好。」

王小克沉吟了半响，忽然問道：「史大哥，你是不是有什麼難言之隱？」

史進文嘆了一口氣，道：「時間晚了，你回去吧，我不能和你多說了。」

說罷，向王小克揮了揮手，向遠處一幢同樣形式的建築物走去，王小克定眼一望，旗竿上的國旗和史進文衣服上的布徽章一樣，不由嘆了一口氣，自己和周探長的猜想果然不錯。

王小克發了一會呆，這才轉身往H埠代表團的宿舍走去。

當晚一夜無話，翌日一早，代表團在樓下餐廳用過早點後，集隊往田徑場去練習。

廖承祖昨晚被小辣椒當衆作弄了一番，心下極是忿怒，可是碍於她乃「特別助理」，由上級直接安排在團裏，所以倒也不敢再和她爲難。

小辣椒見廖承祖正眼也不敢望向自己，心下大爲得意，拉着王小克的手，隨大隊開往運動場。

那運動場的面積和「城市體育會館」的田徑場又不可同日而言，僅是有蓋的觀衆棚，已經可以容納三萬多人，面積之大和設計之精良，已臻國際水準。

這時，運動場上東一堆，西一堆地，全是各國的選手們在練習。

王小克眼光四處搜索，希望可以看到史進文的影子。

然而，運動場上人來人往，一時間怎找得到史進文的人？

H埠代表團在指定的區域停下，教練開始召集選手練習，王小克和小辣椒衣襟上也掛着一枚「亞運」徽章，是以可以在運動場內自由行動。

用不着王小克解釋，小辣椒也知道他想尋找史進文這個人。

他們在運動場裏走着，忽然看到穿着大紅國徽制服的日本選手團。

王小克大喜過望，趨上前去，仔細辨認着每一個選手。

然而，他打量了那三四十個選手，其中却沒有史進文在內！

王小克搔了搔頭，實在猜想不透，如果史進文眞的做了日本選手的話，他應該和所有的選手一齊來練習才是。

就在王小克大惑不解的當兒，有個身材矮胖，上唇蓄着短髭的男子施施然向他走來。

小辣椒早就發覺那男子的出現，手肘碰了碰王小克，低聲說道：「小鬼子，你看！」

王小克立時驚覺，向那男子望去。

那男子來到王小克身前站定，伸出手來，道：「閣下是王小克先生？」

王小克猶豫着伸出手去和他相握，一面道：「是的，你是——」

「我是板田督察。」

「啊！原來是你！」王小克凝眼打量着板田督察，只覺得他神情陰鷙，看樣子也知道是個十分精明能幹的人。

「我和周探長通過電話了，」板田督察道：「他說你昨天便可抵達，可惜我昨晚有事，不能親自去接你。」

「不必客氣。」王小克笑着說。他以前也和日本人打過交道，素知日本人中甚多「笑面虎」，對人特別客氣，但他們腦子裏却全然不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他對板田督察的話並不感到受寵若驚。

「王先生，」板田督察的中文說得異常流利：「周探長說你來此執行一個任務，希望我在必要時給你協助，這是我的電話號碼，你隨時可以打電話給我。」

王小克謝着接了過來，說道：「板田先生，周探長可曾將我此行的任務向你說明？」

「他說過，」板田督察神情肅穆，道：「我們正在進行調查。」

「如果你們得到結果，請問——請問可以通知我一聲麼？」

板田督察沉吟了一下，道：「當然可以。」

說罷，向王小克揮了揮手，道：「再見！」

「再見。」

王小克望着板田督察遠去，不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小鬼子，你瞧這個日本鬼怎樣？」小辣椒問。

王小克聳了聳肩，道：「沒什麼？」

「我覺得，如果我們眞正要做什麼事，絕對不能倚靠他。」

「爲什麼？」

「你沒有留意到他的眼神麼？」小辣椒撇了撇咀，道：「一副瞧不起人的樣子，口是心非！」

王小克苦笑一下，道：「日本人差不多都是這樣子的！」

兩人在運動場繞了一圈，見各國選手正忙着練習，王小克覺得沒有什麼興趣，忽然問道：「咱們去看看史進文如何！」

「好啊！」小辣椒跳了起來，可是隨即秀眉一蹙道：「到什麼地方去見他？」

「跟我來好了！」

王小克拉着小辣椒的手，向運動場外走去，不久來到日本選手的宿舍。

當兩人接近那幢宿舍時，不由放緩了脚步，因爲門口有兩個大漢正在交談，他們是濃眉大眼的秦風和禿頭的祁大奇！

秦風和祁大哥看似靠在大門口閒聊着，其實是在守衞！

小辣椒也看到了他們，道：「小鬼子，咱們的計劃看來要取消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拉了小辣椒，轉身朝來路而回，一面低聲道：「快走，不能被他們發現。」

「他們認得你？」

「唔，」王小克道：「那個光頭的，大概就是那天駕車想撞死你的人！」

「啊！」小辣椒低呼了起來，道：「那麼程領隊便是被他殺死的了！」

「很有可能。」

兩人快步離開秦風和祁大哥的視綫，這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王小克低聲道：「那光頭的是個兇手，殺人不眨眼的！」

小辣椒咬着唇，道：「在這個『亞運村』中，看來他不敢逞强。」

「難說得很。」王小克皺起了眉頭，似乎滿腹心事。

「小鬼子，咱們何不通知那個板田督察，叫他將那光頭的拉走？」

「沒有證據，」王小克道：「況且如此一來，也會打什麼驚蛇的了！」

小辣椒點着頭，首：「那麼，咱們到底應該做些什麼？就這樣無所事事地混過一天麼？」

王小克拍拍袋中的那本旅行支票簿，道：「什麼無所事事？咱們現在立刻便去找節目！」

「眞的？」小辣椒興奮得直跳了起來了。

「當然。」王小克拉着小辣椒向外便走，一面道：「無論如何，先四處玩玩才說！」

兩人興緻沖沖地離開了「亞運村」。

兇案大白　滿載言旋

王小克和小辣椒一踏進「亞運村」的入口處，便發覺事態有點異乎尋常。

剛才他和小辣椒離開「亞運村」到外面遊玩時，門口只站着幾個「亞運」大會的辦事人員，如今，入口處竟然停泊着三輛警車，十餘個軍裝警員守在門口，虎視眈眈地注視着每一個接近亞運村的人。

同時，兩個警員正在檢查一個也是出外遊玩歸來的選手。

王小克搭着小辣椒的手，緩緩向前走去。

一個軍裝警員立時趨上前來，打手勢示意兩人止步。

王小克向內指指，道：「我是H埠的代表團團員。」

然而，那警員却聽不懂他的話，打着手勢，說着日文，要王小克拿出證件。

王小克自袋中取出證件遞上前，那警員又指指小辣椒，示意她也一併把身份證件拿出來檢查。

幸好小辣椒也把證件和會章帶在身上，當下遞上前去。

警員細心檢閱了一番，才向兩人揮了揮手，表示可以通過。

王小克懷着疑惑的心情踏進「亞運村」，看見韓國代表團宿舍門口，圍了一堆人，門前還有幾個軍裝警員。

小辣椒領先奔上前去，王小克自後跟着，只見幾個泰國代表團的選手，正在七咀八舌地說話，然而他們在說些什麼，自己却一句也聽不懂。

王小克雙眼一瞥，見S埠的岑團長也站在一旁，擠了過去，道：「岑團長，這裏發生了什麼事？」

岑團長望了王小克一眼，跟着又看到小辣椒，向她點頭打了個招呼，道：「好像發生了兇殺案。」

就在這個時候，幾個穿着黑色制服的大漢自內抬了一個担架出來。

担架上躺着一個人，但全身被毛氈蓋住，毛氈上赫然有斑斑的血漬！

在門外圍觀的各國選手都「啊」地一聲叫了出來，一個看上去像韓國人似的選手，正口沫橫飛，指手劃脚地向同伴說着話。

「岑團長，他說些什麼？」王小克又問。

「他說死者是他們代表團中最有希望的選手朴英權，他在本土的『十次大賽』中，曾經拿過五千分。剛才在運動場練習時，忽感不適，於是教練命他回宿舍休息一下，怎知不一會有人來看他時，發現他七孔流血，死在床上！」

跟隨那担架之後，走出一個西裝煌然，身材矮胖的男子，正是板田督察！

王小克見板田督察竟然會出現在兇案現場，不由呆了一呆。

板田督察見了王小克却視若無睹，王小克趨上前去，向他問道：「板田先生，這裏——」

板田督察掉了掉頭，表示並不想和王小克交談，轉身吩咐幾個軍裝警員將圍觀的人勸開。

忽然，一個皮膚黝黑的男子雙手亂搖，一面嚷着，一面跑了過來。

那男子嚷的是巫文，「亞運大會」一個通譯聽了臉上勃然變色。

板田督察向他問道：「他在叫些什麼呢？」

「他說，他們的一個選手也遇害了。」通譯回答。

板田督察雙眉一揚，朝那男子走去，那男子雙手比劃着，臉上全是驚恐失措的神情，半晌說不出話來。

「你叫他帶我去看看！」

通譯向那男子說了幾句話，只見他不斷點着頭，轉身向遠處一個宿舍走去。

原來那是馬來亞代表團的宿舍，板田督察一馬當先，踏進屋去。

王小克和小辣椒知道必定又是發生了命案，跟着板田督察入內，後來的人却被幾個警員攔住了。

衆人上到二樓，只見其中一個房間洞開，地上全是水，而潺潺的水聲，仍然從洗手間傳來。

板田督察雙眉深鎖，走到洗手間門口向內一望，突然見到一個男子全身赤裸，七孔流血倒斃在浴缸之中。

水龍頭仍然開着，將龐大的浴缸注滿了，水不斷流了出來。

板田督察立即命人將浴缸的屍體抬出來，用毛氈裹住。

這時，自外湧入觀看究竟的人越來越多，三個警員正忙着將各人勸開，其中一個大力推了王小克和小辣椒一下，道：「快走！走！」

「板田先生——」

板田督察聽到叫聲，回頭一看，見是王小克，向那警員揮揮手，道：「這兩人是我朋友，讓他們留在這裏。」

警員這才轉身去勸別人離去。

不久，單位中只剩下五六個人。板田督察走到王小克跟前，問道：「你以爲這兩件命案和你要來辦的事有關連麼？」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很難說。」

板田督察望了那報訊的男子一眼，見他渾身抖索，失魂落魄，走過去安慰了他幾句。

「板田先生，如果有關連的話，你們政府似乎應該負責任呢！」王小克忽然說道。

板田督察愕了一然，回過頭來，呆呆地望看王小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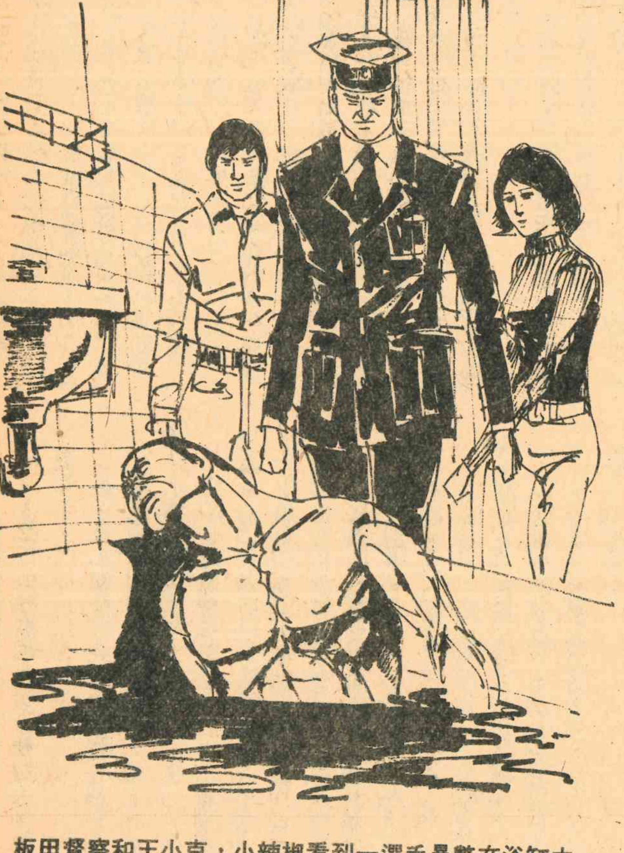
「你瞭解其中內情，」王小克道：「應該明白我的意思。」

板田督察咬了咬唇，並不出聲。半晌，他才道：「我們會作詳細調查的。」

經過「詳細的調查」之後，那馬來亞選手名叫丁善爾，是馬來籍華人也是「十項全能」的好手，他個人的最高紀錄是四九二三分。是馬來亞代表團的皇牌。

爲什麼兩個遇害的選手都是頂兒尖兒好手呢？同時也是「十項全能」的健兒？

由於兩人的接踵遇害，「亞運村」忽然籠罩上一片陰霾，警方恐怕兇徒還會繼續加害出色的選手，因此派了不少便衣埋伏守候。



板田督察和王小克，小辣椒看到一選手暴斃在浴缸中。

翌日便是「亞運會」開幕日，「亞運村」中，各國選手却人心惶惶，不知下一個遇害者會不會是自己。因爲兩個遇害者都是因爲煤氣漏毒而死，但現場沒有絲毫可疑的跡象，兇手簡直是第一流的謀殺專家。

「亞運村」中發生了這樣駭人的命案，消息立時傳到世界各國角落去，那天晚上，王小克接到周探長從H埠打來的一個長途電話。

「你們那邊發生的事我都在電訊上看到了，」周探長聲音很高：「現在事情有什麼進展沒有？」

王小克向窗外一望，見「亞運村」的燈火通明，通衢大道上，也有便衣人員來回巡視，答道：「警方正在調查，但兇手沒留下任何綫索。」

「你猜是不是『世運村』裏的人所幹的？」周探長問。

「可能性很高。」

「和史進文事件有沒有關係？」

「板田督察也問過我，」王小克猶豫了一下，道：「依我看，其中一定有關係。因爲兩個遇害者都是十項全能好手。」

「那板田督察還不採取行動？」

「很難說，他必須爲自己的國家着想，若非查到了確鑿的證據，我想他是不會採取行動的。」

「我不管，我們要的只是他在本市殺害兩個人的證據，」周探長道：「你不要忘記自己的目的和宗旨。」

「放心好了。」

「對啦，你見過他沒有？」

「你是指史進文？見過了。」

「他怎樣？」

「鬱鬱寡歡，好像滿腹心事。」

「繼續找機會和他接近，從中試探套取內裏眞象，」周探長殷切地道：「一切全靠你了。」

「是。」

「好吧，如果發生什麼事，隨時打電話和我聯絡，」周探長收綫前又補充了一句：「電話費由我付。」

王小克「哈」地一聲笑了起來，要說這世界上有誰瞭解自己，周探長算是其中的一個了！

掛斷了電話，小辣椒急忙問道：「周探長說了些什麼？」

「沒什麼，只不過叫我們多點和史進文接近，從中偵查韓世英和安强志的死因而已。」

「可是，我們有什麼機會再見到史進文？」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問題正在這裏！

他緩緩地走到窗前，順手摸了一枝香烟燃着了，噴着烟霧。

已經是晚上九時多，亞運村中戒備森嚴，任何人都不能自由進出。

王小克高居臨下望去，見對面燈柱下有一個人將手插在袋裏，走來走去。

一看到那個人的身形，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抛下了香烟，轉身向房外衝去。

「小鬼子，你去那裏！」小辣椒急忙問道。

然而，王小克已經離開了房間，向樓梯衝去。

他一口氣弄到了樓下，向燈柱那邊望去，那人仍然站在街燈下，一見了王小克，急忙趨上前來，道：「小兄弟，我在這裏等你好久了！」正是史進文。

王小克初見史進文在自己窗口附近徘徊時，已經大感意外，這時聽他說是在等自己，更是愕然。

「史大哥，有什麼事麼？」

「你過來。」史進文將他拉到一處燈光照不到的地方，道：「我好不容易才混出來，現在，你小心聽着我的話，不要問三問四。」

「是。」王小克忙不迭點着頭。

「你到泰國選手的宿舍去，告訴他們，」史進文壓低着聲音道：「今晚可能有事故發生。」

說完，匆匆忙向前走去。王小克本來想追上前查問消息來源，可是回心一想，還是作罷。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人影向王小克走了過來，照面間，兩人都是一呆。

「是你！」

「是你！」

原來那人正是板田督察，他見王小克獨自一人站在燈柱下發呆，詫異問道：「什麼回事？」

「板田先生，你想捉兇手嗎？」

板田督察聞言一楞，道：「你知道兇手是誰？」

「不，」王小克壓低着聲音，道：「可是我知道兇手今天晚上還會出現。」

「哦？」板田督察雙眉一揚。

「這次，他們的對象是泰國選手！」

「你——你怎知道？」

「消息來源絕對可靠，」王小克催促着他，道：「現在事不宜遲，你快去佈署一切吧！」

板田督察沉吟了一下，道：「好！」

小辣椒自宿舍內衝了出來，道：「小鬼子，你怎麼啦？」

「今天晚上有好戲看。」王小克說着指指轉身去安排一切的板田督察，低聲道：「且看板田督察今晚如何擒兇吧！」將史進文才告訴自己的一切說了出來。

不一會，板田督察安排好一切，向王小克走了過來，道：「你有興趣參加我們的行動嗎？」

王小克望了小辣椒一眼，見她眼睛中全是躍躍欲試神色，於是向他點了點頭。

板田督察領着兩人來到泰國代表團選手宿舍，吩咐他們藏身在客廳一張大沙發後面窺伺動靜。

十時一過，所有宿舍全部熄了燈，因爲翌日便是「亞運會」開幕日，所有選手都要提早上床，爭取睡眠的時間。

四下裏一片漆黑寂靜，王小克幾乎可以聽到自己的呼吸聲。

忽然，小辣椒一隻柔若無骨的小手伸了過來，緊緊地握住了他，顯然地，她的心情也是十分緊張。

在黑暗中等候，時間過得好像特別慢，王小克望一望腕表，發光燐粉的表面指出是晚上十時半了。

不單屋內一片寂靜，便是外面也無半點聲息。然而，王小克知道此時不知有多少百雙眼睛集中在這幢四層高的建築物。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沒有任何異動，小辣椒已有點不耐煩，向外探頭望去。

客廳中靜悄悄地，沒有半個人影，便衣警探和軍裝警員都埋伏在隱蔽地方裏。

王小克的眼光集中在大門上——雖然他知道兇手多半不會從大門登堂入室，可是他目前的方位，也僅只可以看到大門而已。

此時，在泰國代表團宿舍外面不遠處，一個人影快若閃電般竄了過來，手中拿着一條長約尺許的銅筒，他來到宿舍後面，仰首向上一望。

由於那些代表團的宿舍都是同樣形式的建築物，所以，那人影很快便找到了目標，只見他整一整理綁在腰間的腰帶，將那長筒拿在手中，向外一拉，竟然一節一節地伸長了出來。直至它長約丈許，這才撐在地上，試一試力。

然後，他提了一口氣，抓住長銅筒中間，向上一躍，那銅筒竟然有彈性，把他整個身子彈飛了起來。

就在他身子向上躍起時，忽然鬆開右手，向上一探，抓住了二樓的窗檻。跟着身子一縮，借力翻了一個身，輕飄飄地落在騎樓。立時收起那條丈許的銅筒，一節一節地將包縮回原狀，插在腰間。

他側耳一聽，見四周沒有動靜，這才取出一把小刀，揭開落地長形的閘掣，了無聲息閃身進內。

他一踏進房內，立時取出一個電筒般粗的金屬物，按下一個掣，「呀呀」聲響，一小股氣體從金屬物的頂端噴了出來。

可是也就在這個時候，房間裏燈光忽然亮了起來！原來是一個幪住了面大漢。

那人大吃一驚，轉身欲逃，冷不防有人自床底下滾了出來，叫道：「別動，否則我開槍了！」

跟着，房門「嘭」地一聲被人推開，幾個軍裝警員衝了進來，騎樓外也有三個便衣現身。

那人暗叫了一聲苦，却緊緊抓着手中那個金屬品，站在當地不敢動彈。

「小心，他手中拿的是壓縮煤氣！」板田督察忽然在門口出現，道：「劇毒異常！」

那人聞言倏地向板田督察竄去，按動小掣，「嘘嘘」連聲，壓縮煤氣朝板田督察噴去。

板田督察早有戒備，立時屏住了呼吸，食指扳動槍掣，一槍射在那人右腿。

那人「啊」地一聲，栽下地去。

板田督察叫道：「快開窗！」

騎樓中的便衣警員立時將幾扇大窗完全打了開來，板田督察這才走上前去，摘下那人的幪面巾。

當那人的幪面巾被摘下來時，房門口忽然有人低聲呼了出來！

那驚呼聲正是王小克和小辣椒發出來的！

原來幪面人正是禿頭的「祁大哥」，板田督察不禁呆了一呆。

「是他！」王小克道。

「他……他是誰？」板田督察詫異地問。

「我在貴代表團的宿舍門外見過他，」王小克道：「大概是屬於貴國代表團的人。」

「哦？」板田督察蹙起眉頭，倘若這兇手竟和自己國家的代表團有關的話，那眞是有損國譽了！

一個便衣警員將掉在地上的那個壓縮煤氣筒拾了起來，遞給板田督察。

「把他押到第四二五分局，好好盤問他。」板田督察向屬下命令。

「是！」警員答着替祁大哥扣上手銬，將他押了出去。

板田督察隨後離開房間，臨到門口，忽然轉頭對王小克道：「我會公平處理這件事的，你放心。」

王小克接觸到他那剛毅果敢的眼色，緩緩地點着頭，道：「我知道你會。」

板田督察押着祁大哥離去後，王小克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他們總算有證據落在警方的手中了！」

「這次看他們逃到那兒去！」小辣椒也興奮地說。

這時，警員撤銷了封鎖，泰國代表團的選手們都紛紛回來就寢，王小克和小辣椒這才踏出泰國代表團選手的宿舍。

兩人剛踏下台階，看到板田督察的車子正緩緩向「亞運村」出口處駛去。

「但願板田先生可以在那禿子口中得到口供。」王小克喃喃地道。

「依我看——」小辣椒才說到這裏，忽聽一聲轟然巨响，跟着地上一震，兩人立足不穩，伏倒下地。

王小克在伏下地去時的那刹間，看到後面火光一起，許多碎片跟着自頭上飛落，急忙伏在小辣椒身上，雙手護着腦際。

等碎片停下之後，王小克才抬起頭來，向後面一望，不由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板田督察的那輛車子，在抵達出口處時，竟然發生了爆炸，車身被炸得支離破碎不復原形，黑烟和火舌兀自向外冒散。

王小克支持着坐直起身，只覺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

「這……這是怎麼一回事？」小辣椒也瞪大了一雙美眸。

「亞運村」本來已趨於寂靜，但爆炸聲一起，原本想上床就寢的選手，紛紛開門出視。

出口處都是鋅片和火舌，車中的人早已屍骨無存了！

王小克轉念間，已經明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拉起了小辣椒，道：「回宿舍去。」

「你……你不去瞧瞧麼？」

「他們連自己的人也要殺了滅口，難道你還猜不到我們現在的處境嗎？」

小辣椒也是聰明透頂的人，她一經王小克點醒，立時快步往宿舍走去，覺得早一刻進入宿舍，便多安全了一分。

這時，警鐘聲响了起來，許多未曾離開亞運村的軍裝和便衣警方，都紛紛上前查看究竟。

「板……板田督察也在車子裏！」小辣椒嚇得雙唇蒼白。

王小克點着頭，道：「不過這一次他們想殺的却是那個禿子！」

兩人又向外望了一望，這才拾級登上樓去。

回到房間內，王小克四處搜查了一遍，沒有發現到可疑的物體在室內，這才鬆了一口氣。

他在床上坐了下來，凝視着小辣椒，道：「你怕不怕？」

小辣椒口唇微動了一下，說道：「不怕！」

「爲什麼？」

「既然你也不怕，我怕什麼？」

王小克苦笑一下，站了起身，向窗口走去，只見幾個警員正拿着滅火筒，在向汽車殘骸噴泡沫。

火早已熄了，一陣微風吹來，挾着焦臭味。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他失去了惟一可以協助自己的板田督察！

從那神秘組織的手段看來，王小克知道如果自己繼續下去，將會凶多吉少。

即使他不再繼續下去，以神秘組織的力量，也必查到了自己的存在，他們肯放過自己嗎？

王小克更進一步地瞭解自己的處境，不禁悚然心跳。

可是有什麼法子？除非自己立即回H埠去，把這裏的一切忘掉！

想到這裏，王小克自嘲地笑了一笑，就算自己要放棄一切，對方也絕對不會放棄自己了！

現在，最積極的方法是和對方周旋到底，至於自己有沒有取勝的機會，王小克一點信心把握也沒有！

看官，王小克一向是自信心極强的人，他幾乎未曾向任何惡勢力低過頭，如今有了放棄調查一切的念頭，自然是因爲對手太强了！

直至目前爲止，王小克仍然不知道那神秘組織的底細，也不知道他們濫殺無辜的目的是爲了什麼。敵在暗己在明，別說有取勝的把握，就算想全身而退，還不知道辦不辦得到呢！

「小鬼子，你在想什麼？」小辣椒的聲音自後傳來。

王小克調過頭去，小辣椒正以惶惑的神情望着自己。他嘆了一口氣，回到床邊坐下來。

「你——你怕他們會來殺我們，是不是？」小辣椒的聲音微顫，顯然地，她也爲那神秘的勢力而感到震驚了。

王小克揑着手，一時間不知如何回答，如果板田督察在的話，還可以向他要求庇護。

忽然，王小克忖道：何不把自己目前的處境告訴廖承祖？他也有責任保護自己的安全啊！

可是，他隨即想到廖承祖對自己和小辣椒的敵視態度，他會理嗎？

無論如何，自己和小椒辣兩人之力，絕對敵不過在暗裏的那股神秘力量。

他念頭一閃：向日本警方要求庇護！可是怎樣向他們說明原因？誰會替自己翻譯？

「岑團長！」王小克倏地大聲叫了起來。

小椒辣被他嚇了一跳，道：「岑團長怎麼了？」

王小克眼前出現了一絲曙光，雙手搭在小椒辣肩膀上，道：「小椒辣，我出去一趟，你待在房內，不可四處走動。」

「你——你要到那兒去？」

「我去找岑團長，他懂得說日文，我想請他替我們打個電話給日本警方，要求他們派人特別保護我們。」

「我也去！」

「小椒辣，難道你不知道外面的環境對我們不太安全嗎？」王小克柔聲道：「你乖乖在房裏，我去去便來。」

小椒辣終於向他點了點頭。

王小克開門離去前，細聲叮囑道：「把門鎖着，留意窗戶，如果不是我的聲音，千萬不要開門！」

小椒辣忙不迭點着頭。

王小克這才放心離開，他掀高了衣領，躡足下樓。

來到樓下，王小克向外望了幾眼，見附近都有軍裝警員來回巡視，這才放心朝S埠代表團的宿舍走去。

不一會，王小克來到S埠代表團宿舍，岑團長還未入寐，正在樓下的客廳中看報紙。

王小克的蒞臨令岑團長大感意料之外，但當他聽到王小克將來意說出來後，更是驚訝得半晌說不出話來。

「岑團長，現在全靠你替我打這個電話了，」王小克誠懇地道。

岑團長猶豫了一下，終於拿起了電話，撥下一個號碼。

電話接通後，岑團長操着流利的日文，向警方當值人員說明了一切。

王小克見岑團長臉色凝重，不斷地點着頭，心想要是自己懂得日文，也用不着這樣麻煩人家了。

不一會，岑團長掛斷了電話，長長透了一口氣。

「岑團長，怎麼啦？」王小克緊張地問。

岑團長道：「他們說會立刻派人來這裏保護你。」

王小克這才放下心頭上的一塊大石。站了起身，道：「謝謝你，岑團長，我走啦。」

「好，有什麼事的話，隨時請過來找我，」岑團長將王小克送到門口，道：「不要客氣。」

王小克又向他說了聲「謝謝」，這才向外走去。

經過那些代表團的宿舍門口，王小克看到裏面都有燈光，經過接二連三的兇案後，選手們都難以入寐了。

他想，只要警方派人來保護自己，那麼，本身的安全便多了一分保障。

不久，他來到H埠的宿舍，心情已較剛才開朗，竟然哼着歌曲，拾級上樓。

來到四樓，他伸手敲門，道：「小椒辣，是我來了！」

他滿以爲小椒辣會立即上前將門打開，不料，隔了一會，仍然不見小椒辣來應門。

王小克心下一驚，急忙大力拍着門，叫道：「小辣椒，是我回來，快開門！」

然而，房內仍然一點聲息也沒有！

王小克心下一凉，急忙退後一步，想把房門撞開，不料，就在這個時候，房門竟然緩緩地自己打開了——剛才只是虛掩着！

王小克一個箭步竄上前，向內一望，不由大驚失色，房內空空如也，那有小辣椒的影子？立時傻住了！

「小辣椒！」他奔進房裏，聲音哽啞得連自己也差點認不出來。

房間裏靜悄悄地，被褥也端端正正地摺好放在床上，就是沒有小辣椒的人！

王小克這一驚非同小可，歇斯底里地叫了起來：「小辣椒！」

「三更半夜吵些什麼？」房外傳來深沉的聲音。

王小克回頭一看，廖承祖正冷冷地望住了自己。

「小……小辣椒不見了！」

「那關我什麼事？」廖承祖冷冷地道：「你們是上頭派下來的特使，有行動自主權！」

這時候王小克也不來和他計較了，踏上前去，道：「廖秘書，你可知道她……她到什麼地方去？」

「笑話，我怎知道？」

王小克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在房中團團亂轉，忽然有人探首進來，正是古學馬。

「什麼事？」古學馬詫異地問。

「古大哥，你可見到小辣椒？」王小克急忙趨上前去。

「見過的。」古學馬點着頭。

王小克聞言大喜，抓住了他的手臂，問道：「她到那兒去了？」

「五分鐘前，我見她自己一個人下樓，好像要到什麼地方去，」古學馬道：「可是她看不到我。」

王小克眼前露出一絲曙光，道：「古大哥，你見她朝那個方向去的！」

「好像是亞運村出口，」古學馬向外一指，道：「大概是要到外面去玩吧？」

王小克暗暗頓了頓腳，這時候還到外面去玩！他沉吟一下，忽然向樓下衝去。

經過S埠宿舍門口時，王小克心念一動，入內拉了岑團長向外走，一面道：「岑團長，你過來我又有件事想麻煩你！」

岑團長被王小克拉着向「亞運村出口處走去，不一會，來到了警崗。

「岑團長，請你問一問他們，剛才可見到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女孩走出去？」

岑團長轉身向站崗的警員問了幾句話，然後向王小克道：「是的，你的小同伴大約五分鐘之前出去了。她還向他們出示通行證。」

「哦？」王小克呆了一呆，便欲向外追去。

「喂，你幹什麼？」岑團長一把將王小克拉住。

「我去找她！」

「找不到了，」岑團長道：「你的小同伴一出了亞運村，便有汽車接她走。」

王小克腦中轟地一聲，這太不可思議了！

小辣椒雖然任性，但剛才經過自己千般叮囑，她無論如何是不會隨便離開宿舍，何況她對於自己的處境，也十分瞭解。

可是，既然她自己一人離去，除非是着了催眠術或者巫術，否則便是自願了。

——她要到什麼地方去？

臨走前，爲什麼不留下一張字條？

想到這一點，王小克不由苦笑了一下，小辣椒目不識丁，就算她會寫字，自己也看不懂啊！

岑團長見王小克站在當地發呆，輕輕拍着他的肩膊，道：「小兄弟，你的同伴不會有事，也許有朋友找她出去玩呢？」

「她在日本根本沒有朋友。」

「那——那剛才接她的那輛汽車是誰的？」

王小克又急又氣地頓了頓足，道：「我怎麼知道？」

岑團長忽然好像想起什麼東西，又和站崗的警員談了幾句，然後告訴王小克道：「他們都說燈光太暗，看不清楚車牌號碼。」

王小克五內如焚，但一時間那有什麼法子？這時，一輛警方的吉普車自外駛來，車中跳出幾個神高馬大的警員，向站崗的警員說了幾句話。

岑團長臉上露出喜色，道：「小兄弟，這五個特警組的幹員是被派來保護你的！你要不要把剛才所發生事告訴他們？」

王小克點點頭，雖然他知道即使報了案，也不會有什麼帮助，如果小辣椒落入了神秘組織手中的話，這時候恐怕凶多吉少了！

× × ×

王小克放下電話，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他已在長途電話中，將小辣椒失踪的事告訴了周探長。至於「亞運村」中發生爆炸，板田督察和被捕兇手祁大哥斃命的事，自然也一五一十說了出來。

在電話中，周探長答應王小克立時把公務放下，到日本來協助他尋找小辣椒。

小辣椒失踪已經廿四小時，「亞運會」已開始比賽了，王小克那有心機去看比賽。

他只聽幾個說華語的代表團在竊竊私議，說是日本出了一個極其出色的「十項全能」選手，三天賽事的第一天，已經取到了一千九百多分，如果第二天和第三天的賽事也能保持水準的話，說不定要破世運紀錄，取得六千分的成績！

晚上，王小克關在房內觀看電視，當他看到即日錄映的「亞運 賽事——十項大賽比賽時，螢光幕上忽然出現了史進文的特寫。

史進文正在參加 一百公尺」賽跑，他以八秒一突破了亞運紀錄，同時刷新了世運紀錄。

當史進文跑過終點時，即使由電視機錄映轉播，王小克也聽到那陣雷般掌聲！

忽然，他腦中念頭一閃，人們所討論的「全能奇人」是不是指史進文？

這時，史進文正接受電視台記者的訪問，王小克定眼一看，他身上穿的，正是日本選手的制服！

雖然王小克早已料到是這麼一回事，還是掩不住心底下的震驚好奇，不由低呼了起來。

「一百公尺」賽跑完畢，接下來是跳遠，各國選手的成績平平，但輪到史進文時，他的成績再一次突破紀錄——八公尺八六！那簡直匪夷所思！

這一次，觀衆的掌聲更响更大了！

王小克心裏十分亂，他沒有心情再看下去，趨上前扭熄了電視機。

就在這個時候，電話鈴聲忽然响了起來。

王小克的心跟隨它倏地一跳，趨上前拿起了電話筒，「喂」地一聲。

「小兄弟，認不認得我的聲音？」對方雖然故意把聲音壓得很低很低，但王小克還是一下便認得出：是史進文！

「史大哥，是你嗎？」王小克一顆心怦怦地亂跳了起來，他白天沒有辦法接近史進文，晚上日本宿舍門口又警衞森嚴，想不到史進文會自己打電話來，不由大出意料之外。

「不錯，是我。」

「我正在電視上看你的表演，」王小克敷衍着他，一面猜想他打電話給自己的用意。

「小兄弟，現在說正經事要緊，」史進文低聲道：「你想不想見見你的朋友——小辣椒？」

王小克一顆心劇烈一跳，抓着電話筒的手抖了一下，差些把它掉下地來。

「她在那兒？」

「小聲一點，別讓人聽見，」史進文噤聲道：「我在你樓下等你你快下來。」

「好！」王小克說着便欲掛斷電話，不料史進文叫了一聲「慢！」

「還有什麼事？」

「小兄弟，你房間門口不是有特警組的人嗎？」史進文道：「千萬不要讓他們知道你來見我，否則，我有麻煩的！」

王小克毫不猶豫地答道：「好，我不告訴他們就是。」

掛下電話後，王小克忙不迭奔到房門口，當他伸手去開門時，腦中念頭一閃：其中會不會有詐？

然而這不是深思熟慮的時候，小辣椒的安危，自己必須趕快下樓去見史進文。

他打了房門，特警組警員望定了他。王小克澀然一笑，支吾着道：「我到樓下散步。」

當他舉步下樓時，兩個警員自後跟來，王小克連忙搖手示意叫他們不用跟隨。

王小克飛快來到樓下，果然看到史進文輕衣便服站在宿舍對面，頭上還戴着一頂笠帽。

王小克趨上前去，道：「史大哥，小辣椒人呢？」

「你跟我來。」史進文說着逕自向外走去。

王小克亦步亦趨地跟在後面，心情又是緊張，又是興奮，自然也有疑惑的成份在內。

不一會，史進文領着他來到出口處，自袋中取出通行證。

王小克心下一懍，史進文用手肘碰了碰他，示意一併將通行證和身份證明文件拿出來給警衛檢查。

檢查妥當後，兩人將證件放回袋中，史進文搭着王小克的肩膊，向對面一條馬路走去。

王小克發覺事情有點蹊蹺，問道：「史大哥，你…你要帶我到什麼地方去？」

「去找你的朋友小辣椒，」史進文側頭望了王小克一眼，道：「並且將她安全地帶回來，小兄弟你必須相信我才行。」

王小克聽他語氣誠懇，於是緊隨着他向前走去，一雙眼睛却左右溜動戒備着。

轉過街口，史進文向不遠處停泊的一輛汽車走了過去。

兩人剛走近車子，車門便自動打了開來。

王小克凝眼向車中望去，只見車廂前座除了司機之外，還有另外一個男子，不由猶豫了起來。

「小兄弟，我絕對沒有惡意的，你放心！」史進文忽然握住了王小克的手。

王小克沉吟一下，暗想人都來了，何妨上車，也許史進文眞的要帶自己去找小辣椒呢？

上了車後，司機和那男子不約而同回過頭來向王小克咧咀而笑。

王小克定眼一看，男的名秦風，司機却是那個在H埠時將自己擄上天台的日本漢子！

這一來，王小克不由暗叫苦也，只聽史進文道：「小兄弟，他是我的老同學秦風，這位則是日本空手道黑帶七段敏次郎先生。」

「哈哈，咱們以前見過面哩！」秦風打着哈哈說。

王小克淡淡一笑，車子已經向前馳了出去。

沿途，史進文沉默着不說話，王小克也不出聲，只見景物飛快退後，車子在高速公路上疾駛。

大約過了一個多小時，車子在郊區一幢別墅前停了下來。

王小克向前一望，只見偌大的一片曠地，只有那幢別墅，前後左右都是綠茵草地。不由暗暗奇怪。

「到了。」史進文打開車門。

王小克隨着史進文踏進別墅，在豪華瑰麗的客廳坐了下來。

不久，一個穿着制服的男僕自內廂走出來，向史進文和敏次郎道：「老爺要單獨召見這位客人。」

「小兄弟，你隨他去吧。」史進文說道。

王小克站了起身，隨那男僕向內走去。經過一條甬道，在一個房門前停下。

男僕伸手敲了敲門，那道門立即自動向旁移開。

寬敞華麗的套房當中，放着一張輪椅，輪椅上坐着一個頭髮花白的老翁。

那老翁年紀大約七十開外，臉容慈祥，向王小克招了招手，說着生硬的中文，道：「你過來。」

王小克向前走去，後面的門又自動關了。

老翁指着旁邊的一張沙發，道：「請坐。」

王小克毫不客氣地坐了下來，凝視着老翁。

「你就是小鬼子王小克？」

王小克不禁一呆，這身有殘疾的老翁，顯然是那「神秘組織」的領袖人物，他竟然知道自己的外號？

「是的。」

「你從H埠來，爲的是想偵查那個程世英之死？」老翁問。

「還有一個安强志。」

「啊！不錯，」老翁呵呵地笑了起來，道：「唉！我的記性越來越差了，這兩人是我下令殺的！」

「老先生，請問我的同伴小辣椒是不是在你們這裏？」王小克保持着鎭定。

「是啊！」

「那麼，請你立即恢復她的自由，好不好？」

「這個當然，我請你來這裏，就是想叫你帶她離去的，唉，這小姑娘——」老翁說到這裏，搖頭苦笑着。王小克心下明白，大概是小辣椒被囚後，替他們增添了不少麻煩。

然而，王小克心中的疑團却升了起來，照他們行事的手段來看，是十分陰險毒辣的，爲何竟然不加害小辣椒，並且要自己帶她離去？

剎時間，王小克實在猜測不透其中原因。

「小鬼子——我聽說過你的許多故事，唔，你年紀這樣小，可很本事啊！」

王小克淡淡一笑，他這時候需要的不是恭維和讚美，而是自己和小辣椒兩人的安全！

「不過，在你們離開這裏前，有幾件事我想要你們弄明白。」

「什麼事？」

「那是有關我們在『亞運』中圖謀的事。」

王小克雙眉一揚，這實在太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了，他竟然肯自爆內幕？

王小克跟着又想，自爆的內幕，其可信成份多少？

老翁不理王小克在胡思亂想，繼續說道：「四十餘年前，我也是體育健將，而且是『十項全能』的好手，後來因爲汽車失事，我這雙腿——」

說到這裏，他嘆了一口氣，才接着說下去：「雙腿斷了，但我的心還沒有死，我寄望我的下一代，能够在世運會和各國選手爭一日長短，可是，我失望了，在歷屆世運會中，亞洲人根本沒有能力和歐美蘇聯各國的選手爭雄，至於你們中國——嘿嘿，還有一個難聽的外號，叫做『東亞病夫』，對不對？」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

「我熱愛體育，更甚於熱愛我自己的生命，」老翁推着輪椅，來到酒吧前，倒了兩杯酒，遞一杯給王小克，接道：「我暗暗下了決心，不論以什麼代價，都要培養幾個出色的健兒，在世運會替大和民族爭光。」

王小克見他說得慷慨激昂，心下倒也暗暗生了敬佩之心。

「我是一個很極端的人，」老翁啜了一口顏色碧綠的酒，道：「當我決心要去做一件事時，無論怎樣艱難，我也要將它做成功。

「也許是由於先天性體質的問題，我們亞洲人很難在體壇上和歐美各國爭一日長短，所以，四十餘年來，我物色不到一個出色的人選。」

「後來你看上了史進文？」

「不是我看上他，是有人介紹他給我認識的。」老翁說。

「哦？」王小克呆了一呆，問道：「是誰有這種慧眼識英雄的本事？」

「小朋友，請容許我保守這一點秘密，好不好？」老翁凝望着王小克問。

王小克點了點頭，反正說與不說，全是他的自由。

「於是，我千方百計地想辦法爭取他過來，」老翁道：「然而，H埠城市體育會的一個領隊和史先生很好，全力保薦他做你們H埠的選手——」

「他叫程世英！」

「不錯，於是，我便想辦法先除去了這個人，」老翁淡淡一笑，說道：「史進文沒有程世英的撐腰，根本無法入選，因爲那麼秘書只是一個庸材，程世英除去後，史進文爲了想吐氣揚眉，自然非加入我們不可！」

王小克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面前這老翁慈祥滿面，侃侃而談，其手段之辣，心腸之毒，却是令人咋舌！

「所以你派人殺了程領隊！」

「不錯。」

「那爲什麼又將安强志殺了，並且恐嚇另外兩個H埠的選手——王尊尼和崔一凡，說要取他們的性命？」王小克問。

「因爲他們得罪了歷史上最傑出的一個全能奇才！」老翁說道：「史進文是體壇上的一塊瑰寶，我絕不容許任何人得罪他！」

王小克口唇掀動了一下，却沒有說出話來。

「你怪我太毒辣，是不是？」

王小克由衷地點着頭。

「那是你全然不明白我的心情，一個傑出的運動員，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我們尊重他惟恐不及，怎能侮辱他呢？」老翁道：「况且，我也不是隨便殺人的人。」

「那爲什麼你的手下在殺了程領隊之後，竟然駕車想輾死一個無辜小女孩？」

「哦？有這樣的事麼？」

王小克見他臉上詫異驚訝的神情不像是僞裝出來的，於是把當日的情況說了出來。

「太豈有此理了，我要懲治一下祁三峯和山村十一郎！」

王小克道：「祁三峯是不是那禿頂的華籍男子？」

「不錯。」

「他已經被你們殺死了，記得嗎？在亞運村中的汽車爆炸。」

「啊，是的，是的，我的記性怎麼差到這個地步，唉，是年紀太老了！」

「老先生，剛才你說過不是一個濫殺無辜的人，那麼，亞運村中選手遇害的事，到底怎樣解釋？」

「這個——這個也不是我的意思，」老翁垂下首來，道：「他們有時是太過份一點了，爲了使史進文難逢敵手，將成績接近他的選手剔除。」

「他們？」王小克心下一懍，隱約覺得這老翁之上，似乎還有人控制着大局。

「就是介紹史進文給我的人。」

「他們甚至擁有袖珍核子武器？」

老翁淡淡一笑，道：「核子武器的進展速度，已經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要製造一枚殺傷力相當而携帶方便的超袖珍型核彈，並不是難事！」

「可是……可是連最强大的美國也製造不出這種『超袖珍型』的武器啊！」

「你以爲美國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國家嗎？錯了！錯了！」

王小克呆呆地望住老翁。

「再過三年五載，我們日本，即將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國家！」老翁正色地道：「你信不信？」

王小克聽他說得那麼肯定，一時間不禁迷茫了起來，老翁憑什麼這樣說？

「唉，小朋友，我和你說的似乎太多了，咱們的會晤到此爲止如何？」老翁說道：「你雖然一開始便想和我們作對，但我們對你却沒有惡意　希望你帶了你的好朋友，立即離開此地，把一切忘記掉，否則，——」

「否則怎樣？」

「說不得，我們只好將你除去了！」

王小克凝望着老翁，心下大惑不解，爲什麼老翁會放自己一條生路？

「快走吧！」老翁揮了揮手，道：「趁我未改變主意之前。」

「那……那我的同伴呢？」

「我會叫人將她放了，你到客廳等她吧，」老翁道：「我親口答應史進文的事，一定要做到！」

王小克這才恍然，原來老翁答應過史進文不加害自己和小辣椒！

從老翁剛才的語氣聽來，史進文是一個「歷史上最傑出的全能奇才」，而一個傑出的運動家，是備受尊重的，老翁倒也言行合一，尊重了史進文的要求，放了自己一條生路！

王小克走到門口，房門自動移開，他忽然轉頭問：「老先生，還沒請教你的尊姓大名？」

「叫我岡進七就可以了。」老翁說着，推着輪椅向隔壁的房間而去。

王小克來到客廳，發現小辣椒正在和史進文談天，不由大喜過望，加快脚步奔上前。

兩人重逢，恍若隔世，深深相擁在一起。

「小兄弟，我送你們去吧！」史進文道。

「好。」王小克感激地望着史進文，深意地道：「史大哥，謝謝你！」

「這一切全是因我而起，累得你們虛驚一場，應該由我向你們陪不是才對。」

「前事一筆勾銷，以後大家誰也不想了，怎樣？」王小克側頭問。

「當然好！」

回到「亞運村」後，王小克先帶小辣椒向入口處警崗銷了案，這才和史進文互道再見，各自回宿舍休息。

一踏進房間，王小克便急不及待地問：「那天你爲什麼突然離去的？」

「是史先生打電話給我，說有重要的事和我商量，叫我到亞運村出口處等他的，我以爲他又有什麼情報給我，聽他口氣又好像十分慌急，所以來不及等你來，便趕去見他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事實上當史進文打電話上來叫自己下樓時，他隱約也想到小辣椒失踪之謎了。

「這位史先生很不錯，他關照看守我的人不許對我無禮，所以，那人倒吃了我不少苦頭！」小辣椒得意地笑着說。

然而，王小克並笑不出來，因爲他知道，若非史進文的關係，這當兒兩人恐怕已命丟黃泉了！

經過岡進七剛才一番解釋後，事情似乎已經水落石出——殺死程世英和安强志的主兇是他，控制史進文的也是他。

然而，王小克却覺得事情越變越複雜了。

岡進七上面還有勢力更大的人，他們是誰？竟然製造得出「超袖珍型」核彈？

同時，岡進七爲什麼說日本將在三年五載內，變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國家，而且語氣是那麼肯定？

王小克告訴自己，只要查出岡進七的頂頭上司是誰，一切的疑難也將迎刃而解了！

可是，他剛才已答應岡進七不再多管閒事，並且立卽離開日本，看來這將永遠成爲一個謎了。

× × ×

運動場上歡聲雷動，日本選手史進文——他已改名淵淺俊男，在撑竹竿又創了新紀錄。

在此之前，他所參加的十六磅鉛球，跳高，四百公尺，一百一十公尺高欄和鐵餅，也都迭破紀錄。

「十項大賽」才進行了其中七項，史進文的積分已達到四千八百九十六分！

如今，他又以十四呎的成績，贏得了「撑竿跳」的冠軍，而且破了世界紀錄。

有人作過預測，假使第三日的賽事——標槍和一千五百公尺賽跑時，淵淺俊男（史進文）仍然節節領先的話，他有可能取得自從有「奧林匹克世運會」以來的最高積分。

王小克沒有到運動場去看比賽，他坐在房中，面對着電視螢光幕。

螢光幕上是現場轉播，他看到了史進文迭創奇跡，心下不禁納罕，卽使史進文眞的是歷史上最傑出的「全能奇人」，也沒有可能在一個月內進步得這麼快！

可不是嗎？一個月前，他在H埠的「城市體育會館」中自己練習，成績和現在差得遠了！

莫非他將身體內的潛力在這個時候完全發揮了出來？

王小克對着螢光幕凝思，房門忽然「篤篤」地響了起來。

小辣椒立時自沙發上跳起身，趨上前去開門。

站在門口的是秦風！

「我可以進來嗎？」

小辣椒猶豫了一下，讓身給他進房。

秦風笑着和王小克打了一個招呼，自袋中取出兩張機票，道：「這是今天晚上七時四十分的班機，你們要提早一個小時到機場去。」

王小克望着那兩張機票出怔，道：「這——」

「是岡進七先生命我送來的，」秦風說着又自袋中取了一個信封出來交給王小克，道：「還有這個。」

王小克見那信封厚甸甸地，拆了開來，原來是一叠美鈔，全是一百元的面額，數目有好幾千塊。

「岡進七先生的敬意。」秦風笑着道：「他說，希望你不要忘記昨晚答應過他的話，否則大家都難做。」

王小克數着那叠鈔票，秦風已經退出了房外，道：「再見！」

秦風離去後，小辣椒急忙把房門關上，詫異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要我們立刻離開這裏，還不簡單嗎？」王小克苦笑着。

「那……那這些錢……」

「大概是守口費，要我們忘記這裏的一切。」王小克數數那叠鈔票，皺起了眉頭，道：「你說怎辦？」

「我們還沒將任務完成啊！」

「你的意思是說緝拿殺死程領隊和安强志的兇手歸案？」

小辣椒向他點了點頭。

王小克嘆一口氣，道：「可惜這裏不是我們的地頭，言語又不通，看來還是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吧。」

「可是我們回去後怎樣向周探長交待？」小辣椒問。

「我們已經盡了全力，而且，是被逼離開的，有什麼法子？」王小克喃喃地道：「我只是想再見史進文一面，問他幾句話。」

「他還會見你嗎？」

「不妨試一試。」

吃過午飯後，王小克和小辣椒離開宿舍，向日本代表團選手宿舍走了過去。

宿舍門口站着幾個一望便知道是便衣警探的大漢，王小克和小辣椒並不理會，

逐漸接近了宿舍入口。

就在這個時候，裏面轉出一個人來，正是秦風！

「秦先生！」王小克急忙趨上前。

秦風一見是王小克，陪笑和他打了個招呼，道：「什麼事。」

「我……我想見見史大哥，他今天下午不用出賽，是不是？」

「唔，但他需要休息。」

「秦先生，我有很重要的事和他說，請你進去通知他一聲，叫他出來吧。」王小克央求着，原來自從「亞運村」發生了選手遇害案件後，大會頒令不准選手進入不是屬於自己國家代表團的宿舍。

「這個——」秦風猶豫着。

「秦先生，要是我見不到史大哥，我今天晚上是不會走的。」

秦風沉吟了一下，終於點一點頭，道：「好吧，你等等。」說着轉身入內。

不久，史進文身披一件晨褸出來，道：「小兄弟，你找我？」

「是的，史大哥，咱們到咖啡座去談談，好嗎？」王小克問。

「——好吧。」

「亞運村」中有理髮店，按摩院，咖啡室和餐廳設備，三人向不遠處的一座露天咖啡廳走去。

在露天咖啡廳坐了下來，三人叫了飲品，史進文道：「什麼事？」

「史大哥，我知道你和程領隊感情很好，你可知道他是怎樣死的嗎？」王小克問。

史進文一怔，隨卽揑着拳頭，咬牙切齒地道：「必定是廖承祖那狗娘養的幹的，哼，亞運完畢後，我要他好瞧的！」

「史大哥，這次你可料錯了，殺死程領隊的不是廖秘書。」

「哦？」

「他是你現在的自己人——岡進七先生。」

「眞的？」史進文瞪大一雙眼睛，不置信地。

王小克道：「史大哥，你還想不到嗎？他們爲了爭取你，第一步便是先令你失意於H埠的體壇，而程領隊對你最好，只要他一天在世，便會保你成爲H埠代表團的選手——」

史進文呆呆地望着前方，刹那間，他似乎想通了一切！

「史大哥，其實以你這樣的一身技藝，爲什麼不貢獻給自己的國家？」

「我——」史進文忽然垂下頭來，低聲說道：「我的一切，其實都是他們給我的。」

「他們？」王小克緊張地問，渴望心底下的疑團早一日解開。

「是的，一些很有力量的人。」

「你見過他們沒有？」

史進文搖着頭，道：「沒有，不過他們最初派人和我接洽時，說明只要我歸附他們，便會賜我特別體能，在運動場上出人頭地。」

「他們怎會有這種力量？」

「我也不知道，不過，他們倒很靈驗，第一次我和他們的人接觸時，是扮作一個老女傭，乘坐他們的車子到郊外一幢別墅去——」

王小克聽到這裏，「啊」地一聲低呼了出來，那天所見到的老女傭，果然就是史進文扮的。

「他們的人，卽是那個秦風，告訴我說，如果我不相信，可以立卽試驗一下。我好奇心重，答應了。

「於是，秦風拿着一具像無綫電通訊器似的東西，對着我轉好了上面的小掣，叫我試試跳遠，我本來只跳得到五公尺左右，怎料那一跳，竟然跳了六公尺七五。

「我當然大感意料之外，秦風叫我不妨再試一次，於是，我再拚力一跳，這次竟然跳了七公尺二一，於是我相信了。

「不過，他們要我改入日籍，成爲日本公民，代表日本參加亞運會，將來並且參加世運會，爲他們奪取金牌。

「那秦風說，如果我答應他們的條件，不但可以成爲世界上的『全能冠軍』，在其他項目也可以穩得金牌。

「於是，他領我到一個健身室去，叫我試試舉重，」史進文說到這裏，作了一個不可思議的苦笑，道：「我竟然在試舉幾次之後，達到了六百公斤的成績，在此之前，我最多才能舉三百七十公斤，增加幾達一倍。

「跟着，他又領我到別墅前的一個泳池，叫我游泳，我竟在二十秒鐘內游畢一百公尺！

「於是，我答應他們考慮。」

「最後，你終於答應了，是不是？」王小克問。

「否則我怎會在這裏？」

王小克道：「史大哥，爲什麼他們一定要找你。」

史進文道：「我也莫名其妙，不過，我懷疑他們有一種秘密武器，可以操縱人腦的腦電波——」

「哦？」

史進文點着頭，道：「眞的，每次出賽時，我總覺得腦部有點異樣，好像注入了電流一般，人頓然振作起來，做出許多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舉動，好像那一次在廖秘書的辦公室突然暈倒，便是受到那種電流的控制！」

「科學雖然發達，但還未聽說有人發明到可控制人腦的電波，」王小克喃喃地道：「除非是外太空來的高級生物——」

「不錯！」史進文接口道：「我也這樣懷疑，因爲他們幕後主持者從來不肯見人，連岡進七也沒見過！」

「可是爲什麼一定要找你？」

「也許……」史進文沉吟了一下，道：「人的腦電波比指紋更要複雜，一億個人當中，可能只有兩個的腦電波一樣，也許我的腦電波和他們的控制器的頻率一樣呢？」

「有道理！」小辣椒插口道。

「可是爲什麼他們要幫助岡進七？」

「也許岡進七在其他方面答應帮忙他們？」王小克說到這裏，腦中忽然念頭一閃，道：「對了，岡進七說過，日本將在這三年五載裏成爲世界第一强國，他們又造得出『超袖珍型』的核彈，除了外太空的高……高級生物之外，誰可以做得到這一點？」

三人你一言我一語，把許多存在心裏的疑團都解了開來。雖然目前還無證據難以確定，却總究有點頭緒。

「史大哥，你——你甘心讓他們這樣利用下去嗎？」王小克問。

「在目前這種情況之下，我有什麼法子？」史進文嘆了一口氣，臉上透着疲色，想是這兩天的賽事花了他太多精力，他道：「小兄弟，你還是回H埠去吧，如果我們所料的是事實，根本沒有可能和他們鬥的！」

王小克向遠處望去，這時，「亞運村」裏陽光和煦，運動場那邊不斷傳來掌聲和歡呼聲，賽事仍然進行着。

幾個體育記者發現了史進文的出現，上前展開訪問，史進文向王小克語重心長地道：「小兄弟，你回去吧，這裏的一切，我可以應付的。」

王小克眼見鎂光燈閃動，站了起身，拉着小辣椒向外走去。

「咱們到那兒去？」

「執行李！」王小克簡短地答。

當日下午五時半，王小克和小辣椒收拾好一切後，通知廖承祖要先行回H埠，逕自離開「亞運村」，叫了一輛的士，直赴機場。

由於時間還未到，王小克和小辣椒踏進機場餐廳，各自叫了一杯冷飲。

飲品還未送上來，忽見一個人影匆匆向這邊奔來，王小克雙眼一花，那人不是周探長是誰？

「怎麼你們要走啦？」周探長衝上前來，劈口便道：「我剛搭上一班機來此，打電話到亞運村找你，是廖秘書告訴我你們決定走的！」

王小克赧然一笑，道：「我對那種體育比賽一點也提不起興趣，再呆下去眞要發慌了！」

「誰叫你們來看比賽的？你們是另有工作的啊！」周探長道。

「探長，我想過了，我一來不是警方人員，二來這裏不是我的地頭，三來言語不通，有如雞和鴨講，我再等下去，只不過浪費金錢而已，你知道啦，日本的消費是很厲害的！」

周探長怔怔地說不出話來，半晌才嘆了一口氣，道：「有甚麼進展嗎？」

「這個我可不知道了，」王小克道：「你懂得日文，又是警方人員，可以直接問日本警察廳。」

周探長見王小克離去已決，聳了聳肩，道：「好，你們走吧！」

上了飛機後，小辣椒問道：「小鬼子，爲什麼你剛才不把眞相告訴周探長？」

「咦？我們答應了岡進七先生，怎能食言而肥？」王小克壓低了聲音，道：「再說，萬一我們的猜想正確的話，和外太空的怪物結怨，可不是玩的！」

小辣椒不禁打了個寒顫，不敢再出聲了。

× × ×

一個星期後，周探長自日本回到H埠，帶來了一個好消息：在日本警方和周探長的通力合作下，查到了殺害韓國選手，馬來亞選手和板田督察的兇手。

警方拘捕了四個兇徒，他們是秦風，日籍華人；丹波哲郎：黑社會頭目；森二井丘，無業遊民；芥川太郎，東京業餘體育會會員。

然而，最重要的一個主腦——岡進七被逃掉了，不過，以他一個七十餘歲，而且又是雙腿殘廢的人，大概不會逃得多遠，警方有信心在最短的時間內將他追緝歸案。

不過，周探長也帶來了一個壞消息，「全能奇人」史進文，又名淵淺俊男，由於在「十項大賽」中迭創奇蹟，體力消耗過度，在參加一千五百公尺的賽跑時，甫過終點便倒地不起，救護人員將他送進醫院時，已經不治斃命了！

史進文雖死猶榮，因爲他創造了空前的「十項大賽」積分最高紀錄——六千五百一十三分！

當王小克聽到這個消息時，心下不禁黯然，他忽然想到，史進文是否有了反叛之心，被那些「外太空的高級生物」先下手爲强將他除去的？因爲比賽一完，他已失去了利用的價值了！

然而，王小克不禁又想，究竟那「外太空的高級生物」是否存在？

如果他們存在，他們在那裏？對地球和全人類有什麼企圖？

不過，這已經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完）

石瘋子傳奇故事之一

戈天鼓羯

高皐·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楓偕王家主婢晉京，在殷村爲五聖府方濟、方淵暗算，除月兒外，全皆中了散功散之毒，王家玉令月兒護着石楓突圍，她們主婢各以內功迫住毒性，與五聖府之人激鬥。月兒護着石楓脫出重圍，那晚歇在荒山中，石楓毒性發作，突然獸性大發，將自身衣服及月兒衣衫盡皆撕爛，月兒以夫妾名份已定遂任其所爲，事後石楓回復清醒，遂急與月兒向九江趕去，希望能在九江總兵府與王家玉相會，除圖解毒之策，不料行至中途，石楓毒性又發，月兒一看情形不對，忙拉石楓走到一僻處，承受强暴——

****

八方朝五聖　蟬鳴過別枝

於是月兒大聲的呻吟，肆意的叫喊。

當她聲嘶力竭之後，她再度暈了過去，只是暈眩十分暫短，她立即清醒過來。

此時暴風雨已經過去了，石楓仍原姿不變的進入了夢鄉，她擁着石楓輕輕一翻，再拉過狐裘蓋着他們兩人。

過度的疲乏，使她不願意再做甚麼，就這麼與石楓相擁着沉沉睡去。

當他們醒來之後，瞧日色已是午后時分。

石楓呆了一呆，才無限沉痛的道：「月兒，我眞對不起妳。」

月兒將螓首埋在他胸膛之上，幽幽道：「別這麼說，公子，只要能夠救你，月兒願意犧牲一切。」

石楓憐惜的在她白玉般的胴體上撫摸着，他那虎目之中忍不住落下幾滴淚水。

良久，他托起月兒的下顎，說道：「月兒……」

「嗯……」

「妳今年十幾了？」

「十六。」

「唉，妳太年輕了。」

「怎麼，我不配？可是咱們已經……」

「我是說太苦了妳，痛麼？月兒。」

「你那麼粗暴，怎能不痛呢？不過你放心，我受得了的。」

「可是……唉，這終非了局……」

是的，這確是終非了局。

由昨晚到今朝的時刻推算，石楓在六個時辰之內必會發作一次。

一旦發作起來，必然雷霆萬鈞，如不就地解決，他可能就會立刻喪命。

由此地到九江，勢難於六個時辰之內趕到，如是他在人烟稠密之處發作，難道也就地解決不成？

月兒沉吟半晌道：「公子，我有個主意。」

石楓道：「甚麼主意？妳說。」

月兒道：「咱們暫時住在山裏，我想小姐會來找咱們的。」

石楓道：「她會找咱們，但不一定能找來此地，而且，唉……」

月兒道：「不要想得那麼多，在目前

，咱們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是的，以石楓的遭遇來說，除了聽天由命他還能怎樣？

在一聲嘆息之後，他們着上了衣衫，因爲他們又有點饑餓了，並希望在天黑之前找到一個寄居之處。

在着衣之時，石楓解下手臂上的皮囊交給月兒道：「月兒！這個妳帶着。」

月兒道：「是半壁山河？」

石楓道：「是的。」

月兒道：「不，公子，這太重要了，我負不了這麼重大的責任。」

石楓道：「妳聽我說，月兒，我武功已失，已沒有保護它的能力，再說，咱們是夫婦，還有甚麼責任不責任的？」

月兒道：「既這麼我就暫時帶着它，待你武功恢復之時再交還於你。」

石楓道：「好的。」

月兒道：「半壁山河究竟是甚麼？我能瞧瞧麼？」

石楓道：「當然可以，妳瞧吧。」

月兒抽出那張地圖，瞧着半晌，搖搖頭道：「我不懂，一張破圖吧了，那般人爲甚麼要捨死忘生的拚命搶奪？」

石楓微微一笑道：「妳別瞧不起這張破圖，它的來頭可大得驚人。」

月兒道：「甚麼來頭？」

石楓道：「妳知道太平天國的忠王麼？這上面山水數字，全是他親筆所書。」

月兒道：「聽說忠王李秀成是一代人傑，他的筆蹟，確是十分珍貴，但也不致轟動武林，爲爭奪他的筆蹟而弄得天下大亂。」

石楓道：「據江湖傳言，忠王在扼守揚州之時，眼見一般數典忘祖的不肖漢人，甘作滿人奴才，殘害自己的同胞，革命偉業，已將烟消雲散，他在無可奈何中，將一批數字龐大的珍寶暗中埋藏起來。」

月兒道：「他就將藏珍之處繪成這張地圖？」

石楓道：「這只是藏珍圖的一半，另一半迄今尙未出現江湖。」

月兒道：「我知道忠王如此做法必有深意，但我不懂。」

石楓道：「是的，忠王確有深意，他是要漢族子孫用這批珍寶來繼承他的遺志，使大好神州，還我版圖。」

月兒一嘆道：「爲朝廷効力的那般漢人，豈不成爲民族的罪人了！」

石楓切齒道：「他們何止是民族的罪人，縱然身死九泉，有何面目見祖先於地下？唉，這般奴才中的奴才，只知道貪圖滿人的高官厚爵，並以立功立言爲後世法自居，殊不知他們不僅會遺臭萬年，其子孫也必會遭到慘烈的惡報。」

月兒沉吟半响道：「公子！我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你不要見怪。」

石楓道：「月兒，咱們夫婦一體，妳怎麼跟我客氣起來了？」

月兒面色一整道：「公子！你是不是太平天國的後人？」

石楓心頭一愕，道：「妳憑甚麼說我是天國的後人？」

月兒道：「我只是猜想吧了，因爲你的神態激動得異於常人。」

石楓道：「我是不是天國的後人都是一樣，因爲我是黃炎後代，漢族子孫。」

月兒道：「我不管你是不是天國的後人，但有一點不得不奉勸於你。」

石楓道：「妳說。」

月兒道：「咱們現在的皇上還是滿人，你適才的言語如若被人舉發，就可能構成滅門之禍！」

石楓長長一嘆道：「妳說的是，因爲妳是我的妻子，我才毫無保留的說出肺腑之言。」

月兒道：「你沒聽說盤古活了八百年，有話不對妻兒言麼？有些話縱然是妻子也不便說的，今後對小姐及春花秋三位姊姊，你千萬不可再提！」

石楓心頭一動道：「月兒，家玉的身世我全然不知，妳能够告訴我麼？」

月兒道：「該告訴你的時候，自然會告訴你，現在我不能說。」

一頓接道：「咱們走吧，趁天還沒有黑，咱們去找一個歇息的地方。」

月兒不說，石楓也不便相强，他們携手走出樹林，信步向山上走去。

在途中月兒打到一隻野兎，一隻山鷄，他們在澗邊升起了一堆火，烤山鷄，燒兎肉，總算解決了食的問題。

不過，天色已經接近黃昏，他們還沒有找到一個安歇之處。

最糟的是石楓的神色又起了變化，雙目紅光隱隱，體溫也逐漸高了起來。

此時晚霞含山，山林的景色顯得十分美麗。

自然，這一對落難的男女，是無心欣賞景色的，但在遙遠的山林之中，她忽然瞧到一角紅牆，倒使得她大喜過望。

「瞧，公子，那兒有一幢廟宇。」

「在那兒？」

石楓武力已失，他瞧不到如此遙遠距離，只得由月兒拉着他向前面放足狂奔。

紅牆已然在望，相距只不過百丈距離，最多還要盞茶時分，他們就可以趕到廟宇之內。

但……

嗤的一聲怪响，月兒的衣衫已被石楓一把撕了下來。

她暗中嘆息一聲，立卽停下了脚步。

不怨天不尤人，對石楓，她總是逆來順受的。

只是當快感來臨之時，她忍不住叫了起來，聲浪之大，眞箇是旁若無人。

正當他們密鑼緊鼓之際，忽然傳來一聲清叱，同時一股勁風將石楓撞得飛了起來。

這一意外的奇變，是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石楓武功已失，固然無法察覺來了外人。

月兒正情慾高漲，尖聲呼叫之時，天塌下來她也不會管，怎會發覺來了高人！

當石楓被人一掌震飛之際，她幾乎嚇得一顆芳心由口腔之中跳出。

是誰這麼煞風景？何況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更使月兒震怒的是那位多管閒事者，擊了石楓一掌，似乎意猶未盡，她竟然摘下一截枯枝，抖手向石楓的胸口射去。

所幸月兒已挺身躍起，她來不及對身

體作任何掩蔽，便彈身高躍，一把抓住那截枯枝。

石楓雖是逃過了枯枝洞胸之危，但適才那凌空一掌，已使他狂噴鮮血的昏了過去。

月兒眼紅了，她認爲石楓必然無救。殺夫之仇，豈能不報，一抖掌中的枯枝，向那人展開了亡命的撲擊。

她的功力原本不凡，這一亡命搶攻，更是威勢驚人。

枯枝帶起雷鳴似的罡風，橫掃那人前胸的三大主穴，她使出了降龍杖法中的絕招，恨不得一棒就將那人置於死地。

「啊……妳……」

那人一聲驚呼，身形連番閃動，總算避過了她這全力一擊。

月兒自是不肯干休，枯枝疾顫，一片杖影再向那人要害之處擊去。

同時，她咬碎銀牙，恨聲喝罵道：「妳殺了我的丈夫，我要妳死……」

「啊……女施主，原來你們是夫妻，但……」

那位管閒事的，是一位身着道裝的三清弟子，瞧她那皤皤白髮，年歲可能在七十以上。

管閒事確屬不該，但依當時情形而論，實在怪她不得。

因爲地上拋散着被撕濫的衣衫，而月兒又是那麼尖銳的呼叫，任何人瞧到這一幕，都會斷定她是在遭受强暴的。

但，不管什麼理由，殺夫之仇，除死方休，月兒掌中的枯枝，像疾風驟雨般向那道姑橫掃直擊。

誰知這位道姑的功力，竟是高得驚人，無論月兒使用何等凌厲的招式，連她的衣角也無法碰到一下。

好在道姑並未還手，她只是以行雲流水的步法，在杖影之中遊走閃避。

最後，她嘆息一聲道：「施主！妳的丈夫沒有死，妳能不能將衣衫穿着起來再說？」

月兒聞言一呆，掌中的攻勢，自然也停了下來。

實在的，她們在這場搏鬥，可當得天下罕覩。

想想看，一個美如天仙的少女，怎會一絲不掛的與人拚鬥？除了她是瘋子，才會這麼不知羞恥爲何物。

月兒不是瘋子，但她却不想再活，如是石楓當眞已一瞑不視，她會殺了仇人之後再自絕的。

一個勘破生死之人，她已無視於自己這具臭皮囊了，何况她無暇穿着衣衫，爲免被仇人逃去。

只是，道姑說她的丈夫沒有死，她才眞正的動了心了，但她依然手橫枯枝，虎視眈眈的道：「我丈夫身中奇毒，已經瀕臨死亡的邊沿了，咱們不顧羞恥，是爲了發洩他腹中的熱力，妳忽然加上這一掌，他還能活得了麼？」

道姑現在才算眞正的明白了，不由萬分歉疚的道：「這是貧道不明內情，才造成此一極大的錯誤，不過施主放心，只要尊夫還有一口氣在，貧道不僅可以保他不死，還可以替他祛去所中的奇毒。」

月兒道：「此話當眞？」

道姑道：「出家人不打誑語，請施主相信貧道的由衷之言。」

月兒向道姑打量一眼，見她雖是滿頭銀絲，却全無一點老態，而且雙目神光湛然，確是一個深不可測的世外高人。

月兒相信了，她的粉頰却已羞慚得一片嬌紅。

忽然她嬌軀一旋，像風一般的撲向棄擲地上的包裹，三把兩把的匆匆着上衣衫，又閃電般向仆倒丈外的石楓奔去。

道姑說的不錯，石楓並沒有死，但却奄奄一息了。

月兒替他穿着整齊，然後抱着他對道姑道：「他只有一口氣了，怎麼辦？」

道姑道：「不要緊的，妳跟我來。」

她跟着道姑，奔向百丈之外的那角紅牆，原來這是一幢規模頗小的道觀，門匾寫着「仙女觀」三個擘窠大字。

觀內供奉的是何仙姑及麻姑等道教神祇，除了一間神殿，就只有一間厨房，及三間臥室。

仙女觀共有兩人在此修持，一個就是那位白髮皤皤的道姑，她是本觀的觀主，道號名叫修眞。

另一位是一個年約五旬姓王的道婆，她是一個聾子，在仙女觀是專門侍候觀主的。

修眞觀主叫月兒將石楓放在一間臥室的木榻之上道：「以後你們就住在這間臥室吧，王婆婆，快弄點吃的來，這位施主只怕早已餓了。」

月兒搖搖頭道：「我不餓，還是請觀主快點救救我的丈夫吧。」

修眞觀主道：「好，讓我先瞧瞧他的症狀。」

她察看良久，兩撇白眉竟緊緊的皺了起來。

月兒不安的道：「觀主！我丈夫還有救麼？」

修眞觀主道：「有救，只是頗爲困難，妳知道他中的是何種奇毒？」

月兒道：「散功散加七竅紅。」

修眞觀主長長一嘆道：「他所中之毒，好像十分複雜，縱然是原先下毒之人，只怕也救他不得。」

月兒大吃一驚，道：「觀主是說無藥可救？」

修眞觀主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除了貧道，當今之世只怕無人能救治於他。」

月兒道：「那就請觀主大發慈悲，小女子夫婦將終身感激不盡。」

修眞觀主道：「事情沒有那麼簡單，但你們必須答允我一項要求。」

月兒道：「觀主請吩咐，只要小女子能力所及，決不會讓觀主失望的。」

修眞觀主道：「這並非貧道挾恩望報，實在是療傷之事太過困難，除了要使用貧道費盡無數心血所煉製的祛毒聖寶，每日早晚，貧道還須以內力替他打通閉塞的穴道。」

月兒一嘆道：「說吧，觀主，妳縱然要我上刀山，我也會答允妳的。」

修眞觀主道：「沒有那麼嚴重，我只是要你們夫婦做我的傳人而已。」

月兒一怔道：「觀主是要將咱們夫婦

收歸門下？」

修眞觀主道：「是的，唉，人之患好爲人師，但貧道總不能將一身所學帶進土裏。」

月兒知道修眞觀主的一身功力深不可測，能够拜在她的門下，自然是求之不得，於是雙膝一屈，向修眞觀主拜了下去。

「師父！徒兒給您叩頭。」

修眞觀主微微一笑道：「爲師生受妳了，起來告訴我你們夫婦的姓氏。」

月兒遵命立起道：「徒兒姓鈕，名叫月兒，我丈夫姓石，單名一個楓字。」

修眞觀主道：「你們夫婦原是何人的門下？」

月兒道：「徒兒的武功是小姐教的，石楓的出身，徒兒還不太瞭解。」

修眞觀主道：「好，這些事咱們往後再聊，妳先去進點飲食，爲師就要替楓兒療毒了。」

月兒到厨房去進食，修眞觀主立即替石楓療毒，經以藥物內力兼施，兩個時辰之後，他終於甦醒過來。

只是他的重要穴道還有幾處閉塞，眞力也只能提到三成左右。

經過九天的努力，終於大功告成，石楓所中之毒不僅已全部祛除，並被修眞觀主替他打通任督二脈，突破生死玄關，使他的內力，超越了一般練武之人的機限。

這天傍晚時分，修眞觀主將石楓夫婦召進神堂，她命他們在一旁坐下，這才面色一肅道：「從現在開始，爲師要傳給你們本門的武功，本門今後能否發揚光大，就靠你們夫婦了。」

石楓夫婦同時躬身道：「徒兒當全力以赴，決不使師父失望。」

修眞觀主微微一笑道：「那很好。」

於是，她爲他們規定進度，早晚修習道家先天無極玄功「法輪九轉」，上午練習「煉魂手」，下午學習「破折神刀」。

法輪九轉玄功，是一項威力絕倫的性命交修之學，它不僅可使內力源源不絕，護身玄功也可達到金輪九轉的驚人境界。

煉魂手是一種十分霸道的擒拿術，在擒拿敵人的同時，指尖將逼出一股爆炸性的衝力，被擒之處立即骨斷筋折，成爲殘廢。

破折神刀並不是刀，只是一種奇功的稱謂而已。

它可以用之於刀，也可以用之於劍，任何兵刄或拳脚均可使用此項奇功。

它只有一招，但這一招却無堅不摧，威力絕倫，是千百年來，冠蓋武林的無雙絕响。

修眞觀主傳給他們的就只是這三項武功，但如非資質上乘之人，縱然終身努力不懈，可能一項也難以習成。

這就是修眞觀主爲什麼迄無傳人，而選擇石楓與月兒的原因。

時光荏苒，一晃已是夏初，石楓夫婦習藝仙女觀已有半載的時間了。

可喜的是他們的努力沒有白費，修眞觀主的獨門絕藝，他們已獲得八成眞傳。

在一個夜色闌珊的夜晚，石楓忽然興起了情慾的興緻，這也難怪，少年夫婦原本是乾柴烈火，他們自到仙女觀習藝以來，這還是第一次，已經够難得的了。

但月兒在追求快感之時會呻吟呼叫，到後來甚至聲震屋瓦，她也毫不顧忌。

石楓不由眉頭一皺道：「小聲點，月兒，讓師父聽到多麼不好意思。」

月兒櫻唇一噘道：「我就是要叫嘛，師父那會管咱們這些。」

對這位嬌小美艷的侍妾，石楓具有眞摯的感情，與深厚的愛意，而且她那婉轉嬌啼的呼叫之聲，使他感到無比的快意，亢奮的高潮，也一個接着一個衝激而來。

月兒一定要叫，他也就管不得那麼多了。

但石楓的顧慮果然不幸而中，第二天早餐之後，修眞觀主就將他們叫了過去。

「楓兒月兒，本門的武功爲師已傾囊教給你們了，我想楓兒未了之事尙多，你們今天就下山去吧。」

月兒向石楓瞧了一眼，就羞不可抑的垂下頭去。

石楓道：「師父，徒兒夫婦應該在山上侍候你老人家，而且……」

修眞觀主微微一笑道：「不要孩子氣，男兒志在四方，不應辜負一身所學，再說爲師有王婆婆照應，不必爲我而耽誤你們的前程，去吧，只要不忘記爲師的教訓，爲師就心滿意足了。」

石楓知道已不可能再留，只得與月兒收拾行囊，拜別師父下山而去。

「公子！咱們去那兒？」

月兒神情沒落，對下山之事始終感到一份歉意。

石楓道：「咱們先去九江，看能不能找到家玉。」

月兒道：「然後呢？」

石楓道：「去金陵，那兒有一個忠王的舊部，也許他能够帮咱們解出藏珍圖上的秘密。」

他向月兒瞧了一眼，挽着她的粉臂道：「怎麼，爲什麼不高興了？」

月兒螓首一垂道：「都是我不好，否則師父不會趕咱們下山的。」

石楓哈哈一笑道：「誰叫妳喜歡叫的，這一下可不叫出麻煩來了。」

月兒投給他一記狠狠的白眼道：「好，以後你就不要惹我。」

石楓道：「如果我要惹妳呢？」

月兒道：「那我就叫。」

石楓一把攬着她的纖腰道：「我喜歡妳叫，月兒，妳以後儘管大叫就是，不過我想師父不是爲了這個，她教會了咱們的武功，自然要咱們揚名立萬，替師門爭取一份光榮，妳說是麼？」

經石楓的解釋，月兒高興了，粉頰之上也綻出了迷人的笑意。

× ×

在九江，月兒去過總兵府，但沒有打聽出王家玉的消息。

經向殷村長亭客棧查問，店伙也三緘其口，月兒想發作，但被石楓所阻。

月兒噘着櫻唇道：「那店伙太可惡了，他分明知道，却不肯告訴咱們。」

石楓道：「不要怪他，月兒，做生意的誰敢招惹江湖是非。」

月兒道：「那咱們怎麼辦？」

石楓道：「跑得和尙跑不了廟，咱們去潼關。」

月兒說道：「你說小姐是被五聖府所擄？」

石楓道：「我想是的。」

月兒道：「好，咱們去鬥鬥五聖。」

於是他們渡長江，經黃梅浠水之綫，直奔南河的桐柏縣境。

他們到達桐柏山的南麓，天色已經黑了下來，好在此地有一個小鎭名叫「廣元莊」，鎭上也有兩家供行商旅客歇息的客棧。

在一家「悅賓客棧」，石楓夫婦找到了一個勉可棲身的房間，月兒流目四顧，柳眉不由皺了起來。

「公子，你瞧到了麼？」

「瞧到了，河南境內可能發生了什麼重大之事。」

不錯，河南境內必然發生了武林大事，要不這通往河南的小小山鎭，決不會湧來如此衆多的武林人物。

悅賓客棧的食堂，總共只有四張桌子，現在四張桌子的四週却擠了三十六條大漢。

不，他們並不全是大漢，其中還有七個女人。

這實在算得上擠，三十六人已將食堂塞得滿坑滿谷，石楓夫婦要用飲食，就得窩在他們那勉可容身的破房子裏。

跑江湖就得隨遇而安，這點委屈石楓並沒有放在心上。

只是就這樣也不行，還是有人想翻翻他的底。

「客官！前面有人相請。」

說話的是店中伙記，他站在門外向石楓打招呼。

食堂的三十六人，石楓適才曾經朝過像，這般人全是一副陌生的面孔，沒有一個是他相識之人。

「伙記！你是說前面有人找我？」

「是的，客官。」

「是那四張桌子的？」

「不錯，是一位很威武的大爺。」

「你沒有聽錯吧，伙記。」

「沒有，那位大爺說的十分明白。」

「好，我就來。」

伙記走了，石楓却皺起了眉頭。

月兒道：「公子！我看大有問題。」

石楓道：「是的，我想他們是認出我來了，不要緊，咱們去瞧瞧。」

月兒道：「八成又是爲了半壁山河，哦，給你吧，我說過待你功力恢復之後交還你的。」

石楓道：「不，還是妳藏着比較妥當，走，不管是禍是福，咱們總得前去瞧瞧的。」

月兒沒有堅持，夫婦一體，石楓要她收藏，她沒有一定要交還石楓的必要。

於是，他們結束了一下，就雙雙走向食堂。

伙記所說長像威武的大漢，坐的是靠裏面的一張桌子。

石楓目光一轉，已瞧出此人可能是一方霸主。

雙拳一拱，石楓算是盡了江湖禮數，然後淡淡道：「石某在此，是那位呼喚在下？」

長像威猛的大漢，穿着一身鵝黃勁裝，看年齡，約莫四十出頭，他向石楓夫婦掃了一眼道：「閣下就是石瘋子？」

石楓道：「在下原本不瘋，江湖朋友一定要送給在下這個雅號，在下也無可奈何。」

長像威武的大漢道：「我不管你是眞瘋假瘋，只要你是石瘋子就行。」

石楓道：「尊駕是誰？咱們素昧平生，找在下一定有甚麼指教了。」

長像威武的大漢冷聲道：「我名郞飛虎。」

石楓道：「原來是桐柏山的霸主，在下當眞失敬了。」

郞飛虎哼了一聲道：「水月山莊的莊主郭紹箕是郞某的拜弟。」

石楓冷冷道：「很好，尊駕劃下道來就是。」

郞飛虎道：「閣下倒是快人快語，走，此地不够寬敞，咱們到外面去。」

石楓道：「尊駕請。」

郞飛虎這一桌坐的七男二女，他一起身，其餘六人自然跟了出去。

石楓月兒併肩跟在他們的後面，另外三桌的客人也空羣而出。

自然，這般人是來瞧熱鬧的，但誰又能担保他們不是別有居心呢？

半壁山河的誘惑力太大了，說不定這般人會來個趁火打劫。

因此，月兒悄聲道：「公子！他們都跟來了。」

石楓淡淡道：「不要担心，一羣土雞瓦狗罷了。」

鎭口外有一塊平地，可以容納一二百人。

郞飛虎與石楓夫婦往中間一站，其餘的立即圍上一個圓圈。

稍遠一點，還有不少瞧熱鬧的鎭民，難得有這麼動人的場面，他們也想開開眼界。

郞飛虎目光流轉，向四週瞧了一眼，最後瞅着石楓冷冷一哼道：「識時務者爲俊傑，姓石的，我想奉勸閣下幾句。」

石楓道：「那一定是金玉良言了，在下正在洗耳恭聽。」

郞飛虎道：「僥倖不會老跟着你，閣下能够逃過赤壁及洛加山兩次厄難，已經够幸運的了，今天麼……嘿嘿，閣下應該十分明白……」

石楓道：「在下一點也不明白，要怎樣尊駕何不乾乾脆脆的抖露出來。」

郞飛虎道：「姓石的，人貴自知，這回不會再有別人跟你撐腰了，交出半壁山河，郞某放你一條生路。」

石楓道：「這個麼，在下還得考慮考慮。」

郞飛虎道：「事實擺在眼前，不交出半壁山河，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辰了，這還有甚麼要考慮的？」

石楓道：「因爲我不想害你，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你這位桐柏一霸，得到半壁山河不見得就能平安。」

郞飛虎哈哈一笑道：「郞某不信天下眞有這麼不知死活之人，而且郞某得到半壁山河，並不是據爲己有，只是借花献佛，作爲五聖府的一項賀禮吧了。」

石楓說道：「尊駕是說五聖府現有喜

事？」

郎飛虎道：「不錯，大公子方濟將於下月完婚。」

石楓道：「不管怎麼說，在下還是不便給你。」

郎飛虎目露殺光，冷哼一聲道：「閣下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了，好，咱們過幾招玩玩。」

石楓道：「這樣也好，你如果能夠勝過在下，再給你也不算遲，否則你桐柏一霸就死了這條心吧。」

郎飛虎伸手向肩頭一撈，摘下一枝點鋼長槍，右臂輕輕一抖，三朶槍花，分向石楓的乳根及左右玄機襲來，出手之快，勁力之足，確實不愧爲名震桐柏的一方霸主。

月兒與石楓原來併肩而立，不待石楓迎戰，她忽然一聲嬌叱，伸手便向郎飛虎的點鋼槍頭疾抓。

郎飛虎的點鋼槍，素有追魂神槍之譽，少說點他在這一桿槍上，已下過近三十年苦練的功夫。

在當今武林之中，任是名噪江湖的頂尖高手也不敢等閒視之，月兒這纖手一抓，豈不是雞蛋碰石頭。

因此，四週觀戰之人，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

「啊……」

只是驚呼之聲還在空中飄盪，郎飛虎的龐大身軀已像斷了綫的風箏飛墜一丈之外。

而且落地一個踉蹌，張口噴出一股鮮血。

「啊……」

觀戰之人再度發生一聲驚呼，只不過驚呼的程度有着顯著的不同。

每一雙目光都在瞧看着月兒，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是一片驚怖惶惑之色。

空手入白刃，並不是一項震撼武林的曠代奇學，只要能夠名列高手，差不多都習得此項功夫。

但要一把奪過追魂神槍，還能夠將桐柏一霸打得口吐鮮血，飛墜丈外，當今之世，不能說沒有此等高人，就他們的想法，除了中原五聖，只怕再也找不出具有如此功力之人。

但，她却辦到了，而且她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少婦。

此時全場鴉雀無聲，沒有人敢於喘出一口大氣，惟一神態輕鬆的是石楓，他像一個觀看熱鬧的局外人似的，瞧不出任何一點波動的神色。

半晌，郎飛虎再度走了過來，此人果然名不虛傳，月兒一記破折神刀擊得他口吐鮮血，他竟能壓着內傷，回到他原先站立的位置。

「嘿嘿，勿怪閣下成竹在胸，原來閣下仍有保鏢之人。」

此人說話之時目露兇光，看來他可能還有再戰之能。

石楓冷冷道：「尊駕是輸得不服了？好吧，你不妨再派一個人出來試試。」

郎飛虎暴吼一聲道：「只要你敢親自接戰，郎某仍可讓你瞧點顏色。」

石楓道：「好氣魄，只是在下不想乘人之危。」

郎飛虎身後一名年約六旬的灰袍老者插口道：「郎大俠先歇歇，這一場讓給老朽吧。」

郎飛虎微作沉吟，終於後退數步道：「那就有勞湛大俠了，咱們要活的。」

灰袍老者道：「老朽理會得。」

這名灰袍老者，是排教中三老之一，他名叫湛秉坤，在排教三老中排名第二。

對石瘋子，他聞名已久，但想不到名號瘋子的竟如此年輕，而丰神像貌又是這般威武英俊。

他不敢小看這位年輕人，因而雙拳一拱道：「閣下果眞姓石？」

石楓道：「你問對了，石瘋子正是在下。」

湛秉坤道：「這位姑娘呢？」

石楓道：「她是在下的妻子。」

湛秉坤道：「原來是石夫人，老朽失敬了。」

石楓道：「在下還沒有請教，尊駕是那位高人？」

湛秉坤道：「老朽湛秉坤。」

石楓道：「原來是排教的高人，幸會得很。」

湛秉坤道：「尊夫人功力卓絕，石大俠想必已獲益非淺。」

石楓微微一笑道：「湛大俠不是來跟在下談家常的吧？」

湛秉坤道：「不錯，老朽正想跟石大俠聊聊。」

石楓道：「可惜在下身有要事，尊駕要聊，咱們不妨另外訂個時間。」

湛秉坤道：「其實老朽只是幾句忠告之言，不會躭誤石大俠多少時辰的。」

石楓道：「那麼湛大俠就請說吧。」

湛秉坤說道：「石大俠說過，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尊夫人雖然是身手不凡，但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賢夫婦縱然功力通玄，只怕也難與天下武林爲敵！」

石楓道：「湛大俠說的是，在下也有同感，只不過在下雖想將半壁山河交出，但迄未找到一個足堪付託之人。」

湛秉坤道：「石大俠要具備何等條件之人才肯交付。」

石楓道：「條件不多，只有三個。」

湛秉坤道：「哦，說說看。」

石楓道：「第一，武功要能勝得過在下。」

湛秉坤道：「第二呢？」

石楓道：「第二麼，我必須告訴勝過在下之人。」

湛秉坤道：「好，老朽先試試，石大俠請。」

石楓道：「得罪了。」

語音一落，右掌平推，一股柔若春水的潛力，緩緩向湛秉坤撞去。

他們雙方相隔，至少也有八尺，像這麼軟弱的掌力，決無傷人之能，石瘋子只有這點能耐，不能不令人大爲詫異。

湛秉坤在江湖上打滾數十年，可以說見多識廣，身經百戰，憑他的經驗他相信石楓這一掌決不會如此簡單。

因此，他單掌一抖，仍以八成眞力推出一掌。波的一聲輕響，石楓的掌力一觸即散。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長嘯

矯情套法訣　坦語說心聲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懷冰以蒼鷹神劍逐退葛少華後，蒙鐵掌太歲現身相見，賜以操縱蒼鷹神劍法訣，並着其每晚子時到鐵筆峯接受道法。岳懷冰返回雪山對尉遲兄妹及蒼鬚奴詳告一切，尉遲鵬似爲沒緣謁見鐵筆太歲而悵然離去。蒼鬚奴將尉遲鵬暗戀前山沈雁容之事說出，岳懷冰與尉遲青幽均感束手無策，唯有靜觀發展，再圖良策。

尉遲鵬離開冷香閣後，靜悄悄的來到那座涼亭，從他焦急的神色裏，可以看出他在等候一個人，他不時的向着側面的一條山道上張望着，由此通向摘星堡，只不過三四里遠近而已——

馬上佳人，飄着那麼柔細的一蓬黑髮，人馬在嬌麗的夕陽下，背襯着白皚皚的大片雪景，眞有說不出的淸麗出塵之感！

尉遲鵬忍不住由位子上站起來——他喉結嚅動了一下，一顆心幾乎要由嘴裏跳了出來！

她遠遠的注視着他，那雙烏溜溜的大眼睛眨也不眨一下！

雙方無言的對看着！

胭脂馬不甘寂寞的人立前蹄唏聿聿的長嘯一聲，遂即緩緩的向前走來！——

一直走到了亭子前面——

尉遲鵬緊張的站起來，向着馬上的沈雁容點了一下頭。

「沈姑娘……」

聲音很小，好像只是叫給他自己聽似的。

在過去，尉遲鵬幾乎每一天，都在這個時候，守候在這裏，偷偷的看着沈雁容騎馬而過！

——她總是在這個時候準時出現。

騎在胭脂馬上，披着長披風——人馬是一色的紅。

那麼美妙的姿色，像是夢裏的情人一樣，這麼長久的時間，他一直都像是賊也似的偷看着她，直到他認爲時機成熟時，他才有勇氣向她投出了第一封書信！

書信投出以來，他每一天都在這裏等候着，直到今天——已經是第五天了。

帶着一絲苦澀的笑，他站起身子來。

「不用說，她是不會來了！」

他轉過身子，由石亭裏步出來！

正當他要騰身縱出離開的一瞬間，忽然，他聽見了一陣淸脆嘹亮的銀鈴聲響！

雪原上現出了一個紅點——像是往常一樣，以着他所熟悉的姿態和速度，正自向這邊奔馳過來！

尉遲鵬先是一怔，繼之一陣狂喜。

他很快的繞回到亭子裏，坐下來！

心跳得那麼厲害，緊緊的握着兩隻手，目光瞬也不瞬的看着——

心上人終於來了。

和平常一樣的，她仍然穿着那襲紅色的短裙子，披着那襲火紅色的皮裘，皮裘一角長長的垂下來，看起來幾乎都要垂到了地面！

速度是那麼快！

不過是交睫的當兒，一人一騎已來到了近前！

在平常，她總是像一陣風似的飄了過去——今天似乎也沒什麼兩樣！

尉遲鵬幾乎已經失望了。

因爲，馬的速度並沒有慢下來，像是一片紅雲似的，「呼！」的由谷前飄了過去！

尉遲鵬臉色變了一下——

一種說不出的落寞之感，侵蝕着他，他沮喪的發出了一聲嘆息！

這聲嘆息還未結束之前，谷前却傳出了嘹亮的一聲馬嘶，緊接着紅影閃爍，人馬已來到谷前。

殘陽把人馬的影子拉得那麼長——

紅衣姑娘微微笑了一下，她那張清秀的臉，似乎較以前瘦了一些，那雙像是會說話的大眼睛裏，也似乎相對的顯現出一些憂鬱！

「你來了很久？」

「我……沒有……才來不久！」

「你的信我看見了！」

「是……謝謝妳！」

這聲「謝謝」說得好沒有來由，不知道怎麼回事，竟然會順口溜了出來！

沈雁容微微一笑！

女孩子總是較男孩子要鎭定得多。

「本來前幾天我就應該來赴你約會的！」她收斂了一下笑容，淡淡的道：「只是我病了！」

「妳病——了？」

「嗯！」

她微微點了一下頭，偏過頭來，在馬上打量着他！

「什麼……病？現在好了沒有？」

「好些了！」她笑笑，說道：「要不然我怎麼會來這裏！你怎麼知道今天我會來？」

「我不知道！」他吶吶的道：「反正我每天都在這裏等妳！」

「噢——？」她笑得那麼甜。「爲什麼呢！你是有什麼事要告訴我？」

說着，她翻身下馬，輕飄飄的落在亭子裏！

「尉遲姐姐可好？」

「妳說的是我妹妹？」

「當然是她啦——」

「她很好！」

尉遲鵬緊張的接着又道：「我以爲妳不會來！」

「我爲什麼不來？」

說着她解開了領間的綑扣，把身上的長披風脫下來，在石凳上坐下——

她那雙清澈的眸子，像是能把人看穿似的，那麼直直的瞧着他，日光裏透着過人的機智。

尉遲鵬立刻又顯出了不自在的表情。

「好像很久沒看見你了——」她吶吶的道：「這些日子你可好？」

「我……還好！」他總算想到了一句話：「妳剛才說妳病了……？」

「小毛病，」她很洒脫的道：「心裏不舒服，光想睡覺，夜裏又着了點涼，有點發燒，就是這些病！」

「妳爲什麼心裏不舒服——？」

「爲什麼？」她笑了一下，覺得對方問得很滑稽。

她抬起一隻脚，打量着自己的脚尖，臉有些兒泛紅，也許尉遲鵬這一問，正好問在了她的心眼兒裏——女孩子家總難免有些兒私事！那能毫無遮攔就這麼坦白的告訴人家？

她沒有說話！

他也沒說話！

雙方沉默了一會兒——

「妳的病好了沒有？」

「好一點了……」她笑笑道：「謝謝你！」

雙方又沉默了。

「噢！」她說：「對啦——我想問問你，岳懷冰住在你們那是吧？」

「不錯！姑娘有什麼……？」

「沒什麼！」她冷冷的笑一下，「我只是隨便問問，他還好吧！」

「他很好——」尉遲鵬笑說道：「他眞是好造化，剛剛得了一口劍，又——」

忽然心裏一動，把到口的話吞住，暗裏盤算着這些話到底當講不講。

尉遲青幽還在留意傾聽！

「又怎麼樣？」她臉上作出一番笑容，忍不住問道：「幹嘛講一半就不講？」

尉遲鵬窘笑道：「沒什麼……」

沈雁容瞄着他道：「是不是有什麼話不想讓我知道？那就別告訴我算了！」

一面說，她撇了一下嘴，就把臉轉到了一旁。

尉遲鵬登時着慌道：「姑娘不要誤會……實在是……」

沈雁容把身子又轉回來，揚了一下眉毛，說道：「我可不勉强你告訴我……你要是認爲我靠不住，就什麼也別說！隨便你！」

尉遲鵬呆了一下。

沈雁容那雙清澈的眸子還在注意着他，意思還在等待着他最後決定。

尉遲鵬終於軟了下來。

「其實告訴你也無所謂！」

「那我就等着聽——」

把兩隻細白的手反過來，用手背的一面支着頭，那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瞬也不瞬的盯着他。

尉遲鵬頓了一下，道：「事情是這樣的，前幾天岳兄弟在鐵筆峯得了一口仙劍，又幸運的被一位隱居數百年的老仙師收爲門下，傳授他劍法，現在他功力一日千里，已經能運施飛劍了！」

「眞的？」

沈雁容顯然吃了一驚！

「那位老仙師叫什麼名字？」

「叫……鐵筆太歲！」

「鐵筆太歲？」她搖頭表示沒聽過！

尉遲鵬道：「你當然是沒聽過——」

沈雁容呆了一會兒，黯然笑了笑，道：「也許我不該問這些，不過是你自己說出來罷了——」

說到這裏，她的臉又紅了一下，伸出一隻纖纖玉手，把散在前額的幾縷秀髮掠了掠。

沈雁容道：「尉遲姐姐是不是跟岳懷冰很談得來？」

尉遲鵬一笑，道：「他們豈止是談得來——！」

「他們很要好？」

尉遲鵬點點頭，含笑道：「妳怎麼知道？」

沈雁容故作出一副笑容，道：「我只是這麼猜想而已！」

尉遲鵬道：「這件事早在我爺爺飛昇以前，就算定了，他老人家留下的碧簡金批裏就提過！」

「提過什麼？」

「他們兩個人是三生的愛侶，却到今世才得可望團圓！」

沈雁容頓時臉上一陣發白！

她長長的呼吸了一下，站起身子來，走向亭子那一邊——

如此一來，尉遲鵬就看不見她的臉！

「三生愛侶？」她的聲音幾乎有點發抖：「這是你爺爺尉遲眞人說的？」

「是我爺爺留下的遺言裏面說的！」

「遺言裏提到了岳懷冰的名字？」

「那倒沒有！」

「那你們怎麼知道這個人會是他！」

「因爲蒼鬚奴查對了岳兄弟的生辰年月日時，跟爺爺預言的一般無二！」

「那也許只是碰巧了！」

「不！」尉遲鵬道：「這件事決定錯不了，爺爺眞靈已經顯現過——」

「哦——？」她回過頭，用着那雙噙「了淚，無比冷酷的眼睛看着他道：「你爺爺管的事還眞不少呢，連小輩談情說愛的事他也管！」

尉遲鵬竟然聽不出她話中尖銳的醋意，一本正經的道：「那一天，爺爺眞是顯現放出了玉匣飛刀，証明岳懷冰確是他碧簡金批中所註明的人，而且顯示出岳懷冰是我們天一門未來光大門戶，繼承正統的傳人！」

沈雁容不自然的笑了笑，打量着他道：「你呢！」

「我……怎麼樣？」

沈雁容含挑撥的語氣道：「你是尉遲家門唯一的子嗣，天一門的道統怎說也該由你繼承，怎麼現在却讓給了岳懷冰？」

「這個——」尉遲鵬微微一笑道：「我的塵緣未盡，又能怪誰？」

「塵緣未盡？」沈雁容凄慘的笑道：「再怎麼說，這件事都顯然是不公平！」

「那也沒什麼！」

「你倒認爲沒什麼？」沈雁容冷笑了一聲，道：「我都替你不平，你自己好像還不在乎——」

尉遲鵬呆了呆，沒說什麼！

他從來不曾想過這件事，這時忽然被沈雁容提起來，倒使他心裏有些不自在！

漸漸他漲紅了臉，低下頭來！

沈雁容見狀微微一笑，她姍姍走近到他身前。

「怎麼你心裏不舒服了？」

「那倒沒有！」

尉遲鵬看着她微微一笑！

沈雁容道：「其實我只是隨便說說罷了，你可用不着當眞！」

「不會……不會……」

他似乎就是這種個性，說忘就忘。

沈雁容看着他輕輕一嘆，在他身邊一張石凳上坐下來，道：「尉遲大哥，你爲什麼約我出來？」

「我——」這才談到正題上。

尉遲鵬一張臉，頓時比紅布還要紅。

他吶吶的道：「我……我只是想跟你作個朋友！」

「還有呢！」

「還有——」他忽然張口結舌不知說什麼才好。

她一直注視着他——看起來她比他冷靜細心多了！

尉遲鵬終于大着胆子道：「很久以前我就喜歡妳了！」

「多久以前？」

「從……第一次見到妳的時候！」

說完，他紅着臉低下頭！

一絲微妙的表情，由她臉上閃過！

她微微一笑，伸出了那隻細白的嫩手，輕輕的在他臉上撫弄了一下！

尉遲鵬頓時呼吸緊促，眸子裏顯現出一種原始的衝動，他忽然一下子握住了她的手——

「雁……姑娘……」

他緊緊的把她那隻柔若無骨的纖纖玉手握在掌裏，臉上迸現着渴望的衝動。

、出乎意外的沈雁容並沒有立時把手抽回去。

尉遲鵬臉上大生感激，可是當他激動的想低下頭來去親吻那隻手時，沈雁容却巧妙的抽了回來。

「不許這樣——」她微微嗔道：「再這個樣我可就馬上走了！」

「不……不要走！」

他那張俊臉靦覥着一時變得更紅，眞好像求她不要走似的！

沈雁容明銳的眸子，在他臉上一轉，一笑道：「那就坐好，規矩一點！」

尉遲鵬依言坐正了。

「對了——這才乖！」說了這一句，她忍不住「噗哧！」的笑了一聲，却又把臉繃住！

尉遲鵬眼睛直直的看着她，眸子裏流露出一種渴望的情燄！

「你幹嘛這麼看我？」——她斜過眼睛看着他。

尉遲鵬待機又握住了她的手。

沈雁容用力的掙着，道：「你這是幹什麼？」她站起來，又道：「再這樣我眞走了！」

「我——」尉遲鵬仍然握着她的手，一面延着臉道：「我只是太想妳了……」

沈雁容嘆息一聲，嗔道：「放手！」

尉遲鵬道：「好妹妹——讓我握一會吧！」

沈雁容左右看了一眼，無可奈何的嘆了口氣，又坐了下來，道：「要是給人家看見怎麼好？」

「這裏沒有人！」

「我眞把你沒辦法——」沈雁容一雙瞳子，靈活的在他身上轉着：「你眞的這麼喜歡我？」

「我可以對天發誓！」

「那倒是用不着！」她微微皺了一下眉毛道：「只是我以前怎麼不知道？」

尉遲鵬笑道：「以前我不敢！」

「現在你就學壞了！」

「……」尉遲鵬無言以對，只是細細鑒賞着她那隻柔荑般的玉手。

沈雁容臉上帶出了一絲輕藐的笑容，只是沒有被尉遲鵬發覺罷了。

「我跟你說——」她把手一下子抽了回來，然後交叉着抱在前胸，道：「我問你，你是願意跟我做長久的朋友呢，還是只做一天的朋友！」

尉遲鵬怔了一下道：「當然願意做長久的朋友！」

「好！那你就要聽我說——」

「我一定聽妳的話！」

沈雁容笑了一下，道：「眞的？」

尉遲鵬像是着迷似的看着她，連連的點着頭。

沈雁容嘆息了一聲，忽然像是要流淚的樣子道：「我眞的太高興了，尉遲大哥

，自從我爹爹跟尉遲姐姐那一次鬧翻了以後，我以爲你們不會理我了，誰知道你還是對我這麼好……我眞是太感動了！」

尉遲鵬吶吶的道：「我對妳一直都好……妳父親是妳父親，妳是妳！」

沈雁容微微一笑，嬌聲道：「你眞的這麼想？」

「當然眞的！」他笑說：「我本來以爲妳不會理我，雁妹妹……妳太好了！」

沈雁容冷冷一笑，道：「如果你妹妹不許你跟我好，還理不理我了？」

「她憑什麼管我的事？」

「好！」沈雁容道：「要是岳懷冰也反對呢！」

「他——他不會的。」

「你怎麼知道？

「因爲……因爲，我告訴過他我喜歡妳——」

「你告訴他了？」她頓時顯得很緊張的樣子道：「他怎麼說？」

「他沒有反對……」

「哼！他怎麼說？」

「他說妳是個很好的女孩子……好像很希望我們好好的樣子！」

「哼！」沈雁容冷冷一笑。也不知道她心裏是在想什麼，過了一會兒，她抬起頭道：「很久沒到你們後山去玩了！」

「妳怎麼不來？」

「還說呢！」她眼睛瞧着他，道：「前幾天我只隨便走走，差一點觸動了你們設的仙法禁制，冒了好多火，差點把我嚇死了！」

「啊，對了！」尉遲鵬道：「最近我妹妹要蒼鬢奴設了很多新的禁制，難怪妳不知道！」

沈雁容偏過頭，嫵媚的看着他道：「你可以告訴我麼？」

尉遲鵬一怔，道：「以後我們可以天天在這裏見面！」

沈雁容站起來，背過身子道：「我就知道你不相信我，還說對我好呢！」

尉遲鵬頓時現出很爲難的樣子！

沈雁容笑了笑，却轉過身子握住了他的手，半撒嬌的道：「你告訴我好不好？我決不告訴別的人——有時候想到你的時候，我可以偷偷去找你！」

後半句頓時使得尉遲鵬心裏一動，他低下頭想了一下，毅然的道：「好吧！我告訴妳——」

說完，就由身上拿出來一個白色的石頭圈子，石圈上麻麻密密的雕刻着許多花紋。

沈雁容一怔道：「這是什麼？」

尉遲鵬道：「有了這個東西，妳就可以順利通過後山的禁制！」

沈雁容接過來你細看着道：「怎麼用呢！」

尉遲鵬遂即認眞的傳了她用法口訣，又關照她道：「妳千萬記住只能妳自己用，不可以借給別人！」

沈雁容把石圈子遞還道：「你不相信就還給你好了！」

尉遲鵬又賠說了許多好話，沈雁容才欣然收下。

她看看尉遲鵬道：「你給了我，你自己呢！」

尉遲鵬笑道：「我自然有辦法，只是如果萬一被我妹妹看見了，妳不要說我給妳的，只說妳自己揀到的就好了！」

沈雁容點頭道：「這個我知道！」

她向着尉遲鵬甜甜的一笑道：「謝謝你——還是你對我好！」

尉遲鵬剛想去拉她的手，沈雁容已經站了起來。

「妳要……走了？」

尉遲鵬好像很失望的樣子！

沈雁容輕輕在他臉上拍了一下，笑道：「我出來已經很久了，要回去了，要不然師父和爹爹又要問東問西，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他們！」

尉遲鵬一怔道：「你師父——？妳師父是誰？」

沈雁客很神氣的笑了笑道：「你還不知道？」

一面說她已步出亭外，尉遲鵬跟在她身子後面。

沈雁容翻身上了馬，尉遲鵬忽然想起來道：「哦——莫非『玄都仙子』郭彩雲郭仙姑是妳師父？」

沈雁容很得意的笑了笑，道：「你猜的不錯！我走了！」

說着一抖繩韁，胯下胭脂馬長嘶一聲奔出。

尉遲鵬忙追上一步道：「喂——我們什麼時候再見面？喂——」

沈雁容在馬上回頭道：「明天，老地方老時間！」

說完這句話，人馬飛也似的去了。

尉遲鵬臉上帶出一種欣慰的表情揮手作別！

× ×

傍晚時候，岳懷冰在閣前練劍。

數日來，他已由鐵筆太歲處承教修爲，加以他心智敏悟，人又勤奮向學，是以功力大進！

此刻，他正運施着新得的那一口「蒼鷹劍」，化爲一條烏龍般的，與蒼鬢奴的那一口飛劍「太白清風」劍纏在一塊！

蒼鬢奴已有近百年的劍術根底，功力當然不弱，然而他在敵對岳懷冰這口「蒼鷹劍」時，顯然不是敵手！

不消一刻工夫，他的那口「太白清風」所幻化成的一道白光，已吃蒼鷹劍上那道墨綠光華緊緊裹住！

就像上次與「美芙蓉」葛少華峯頂比鬥的情形一樣，蒼鬢奴頓時顯現出不敵的樣子！

蒼鬢奴運用玄功，陡地把劍縮小了，由墨綠光華緊緊包裹的空隙裏抽了出來。

可是蒼鷹劍頓時化爲一片墨綠色的劍雲，直向着蒼鬢奴頭頂上壓下來。

蒼鬢奴大喝一聲，道：「岳少主！留意！」

他雙手同時向上一伸，由兩掌裏推出了十道白光，正是他畢生苦練劍炁之氣。

十道劍炁一經出手，迅速的幻爲一片白色的光牆，霍地向上迎去！

這樣，才勉强抵擋住岳懷冰强而有力的劍陣！

蒼鬢奴待機將飛劍向岳懷冰身後驅去，岳懷冰手指當空墨綠劍陣，頓時分出了一道光華，毒蛇出穴般的已反迎上去！

兩劍一較之下，蒼鬢奴仍然不敵。

只見他雙手力托着本身劍炁所幻成的一片祥光白雲，目光却注視着另一邊的那道劍光，一張大醜臉逼漲得又紅又紫，滿頭亂髮就像刺蝟般的分支開來，大頭上蒸發起一片白霧，豆大的汗珠子順着臉往下直滴不已！

「不行啦——」他大聲喘息着道：「岳少主你快收劍吧……好厲害……」

岳懷冰正要將劍收回，却見牆外人影一飄，現出尉遲青幽窈窕的倩影。

她乍一現身，即笑聲道：「蒼鬢奴不要怕，我助你一臂之力！」

話聲一落，手指處，匹鍊般的飛出了一道白光，聯同着蒼鬢奴的那口「太白清風」，雙敵向「蒼鷹劍」所幻出的一支劍光——

饒是如此，雙方才拉了個平手！

蒼鬢奴似乎略微鬆了口氣道：「小姐，快帮忙……我可眞是累極了！」

尉遲青幽清叱一聲，雙肩搖處，長虹經天般的一連飛出了兩道青光——

這兩道青光乃係當年尉遲眞人老年在洪荒山上所得的一雙前古奇珍，名喚「青龍雙刀」，因其威力至大，眞人頒贈時，曾再三告誡，不可輕易施用！

是以此刻，尉遲青幽一經展出，果見其威力無匹！

兩股青光，有如雙龍出海般的向着正面蒼鬢奴手托之處迎了上去，登時就把「蒼鷹劍」所幻成的大片光幕擋住，蒼鬢奴立時大見輕鬆，慌不迭的收回了劍炁，奔向一旁！

尉遲青幽笑道：「岳二哥，你不要得意，看我不贏你才怪！」

說時玉手朝空連指了兩下，「青龍雙刀」頓時幻成了大片光牆，力迎住「蒼鷹劍」所幻成的大片墨光。

蒼鷹劍固是不世奇出的前古至寶仙劍，可惜目前岳懷冰却只能發揮出該劍功力之六成左右！

反之尉遲青幽的「青龍雙刀」，却能發揮出十成的功力，是以一經交接，頓時成爲雙方拉平之勢！

尉遲青幽身形側轉，翻到了另一個角度，雙手齊出，十指尖上發出了十道純青劍炁，分向着蒼鷹劍後抓了過去，岳懷冰登時身形大大的震動了一下！

在滿天青色光華錯綜交熾之下，蒼鷹神劍的一片墨綠光華頓時有不支之勢！

尉遲青幽越加的賣力施展，眼看着墨綠光華漸有下落之勢，岳懷冰頓時感覺出丹田內氣遭遇到極大的壓力，一時之間雙脚打顫，幾乎站立挺持不住！

這時他才知道何以在學習劍術之前，必欲要以內功元氣爲根底！

他一向是要强慣了，儘管是比鬥練習着玩，果眞要是輸在尉遲青幽手下，也遭她取笑，也是臉上無光。

心裏越急，意念越是不能歸一。

眼看着那大片墨紫光華，又被對方全力施展之下的一天青白光華壓得離着頭頂不及兩丈距離。

岳懷冰亦累得頻頻喘息，汗下如雨。

却聽得尉遲青幽嬌聲笑道：「怎麼樣岳二哥，你可服輸了？你只要討饒說上一句好話，我就饒了你，要不然非要把你累個半死我才罷手！」

岳懷冰心裏越急，却是一聲不哼！

尉遲青幽那裏知道對方和自己一般的要强個性，見狀得意的笑道：「怎麼樣！苦還沒有吃够麼！」

說時雙手向空用力一托，青光益盛，岳懷冰頓時挺立不住，噗通！坐倒在地！

可是他運力之下，又再站了起來！

「你還不服輸麼？」

說話時她似乎已窺出了岳懷冰臉色有異，同時心中有些不忍，正想收回「青龍雙刀」，驀地忽見對方嘴皮微動，空中墨綠光華，陡地大爲興盛！

尉遲青幽略一分神之下，只覺得心頭大震，自己所幻化的一天青光劍陣，登時在墨綠光華反擊之下，迅速的被逼退了兩丈以外！

這一驚，使得她大爲緊張。

原來正當岳懷冰無力招架之時，耳邊却響起了一絲人聲，細聽之下，只覺得其聲如蚊，道：「蒼鷹劍天下無敵，不可敗陣，速唸『風雷口訣』一遍！」

岳懷冰才知傳話者竟是鐵筆太歲，「風雷口訣」乃是鐵筆太歲昨日才傳授自己的一套三十六字眞言口訣，由於鐵筆太歲當時並未告訴他是催使劍法之用，是以未曾想到應用！

這時他猝聞之下，忙自依言，不想三十六字口訣方自唸出一半，當空形勢已自扭轉過來。

等到他三十六字唸完之後，只聽得空中一聲霹靂，那口蒼鷹劍所幻化成的一片光牆，陡地變成了水缸粗細般的一道巨大墨綠光華，只是一掙一挺，已把尉遲青幽的大片青光逼得退出十丈以外！

尉遲青幽忙自就空一指，所有青光，變成一道和黑光差不多粗細的巨大光柱。

一黑一青兩道光華，頓時如鬧空神龍般的糾纏在了一起！

岳懷冰心中正自驚喜，耳邊却又自響起了「鐵筆太歲」的聲音，道：「再唸一遍！」

他當時遂即依言又唸了一遍！

刹時間那道墨綠光華，平空裏却似加粗了一倍，在霹靂一聲雷震裏，光華大盛，只見它圍繞着青色光柱絞了一絞，空中登時冒出了一天火星！

尉遲青幽大吃一驚，慌不迭的大聲喊道：「快收下你的劍來！」

說着雙手連抬，青白光華連閃之下，所放出的飛劍以及「青龍雙刀」，一併都收了回來！

岳懷冰見狀急忙也施展仙法，將蒼鷹劍收回！

他因爲當空火星四射，料必雙方飛劍，必有傷損，只當是自己的蒼鷹劍負傷，心中好不驚乍，當時一收回後，即忙自驗着。

還好，蒼鷹劍一如往常模樣，劍上光華流顫，像是一流黑泉！

另一面，尉遲青幽驗視着她的「青龍雙刀」，還好並無損傷。

她再驗着自己那口「聚瑩」仙劍，才發覺到劍鋒上，竟然多了半粒米大小的一點缺口！

這口劍她素日愛欲性命，想不到因此受損，一時間臉色大變！

岳懷冰只見她看着手中劍，模樣兒發呆，不由心中一楞，忙自上前道：「青妹——怎麼啦？」

尉遲青幽看着賭氣的把臉仰了一下，倏地轉身自去！

岳懷冰追上去，一連叫了兩聲，尉遲青幽足下却更加快，理也不理自己去了。

蒼鬚奴這時由後面走上笑道：「岳少主不必介意，我家小姐是小性子，過一半天想明白了，也就好了！」

岳懷冰長嘆一聲，道：「我實在也是不知道，這口劍竟然這般厲害，要是知道萬萬也不會……」

蒼鬚奴笑道：「老奴知道——恭喜少主得了這柄前古奇珍仙劍，不怕少主見笑，老奴活到這般歲數，今天還是第一次得見，——」

說到這裏，長嘆一聲，又道：「也許是我們天一門眞個有救了……岳少主好自爲之！」

岳懷冰心中却是記着尉遲青幽生氣的事，蒼鬚奴見狀一笑道：「小姐必是心痛她的仙劍受傷了！」

「這可怎麼是好？」岳懷冰急道：「我這就找她去！」

蒼鬚奴忽然攔住他笑道：「少主現在去反而不好！」

「爲什麼？」

蒼鬚奴道：「小姐此刻正在生氣頭上，少主去豈不自討無趣？」

岳懷冰嘆息了一聲。

蒼鬚奴道：「這是小事一件，明天她自己想通了，少主再相機進言，她也就沒氣了！」

岳懷冰想一想，似乎有理，遂卽點點頭，悵然轉回身子向冷香閣步回！

他記得在他出來的時候，室內點着一盞燈。

可是現在，却是黑黝黝的。

由長几上摸着了火熠子，「呼！」的一下打着了火，把燈點着了。

火光乍亮，却使他大吃了一驚！

原來，不知在什麼時候，就在自己房內，一邊的大理石几上，坐着一個長髮少女。

她身上穿着一襲粉紅色的長衣，細若春柳一般的腰身上，紮着一根彩色短絲，由於面部向內，是以看不見她的臉，也就不知這到底是誰？

這一猝然的發現，使得岳懷冰大吃一驚！

「妳是誰？」

等到他完全鎭定之後，才想到冒出了這麼一句。

長髮少女頓了一下，才緩緩的轉過頭來。

岳懷冰頓時更爲吃驚！面色一變道：「沈……是妳——？」

「沈雁容！」來人自報姓名，微微笑道：「總算還認得我，沒把我忘了！」

岳懷冰楞了一下，含笑道：「我們是很久不見了，妳一向可好？」

「我還好——」

臉上帶着淡淡的一種憂鬱，她把那雙含蓄着鋒銳精光的一雙眼睛瞟向他，淺笑了一下，道：「當然沒有你好！」

「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還要我說？」她苦笑着道：「哥哥妹妹的，好親熱！」

「原來妳來了很久了！」

「有一會兒了！」

「妳是怎麼來的？」

「我就這麼來了！」

岳懷冰甚是不明的道：「這後山通處，都設有仙法禁制，妳怎麼會進來的？」

「哼！」沈雁容冷笑道：「尉遲兄妹和蒼鬚奴從來就沒管過我，我想來就來，想去就去，怎麼，現在你這個新主人來了，是不是看我不順眼，不許我來了？」

岳懷冰怔了一下，道：「無論如何，這裏不是妳隨便可以進來的！」

「怎麼，人家能來，我就不能？」

「妳——妳太胡鬧了！」岳懷冰面色一沉，手指窗外，說道：「妳最好現在就走！」

「我當然要走，可是不是現在！」

「你……打算幹什麼？」

「有幾句話，想當面問問你！」

「有話要問我？」岳懷冰點點頭，坐下來道：「好吧，請問！」

沈雁容一雙剪水瞳子盯着他，本是盛怒的表情，不知怎麼忽然轉爲傷感！大眼睛開闔之間，兩顆淚珠，已滑腮落下。

她冷冷笑道：「我只問你，我爹爹跟你當眞有這麼大的仇？」

「這還用說！」岳懷冰脫口而出！

「是我爹爹親手用刀殺死你爹和你娘的？」

「那倒不是。」

「還是我爹殺了你家裏別的人？」

「那也不是！」

「那就對了！」她挑着一雙娥眉道：「大丈夫要恩怨分明，既然都不是，你幹嗎像對仇人一樣的對付我們？」

岳懷冰忍着怒火，冷冷的道：「姑娘應知道，『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這句話，我和令尊之間結仇之事，前些時候巳經告訴姑娘了！至於姑娘妳本人，在下從未以仇人視之，否則——」

他頓了一下，凌然道：「——只怕現在早已不是這般態度來對付姑娘了！」

沈雁容神色一變，黯然道：「好吧，那麼我們暫時撇開我爹爹不談，我只問你打算怎麼對我？」

「妳——？」

「不錯！」

她說着由位子上站起來，眸子裏的淚珠，閃閃有光：「我是個直性子人，有什麼說什麼，你也用不着拐彎抹角，就給我一句痛快話吧。」

岳懷冰道：「我還不明白姑娘妳的意思……」

沈雁容道：「你是眞不明白，還是裝不明白？」

岳懷冰苦笑不已。

沈雁容忽然嘆息了一聲，凄然道：「你應該知道，我對你的心……」

岳懷冰猝然接口道：「妳不要再說下去了！」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刀客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天星和張弟在熱窩結識從京師到來的才子尹文俊，知他仍在找尋歇宿之地，白天星熱誠地招呼他們主僕返回破屋歇宿。翌日，白天星，張弟偕尹文俊主僕往荳漿店喝荳漿，驀見太白義樵武炳輝踱將進來，白天星故意提高聲音問他可已找到了假孝子曾孝慈沒有，武炳輝似乎十分不安，未待喝畢荳漿便逕自離去，戀花蜂梁强，急付賬尾隨而出，追及武炳輝後，向武炳輝責詢找尋曾孝慈的用意，見武炳輝托辭支吾，遂更進一步，搬出魚老前輩的名頭，說如武炳輝和他們合作，在今天的環境下可多分安全——

驚濤拍浪急　密雲蔽天寒

太白義樵沉吟着點點頭道：「這個我當然明白。」

梁强欣然道：「那麼武兄能不能先露點口風，告訴小弟東西巳經到手多少，讓小弟高興高興？」

太白義樵低聲道：「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我們去別處再談。」

梁强道：「去哪裏？」

太白義樵道：「我歇在蔡大爺那裏，就到蔡大爺那裏去坐坐怎樣？」

梁强道：「我們現在直接就去見魚老前輩，豈不是更好嗎？」

太白義樵道：「魚老前輩目前落脚在什麼地方？」

梁强道：「熱窩後院。」

太白義樵猶豫道：「這——恐怕不太方便吧？」

梁强道：「怎麼不方便？」

太白義樵道：「小弟一向很少涉足那種地方，如果被人看見了，一定會引起疑心，所以，我看……」

梁强道：「你看怎樣？」

太白義樵道：「依小弟之意，我們最好還是先找個地方，詳細商量一下，然後再由你去把他老人家請過來。」

梁强眼珠子一轉，忽然微笑着道：「小弟有句話，不知道該說不該說。」

太白義樵道：「如果梁兄另有更好的主意，說出來參攷參攷也不妨。」

梁强微笑道：「你武兄大家都知道是個君子，我梁强可是個小人，小人就不能沒有一些小人的想法。」

太白義樵皺眉道：「梁兄有話儘可說明，何必拐彎抹角，說得如此刺耳？」

梁强乾笑笑道：「話雖刺耳，比不小心送掉老命總强得多。」

太白義樵一怔道：「你梁兄這話什麼意思？」

梁强咳了一聲道：「武兄要另外找個地方談談，也許純出一片好意，只可惜小弟心中有鬼，不能不有所顧忌。」

太白義樵惑然道：「顧忌什麼？」

梁强笑道：「因爲這本是小弟常耍的一套手法，當小弟被一個人糾纏不清時，經常都是以甜言蜜語，將這個人哄去無人之處，然後出其不意，背後賞他一刀，人不知，鬼不覺，一勞永逸，既經濟，又省事……」

太白義樵氣得臉色發白道：「你把我武炳輝看成一個什麼樣的人？」

梁强狡猾地笑笑道：「我說過我是個小人，請武兄千萬別見怪。」

太白義樵道：「依你又當如何？」

梁强笑道：「還是那個老辦法，這就去見魚老前輩。」

太白義樵皺皺眉頭，終於點了點頭，道：「好吧！」

梁强向後退出兩步，身子一偏，笑道：「武兄請！」

太白義樵深深嘆了口氣，苦笑道：「你梁兄心機好深沉！」

梁强微笑道：「年頭不同了，多份小心，總是好事。」

× ×

這時候熱窩裏當然不會有客人。

老蕭正在大廳中掃地。

這些日子，眞難爲他了，老闆下落不明，前前後後，都要他照顧，覺比平時睡得少，事情却比平時多了好幾倍。

他圖的是什麼呢？

關於這一點，老蕭恐怕連想都沒有想到過。

他想到的，也許只是：錢廝子收留了

他，倚他爲左右手，如今錢麻子遭遇變故，他能趁人之危，捲起鋪蓋一走了之嗎？

當然不能！就算他厭倦了這份差事，非走不可，那也必須要等錢麻子回來！

這種想法，在他這種小人物心目中，也許只認爲是理所當然，實際上這正是不折不扣的江湖義氣！

江湖人物口口聲聲不離義氣兩個字，而眞正做到的，却未必有幾人。

如今，像老蕭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伙計，反而爲大家留下了一個好榜樣，豈不是一個極大的諷刺？

當太白義樵在惡花蜂梁强的嚴密監視之下走進大廳時，老蕭不禁微微一呆。

因爲太白義樵是一張生面孔。同時，這張面孔上的神情，看上去也極其古怪。帶着這種神情來熱窩的客人，他恐怕還是第一次看到。

在這個時候，一名陌生的客人，帶着這樣一副神情走進熱窩，這客人是來幹什麼的呢？

其實太白義樵這並不是第一次走進熱窩。

他昨天下午，就在這裏跟白天星一起喝過酒。這也不能怪老蕭，熱窩一天有幾百人進進出出，他當然無法將每一張面孔都記得清清楚楚。

不過，老蕭臉上呆滯的表情，很快的便消失了。

因爲他接着便看到了惡花蜂梁强。

梁强是熟客人。

梁强不僅是個熟客人，而且是個出手很大方的客人；在這種地方，一個出手很大方的客人，自然會在伙計們心目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老蕭挾着掃把，迎上兩步，哈腰喊了一聲兩位大爺早，然後便退向一旁，等候吩咐。

現在雖不是客人上門的時候，既有客人上了門，他還是得招呼的。

太白義樵在大廳中站下，轉身望着梁强。

梁强微笑道：「在後院。」

太白義樵皺眉道：「我就在這裏等，不行嗎？」

梁强微笑中又露出狡猾之意，道：「如果我將他老人家請出來之後，你老大忽然失了踪影，到時候你老大我叫我那裏去找人？」

太白義樵一張面孔又漲成一片猪肝紫，但仍耐着性子道：「不管你怎麼說，後院我總是不去。」

梁强笑着點點頭道：「你老大既然如此堅持，我當然不便勉强。」

他接着轉向老蕭道：「老蕭，你去後面紅紅房間裏，請魚老爺子出來一下。」

老蕭搓着手，面有難色道：「梁爺，這個——恐怕太早了一點吧？」

梁强道：「太早？」

老蕭苦笑道：「魚老爺子的脾氣，你梁爺不是不知道，他老人不到晌午時分，一向很少起床，如果現在去吵醒了他老人家，萬一怪罪下來，小人可担當不起。」

梁强揮揮手道：「去，去，沒有關係，你就說這是我的意思，有個朋友想見他，要談一件重要的事，你這樣說，他不會怪你的。」

老蕭眨着一雙佈滿血絲的眼睛，稍稍猶豫了片刻，終於帶着無可奈何的神氣，慢慢轉身向後院走去。

梁强道：「快一點！」

老蕭去不多久，一個人又回來了，要請的人顯然未能請到。

梁强詫異道：「他老人家不在？」

老蕭遠遠站定，頭一點道：「梁爺，您過來一下，他魚老爺子要小人轉告您一句話。」

梁强帶着狐疑之色走過去道：「你有沒有照我的話說？」

這位惡花蜂可以算得上是個相當精明的人物，只可惜還够不上是頂精明。

因爲他把一件一直記得牢牢的事情，終於給忽畧了。

他不是不肯走在太白義樵前面的嗎？

如今他朝大廳後門走去，將太白義樵留在身後，這跟走在太白義樵前面，又有什麼分別？

太白義樵嘴角突然浮起一絲殘酷的笑意。

他以眼梢望着梁强移動的身形，就像一頭獵犬望着一隻從面前走過去的兔子。

就在梁强口中說着話，向前跨出第三步之際，太白義樵驀然雙足一點，疾如脫絃之箭，躍身向前撲出！

江湖上傳言，這位太白義樵最厲害的拿手絕招是「連環三十六飛斧」。據說，他能將三十六把特製的小斧頭，以打鏢手法擲出，連綿不斷，密如斧雨，任你一等一的高手，也難逃亂斧分屍之危！

這種傳說是否可靠，誰也不敢確定，因爲根本就沒有人見過這位義樵身上一次帶過這麼多斧頭。

過去不說，此刻這位義樵身上，就連半把斧頭也沒有。

他使用的，是一雙粗厚堅實的手掌。這雙手掌當然沒有一把斧頭那樣銳利，但它劈下去的力量，却一點也不比一把斧頭的效果遜色。

飯量大的人，力氣當然也比常人要大得多。

惡花蜂梁强的反應也不慢。

他聽得腦後風响，心知有異，幾乎連念頭都沒有轉一個，雙肩一縮，挫腰矮身，左腿一彈一划，便以一個掃堂式，向身後橫掃過去！

在化解突襲的招式中來說，梁强這一着，可稱得上是無懈可擊！

只可惜他稍爲遲了一步。

他左腿剛剛掃出，太白義樵一掌已經劈落。

一掌劈在他的肩頭之間。

這一掌究竟有多重，大概只有梁强一個人心裏清楚。

一掌結束戰事。

沒有刀光劍影，沒有鮮血，沒有叱喝，沒有呻吟，甚至連骨折的聲音，也輕微得只像拗斷了一束枯樹枝。

梁强應掌而倒，腦袋歪向一邊，只輕輕抖動了幾下，便慢慢閉上眼皮，緩緩伸直四肢，悠悠然吐出了最後一口濁氣。

太白義樵冷笑着一脚踢開梁强的屍身，抬頭望着老蕭道：「你有沒有驚動後面那個姓魚的老傢伙？」

老蕭笑了——笑得一點也不像是個小伙計。

他笑吟吟的道：「你當我沒有看到你進門時的那道眼色？當時我正好尿泡子發脹，不過藉機會去後面茅房，解了個小便罷了！」

× ×

白天星也上了一趟茅房。

他這一趟茅房，去的時間可眞不短，當他從裡面轉出來時，豆漿店裏的客人，已走得差不得多了。

「對不起，昨晚受了點凉……」

這是他的解釋，他其實就是不解釋，大家也不難想像得到。

尹文俊覺得很過意不去，他認爲這一定是不習慣睡地鋪的關係。

白天星笑笑道：「不談這些了。我們走吧！」

尹文俊道：「去那裏？」

白天星道：「當然是去七星廣場。」

尹文俊道：「現在就去，會不會嫌太早了些？」

白天星道：「早去有早去的好處。」

尹文俊道：「什麼好處？」

白天星道：「趁着人少，可以先佔幾個好位置。」

尹文俊不禁點頭道：「這話也是。」

尹福忽然接口道：「公子如果站立太久，一定會累壞了身體，你們先慢慢走過去，等小的去想辦法借兩張櫈子。」

白天星連忙點頭道：「的確有此需要，一個多時辰站下來，別說是你們公子，連我都有點受不了。」

何寡婦店裏，櫈子多的是，只要白天星開口，兩張櫈子還愁借不到？

白天星爲什麼沒有想到這一點？

他眞的沒有想到？

還是因爲他天生一副好心腸，處處歡喜與人方便？

× ×

彭老頭坐在太陽底下捉虱子。

在一個孤零零的老人來說，晒晒太陽，捉捉虱子，無疑也是一種享受。

彭老頭雙鬢已斑，一雙老花眼也已經不大濟事，所以他無論做起什麼事情來，總是慢吞吞的，叫別人看了着急。

他捉虱子的動作，當然也不例外。

他總是慢吞吞的翻着衣領，慢慢的摸，慢慢的找，好不容易捉到一隻，還要先放在手背上，看牠爬動一會兒，直到玩盡了興，才卜的一聲，用指甲把虱子擠成血糊糊的一片。

然後，擦擦手，停上片刻，慢吞吞的開始再找第二隻。

胡老頭捉虱子的動作遲緩，其實也不是全由於上了年紀的關係。

冬天才剛剛開始，日子是漫長的，而虱子却有限。

他是不想一下捉絕了種。

他是爲了每天都有得捉，慢慢的捉，慢慢的享受。

在七星鎮，胡老頭是個被遺忘了老人，甚至比黑皮牛二和小癩子都不如。

因爲黑皮牛二還有爿豆腐店，小癩子還能賣賣茶葉蛋，他則只能打打更，全靠別人湊公份子，施捨渡日。

除了梆子和一面破鑼，虱子便是他唯一的伴侶。

「虱子」也是胡老頭的外號。

只有白天星喊他「胡老頭」，鎮上其他的人，統統喊他「胡虱子」，或乾脆喊一聲「老虱子」。

大家替他取上這樣一個外號，倒並不是因爲他身上生的虱子比別人多，而是因爲他生活得就像一隻虱子。

活動在黑暗中。和虱子一樣卑賤！

如果一定要說胡老頭和一隻虱子有什麼不合，那也許便是虱子還有吃得白白胖胖的時候，而胡老頭却又黑又瘦，永遠都是那麼乾巴巴的一把骨頭！

× ×

現在捉在胡老頭手上的，是今天的第三隻虱子。

捉到這隻虱子，胡老頭臉上馬上浮起了笑容，因爲這隻虱子又肥又大，肚子圓得發亮，顯然是隻虱子王！

像這樣一隻虱子，胡老頭當然捨不得一下便把牠幹掉。

他小心地將牠放在手背上，聚精會神地等着牠爬動。

虱子舒展着細小的腿，開始往前爬動了。

只是，掃興得很，這隻虱子才爬了不到兩米長，便一滾身滑下手背，掉到地上縫裏去了！

使胡老頭突然吃驚縮手的是一陣突如其來的脚步聲。

走進來的是尹福。

胡老頭似乎並不認識進來的這名大漢是誰，他眯着一雙老花眼，望着尹福朝他走來，臉上佈滿了訝異的表情。

尹福步伐跨得很大，只不過四五步光景，便到了胡老頭面前。

胡老頭仰起面孔，眨着眼皮道：「這位大爺——」

尹福叉着腰道：「別他媽的來這一套了！後面沒有人看你表演。」

胡老頭笑了——笑得一點也不像是個打更的老頭兒。

尹福沉聲匆匆接着道：「趕快送信給一號或三號，錢麻子很可能藏在方大娘餃子店裏。」

胡老頭笑眯眯的道：「靠得住？」

尹福道：「就是撲一個空，也損失不了什麼。」

胡老頭道：「爲什麼不通知九號？通知九號不是方便得多？」

尹福道：「九號恐怕辦不了。」

胡老頭道：「由我暗中助他一臂之力，還怕不能得手？」

尹福道：「你還不能露面。」

胡老頭道：「爲何不能？」

尹福道：「二號交代過了，東西完全到手之前，你還得好好看住那個浪子，二號始終覺得他是個危險人物。」

胡老頭點點頭道：「我知道了，你去吧！」

× ×

七星廣場上，人已到得不少。

到處議論紛紛，但談的還是一個老話題：錢麻子！知道飛腿追魂宮寒愛孫失踪

的人，似乎還不多。

白天星領着尹文俊剛剛找好適當的位置不久，尹福便拿着兩張板櫈趕來了。

白天星笑笑道：「那裏借的？」

尹福道：「我跑了好幾個地方，總覺得開不了口，最後想不到辦法，還是重新回頭，找豆漿店何大嫂打的商量。」

白天星輕輕一啊，拍着額角道：「你瞧我多胡塗，當時就沒有想到這一點，白害你多跑了好多寃枉路！」

張弟忽然推了他一下道：「你那位好朋友又在叫你了。」

白天星回過頭去一瞧，原來是快口烏八。

烏八站在不遠處一副酒担子旁邊，正在朝他這邊招手。

白天星跟尹文俊打了個招呼，轉身走過去道：「請我喝酒？」

烏八買了兩碗酒，將白天星拉去一旁道：「昨天那件事有沒有一點兒眉目？」

白天星喝了口酒，點點頭道：「眉目是有一點，只是不知道靠不靠得住。」

烏八一雙眼睛當時亮了起來，怔道：「沒有關係，不管靠不靠得住，說來聽聽總不妨。」

白天星道：「你有沒有去方大娘那裡吃過餃子？」

烏八一楞，睜大了眼睛道：「什麼？人被藏在方大娘餃子店裡？」

白天星皺起了眉頭道：「你別性急好不好？」

烏八趕緊道：「是是，好好，你說，你說。」

白天星輕輕咳了一聲道：「有一件事，我必須先向你烏兄提出忠告：做人得圓轉些，銀子固然可愛性命也是很要緊。」

烏八臉孔一紅道：「你——你這話什麼意思？」

白天星道：「我意思是說，你烏兄向吳公子提供這個綫索時，話要說得技巧一點，別為貪一時之功替自己惹上麻煩。」

烏八期期地道：「我……我還是不懂你的意思，你…你再說明白點行不行？」

白天星緩緩道：「比方說：這條綫索，只是我們的猜測，我們誰也沒有親眼看到，那位宮大少爺是不是眞的藏在方大娘處。所以，當你回去向吳公子報告時，你就要記住：語氣千萬不可太肯定！這樣一來，如果我們猜中了，固然是大功一件，即使萬一落了空，我們也可以不負責任。你說對不對？」

烏八連連點頭道：「有理，有理。」只要是有銀子可賺的事情，他一向是從善如流的。

白天星接下去道：「這個秘密，我是於無意之中，從惡花蜂粱强口裡偷偷聽來的。」

烏八忍不住道：「姓粱的怎麼說？」

白天星道：「昨晚在熱窩裡，姓粱的悄悄告訴另一個黑道上的人物，說是鎭上幾百戶人家，他都一一留意過了，要談可疑，只有兩處……」

烏八一呆道：「你弄錯了吧？」

白天星道：「我什麼事弄錯了？」

烏八怔怔然道：「你難道聽不出姓粱的指的是錢麻子？」

白天星頭一點道：「不錯，他們談的，眞是錢麻子，但道理却是一樣。」

烏八道：「什麼道理一樣？」

白天星道：「七星鎭就是這麼大的一點地方，可供藏人之處並不多，我敢說宮大少爺跟錢麻子，如今必然會被藏在一處地方，能找到錢麻子，就一定能找到那位宮大少爺！」

烏八想想也覺得有道理，於是又問道：「姓粱的說了兩處地方，還有一處是那裡？」

白天星道：「何寡婦的豆漿店！」

烏八道：「姓粱的這樣說，可有什麼根據？」

白天星道：「當然有，他說今天鎭上只有這兩家沒有男人，只有這兩家有空房子，而沒有外地人借住，所以也只有這兩家窩藏錢麻子的可能性最大！」

烏八點頭道：「是有點道理。」

白天星道：「姓粱的底下還說了些什麼，我沒有聽清楚，不過我覺得就憑這點提示已經儘够了。」

烏八沉吟道：「何寡婦那裡，我看似乎不大可能。」

白天星道：「是的，我的想法，也是如此。她那裡白天有人喝豆漿，晚上有人打牌，日夜不斷有人進出，如有生面孔出現，應該逃不過左鄰右舍的耳目。」

烏八忽然皺起了眉頭道：「就算人有八成藏在方大娘那裡，正如你所說，這只是猜測，無憑無據的，你叫我如何向吳公子提起？」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我剛才不是一開頭就提醒過你了嗎？語氣不要太肯定。你難道不能托稱這是你從惡花蜂粱强口中聽來的？」

烏八像一下開了竅似的，大喜點頭道：「對！對！有道理，聽來的，說歸我說，信不信是他們的事情。」

白天星微笑道：「找不找得到人，也是他們的事情。萬一找到了，銀子就是我們的！」

烏八笑得闔不攏嘴道：「有理，有理！可戰可守，萬無一失！」

白天星一口喝盡餘酒，交還空碗，順手拍了拍他的肩頭道：「領到銀子之後，可別將老朋友忘了才好！」

×　　×

烏八高高興興的走了，白天星又回到尹家主僕這邊。

尹文俊道：「你那位朋友是誰？」

白天星笑笑道：「大家都喊他快口烏八，一個很無聊的傢伙。」

尹文俊道：「他找你幹什麼？是不是向你伸手借錢？」

白天星笑道：「正好相反！」

尹文俊一怔道：「相反？難道他會有銀子借給你？」

白天星笑道：「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比借銀子給我，還要好一點。」

尹文俊聽不懂了。

能借到銀子的朋友，這年頭已不多見，比借還好，那就是送。有一個肯送銀子給自己用的朋友，背後還要罵他是無聊的傢伙，豈不是太過份了些？

白天星笑笑，接下去道：「他說：有

個姓宮的老傢伙，愛孫走失了，出了很高的賞格，這事只有他知道，他要我帮着找，如果找着了，賞銀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

尹文俊轉動着眼珠子道：「那姓宮的老傢伙，是個什麼樣的人？」

白天星搖搖頭道：「沒有見過，只知道名氣大得很。」

尹文俊道：「哦？」

白天星道：「此人姓宮名寒，有個外號叫『飛腿追魂』。」

尹文俊道：「腿上功夫了得？」

白天星道：「大概是的吧？我不怎麼清楚。我只知道老傢伙名頭相當响亮，黑白兩道人物，人人爭着巴結，惹得起這老傢伙的，恐怕還不多見。」

尹文俊道：「他那個孫子多大了？」

白天星道：「聽說大約十八九歲。」

尹文俊道：「這麼大的人了，還會走失？」

白天星含蓄地笑笑道：「今天的七星鎭上，無論發生什麼事，我都不會感覺稀奇。」

尹文俊道：「你是說那位宮大少爺被人綁了架？」

白天星微笑道：「難說。」

尹文俊道：「誰有這種胆量？」

白天星笑道：「我要是能知道誰有這種胆量，事情就好辦了。」

他像突然引發起一股感慨似的，嘆了口氣，又道：「說起來都是銀子害人，這年頭為了一念之貪，而效飛蛾撲火的，又何止一個二個……」

不知是何緣故，尹文俊面孔居然微微紅了一下。

白天星沒有看到。

因為白天星的眼睛，這時正在望着右邊耳台上的貴賓席。

貴賓席上這時坐了三位貴賓。

除了小孟嘗吳才之外，另外兩位竟是從未正式露面的七步翁魚山谷，以及久無音訊的靈飛劍客長孫弘！

因為大會開始在即，張弟已經告辭走了。

尹福也因為不便與主人合坐一起，一個人閑着無聊，正向一副酒担子慢慢走過去。

白天星四下望了一眼，忽然回過頭來，低聲笑着道：「尹兄今天無法看到一個人，實在遺憾。」

尹文俊道：「誰？」

白天星笑道：「一個名滿江湖的大美人兒。」

尹文俊道：「叫什麼名字？」

白天星笑道：「消魂娘子楊燕！」

尹文俊面孔不禁又紅了一下，可見這位洛陽才子，在女人這一方面，經驗還小得很。

他赧赧地道：「這女人怎麼樣？」

白天星低低地道：「人如其號，包你一見消魂！」

尹文俊紅着臉道：「眞的？」

這位大才子好像也有點動了心。

白天星忙道：「我騙你幹什麼？只可惜她今天沒有來，你如果見到了她的人，就知道我說的不是假話了。」

尹文俊紅着臉又道：「你們——很要好？」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好過一陣子，談不上很要好。」

尹文俊又聽不懂了。

白天星嘆了口氣道：「兄弟在外面跑的地方也不算少，但像這樣叫人懷念的女人，可說還是生平第一次遇上……」

尹文俊微微一怔道：「懷念？她如今不理你了？」

白天星又嘆了口氣道：「很難說。」

尹文俊道：「什麼事難說？」

白天星嘆息着道：「有人說，女人的心，很難捉摸，這女人的心尤其難以捉摸之至。」

尹文俊道：「哦？」

白天星道：「這種女人，你永遠不知道她心裡在想什麼。」

他搖搖頭，苦笑着又道：「也許連她自己都不知道！」

尹文俊淡淡一笑，沒有接腔，似乎已對這個話題失去興趣。

拿女人當話題，原是一種很大的樂趣，任你如何正經的男人，也難以抵制這種樂趣的引誘。

但如果這類話題漸漸變成一種個人的牢騷，便毫無樂趣可言了！

尹文俊緩緩移開目光，從白天星臉上移到自己脚尖，然後又緩緩移向品刀台左邊那座耳台。

白天星正想接下去要說什麼時，尹文俊忽然指着左邊那座耳台道：「啊，瞧，刀客出場了！」

×　　×

不錯，刀客出場了！

出場的刀客，依順序是：鬼刀花杰，飛花刀左羽，開山刀田煥，追風刀江長波，屠刀公孫絕，將刀郭威，情刀秦鐘，怪刀關百勝，絕情刀焦武最後一名是張弟。

除去張弟不算，到目前為止，十八刀客恰巧還剩下一半。

尹文俊轉過頭來道：「今天出場品刀的是那一位刀客？」

白天星道：「個子最高，相貌生得最威武的那一位。」

尹文俊道：「將刀郭威？」

白天星道：「是的。」

尹文俊又溜了那位將刀一眼，點點頭道：「這位將刀人如其號，儀表的確不俗，只是不知道在刀法上的成就如何？」

白天星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也許他根本就沒有聽到尹文俊說了些什麼。

因為他此刻正在專心注視着一個人。

屠刀公孫絕！

屠刀公孫絕的一副相貌實在很難形容。因為這位屠刀從頭到脚，無論那一方面，都很難找出一點與衆不同的地方。

他個子不算高，但也不矮，面孔不算英俊，但也不醜，舉止談不上斯文，但也不顯得如何粗魯。

如果一定要說這位屠刀身上有什麼令人難忘的特徵，也許便是雙目中那股慓悍之氣。但那也是昨天以前的事情了。

今天，這位屠刀看上去，就像剛剛生過一場大病似的，面色蒼白，精神萎靡，雙目中幾乎找不到一絲絲神采。

白天星微微點頭，彷彿存在於心底的某一個疑團，已經獲得了解答。

廣場上慢慢沉寂下來。

大會時間已到。

今天品刀部份的主持人，仍是華山居士宰萬方，以及那位冒牌的一品刀。

將刀郭威應召登上主台之後，宰萬方問道：「郭大俠那裏人民？」

郭威道：「徐州府。」

宰萬方道：「貴庚幾何？」

郭威道：「廿八。」

宰萬方道：「郭大俠練習刀法已有多久歷史？」

郭威道：「二十年。」

廣場上人人爲之一怔！

二十年？

這位將刀，從八歲起，就已經開始練刀？

自從品刀大會開始以來，這無疑又是一項新紀錄！過去九位刀客之中，練刀歷史最久的，是流星刀辛文炳，但也不過是十四年。

流星刀辛文炳也是廿八歲。

同樣都是廿八歲，這位將刀練刀的歷史，竟比流星刀整整多了六年！

六年，是一段很長的日子。一個人肯多花六年的時間，無論他做什麼事情，也會有點特別成就的。

這是否意味着這位將刀，事實上正是所有刀客之中，成就最特出的一位的呢？

宰萬方點點頭，沒有再說什麼。同時，很快的在面前那本花名册上記下了幾行字。然後，由那位冒牌一品刀接着問道：

「郭大俠認爲一個使刀的人，應該特別注意的，是那幾件事？」

將刀郭威似乎早就準備好了答詞，當下神態從容地道：「不才的見解，共有三點。」

一品刀點點頭，露出傾聽的神氣來。

廣場上更靜了。

這是自鬼刀花杰宣佈棄權以來，第四位仍敢發言的刀客。

前面的三位，是流星刀辛文炳，魔刀令狐玄和屠刀公孫絕。

流星刀鄉音太重，說的話沒人聽得懂，而且第二天就死了，魔刀令狐玄和屠刀公孫絕，則根本談不上是品刀。

同時魔刀令狐玄的死訊，經惡花蜂粱強一宣揚，已經傳遍全鎮，屠刀公孫絕雖然還活着，但明眼人不難看出，這位屠刀似乎也活得相當辛苦，他昨夜一夜是怎樣挨過的，大概只有他自己心裏清楚。

所以，嚴格的說起來，接在快刀馬立和狠刀苗天雷之後，這位將刀應該是正式品刀的第三位刀客。同時也是連串血案發後，以良好風度，對刀法提出見解的第一位！由於這種種原因，再加上這位將刀練刀的歷史，大家自然特別重視這位將刀將要說些什麼。

將刀郭威以徐州府特有的清晰口音，緩緩接着道：「第一點：不才認爲一個練刀的人，首先應注重氣質方面的修養。心浮氣躁的人不宜練刀，恃才傲物的人不宜練刀，生性殘忍的人，更不宜練刀！」

他說得很慢，也很有力。

幾乎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能清清楚楚地傳入全場每一個人的耳朶裏。這番話，立即換來了全場一片熱烈的掌聲。

第一個鼓掌的人是白天星。

尹文俊也一邊鼓掌一邊道：「這位將刀的確名不虛傳，言談中肯，不卑不亢，果然具有泱泱大將之風！」

將刀郭威待掌聲平息，從容接下去道：「第二點：不才認爲一個練刀的人，必須對刀這件兵刃持有正確的態度。刀——跟所有的兵刃一樣，的確是用來殺人的，而且殺起人來，較任何兵刃更爲犀利方便！但是，一個使刀的人，至少應該記住兩件事：殺什麼樣的人？以及在何種情況之下殺人！」

他停下來，深深吸了一口氣。

沒有人鼓掌。每個人都在屏息以待。

因爲大家都知道，將刀郭威的第二點見解尙未說完，沒有人願意在這個時候，以掌聲擾亂了這位將刀的思緒。

將刀郭威稍作停頓，緩緩接着道：「別的事情，都可以憑意氣用事，唯有殺人不能。上至公侯將相，下及販夫走卒，人命是平等的，任何人的性命都只有一條。所以，無論殺人或被殺，都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十分嚴肅的事！這世界上，絕沒有一個人願意死在別人的刀下，另一方面，一個人若是殺錯了一個不該殺的人，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不才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有過這種經驗，你誤殺了一個人，除非你天良已泯你必然會因而時時感到內疚，甚至抱憾終身！」

如雷掌聲，再度响起，比第一次更爲熱烈。大家過去聽快刀馬立和狠刀苗天雷論刀，都覺得兩人的見解空前精闢。如今再聽這位將刀的話，才發覺這位將刀的見解，顯然比快刀馬立和狠刀苗天雷又不知高明了多少倍！

這時不僅廣場上聽衆熱烈如狂，就連品刀台上的四位見證人，以及台主廖三爺，亦均爲之聳然動容！

將刀郭威等掌聲過去，平靜地接下去道：「第三點，也是不才要說的最後一點：就是一個使刀的人，必須時時刻刻增強自己應變的能力。不才所指的能力，不是指出刀要『快』，也不是指出刀要『狠』，過去，有好幾位朋友，幾乎是死在睡夢中，一個人出刀再快，當他睡着之後，這份能力便等於零。同樣的理由，如果對方的刀，已經刺進你的心窩，你有多狠，也是枉然。」

他吸了口氣，慢慢的接着道：「不才所指的『能力』，是要能『防患於未然』！關於這一點，不才認爲，只須做到心胸坦蕩就夠了。俗云：殺人者人恒殺之。一個人只要不爲自己製造被殺的理由，被殺的機會畢竟不多。同樣的，一個人若是早已種下禍根，任你如何提防，也必有大意鬆懈的一天。」

他又停頓了一下，才繼續道：「不才並非完人，自涉足江湖以來，結怨者亦非少數，絕不是幾句空話，便能證明不才之應變能力超人一等。唯可告慰者，事至今日不才尙能保持冷靜，只要雙方形勢不太懸殊，相信明天見到不才身首異處的機會還不太多。最後願今後之事實能證明這點！謝謝各位。謝謝，謝謝！」（未完）



獨闖萬龍崗 情俘玉娘子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楊光達辭別靈邱李家，率衆鏢師上道回家，途遇一羣大漢，强請他前往唔見玉娘子，楊光達雖不願，但爲勢所迫，只好隨同前往，抵埗後，玉娘子對他說出身份，原來她是前江北一十三省青帮大龍頭遺女，她並向楊光達說出卅年前秦令雄當年脫帮原因，是因犯了强暴她母親，而他父親體念友情，不特不予追究，竟代爲掩飾，秦令雄遂自動脫帮返回江南，但他恩將仇報，臨走竟把庫存全數携走，廣買人心，市得俠名，藉財勢暗中控制江北青帮，又說她據山爲賊爲時已三年——

楊胖子道：「不錯，是孫美瑤的老三說要娶你，吃了虧回抱犢岡以後的事。」

玉娘子又問道：「你可知道孫小三是聽了誰的擫竄，才來找我的？」

楊胖子瞪大了眼，玉娘子一個字一個字，自齒縫中迸了出來，道：「李四！」

楊胖子又陡地一震，揮着手，玉娘子也不讓楊光達有多問的機會，立時又道：「秦令雄在北十三省的一切活動，全是靈邱李家代辦的，他們兩家的關係，越來越深，李老爺子死了之後，事情就由李四四兄弟接着辦，可是四兄弟中的三個，不明不白，遭了毒手！」

玉娘子講到這裏，深深吸了一口氣。雖然天氣很熱，一身是汗，可是楊胖子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他的聲音有點發顫，道：「你以爲他們是怎麼死的？」

玉娘子緩緩地道：「我認爲，他們是被兩個人合謀着害死的。你可要知道我在懷疑什麼人？」

楊胖子急忙搖了搖手，神情駭然，像是生怕一時阻止不及，玉娘子就說了出來。楊胖子這樣做，自然是表示，他心中已知道玉娘子在懷疑的是什麼人了。

玉娘子諒解地笑了一下，道：「你放心，楊總鏢頭，在沒有證據之前，我只不過是懷疑，並不責備任何人的，只不過是懷疑！」

楊胖子心中，亂到了極點，他一生在江湖上走動，可是從來也沒有在一夜之間，聽到過那麼多驚心動魄的武林隱秘，他所不明白的事，還有很多很多，不知有多少問題，堵在口中要問出來。

他拚命將其他問題擠下去，問道：「李四爺是不是死了？」

玉娘子又揚起了頭，望着燈火，緩緩地道：「這話，要從三年前時說起——」

楊胖子畧呆了呆，他問的是「李四爺死了沒有」，事實上發出這一個問題，已經表示楊胖子的信心，因爲玉娘子的話而開始搖動了！不然，他才從李家來，眼看到靈堂，再聽到白髮高堂，弱質寡婦的哭聲，李四是不是死了，還有什麼好問的？

而這個問題，實在也是再容易回答不過的，死了就死了，沒死就沒死，何必要從三年之前說起？

但是楊光達却也沒有表示異議，玉娘子既然說要在三年前開始說起，那就從三年前開始吧。

× × ×

年年都有盛暑，三年前的夏天，熱得也够嗆的，那是一個大陰天的下午，悶得一絲風都沒有，悶雷隆隆响着，人人都盼着一場大雨，好洗一洗暑氣，可是老天只是佈雲，就是不肯下雨。

萬龍岡遠遠望去，全是一座接一座的山頭，根本找不到入山的路，但是一到近前，經過幾座零零落落的村子，就可以看到一條蜿蜒曲折的小路，直通到山裏面去，那條小路，看來像是沒有盡頭一樣，究竟通到何處才止，只怕誰也說不上來。

在小路旁，一口井旁，兩個大漢赤着身子，分別自井中打起水來，向自己身上淋着，大口大口喘着氣。

就在這時，在悶雷聲中，傳來了一陣馬蹄聲。馬蹄聲來得好快，那兩個漢子趕緊抓起衫子，才一套上，一匹健馬，就到了近前。

那兩個漢子，向馬上的人望了一眼，就不禁喝了一聲彩，別看這兩個漢子，這時一身襤褸，落魄得緊，但他們也是見過世面的人物，可是就未曾見過這時在馬上，那年輕人那樣神采飛揚的樣子！

健馬上騎着的是一個年輕人，大約二十五六歲年紀，一身白綢勁裝，那樣的大熱天，一身密鈕，居然全扣着，一條金澄澄的鍊子，橫在上口袋和胸襟之間，還懸着一隻翡翠墜子！

那年輕人勒住了馬頭，微笑着道：「請問兩位，到萬龍崗去，我走對了道？」

那兩個大漢互望了一眼，一個踏前一步，道：「閣下到萬龍崗去，是想——」

那年輕人一笑，道：「想見一見當家的！」

那兩個大漢又互望了一眼，仍由那個道：「閣下是那條路上的朋友，想見當家的，是爲紅，爲黑？」

那是江湖上的切口，爲紅，是有求而來，爲黑，是來生事的。

那年輕人淡然一笑，身子一偏，人影一閃，就從馬背上，躍了下來，站在那兩個大漢身前，一拱手，道：「原來兩位就是萬龍岡當家玉娘子手下，失敬，失敬。我姓李，行四，祖籍山西，靈邱。」

他姓名籍貫，分成幾次讀出來，態度，語氣，聽來是如此之冲和，可是就是那幾句，在平常人聽來，毫無出奇之處的話，在江湖好漢聽來，却是力比千鈞，那兩個漢子肅然起敬，道：「原來是李四爺，失敬，失敬！」

李四微微一笑，道：「聽說要見萬龍岡的當家，人人都要過幾道關口，請兩位指點！」

那兩個大漢一聽，不禁躊躇起來，不錯，佔山爲王的大當家，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規矩，輕易不見外客，若是有人來求見，非要照規矩，顯示武功不可。萬龍岡的玉娘子，仗着山寨的地形險要，根本與其他股匪，不相往來，也不歡迎有人前來，所以立下的規矩，一直未曾有人，能按照規矩，直達山寨，見到玉娘子的。

若是這時來的是別人，這兩個看山寨路口的漢子，只消冷冷地將手一擺，說上一句「請向前去」就夠了。前來求見的人向前去，自然有人會將各關口的情形，說給他聽，他們的責任也完了。

可是，這時前來求見的，却是大名鼎鼎的靈邱李四爺，若一定要李四也照着規矩，一道一道關闖過去，當然人家也不會說什麼，可是得罪了這樣一個朋友，可有點犯不上了！

那兩個大漢，正是當年張老龍頭的得力手下，見識廣，心思密，當時俱是一樣的心思，互望了一眼，其中一個，立時轉身，身子略彎，立時彈了起來，直上直下，躍起了六七尺，一伸手，自一棵棗樹上，摘下了一支硬弓來。那枝硬弓掛在棗樹枝上的時候，看來黑漆漆地，和樹枝無異，拿下來取在手中，也不過兩尺來長。

可是那大漢握弓在手，手拍在弓弦上彈了一下，發出「錚」地一聲響，面上頗有得色，斜眼向李四，望了一眼。李四立時道：「好弓，我看開這張弓，得有一百八十五斤的氣力！」

握弓在手的那大漢，現出極其驚訝的神色，要知道，能認出這張硬弓是好弓！那也不難，要估出這張弓，需要一百八十斤左右的力度才能張得開，也不很難，可是要精確地道出一百八十五斤這個數字來，那就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那大漢又伸手，自樹椏之中，取了一枝响箭在手，搭上弓弦，一聲大喝。

隨着那大漢的一聲大喝，雙臂一張，那張硬弓，便被扯了個滿，那漢子舉弓向上，道：「李四爺，我通知當家的，好讓他派人來接！」

那大漢這樣一說，等於是說，靈邱李四，要見玉娘子，可以不必按照萬龍岡訂下的規矩，自有人來引進去，這是對來人極是尊敬的一種禮遇！

李四一聽，雙眉一揚，看來他像是有話要說，可是他話還沒有說出口，「錚」地一聲弦响，那支响箭，帶起「汪」地一下怪聲，已然脫弦向上，勁射而出，要一百八十五斤力道才能張得開的硬弓，果然不同凡响，那支箭，一脫弦便畢直向上，弦聲未絕，少說也升高了十來尺！

而也就在此際，只聽得李四一聲大喝，手一抖，那兩個大漢，只看到他手中紅穗子一閃，一下槍响，四面山谷，盡起回音，直飛向半空的那支响箭，突然音响靜絕，斷爲兩截，斜斜飛出了一程，落了下來。

再看李四時，他手中握着一桿快慢槍，槍口正有股青烟，在嬝嬝冒出來，李四將槍口湊到口邊，輕輕吹了一口氣，將青烟吹了開去。

那兩個大漢，駭異莫名，手握硬弓的那一個，臉上更是一陣青一陣白，又驚又怒。

李四的神態，仍然那麼優閒，道：「眞對不起，這位仁兄太心急了些，萬龍岡有萬龍岡的規矩，我並不想佔什麼便宜，還是照規矩——」

他才講到這裏，突然聽得一陣蹄聲，一匹棗紅馬，自兩個山岡的夾道之中，疾馳了出來，馬上騎着一個，一身月白色緊身衣，婀娜剛健，面白如玉的大美人，正是玉娘子，棗紅馬像一陣風也似，馳到了近前，玉娘子在馬上手一揮，別看她的手又白又腴，手指如同春葱一樣，指甲修得尖而整齊，在她一揮手間，那兩個大漢，立時向後，一起退了開去。玉娘子翻身下馬，俏生生地站在馬旁，一雙勾魂攝魄的眼睛，望定了李四，李四也不由自主，陡地吸了一口氣，玉娘子雙眉略揚，道：「好槍法！」

那兩個大漢忙搶着道：「當家的，這位是靈邱李四爺！」

那兩個大漢深知玉娘子向不服輸，李四剛才露這一手，雖說是不想壞萬龍岡的規矩，但總是有炫耀之意在內，只怕雙方說僵了不好收場，是以趕緊提醒玉娘子對方是什麼人，以免誤會。

玉娘子聽了，也不禁怔了一怔，但立時又「格格」笑了起來道：「久仰了！」

李四盯住了玉娘子，又吸了一口氣，才拱了拱手，說道：「當家的見諒，獻醜了！」

這時，在一旁的那兩個大漢，眞看得呆了，玉娘子美艷無匹，從來就沒有什麼人，敢正眼看過她，倒不是怕她嗔怪，而是怕自己忍不住這份心跳。可是這時候，李四就那樣直勾勾地望着玉娘子，這速玉娘子自己也覺得有點意外，她臉上那股似笑非笑的神氣，看來也格外迷人。

可是，李四的行動，雖然無禮，難得他那樣雍容冲和，玉樹臨風，看來也只有他一個男人，夠資格這樣逼視玉娘子！李四雙眼的視綫，仍然停在玉娘子的身上，那種眼光，像是能看穿玉娘子身上所穿的衣服一樣，只怕也只有玉娘子一個女人，能夠在這樣眼光之下，仍然保持着鎭定。

李四緩緩地道：「獻醜了，我是不想壞貴寨的規矩，依規矩拜山求見，請別見怪！」

玉娘子「哼」地一聲，也不知道她是在笑，還是在生氣，隨着那一下冷笑，已然翻身上馬，一抖韁繩，又向前疾馳而出。玉娘子的行動，突如其來，可是李四的動作，也快得出奇，那兩個漢子，只留意了玉娘子，竟未曾留意李四是什麼時候上了馬的，只見塵土揚起，棗紅馬才衝進了山坳，李四也策着馬，衝進了棗紅馬揚起的塵土之中，轉眼之間，已經只聞蹄聲，不見人影了！

那兩個大漢互望了一眼，已然知道今天山寨之中，必然有熱鬧可看，只不過他們却還猜不透，大名鼎鼎的靈邱李四，究竟是爲了什麼而來的。

在迤邐崎嶇的山路中，玉娘子和李四，一前一後，正在策騎飛馳，李四始終緊跟在玉娘子之後，沿途只見山岡起伏，有的山岡上，全是形狀古怪的石頭，荒凉之極，玉娘子的馬放在前面，不一會，馳過了一道山溪，濺起老高的水花來，李四仍然緊緊跟在後面。

馳出了一里許，只見前面，有七八條漢子，一起靠在大樹蔭下乘凉，棗紅馬未馳近，他們已一起站了起來，玉娘子向他們揮了揮手，一刻不停，李四也隨即在那幾條大漢的旁邊馳過，直向一個山岡之上馳去，路越來越斜，兩匹馬竟仍首尾相啣，等到馳上了山岡，極目望去，只見數不盡的山巒，一個接着一個，山不是很高，可是峻險莫名，這正是著名的魯南山區的中心部份，若不是熟悉路途，可能打上三個月的轉，也轉不出來。

上了山岡子，玉娘子仍在向前馳，片刻之間，來到了一道石樑之前。

那道石樑，看來是天然的，直通到對面的山岡，大約有十七八尺長，最濶之處，不過五尺，窄的地方，看來只有兩尺許，石樑之下，是兩個山岡之間的一個山壑，向下望去，雖然不是很深，可是林木蒼蒼，要是跌了下去，身手再靈巧，也不能活命。

玉娘子一馳到了石樑之前，一聲尖嘯，反手在馬股之上，「拍」地打了一下，她胯下那匹棗紅馬，竟然去勢不減，直向前衝了過去，眼看着馬兒實在是沒有法子，在這條石樑之上，馳過去的，可是轉眼之間，玉娘子和棗紅馬，却已一起到了對面的山岡頂上！

李四一直跟在玉娘子的後面，相隔也不過兩丈許，他早已看出，前面沒有了去路，是以勒慢了馬，等到玉娘子策馬馳了過去，他剛好在石樑前，將馬勒住。

而玉娘子一到了對面山岡，立時兜轉馬頭，面向着李四，仍是那股似笑非笑的神情。

李四一看這樣情形，心中不禁暗叫了一聲「糟糕」！

這道石樑，要是他下馬步行，通過去是絕無問題，可是要他也學玉娘子那樣帶騎而過，他却是沒有把握！

而且，剛才他若是未曾收韁，也跟着一股作氣，衝了過去，這時候，他也可能早在對面山岡之上了，而如今在石樑之前停下，向下一望，人總是人，就算他是靈邱李四，又怎能不生怯意？

他抬頭，向玉娘子望了一眼，玉娘子豐滿誘人的嘴唇，正向上微微翹着，分明含有「看你怎麼樣」的心意，李四將心一橫，縱聲一笑，突然兜轉馬頭，往回馳去，馳出了好遠，玉娘子在對面山岡上，已然望不見他了，才陡地聽得馬兒長嘶，蹄聲大作，轉眼之間，只見李四伏在馬背之上，衝了過來，來勢快絕，直衝到石樑之前，馬不停蹄，竟效玉娘子剛才一樣，直衝而過，恰在玉娘子的身邊，勒住了馬，馬兒人立了起來，李四的身子後仰，臉兒幾乎就在玉娘子的鬢際掠過！

玉娘子一轉頭，李四已坐定在馬背之上，兩人互望着，誰也不說話，玉娘子撥轉馬頭，又向前馳了出去，李四仍然跟在後面。

不一會，下了山岡，山岡脚下，搭着幾間草棚，大樹下也有着不少人，玉娘子來到了草棚之前，翻身下馬，李四也跟着下馬。

那些在大樹下的漢子，一起迎了上來，玉娘子俏臉繃得極緊，指着李四，道：「這位是大名鼎鼎的靈邱李四爺，你們過來見見！」

那七個漢子一聽，神色皆是微微一變，然後，一起向李四拱手爲禮，李四也拱手回答。玉娘子一伸手，拉住了李四坐騎的韁繩，將李四的坐騎，和她自己的馬，一直拉了開去，拉到了樹下，俯身摘起了一朵黃花，插在鬢際，才慢慢轉過身來。

而那七八個大漢，已有兩個，直來到李四的身前，又向李四拱了拱手，李四臉上的笑容，看來雖然還在，但是也可以看到他多少有點戒備。

在這樣情形之下，李四自然知道，自己若是勝不了眼前這八個人，那就無法再和玉娘子談正事了。

而這是最難過的情形，雖然考較武功，並不是眞正的搏鬥，不會有人動刀動槍，可是雖是拳脚過招，眼前這些人，誰不是在拳脚之上，下了十年八年苦功的？一拳擊中要害，一樣是致命之傷！要是眞傷了對方一個人，那麼事情就難說得很了。

而如果在動手之際，手下留情，那也是絕對行不通的事情，因爲學武之人，誰不好勝，你手下放慢一些，人家一放緊，你就非得吃虧不可了！

李四一面心中轉着念，一面淡然道：「請先出招！」

那兩個大漢齊聲道：「四爺遠來是客，先請！」

李四也不再客氣，雙手握拳，向着兩個大漢，幌了一幌，他雙拳雖只是一幌，可是手腕隨即一拉，蕩起了兩圈拳影，一出手雖然不是急攻，可是看這拳勢，也是不同凡响，果然名不虛傳。

那兩個漢子在李四一出拳之際，立時分了開來，一個自左，一個自右，避開了李四的拳勢，直欺近身來，各自出拳，直取李四的上三路，從他們一出拳就攻向李四的頭部來看，他們顯然絕不留情面。

李四的身子突然一挺，只見他雙拳突然向外一分，竟是直勾勾兩拳，分向兩旁擊出，他在雙拳分擊而出之際，雙眼却向大樹之下的玉娘子望來。

剎那之間，只聽得「砰砰」兩聲响，那兩個大漢疾攻而出的兩拳，在李四張臂

發拳之後，一起擊在李四的雙拳之上，竟變成了拳頭對拳頭，硬接了一拳！

　這種打法，在場的幾個人，雖是久歷江湖，也是見所未見，不禁大是錯愕。

　而就在衆人錯愕間，只聽得那兩個大漢，各自發出了一下吼叫聲，不約而同，一起「騰騰騰」向後，連退了三步，看他們的神情，雖然竭力忍着，但仍是滿臉痛楚。額上，豆大的汗珠，滾滾而下。

　李四的雙臂，仍然向左右平伸着，雙手也仍然捏着拳，所有的人，都看得很清楚，他雙拳緊握着，指節骨根根凸起，看來是如此之有力，簡直不像是一雙人的拳頭，而像是一雙鐵鎚！

　再看那兩個大漢時，右臂下垂，右手已捏不成拳，指節紅腫，顯然剛才，雖然是硬碰硬的一拳，毫無取巧的餘地，但是功夫既不如人，自然難免吃虧了！

　而李四始終望着玉娘子，在樹下的玉娘子，也已然轉過身來，看到了這等情形，雙眉畧畧向上一揚。

　也就在這時，只聽得一聲大喝，一條大漢，越衆而出，那大漢向前連跨了幾步，身子突然躍起，身在半空，雙腳便向李四的面門踹到。

　李四頭向後畧畧一仰，右手覷準了對方一腳的來勢，伸手向上便托。

　這一下，李四自度，必然可以將對方托得連跌幾個筋斗，倒翻出去，如果不是性命相搏的話，那麼對方在翻出之後，也就不應該再攻，應該認輸了！

　雙方的攻勢都很快，李四的手一托上去，那大漢的身子，果然向後翻去，李四力透右臂，向前用力一抬，那大漢在半空中連翻了三四下，如同風車一樣。

　這一切，全在李四的意料之中，但是出乎李四意料之外的是，那漢子身在半空之中，連翻了三個空心筋斗，但是却並不是向後翻去，而就在李四的身前。

　李四一看這情形不對，「呼」地一拳，已然擊出，那大漢也在同時，身子向下一沉，一腿掃向李四的下盤，李四身子跳起，那漢子一腿掃空，身形更矮，單手按着地，身子連連旋轉，雙腿不斷橫掃，李四要是落下來，非被掃中不可！

　李四心中，也不禁暗自吃驚，他剛才躍在半空，自然無法久留，非落下來不可，他一咬牙，悶哼一聲，喝道：「眞好腳法！」

　一面喝，一面他身子陡地向下沉來，他雙足才一落地，那漢子的兩腳，已然掃到，「砰砰」兩聲响，正踢在李四的小腿之上。

　可是，李四一落了地，就像是釘牢在地上一樣，雖然那漢子雙腳掃中了他的下盤，可是他身子，仍然直挺挺地站着，竟是紋絲不動！

　旁觀的所有人，一見這等情形，不由得齊聲脫口叫起好來，那漢子手在地上一按，一躍而起，李四半轉身，虛幌一拳，那漢子慌不迭轉身，李四又是一拳，已擊在他的肩上！

　那漢子一中拳，身子踉踉蹌蹌，直跌出了兩三步，方始站定，臉脹得通紅，李四微微一笑，道：「閣下旋風腿法，眞不同凡响。」

　看來，他這樣說，倒眞是由衷地讚佩，而不是在奚落對方，那漢子定了定神，道：「慚愧得很！」

　在雙方對答間，又有兩個大漢，大踏步走了出來，可是在樹下的玉娘子，突然嬌聲道：「行了，你們都不是四爺的敵手，還不多謝四爺手下留情？」

　和李四動過手的三個漢子，一起向李四拱手，李四向玉娘子望去，玉娘子已然翻身上馬，同時一拍李四的坐騎，李四也一聲唿哨，馬兒奔過來，李四也上了馬，兩匹馬，又向前馳了出去。

　本來，李四是應該和眼前八個漢子，一一動手的，不過從動手的情形來看，李四的武功，和各人相差，實在太遠，實在不必要再浪費時間了！

　李四緊跟在玉娘子後面，一直向前馳去，又馳出了三五里，翻過了幾個岡子，只見一列大木築成的房子，依山而築，屋子之前，是一列木柵，柵門關着，但玉娘子馳到近前，柵門立時被幾個大漢，一起推了開來，兩匹馬，一先一後，直進柵內了。

　木柵之內，是好大一片平地，兩匹馬馳得更快，直來到了正中一間屋前，才一起停了下來。

　李四看這一間屋子的形勢，知道自己，已然在萬龍岡的大寨之中了。江湖上傳說，要進萬龍岡的大寨，至少要過七關，而他，連和那三個漢子動手算在內，也不外過了兩關，看來多半是玉娘子知道難不住他，是以樂得放個交情算了！

　玉娘子翻身下馬，大踏步向前走去，李四也下了馬，但是却並不跟進去，只是在門口，拱着手，朗聲道：「靈邱李四，有事拜見萬龍岡當家，請賜一面！」

　在這時候，屋前的空地上，三四十條大漢，已排成了幾列，站着不動，烈日之下，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李四連說了兩遍，才見一個漢子，身形瘦削，衣着整齊，和其餘那些粗獷豪邁的大漢，大不相同，自屋中走了出來，向李四拱手道：「請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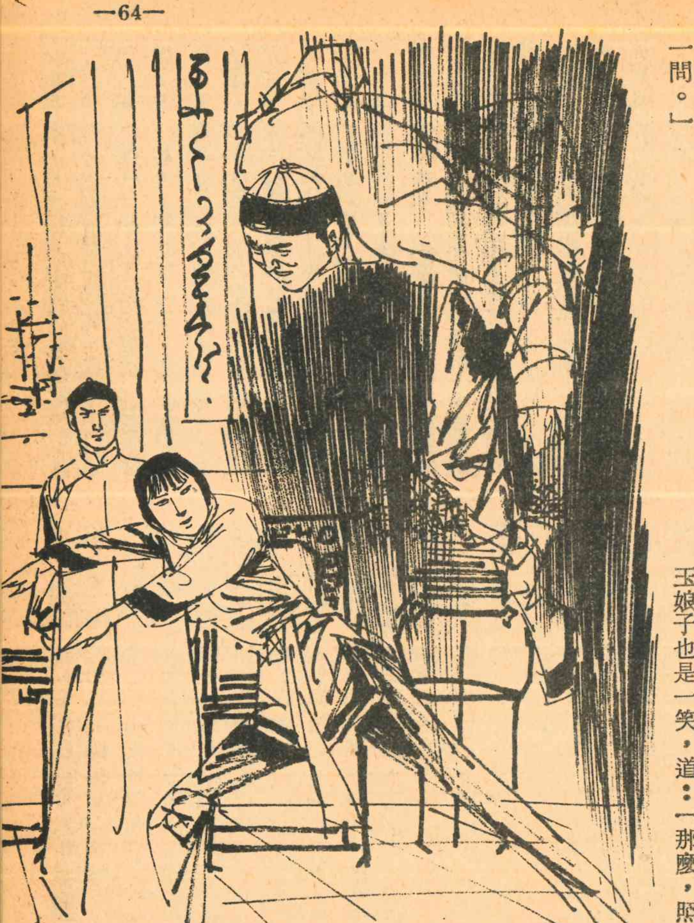
　李四吸了一口氣，他是有目的而來的，可是在他未曾來之前，他只聽得人說玉娘子美艷無匹，不過他不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人，只當是江湖傳言渲染過甚。然而，在他見過了玉娘子之後，只覺得玉娘子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他不禁在想：要不要改變原來的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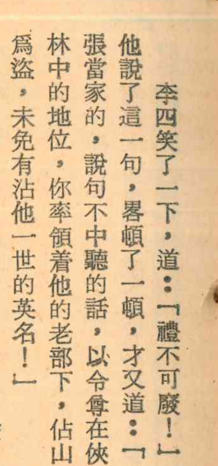
　李四一面想，一面走了進去，只見屋內是一個大堂，正中一張交椅，兩旁兩列椅子，全製造得十分粗糙，顯然是自己在山中伐木，草草製成的。

　在正中交椅之後，靠牆一列長案，點着紅燭，豎着一塊炙有一個「大」字的木牌，玉娘子已坐在正中的交椅之上，她神情雖然嚴肅，不過坐在那裏，柳腰隆胸，看來仍然使人想入非非。

　李四就當是未曾和玉娘子見過面一樣，伸手拍了拍衣服，屈一膝，便跪了下去，他一向下跪，玉娘子身形一閃，就閃了開來。

　李四一上來就行大禮，玉娘子自小在江湖上混，自然知道，以李四的身份而論，自己是絕沒有資格受這樣的大禮的，而





李四之所以行大禮，自然是衝着那一塊「大」字輩的木牌而來。

　玉娘子一閃開，李四雙膝下跪，叩了一個頭，才站了起來，玉娘子這才歸座，又一疊聲吩咐看座，等李四也坐了下來，十幾條大漢，也一起走了進來，分成兩列，身形筆挺，一動也不動地站着。

　雖是大熱天時，可是大堂之中，氣氛森嚴，令人的心頭，也不禁有點寒森森的感覺。

　李四的態度，仍然那麼從容，道：「張當家的，在下有一句說話，不知當不當說！」

　玉娘子的俏臉，也十分嚴肅，道：「四爺既然來了，自然非說不可，何必多此一問。」

　李四笑了一下，道：「禮不可廢！」他說了這一句，畧頓了一頓，才又道：「張當家的，說句不中聽的話，以令尊在俠林中的地位，你率領着他的老部下，佔山爲盜，未免有沾他一世的英名！」

　李四的語氣，雖然聽來好像並不嚴重，可是他講的話，却是極其嚴厲的指責，尤其他身在萬龍岡的大寨之中，竟敢一開口就說那樣的話，眞是胆子大得可以！

　玉娘子柳眉一揚，臉上已有怒意，可是轉眼之間，却又笑靨陡生，嬌笑了起來，道：「江湖上全說四爺英雄了得，果然名不虛傳。」

　李四一笑，道：「張當家的，金玉良言，難免刺耳！」

　玉娘子也是一笑，道：「那麼，照四爺來說，應該怎麼樣？是不是我們也受了銀子，去聽從早已脫了幇的侄子，來指揮我們？」

　玉娘子這兩句話，也十分尖銳，李四聽了，長嘆一聲，緩緩站了起來。

　李四一站起來，大堂中的氣氛，登時緊張了起來，李四目光四射，在那兩行大漢身上，轉了一轉，沉下了臉，道：「說句不中聽的話，玉姑娘，妳自己可以任性胡爲，不該拖累了別人！」

　玉娘子不怒反笑，道：「好一個任性胡爲，到今天才有人對我講這句話！」

　李四一點也不讓人，立時道：「正是太遲了些！」

　這一句話，實在口氣太重了些，不但在派玉娘子的不是，而且連張老太爺也有了不是，等於是在指責張老太爺的家教不嚴了！

　一時之間，大堂之中，雖然仍是靜得鴉雀無聲，但是那兩行大漢的臉上，都有了極度的怒意，有幾個脾氣不好的，面肉在不由自主地抽搐着，顯是他們的心中，已經怒到了極點。

　玉娘子本來一直是若無其事在微笑着的，但這時，俏臉也不禁拉了下來，冷冷地道：「你憑什麼，能在這裏，肆無忌憚地說話？」

　李四一聲長笑，道：「憑我一腔不想眼看妳日益沉淪的熱情！」

　玉娘子陡地提高聲音，道：「我與你何干？」

　李四的行動極快，陡地向前跨了兩步，已然來到了玉娘子的身前，目光炯炯，直視着玉娘子，疾聲說了兩句話，他那幾句話的聲音，壓得很低，大堂上那麼多人，竟沒有一個聽到他講了些什麼，只見到他的口唇掀動而已。

　而李四的話才一講完，玉娘子的俏臉之上，立時現出了一股又喜又嗔，極其優雅，難以形容的神情來。而李四仍然一直望着玉娘子，衆人不知道李四說了一些什麼，心中十分納罕。

　只見玉娘子和李四兩人，僵了半晌，大家都不出聲，而在那片刻之間，玉娘子臉上的神情變化，簡直是變幻莫測，不知轉換了多少神情，突然之間，只見玉娘子揚手一掌，摑向李四的臉頰。

　那一掌，來得突然之極，玉娘子一揚手之際，人人都等着聽那「拍」地一聲，可是也就在那一剎間，李四腳未離地，身子倏地向後，退出了一步，玉娘子一掌已然摑空，玉娘子的動作，也快得出奇，一掌摑空，一腳已然飛出，李四的身子騰空而起，反在玉娘子的頭上，躍了過去，玉娘子旋風也似一轉身，李四還未曾轉過身來，玉娘子一拳已然打出，這一拳，去勢如風，人人都可以看到，李四實是非被擊中不可了！

　那倒並不是說大堂中人，以爲李四沒有能力避開這一拳，而是李四在玉娘子頭上躍過之際，已到了玉娘子的交椅之前，他要避開這一拳，非向前跨出不可，而向前跨出，自然得撞在那張大椅子之上，只有處境更爲不利！

　大堂中的那些漢子，有的嗔怪李四出言太不留餘地，都希望能挫一挫他的氣燄

，有幾個，甚至已準備脫口叫出好來了。

可是，也就在那一剎間，只見李四身形一矮，雙手一舉，已將玉娘子的那張交椅，舉了起來，雙臂反向後，竟將那張椅子，恰好擋在玉娘子的拳前，玉娘子一時收拳不迭，「砰」地一聲響，一拳正擊在椅背之上，別看玉娘子的手，揑成了拳頭，就像是粉團一樣，可是從那一下聲響聽來，這一拳的力道，顯然不輕。

李四一擋開了玉娘子的那一拳，身子轉動，放下交椅，已然斜向外，掠了出去，掠開之際，還向玉娘子笑了一下，玉娘子一聲悶哼，立時跟了出去，兩人一先一後，轉眼就出了大堂。

這時，在大堂中的那些大漢，雖然人人都想跟了出去，可是當家的不曾吩咐，他們也不敢妄動。

李四出了大堂，一直向前奔着，轉眼之間，已然奔出了老遠，到了大簇野草之中，玉娘子追到近前，道：「怎麼只是逃走？」

李四站定了身子，笑嘻嘻地說道：「玉娘子，我剛才所講的話，可是出自肺腑的！」

玉娘子的臉上，陡地紅了起來。

剛才，李四在大堂上，在她的面前，低聲所講的那幾句話，又在她的耳際，響了起來，李四在講那幾句話的時候，聲音壓得很低，聽來也格外動人。

玉娘子可以一字不易地想起那幾句話來，李四說的是：「玉姑娘，我小時候，曾見過妳一次，只怕妳不記得了，打從那時起，我就下了決心，娶妳爲妻子！」

玉娘子是一個美艷得令人不敢逼視的美人，天下的美人，都有一件很麻煩的事，就是她太美了，以致令得男人不敢作非份之想。玉娘子帶着那麼多男人落了草，恩威並重，誰也只是在心裏想想，從來也沒有人，敢對她講過這樣的話。

然而，她究竟不是一個小姑娘了，是到了需要有人對她說這樣話的時候了！正因爲如此，李四的那幾句話，才格外令得她心頭狂跳，連她自己，也說不上，爲什麼會突然向李四出手的！

玉娘子俏臉飛紅，一時之間，不知道該說甚麼才好，李四忽然又嘆了一聲，道：「我的話，全是眞心話！」

玉娘子只覺得心頭怦怦亂跳，她心中不知罵了自己多少次，別心跳，沒出息的丫頭，心跳幹甚麼？可是實際上，她的心跳却越來越甚，她連說話也變得一個蠢丫頭一樣，沒頭沒腦地問道：「那麼你來找我，是爲了——」

她這句話一出口，立時就後悔起來，靈邱李家，和秦家聯手，收買北青帮中有頭臉的人物，將她迫上萬龍崗，她不是不知道，眼前的李四，明明是自己的敵人，又何必多此一問呢？

可是，李四的回答却來得極快，根本不容許她有反口的機會，李四陡地向前，跨出了幾步，直來到了她的身前，當李四來到她的身前之際，她只覺得李四的身子像一大團火，不是有一個人在向她迫近，而是有一團烈火，在向她迫了過來，她被那團烈火，迫得幾乎連氣也喘不過來，李四的話，更令她頭昏目眩。

李四直視着她，道：「玉姑娘，我決心要娶你爲妻，不論怎樣，我是下定了決心！」

玉娘子急速地喘着氣，胸脯起伏着，她感到不知如何應付李四的話才好，她一生之中，從來也沒有應付這種場合的經驗，她可以和任何强敵，面對面地生死拚鬥，而毫無所懼，可是她做夢也想不到，一個年輕男子，這樣的幾句話，會令得她如此之不知所措。

而令得她更料不到的是，李四一面說着，一面竟已伸手搭了過來，當李四的手，一搭上了她的纖腰之際，她不由自主，發出了「嚶」地一下呻吟聲，一身的氣力不知去了那裏，腰肢柔軟得像棉花一樣，身子向後仰去，李四一縮手臂，她和李四的身子，就貼到了一起。

× × ×

野店中的燈光，依然昏黃，外面響起了隆隆的雷聲，天氣很悶熱，店堂中的各人，全都熱得一身是汗，人人都屏住了氣息，只有玉娘子一個人在說話。

而玉娘子的聲音，聽來却是那麼輕柔，那麼平靜，就像她在說着的，不是發生在她自己身上的事，而是另一個和她毫不相干的人一樣。

楊胖子的聲音，聽來也很細，他道：「玉姑娘，李四爺可是娶了秦家的鳳姑娘的！」

玉娘子畧停了一停，望着昏黃的燈光，神情很茫然，道：「當時還沒有娶，或者，已經娶了，但是我完全不知道，我也沒有時間去想，我只知道，有一個人，李四，他要娶我，我就相信了他！」

楊胖子吸了一口氣，很難從他的神色上，看出他的心中在想些甚麼，他道：「以後呢？」

玉娘子緩緩地道：「他在萬龍岡住了一個月才下山，臨走的時候，吩咐我將所有原來不是青帮的人遣走，將原來青帮的弟兄，帶着回青帮去，告訴我，要將萬龍岡落草一事，當作一場夢。當時——」

她講到這裏，抬頭向在店堂中的十來個大漢，看了一眼，才又道：「當時，他們全曾勸過我，可是我却完全聽不進去，只問他們是不是跟我走，他們之中，一大半寧願留在萬龍崗，只有幾個，怕我會上人家的當，跟着我下山，我們才下山，還沒走出一百里地，就聽到了孫美瑤的三小子吃了虧的那件事！」

楊胖子和所有北霸鏢局的鏢頭，全呆了一呆，楊胖子忙道：「我不懂——」

玉娘子笑了一下，笑容有點凄然，道：「楊總鏢頭，你當然不懂，一直到今天，孫美瑤的三小子，臉兒是長是短，我也沒有見過！」

楊光達陡地抽了一口凉氣，這眞有點不可思議之極了！人人都知道，孫小三的眼睛，毀在玉娘子的手裏，江湖上人說起這件事來，活龍活現，而如今，傳說中的玉娘子本人，竟然未曾見過孫小三！

楊光達究竟是老江湖了，雖然玉娘子的話，越說越是令人難以相信，但是他至少已經想到一點，那便是：如果玉娘子所說的全是屬實，那麼，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心中也約莫有點數了。（未完）

離魂俠

鴛鴦同命慘遭磨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天鳳爲韓教主唸動咒語，召回邪教總壇，爲她解去禁制，凌天鳳恢復記憶後，韓教主脅迫她重回邪教効命，否則殺無赦，凌天鳳請求俟柳步風返回後再作答覆，韓教主應允後，將她囚於特別室中，凌天鳳緬懷往事，不禁悲從中來，放聲大哭，正以此際，美丐娘韓雲娥偕夾谷大俠潛入密室，勸令凌天鳳說服柳步風，支持她奪回邪教主之位，如果凌天鳳和柳步風支持她的話，她當設法毀去韓教主所設置用以禁制凌天鳳和柳步風的草人，並答允事成之後，任從凌天鳳和柳步風自由離去，凌天魔答允之後，韓雲娥答應在採取行動時當先來拯救凌天鳳及柳步風出困——

第三天上午——

韓教主正獨自坐在他的書房看書時，夾谷大俠進來了，韓教主連忙起身相迎，陪笑道：「夾谷大俠請坐，這兩天玩的怎樣？」

夾谷大俠一面落坐一面答道：「很好，你那姪女的床上功夫果有獨到之處。」

韓教主笑道：「但是如我料的不錯，她一定有所求於你，對否？」

夾谷大俠頷首道：「對了。」

韓教主笑得更奸邪，道：「她求你協助她奪回教主之位，對否？」

夾谷大俠又頷首道：「對了。」

韓教主哈哈大笑，說道：「而你答應她了？」

夾谷大俠道：「正是，我答應她砍掉你韓教主的頭，讓她登上教主的寶座！」

韓教主突然笑聲一歛，陰惻惻地道：「她還去嗾使凌天鳳，要凌天鳳協助她成事，是吧？」

夾谷大俠道：「完全正確。」

韓教主冷哼一聲道：「你如玩够了，我要立刻處死她！」

夾谷大俠搖頭，說道：「不，我還沒有玩够了，讓她多活幾天不妨，反正不碍事的。」

韓教主道：「但對我來說，却是如刺在背啊！」

夾谷大俠道：「老夫保證不碍事就是了！」

他說話時，戴着人皮面具的臉部始終沒動一下，聲調也始終很冷靜，沒有一句是帶着感情說出來的。

韓教主恨恨地道：「那賤婢，她也不想想我是她的叔叔，竟敢圖謀不軌，眞是胆大妄爲！」

夾谷大俠道：「只要老夫不動搖，你還怕甚麼呢？」

韓教主道：「但她不死，我心難安，本教可能還有少數人願意支持她呢！」

夾谷大俠道：「不用担心，有老夫在，保證你平安無事。」

韓教主問道：「凌天鳳是不是答應協助她推翻我？」

夾谷大俠道：「是的。」

韓教主冷笑道：「哼，那丫頭眞是活得不耐煩了！」

夾谷大俠道：「你打算怎樣？」

韓教主道：「我想處死她算了。」

夾谷大俠搖搖頭，道：「不，她和柳步風難得練成卓五絕的蓋世劍法，處死未免太可惜，今後你仍可運用法術驅使他們去替我們辦事，一直等到我們大功告成才處死他們不遲。」

話聲一頓，接着問道：「柳步風今天可以到了吧？」

韓教主道：「是的，大概今天中午可到。」

夾谷大俠道：「他回來之後，老夫打算改變他的面貌，讓他去辦那件事。」

韓教主道：「他成麼？」

夾谷大俠道：「即使失敗，對我們也沒損失，目前最得民心的是徐達，他一死，對朱元璋的打擊最大，這一點老夫早就告訴過你了。」

韓教主點點頭，在書房中來回踱了幾步，忽然以鄭重的語氣道：「我心裏有問題，一直想請教夾谷大俠，不知夾谷大俠肯否明告？」

夾谷大俠淡淡地道：「何事？」

韓教主道：「夾谷大俠的計劃，是出自你個人的心意或是有人幕後主使？」

夾谷大俠默默的注視他良久，才反問道：「如是出自老夫個人之意怎樣？如是幕後有人主使又怎樣？」

韓教主道：「如是另有幕後人主使，我要知道他是何許人。」

夾谷大俠道：「老夫不妨老實告訴你，此事的主事人確非老夫，不過他已全權交給老夫來辦這件事，將來事成之後，你所提出的條件，老夫保證都可兌現！」

韓教主道：「他是誰？」

夾谷大俠道：「目前，老夫不能告訴你。」

韓教主露出一個世故的微笑，說道：「如此看來，我只不過是個外圍人物而已啊！」

夾谷大俠道：「你不滿意？」

韓教主笑笑不語。

夾谷大俠雙目迸射出嚴峻的光芒，沉聲道：「你可別忘記，在老夫尚未與你合作之前，你只不過是個默默無名的窮教主，而現在，你已得到不少的好處了。」

韓教主笑道：「不錯，我是已得了不少好處，而且很感滿意……」

夾谷大俠道：「既然如此——」

韓教主打岔道：「我的心意到目前爲止也沒有絲毫改變，只希望那位主事者不要把我當作外人而已。」

夾谷大俠道：「這一點並不難，只要你今後有所表現，老夫一定爲你引見。」

說話間，一個守衞於書房外面的黃衣青年走入書房，向韓教主行禮道：「啓稟教主，第三分壇主到了。」

韓教主一哦道：「叫他進來。」

黃衣青年退出不久，便有一個中年人進入書房，這個中年人相貌平庸，穿着一襲米色長衫，一入書房便向韓教主倒身下拜，恭聲道：「第三分壇主李安，拜見教主！」

韓教主一揮手道：「起來。」

李安又一拜，說了聲「謝教主」，才起身垂手筆立於一旁。

韓教主問道：「柳步風已帶到了？」

李安恭聲道：「是的，已交給范執事帶入教堂。」

韓教主道：「路上有沒有出事？」

李安道：「沒有，屬下將他裝入一口棺材中，用馬車運回來的，故一路上並未引起人的注意。」

韓教主微微點頭道：「很好，你退下歇息，明天再回去吧。」

李安一躬身道：「是，謝教主。」

禮畢，卽退了出去。

韓教主轉對夾谷大俠說道：「咱們去看看那小子吧？」

夾谷大俠點頭道：「好，你是否要讓他馬上恢復記憶力？」

韓教主道：「夾谷大俠的意思呢！」

夾谷大俠沉吟道：「你可以先讓他清醒，但不必立刻讓他恢復記憶。」

韓教主道：「好。」

他走去按動書櫃秘門，與夾谷大俠一起走入地道，進入那金碧輝煌的教堂中，只見柳步風已被安放於一張椅子上，一顆頭向後仰着，正陷於昏迷不省之中，旁邊立着那個范天原。

韓教主上前看看柳步風，笑了笑道：「數月不見，這小子的氣質似乎變了。」

夾谷大俠笑道：「更變得正氣凜凜是麼？」

韓教主道：「正是，可見此子非吾道中人，將來非除去不可！」

夾谷大俠道：「你先把他弄醒吧。」

韓教主於是閉目唸動眞言咒語，然後睜開眼睛笑道：「柳步風，你醒來！」

柳步風好像被灌輸了生命，立刻霍然而醒了！

他直起上身，呆呆的望着眼前的一切，慢慢的，眼睛變得有神起來，面上也就現出驚訝困惑之色，開聲問道：「你們是誰？」

韓教主含笑道：「你猜猜！」

柳步風還以爲是在夢中，摔摔腦袋眨眨眼睛，然後重新打量面前的韓教主和夾谷大俠，以及周圍的一切，之後他的面上泛出了苦澀的笑，因爲他已明白不是在夢中，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韓教主詭然一笑道：「想不起來，是麼？」

柳步風點點頭，道：「是的，我們變方，以前曾經見過面麼？」

韓教主道：「豈止見過面而已！」

柳步風的頭腦本來很靈活，反應很敏捷，這時聽了對方的話，不禁面色一變道：「二位是……」

韓教主微笑道：「我姓韓！」

柳步風心知眼前二人與自己的失去記憶力必有極大的關係，當下急急的問道：「台甫是？」

韓教主道：「敬山。」

他接着一指夾谷大俠道：「這位是夾谷大俠，你們以前也曾見過。」

柳步風又急問道：「那麼，我們以前的關係是友還是敵？」

韓教主又露出詭譎的微笑，說道：「是敵，也是友，難說得很……」

柳步風大爲激動，道：「我的失去記憶力，是你們造成的？」

韓教主點頭道：「不錯，我現在可以馬上使你恢復記憶力，不過——」

柳步風突像一尊被激怒的雷神，口發一聲厲吼，一拳擊了出去！

自於長白山摘月崖「一覺醒來」之後，他無時無刻不在希望見到陷害自己的人，今天他終於見到了，於是長期蘊藏在心坎中的憤怒之火，一下爆發了，他根本不去攷慮後果，只想立刻擊斃對方，以洩心頭之恨。

韓教主乍有提防，左掌倏揚，「拍！」的一下將他的拳頭推歪一旁，沉笑道：「柳步風，凌天鳳已在我的手中，你敢逞强？」

柳步風因是含憤出手，力道用得很足，這時被對方一推之下，登時收勢不住，往旁顛出了數步，他本待轉身再度出擊，但一聽到對方之言，頓時洩了氣。

他慢慢的轉回身子，憤恨欲狂的瞪視着對方，一字一咬牙地道：「說！你們到底是誰？爲甚麼要陷害我？爲甚麼要使我失去記憶力？」

韓教主嘿嘿冷笑道：「這個問題，我叫一個人來回答你好了！」

柳步風暴聲道：「誰？」

韓教主道：「凌天鳳。」

柳步風面色一變，道：「她能够回答我？」

韓教主道：「不錯，我已使她恢復記憶力，我也已關照她勸勸你——你想不想

見她？」

柳步風道：「她在那裏？」

韓教主道：「跟我來！」

說畢，舉步向裏面走去。

柳步風隨後跟去，他眞想一拳擊斃對方，但是他終於以最大的毅力壓抑了胸中的怒火，因爲他顧慮到了凌天鳳的處境，他不忍見她受到傷害。

但是，他心中仍然充滿許多解不開的疑團，忍不住問道：「你既肯讓她恢復記憶力，爲何不肯讓我恢復記憶力呢？」

韓教主邊走邊答道：「我不讓你恢復記憶力的原因，是要繼續處罰你，直到你回心轉意爲止！」

柳步風道：「何謂回心轉意？」

韓教主道：「一切的一切，凌天鳳會告訴你的，你等下問她好了。」

說話間，已來到關禁凌天鳳的地下室門外，韓教主取出一把鎖匙開了門鎖，推開房門，說道：「進去吧！」

柳步風一見凌天鳳果在裏面，心中大喜，立卽衝了進去，叫道：「天鳳！天鳳！妳沒事吧？」

「砰！」

房門在他跨入禁室之後，隨被韓教主拉回關上，接着是下鎖聲，然後是韓教主的怪笑聲：「你們是一對恩愛夫妻，如今小別重聚，好好的談一談吧！」

語畢，大笑而去。

凌天鳳因已恢復了記憶力，明白了自己與柳步風的關係，故一見柳步風進來，立時自床上跳下，投入柳步風的懷抱中，喜極而泣道：「步風！想不到我們眞能再相見，現在我死也甘心了！」

柳步風却反而怔住。

他只記得和她——恨似海——認識後的一切，而尙不知自己和她在失去記憶之前的關係，是以剛剛聽到韓教主的那句話時，他受到很大的震動，一時呆呆的說不出話來。

凌天鳳仰起玉臉，道：「步風，你怎麼不說話呀？」

柳步風舉手輕撫她的秀髮，喃喃的問道：「天鳳，他說的是眞實的麼？」

凌天鳳點點頭道：「是眞的！今年五月，你陪我返鄉認親的途中，我們就是夫妻了！」

柳步風突然緊緊的擁抱住她，沒有說話。

凌天鳳從他的沉默中感受他發自內心的熱情，情不自禁的淚如雨下，道：「你還想不起來？」

柳步風說道：「他沒有讓我恢復記憶力……」

凌天鳳一呆道：「爲甚麼？」

柳步風道：「他說要繼續處罰我，直到我回心轉意爲止。」

他突然猛力的搖撼她一下，迸發出激[illegible]的聲音道：「快告訴我他到底是誰？」

凌天鳳道：「好，我告訴你。」

她拉他一起在床邊坐下，接着道：「他——剛才說話的那個——他是我們的教主！」

柳步風問道：「甚麼教主？」

凌天鳳道：「白蓮教！」

柳步風茫然道：「白蓮教？」

凌天鳳道：「是的，白蓮教是個邪教，專用法術蠱惑人，你就是因爲看穿了本教的底細所以才勸我一起叛教逃脫的！」

柳步風道：「我們是他什麼人？」

凌天鳳道：「我們是他壇下『二十四精英』中的一對，你叫柳步風，我叫凌天鳳，我們是從小被拐騙入教的人，後來他挑選你我二人練習『三十六路斬妖劍』，劍法練成之後，他派你去長白山摘月崖殺夏侯祺奪萬年神參，派我去五台山殺青衣活佛奪千年何首烏，你認爲他圖謀不軌，就勸我脫離，後來你在陪我返回太原的路上，我們同時落入他的法術中，就那樣迷迷糊糊的去完成了他交給我們的任務——記得麼？」

柳步風皺了皺眉道：「如此說來，那夏侯祺和青衣活佛當眞是死在我們兩人劍下的了？」

凌天鳳道：「是的！」

柳步風痛苦地道：「另外那個叫『夾谷大俠』的傢伙是誰？」

凌天鳳道：「直到現在，我也只知道他叫『夾谷大俠』，至於他的身份來歷，我也不清楚，我只知他慫恿我們教主造反，是個可怕的大壞蛋！」

柳步風沉默有頃，嘆了口氣道：「我仍有許多事情不明白……」

凌天鳳道：「你不明白的事，我都可告訴你，你和我一樣，也是從小被拐騙入教的，你的家在山海關，你父親叫柳鴻林，是一位飽學之士——這是你以前告訴我的。」

柳步風眼睛發出奇光道：「我曾經回家過沒有？」

凌天鳳道：「沒有，因爲教主不讓我們回家，他曾恐嚇我們不准逃跑，否則要殺害我們的父母。」

柳步風道：「原來如此……」

凌天鳳問道：「你是怎麼被他弄回來的？」

柳步風道：「妳在五絕谷失踪之後——對了，那天妳爲何要把塞在耳中的棉花取出來？」

凌天鳳道：「我上了那賤人的當！」

柳步風道：「那個賤人？」

凌天鳳道：「公孫艷娘！」

柳步風驚訝道：「她怎樣？」

凌天鳳道：「那天半夜裏，她悄悄進入我房中，把我搖醒，和我說話，我見她神色焦急，忖度必有重大事故發生，便取下耳中棉花問她甚麼事，她告訴我說卓五絕已將你們四人殺害，馬上就要來殺我，叫我趕快逃命，我聽了一時心慌意亂，就聽她的話，逃了，但一跑出賓閣，我就失去了知覺，醒來的時候，身已在教堂之中了。」

柳步風詫異道：「那麼公孫艷娘爲何要騙妳？」

凌天鳳說道：「她是我們教主的表妹呀！」

柳步風恍然大悟道：「原來如此，怪不得我們能够練習卓五絕的劍法！」

凌天鳳道：「我們教主計劃竊取卓五絕的劍法已久，他先後派他姪女韓雲娥和表妹公孫艷娘犧牲色相去媚惑卓五絕，要她們竊取卓五絕的劍法，後來韓雲娥失敗

了，公孫艷娘却成功了，公孫艷娘練成了『三十六斬妖劍』及被選爲劍宮宮主之後，便偸偸的將『三十六路斬妖劍』錄成劍譜，交給化名入谷挑戰的韓敬山——我們的教主！」

柳步風問道：「妳說的那個韓雲娥，是……」

凌天鳳道：「她就是美丐娘。」

柳步風輕啊一聲道：「原來是她，但是她怎麼變成一個叫化婆子呢？」

凌天鳳道：「她原是前任教主指定接掌本教的人物，却被她叔叔韓敬山奪去了教主之位，韓敬山又藉故將她逐出本教，她一氣之下，就以叫化婆子的面目流浪江湖，目的是想爭取本教教徒的同情。」

柳步風道：「這樣說來，她一定很痛恨韓敬山那個妖人了？」

凌天鳳道：「不錯。」

柳步風道：「她爲何不向卓五絕告發？」

凌天鳳道：「這件事，我還是昨天才知道的，韓雲娥告訴我說她不認識公孫艷娘，根本不知公孫艷娘也是韓敬山派去的人物，直到前天夾谷大俠說給她聽，她才知道。」

柳步風道：「那韓雲娥，現在也在此處？」

凌天鳳點頭道：「是的，她已和夾谷大俠打得火熱，而且……」

說到這兒，壓低聲音說道：「夾谷大俠已答應，協助她推翻韓教主，讓她當教主！」

柳步風訝然道：「夾谷大俠爲何要這樣做！」

凌天鳳道：「大概他認爲與韓敬山合作不如與韓雲娥合作來得愉快些吧。」

接着，她又將韓雲娥要求協助推翻韓敬山的事，悄悄的告訴他，最後說道：「韓雲娥答應我在採取行動之前，毀掉韓敬山用以控制我們的那兩具草人，然後放我們出去，所以再過一兩天，我們就可以自由了！」

柳步風道：「那個女人也不是好貨，咱們幹麼要協助她？」

凌天鳳道：「你還不明白我的意思麼？我們幫助她除去韓敬山之後——」

柳步風點點頭道：「我明白了！」

凌天鳳托起他的下巴，看看他的臉，道：「你瘦了很多。」

柳步風苦笑了一下，也將自己和明燈俠離開五絕谷的經過說了一遍，最後長嘆一聲道：「後來明燈俠怎樣，我就不知道了，但願他沒事才好……」

凌天鳳道：「現在我已恢復記憶，明白了和你的關係，要不是有孕在身，我眞想跟他們拚個死活！」

柳步風看看她微微隆起的肚子，不禁愧恨交集地道：「我眞該死！」

凌天鳳道：「不，這不能怪你，我們已是夫妻，我也很想替你生個兒子，只是我怕逃不過韓敬山的魔掌，我相信他是絕對不肯寬赦我們的。」

柳步風低頭沉思了一會，再抬頭問道：「韓雲娥說什麼時候採取行動？」

凌天鳳道：「她只說過幾天。」

柳步風道：「而韓敬山那妖人，他打算怎樣處置我們兩人？」

凌天鳳道：「由於『二十四精英』之中，只有我們兩人練習『三十六路斬妖劍』，故韓敬山捨不得殺害我們兩人，不過我們如拒絕爲他効力的話，恐怕活命的機會也不多了。」

一語甫畢，禁室之門突被推開，但見白蓮教主韓敬山當門而立，嘿嘿冷笑道：「妳說對了，如果你們不肯爲我効力，只有死路一條！」

柳步風大喝一聲，縱跳上前，一拳直擊過去。

那知眼看拳頭快要擊中韓敬山的面門之際，柳步風突然像一隻洩了氣的皮球，萎然倒了下去。

凌天鳳大吃一驚，跳上前抱住柳步風，急叫道：「步風！步風！」

韓敬山陰森森一笑說道：「不要緊張，我只不過再讓他昏迷不省人事罷了！」

凌天鳳聽了心中稍寬，仰臉怒問道：「你究竟要把他怎樣？」

韓敬山道：「妳放心，我不會馬上處死他的，他對我還有很大的用處。」

說到此處，忽又唸起咒語來了。

柳步風立由地上站起，但是雙目無神，好像已變成一具沒有生命的軀體。

凌天鳳一看就知他又被法術控制住了，心中很怕他走掉，慌忙拉住他一隻手，轉對韓敬山惶聲道：「你要把他帶走？」

韓敬山微微詭笑道：「不，我現在只要他去幫助我們應付一個敵人，等收拾了敵人之後，我還會讓他回到此處和妳團聚的。」

凌天鳳心頭一動道：「有外敵侵入本教總壇了？」

韓敬山道：「不錯，那些分壇的人實在太笨，竟把卓五絕，明燈俠和阿福引上門來，此刻他們三人正在地面上搜索。不過，由我和夾谷大俠，再加上柳步風，大概可以擺平他們了。」

凌天鳳一聽卓五絕，明燈俠和阿福三人已找上白蓮教的總壇，心中大喜，但是再聽他竟要以法術驅使柳步風去幫他們殺敵，登時心慌起來，當下緊緊拉住柳步風不放，道：「不，你不能這樣做，他絕對不是卓五絕等三人之敵——」

韓敬山面色一沉道：「妳放手！」

凌天鳳搖頭道：「不，求求你不要這樣折磨他——」

韓敬山怒叱一聲，右袖一捲而出，勢如一條捆仙帶，「叭！」的一下打中她的面頰，將她打得直顚出去。

他接着迅速將柳步風拉出禁室，再迅速關門下鎖，聽到凌天鳳在裏面撞門哭叫，不由微微一笑道：「哭什麼，柳步風已在妳身上留了種，妳該可以滿意了！」

然後，他再唸動咒語，隨即舉步往外走去，而柳步風也就在他法術驅策下，隨着他走去……

轉眼間，來到地下教堂上，只見夾谷大俠已在堂上等候，另外還有一個黃袍老人在場，看其年紀和穿着，似是教中的「長老」人物。

韓敬山一走入教堂即問道：「都準備好了？」

那長老答道：「是的，各要道已有人

守住，五個出口已封閉了四個。」

韓敬山轉對夾谷大俠道：「她呢？」

夾谷大俠透出冰冷冷的笑聲道：「昨夜她與老夫大戰三百回合，弄得精疲力竭此刻尚在酣睡之中——你要她幫忙麼？」

韓敬山道：「不我怕她乘機攪鬼。」

夾谷大俠笑道：「不會的，她已相信了老夫，在老夫尚未同意之前，她不敢擅自動手的。」

韓敬山道：「好，等下雙方朝相時，夾谷大俠對付卓五絕，我對付明燈俠，柳步風對付阿福，這樣可以吧？」

夾谷大俠點點頭道：「可以，老夫目前的功力已高出卓五絕甚多，有把握在百招之內擊斃他！」

韓敬山再回對那長老說道：「周長老，這下面的一切暫由你指揮了，最要注意的是雲娥那賤人，如發現她有不軌行爲，格殺勿論！」

那長老點頭道：「好的。」

韓敬山道：「好，咱們出去！」

於是，他，柳步風，夾谷大俠三人一起走出教堂，登上一道石級上……

× ×

卓五絕，阿福和明燈俠三人，是怎麼找到白蓮教這座總壇上來的呢？

原來，當日柳步風與明燈俠離開五絕谷之後，卓五絕和魯老爺主僕並未按照原定計劃由另一方向尋下山，而是在柳步風與明燈俠走後不久，即隨後跟踪下去。

這是卓五絕提出的主意，他認爲要想找到施法術的人，唯一的方法就是跟住柳步風，但爲了怕打草驚蛇，因此他先讓柳步風和明燈俠走出一段路後，才與魯老爺主僕悄悄的跟下去，後來證明他的判斷正確，他們三人終於看到了柳步風「發作」的情形，也看到了那條紅色人影引開明燈俠的經過，當時阿福欲現身協助明燈俠擒拿那條紅色人影，但爲卓五絕所阻，他認爲只要躡住柳步風，最後必能見到那施法術的人。

於是，他們三人一路尾隨着柳步風，在叢林中走了一天一夜，就在即將走出恒山之時，碰巧又遇上了明燈俠。

原來，明燈俠被那條紅色人影忽現忽隱的捉弄了一陣之後，忽然省悟了對方的用意，因此他不再追趕對方，而也把自己隱藏起來，過了半天之後，見對方未再出現，情知對方已找不到自己，這才返回當初柳步風「發作」的地點，循跡追踪，也終於遇上卓五絕等三人。

出了恒山，四人因怕形跡被發現，始終不敢跟得太近，一直跟在柳步風後面二三里之處。

走了一整天，他們發現柳步風進入沙河鎭的一戶人家，即未見出來。

當夜，明燈俠潛入那戶人家窺探，發現柳步風已被安置於一口棺材中，他同時發現那戶人家住着不少古怪人物，再從那些古怪人物的咀裏聽到「柳步風將被送回總壇」等語，他便沒有採取行動，而悄悄退出，把所見情形告訴卓五絕等三人。

次日，他們看見一輛馬車載着那口棺材，爲了方便跟踪，他們也僱了一輛馬車，遠遠的跟隨着。

如此這般，他們終於跟到了這座白蓮教的總壇所在地，魯老爺知敵我雙方必有一場惡鬥，爲使阿福無後顧之憂，他留在附近沒有跟入莊堡中。

現在——

卓五絕，阿福和明燈俠三人已在莊堡中搜索了好一會，他們發現這座莊堡有人住，但却找不出一個人來，卓五絕不禁冷笑道：「哼，必是發現咱們入莊，而轉入地下去了！」

明燈俠道：「不錯，現在要找出他們，只有一個辦法，咱們放一把火把地面上的房子夷爲平地，即可找到地道入口！」

阿福道：「這個法子不錯，待我來放火。」

說畢，便欲動手。

他們三人此刻正站在後廳上，而廳上點着兩盞油燈，要放火簡單不過，只要把油燈隨便一潑，就行了。

卓五絕見阿福要去取燈，搖搖手道：「不要放火，那太麻煩了。」

阿福道：「怎麼說？」

卓五絕道：「這麼大一座莊堡，最快也要兩天才能燒光，我可沒有這耐性等待兩天！」

阿福道：「不然，怎麼辦？」

卓五絕道：「繼續尋找，一定能夠找到！」

明燈俠忽然笑道：「我看也不必尋找，人家已經到來啦！」

卓五絕和阿福聞言回頭一看，但見廳門口赫然已立着三個人——夾谷大俠，韓敬山，柳步風！

卓五絕一眼瞥見那夾谷大俠，不由臉色一變道：「咦，那位穿紅衣服的朋友，你莫非是『血影人』？」

夾谷大俠嘴皮一掀，透出冷冰冰笑聲道：「卓谷主猜對了，咱們是老朋友！」

明燈俠大笑一聲道：「那天在恒山叢林中跟老夫捉迷藏的，即是閣下麼？」

血影人點點頭，笑道：「不錯，可惜老兄不懂風趣竟不肯跟老夫多玩一玩。」

明燈俠哈哈大笑道：「老夫一直在找你，今天你可不要跑了，咱們好好印證一下，讓江湖朋友知道是『血影人』强，還是『明燈俠』强！」

血影人道：「自當奉陪！」

卓五絕一指韓敬山，問道：「這位朋友是誰？」

血影人道：「白蓮教主韓敬山。」

卓五絕以驚訝的表情望着韓敬山道：「哦，白蓮教又復起了？」

原來，白蓮教崛起於元時，當時欒城有韓童山父子者，詭言白蓮花開，彌勒降世，乃創白蓮會，依託佛教，造作經卷符籙，傳佈民間，但不久即被捕見殺，白蓮教會即如曇花之一現，不再見傳於民間，現在卓五絕一聽「白蓮教」三字，立刻料到必是「白蓮會」復起，他對以前的「白蓮會」頗爲了解故心中十分震驚與憎惡。

血影人右手搭上韓敬山的肩胛，笑道：「是的，他是韓童山的第四代孫兒，一位非常傑出的人物！」

卓五絕面上現出嫌惡之色，冷然道：「在我的心目中，白蓮教是一羣妖人！」

血影人哈哈笑道：「老夫的看法是人無貴賤正邪之分，勝者爲王，敗者爲寇而

巳！」

卓五絕道：「閣下也是白蓮教中的一個？」

血影人道：「不是，老夫是白蓮教的朋友。」

卓五絕道：「關於柳步風和淩天鳳的事，我們可以聽聽閣下的解釋麼？」

韓敬山開口道：「這件事由本教主來回答，他們兩人之所做所爲，均出自本教主的傑作！」

卓五絕道：「目的何在？」

韓敬山詭然一笑道：「報仇！」

卓五絕道：「不是爲了搶奪萬年神參及千年何首烏？」

韓敬山道：「那也是目的之一。」

卓五絕道：「他們練成老夫的『三十六路斬妖劍』，又是怎麼回事？」

韓敬山得意的嘿嘿冷笑道：「本教主法力無邊，想要什麼，就可得到什麼，天下寶物，任我所取！」

卓五絕冷笑道：「老夫也有這個能耐，等下老夫要摘下你的狗頭！」

他不待韓敬山接腔，接着轉對血影人道：「老夫還要請教閣下一事。」

血影人笑道：「請說。」

卓五絕道：「據老夫所知，你血影人絕不是喜歡寄人籬下之輩，此番與白蓮教同流合污，必非無因，能够說給老夫聽聽麼？」

血影人搖頭道：「抱歉，此事恕難奉告。」

卓五絕「哼」的冷笑一聲，道：「那麼，今日之事，老夫是否該把閣下一起算上？」

血影人點頭道：「當然，不過老夫希望先領教領教明燈俠的劍法，你知道我和他代表一明一暗，雖然沒有私仇，却已是死對頭。」

明燈俠縱聲大笑道：「你說的對極了，今天咱們一定得見個眞章，你劃下道兒來吧！」

血影人道：「那就請出來吧。」

語畢，轉身行去。

韓敬山拉着柳步風轉身跟去。

卓五絕與明燈俠和阿福交換了一個眼色，三人隨卽步出後廳，跟在他們身後走着，阿福見柳步風始終不開口，態度「曖昧」，忍不住開聲道：「柳步風，你現在想必已恢復記憶力，不把我們當作朋友了麼？」

柳步風渾渾噩噩的走着恍似聽不見。

阿福不禁罵道：「這小子眞渾蛋，在喪失記憶力時，倒還像個人，現在——」

卓五絕碰了他一下，打斷他的話笑道：「阿福，你難道還看不出來？他現在已被法術所控制，成了一具行屍走肉的傀儡啦！」

阿福一楞道：「哦，是這樣？」

卓五絕道：「不錯，所以等下他還將與咱們爲敵，那妖人只要唸動咒語，他就會像幹掉夏侯祺一樣幹掉你。」

阿福聽了心慌道：「這怎麼辦啊？」

卓五絕笑道：「等一下你的對手是他，那麼你就得煞費一番苦心了。」

阿福道：「怎麼說？」

卓五絕道：「意思就是你只能守，不能攻，換句話說你只可制服他，而不可傷害他。」

阿福搖頭道：「這樣的話 我不要跟他打了，讓給你老卓好了。」

卓五絕哈哈大笑道：「好啊！就怕他不喜歡跟我打，他若找上老夫，豈非班門弄斧！」

阿福嘆氣道：「唉，我一離開我家老爺，立刻就會碰上苦惱的事……」

明燈俠一聽此言，也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他們三人，都是當今武林一等一的高手，一生經歷過的大風大浪不知有多少，是以今天臨此境地，他們仍能談笑自若，一些兒也不放在心上。

跟隨着前面的血影人，三人走了數十步，來到了一塊形似晒穀場的空地上，韓敬山拉住了柳步風，轉身面對卓五絕三人，面露悍笑道：「三位打算怎麼打？」

卓五絕道：「隨便，你是主，我們是客，你端出什麼菜來，我們照吃！」

韓敬山道：「爲便於觀賞起見，一場一場來如何？」

卓五絕道：「好啊！」

韓敬山一拍柳步風的肩膀，詭笑道：「本教主就派柳步風打頭陣，三位誰下來接？」

卓五絕回顧阿福笑道：「阿福，柳步風這個對手，我看是非你莫屬了。」

阿福苦着臉道：「爲什麼定要我？」

卓五絕笑道：「理由有二：第一，人家血影人已指名要向明燈俠挑戰，第二，柳步風所學的『三十六路斬妖劍』乃是老夫手創的功夫，故柳步風的對手，應該是你。」

阿福道：「你說的好像很有道理，不過要是我家老爺在場的話，他一定另有一番道理。」

他說到這裏，長嘆一聲道：「也罷，論身份，我阿福最低，打旗桿兒的先上場，我來就是啦！」

說罷，走到空地中央站定，向柳步風招招手道：「柳步風，你來吧！」

韓敬山嘴裏唸起咒語，然後一推柳步風喝道：「柳步風，上去宰了他！」

柳步風目中陡露殺氣，翻腕撤出長劍，舉步上前，一言不發，振起一劍對準阿福的心口刺去！

阿福閃身避開，沒有立刻拔刀反擊。

柳步風一招走空，劍式立變，但見他右腳後移，身形半轉，長劍往後倒拖，劍光翻閃間，倏然攻臨阿福的腰部，變招非常漂亮而凌厲。

阿福雙臂一張，飄起四尺，但仍未出手攻擊，他的刀一直握在左手上，似無意拔出對敵。

卓五絕看了搖頭道：「阿福，你這樣不行的，一定會吃虧——！」

一言未畢，驀見劍虹如龍翻騰，柳步風好像一頭野性大發的猛虎，一口氣劈出了四五劍！

阿福左右連翻筋斗，躲過了前面四劍，最後突然豎起連鞘的刀，錚然一响，架住了柳步風的長劍，繼之口發一聲厲叱，運起內家眞力震了出去。

柳步風登時顛退三步。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無影毒神

蕭塞·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衞士傑正欲與白雲飛一拚存亡之際，歐陽空現身大聲喝止，衞士傑一見歐陽空，似是另有隱衷，竟自拉着神手劍客急馳而去。白雲飛偕歐陽空前往無量宗途中，遇東海魔宮宮主率衆攔道，白雲飛不知厲害，被困死亡香車中，歐陽空只好隨宮女往見宮主，抵埗後，魔宮巡山使者元寶蓋擬公報私怨要殺掌車使者翠翠，白雲飛不值其所爲，挺身而出，發掌救下翠翠，元寶蓋遷怒白雲飛，撒出雙捶，白雲飛也取出射日神劍，與巡山使者元蓋寶鬥在一起——

情濃心激奮　人艷劍追魂

突然一聲沉喝道：「住手！」

翠翠神色一變，急忙跪在地上，口裏喚着：「宮主！」

宮主出現太突然，場中激鬥的兩人都不自覺的停下手來，白雲飛斜伸長劍退了二步，巡山使者手揚巨捶却不敢再冒然出手，只是狠狠地盯了白雲飛一眼。

翠翠跪倒在地上，連大氣都不敢輕喘一聲。

冷血劍客白雲飛斜舒神劍，凝重的望着劍尖，根本不瞧宮主一眼，在他想像中，東海魔宮的主人能馭使死亡香車，慘害恁多江湖高手，宮主其人，必是一個兇殘暴戾之徒，他和這些人素無往來，自是不須理會。

宮主是一個俏艷如花的女人，由四個少女擁簇着，緩緩的行來，她臉上沒有一絲笑容，除了那雙明媚的眸子顯得特別有神外，幾乎看不出是武功高强的魔宮之主，而她的神態上也沒有絲毫紅粉魔頭的氣勢，令人懷疑，這個女人會是掌握武林無數性命的追魂佳人？

她冷冷斜睨了翠翠一眼，一揮手道：「起來！」

翠翠連一句話也不敢說，急忙退向一側，宮主冷漠的移動着身子，蓮步輕移，如行雲流水，輕波靈曼，神態特別輕美。

巡山使者偷偷瞧了宮主一眼，目中居然閃起一絲畏懼之色，他身上微微泛起一陣輕顫，上前道：「宮主！」

宮主沒有立時理他，突然嫣然一笑，這一笑，潔白的玉齒有如編貝樣的露出來，僅看這傾國傾城的一笑，就足以撩人心意，迴腸盪氣，會不自覺的引起一縷遐思的。

那知巡山使者一見她這種蕩人魂魄的笑容，神色陡地大變，臉上頓時浮現出一片恐懼絕望之色，像是突然遇見了鈎魂惡鬼一樣，駭得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他顫聲的道：「宮主，妳……」

宮主笑意盈然的道：「你的胆子好大，居然連宮主都不放在眼裏……」

巡山使者連連搖手，道：「不！不！本使者決不敢……」

宮主笑的快，變的也快，她面上突然罩上一層寒霜，冷漠的連一絲人情味都沒有，濃濃的煞氣自那張白皙的臉上浮出，這種冷漠無情的臉色，與她那張艷麗如花的臉龐實有些不調合，因爲她美的像一朶寒梅，冷得像一塊埋在地中的寒玉，這是一種極不協調的表情。

她輕叱道：「你還有話說？」

巡山使者遲疑了一刻，道：「按魔宮的規矩，本使者有申訴的機會……」

宮主不屑的道：「這麼說，你是要我給你申訴的機會了？」

巡山使者臉色稍稍的一緩，他知道自己只要有申辯的機會，就有活的機會，這希望雖然不大，但總比束手待斃要强得多了。

他忙將雙掌收起道：「這個自然，本使者是宮主一手提拔起來的，相信宮主不會不給屬下一個機會，宮主以爲如何？」

「哼——」宮主冷冷的道：「你說吧，我會公平的處理這件事。」

巡山使者臉上顯出一絲狡譎的笑意，恭身道：「請問宮主，本使者到底犯了何罪，而惹起宮主發怒，非制屬下於死地不可……」

宮主像是一怔，一時倒沒有料到他會有此一問，但他能馭使那麼多的東海高手，死心塌地的聽命於她，自是有過人靈快的機智，她冷漠一笑，道：「你這巡山使者是怎樣昇上來的，連本身的錯了什麼都不知道……你要知道，我說得出來你可永遠沒有反悔的機會……」

她在幾句話的時間裏，極快的想出殺死巡山使者的理由，眸光輕輕的一飄，心中已有了主意。

這下巡山使者愕住了，一時之間，倒想不出該如何對付宮主早存於心中的殺機，他深知宮主性情變幻不定，喜怒哀樂永遠讓人捉摸不透，想了一下，將心一橫，堅決的說：「宮主坦說無妨，只要屬下確實有可死之處，不用宮主吩咐，屬下也會自行了斷將頭顱摘下奉上……」

「你的態度倒是挺硬朗的！」宮主冷漠的說道：「翠翠身犯何罪？你要親手殺她……」

巡山使者嘿嘿兩聲道：「他勾結本宮所要制死之人，僅此一條，她已可死上三次，宮主曾賜於屬下此一權責，屬下此舉與宮主所訂各節俱無衝突，怎可不論是非而定要先制屬下之罪呢？」

翠翠這時突然躍了過來，道：「元寶蓋，你不要公報私仇，含血噴人……」

宮主一揮手，制止她繼續說下去，道：「你的理由雖然很充足，可忘了重要的一點，我那條勾結外敵是專門對付進入本宮的弟子，可是沒叫你對付本宮的侍女，你難道忘了，宮主侍女是由本宮親行發落，你越權代理，可見是沒有把本宮放在眼裏……」

巡山使者臉色一寒，道：「她雖是侍女，可也是死亡香車的使者，理論也是魔宮的弟子……」

宮主口裏輕哼一聲，道：「强辭奪理，這理由已足够殺你……」

巡山使者知道自己要想活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嘿嘿乾笑兩聲，突然無懼色的道：「宮主好像袒護這個丫頭……」

宮主神色一變，道：「你不需多說了，你只要能擋我追魂三劍，我自然按規矩放你一條生路，如果你爲自己還有申訴的機會，不妨再找宋清濤和李萬劍來，本宮可等你三個時辰。」

巡山使者冷冷的道：「好，屬下找宋大哥和李二哥來，嘿……那時宮主可沒有這麼輕鬆了……」

他像胸有成竹的一轉身跨步離去，經過冷血劍客白雲飛的身前時，突然惡狠狠的盯了他一眼，道：「小子，我們的事還沒有完呢……」

冷血劍客白雲飛冷笑道：「閣下還有興趣，在下可陪你再比一比……」

巡山使者回頭大聲道：「好，我在臨死之前，必找個陪葬的……待會兒首先找的便是你。」嘴裏雖然在說着話，步履間却絲毫不停，疾快的走了。

宮主回過身來，瞪了翠翠一眼，道：「若不是我來得快，妳不死在他的手下才怪。」

翠翠對這生死之事反而變得漠不關心，巡山使者一走，她的臉上突然罩上一片濃愁，焦急的道：「宮主，妳怎可放他走，等會兒宋清濤和李萬劍必會持着身份和宮主理論，那時……唉……」

宮主淡淡的一笑道：「這個妳不必担心，我自然有了全盤計劃才會這樣，只是下一步驟必須要快，三個時辰的時間整個佈置起來，倒是一件麻煩的事……」

翠翠急了，滿臉惶恐的道：「那怎麼辦呢？」

宮主肅默的道：「妳的處境和我一樣，隨時有被殺的可能，不過你放心，這一班子人所以會這樣怕我，完全是追魂三劍的力量，現在已經是衆叛親離的時候，我們必須要補救……」

翠翠哦了一聲道：「這麼說，宮主已經知道全盤事實了……」

宮主苦笑道：「自從我娘撒手西去，魔宮之人誰不想奪位弒主，尤其宋清濤和李萬劍，他們心中早生異志，我縱不設法殺他們，他們也會想法剪除我，這點妳難道還沒有看出來……。」

白雲飛從這倆人主僕之間的談話，隱隱的知道了一點事情的端倪，他雖不知東海魔宮何以會弄得如此地步，但可曉得這裏面必包含了爭奪權勢的問題。

正在忖思之間，宮主移身搖步，在他身邊輕輕說道：「白公子，不受驚了。」

白雲飛冷冷地道：「宮主將在下召喚來此，不知有何見教……」

宮主輕輕一掠額前飄亂的髮絲，笑道：「本宮這次由東海遠進中原，共有兩件事情待辦，這兩件事，都與白公子有切身關係，所以本宮特請白公子在這臨時行宮一敍……」

白雲飛怔了一怔，道：「在下和宮主素不相識，東海之事怎會和在下發生了關係，還望宮主能開導一二……」

宮主一擺手，道：「白公子請裏面奉茶，本宮自會說出原委……」

她身如雲絮輕飄，步間輕快靈捷，冷血劍客白雲飛滿頭玄霧，納悶了一會，隨着這些紅粉佳人而去。

當白雲飛的身影甫在花叢林樹間消逝的一刹那，巡山使者和二個黑髯老人，正好自道旁轉了出來，巡山使者，指着白雲飛的背影，說道：「大哥，我們先解決這小子，……」

左面那個臉上有一顆大黑痣的老人嘿嘿的一笑道：「當然，凡是和那賤婢有一點關係的都不能留下……」

顯然這個人便是東海魔宮和宮主有相同身份的宋清濤了，而另外一個則是東海魔宮的掌法李萬劍。

李萬劍看了一下四週道：「宋老大，你看這個時候發動，是否適合……」

宋清濤沉哦了一會兒，道：「看這賤婢的行動，好像已經知道我們的事，可是不該來的這麼快，目前元寶蓋的生命安危

最是可慮，如不提早發動，對我方又太不利……」

巡山使者惶悚的道：「大哥，我們都擁護你出來做統領，你千萬不可放棄統領東海高手的機會，這事若在東海發生，你我都得死去，因爲在那裏這賤人還有不少心腹，現在……嘿……出來的人有一半是我們的，諒她也沒有多大道行……」

宋清濤嘿嘿兩聲道：「當然，當然，只是這小妞子幼得其母遊魂三劍之眞傳，我們東海劍法一家比一家厲害，追魂三劍是東海劍技之首，等會兒動手，倒是件棘手的事……」

李萬劍哼的一聲，道：「追魂三劍只聞其名，未見其影，據我多年的觀察，那賤人的武功並不怎樣，宋老大，你若是不放心，由我先打頭陣好了……」

宋清濤嘿嘿笑道：「這倒是件怪事，這賤人始終深藏不露，難道追魂三劍是上代宮主故意拿來唬住我等，使我等心存畏懼，而永遠受其所馭，嘿……這下我心裏明白了……」

話音未逝，他突然頓住不語，目光由近而遠，遠處望見一條靈捷的身影，向這裏疾馳而來。

宋清濤神色一動，道：「宇文璧玉，她怎麼會在這個時候來……」

宇文璧玉冷冷地望了這三個心懷異志的高手，淡淡的笑了笑，冷漠的道：「宮主在麼？」

宋清濤搖搖頭道：「不在，宇文姑娘來晚了一步，她有事出去了……」

宇文璧玉愕了一愕，道：「不會呀，我們約好今天相見……」

她心裏雖在懷疑，但決沒有想到宋清濤會欺騙自己，她頗爲不解的哦了一聲，身形一擰，飄馳而去。

李萬劍輕聲的道：「宋老大，你騙她啦……」

宋清濤神色凝重的道：「我們發動在即，如果這小妞子再插進一脚，事情就更難辦了，現在宇文璧玉已經支使走了，下一步就是召集所有我的人，來一個突襲，給這賤人一個措手不及……。」

巡山使者嘿嘿一笑道：「對，宋老大，三個時辰後，我們在後花園會合……」

三個人低低商量了一陣，身形各自一分，消逝在林樹之間，使這臨時的行宮，頃刻間染成一片血紅……。

× × ×

陽光自窗櫺斜斜投落在大廳中，將人影倒映在地上，拖得長長的，在晃動的人影中，白雲飛奇怪的瀏覽着這豪華的大廳，由侍女獻上香茗，各人已經落座。

宮主那雙火熱的眸光在冷血劍客白雲飛身上輕輕一瞥，深長的嘆了一聲，在那笑意盈然的臉靨上，突然罩上一層淡淡的愁意。

她淡淡的一笑道：「白公子，關於貴派射日神劍之事，不知你是否知道這其中的掌故，及這裏面所牽涉的恩怨……」

白雲飛一呆，道：「掌故？這個我倒沒有聽說過……」

宮主一笑道：「這就是本宮今日邀請公子來此的第一件事，東海魔宮雖然在江湖之上，以行事恐怖之惡名四佈，可是我們所殺之徒，皆是傷天害理，死有餘辜之輩，只要了解本宮內情的人，他們一定曉得所謂魔宮是怎樣一回事……」

白雲飛一聽對方提出點蒼山之寶射日神劍之事，心裏愕了一愕，他深知這柄利器在江湖上牽涉了無比的恩怨，但由於江湖一日數變，都爲江湖上新崛起的幾股勢力而忙碌，是故這些恩怨還很少流傳到他的耳裏。

他詫異的道：「宮主所提射日神劍之事，到底是爲了什麼？」

宮主沉思一刻，道：「當年劍神謝承岳以一枝長劍擊敗中原數百劍中高手後，江湖各派都譽爲劍中之神，可是這事激怒了天山劍池的一個無名老人，他一生練劍從不求聞達於世，但由於對自己劍道上功夫信心太大，一聽江湖上出了這樣一個年青高手，一方面要以終生所練的劍術擊敗謝承岳，另一方面是要江湖知悉天山絕頂還有一個馭劍神手……」

宮主斜睨了白雲飛一眼，又道：「無名老人手持冷碧劍自天山直闖點蒼，指名要和謝承岳比鬥，點蒼派自謝承岳起而名聲大振，自是不敢輕毁盛譽，派中高手先告以謝承岳不在山上，再和無名老人動手，無名老人劍折點蒼派三十二個好手，指名要謝承岳在黃山始信峯相會，如果不來，請他將那神劍之名，自武林中除去，否則點蒼派便要封劍歸隱，在武林中永不事武事，無名老人交待完畢，便揚聲大笑而去……」

白雲飛聽至此處心裏大震，說道：「我師祖是否去黃山始信峯和那無名老人相會……」

宮主一嘆道：「你師祖一生苦練劍技，自是不願將一生辛苦得來的劍神之名拱手讓人，回到點蒼之後，氣得三天不跟任何人說話，獨自在後山裏勤練點蒼劍法的後三式，在第六天早上留字點蒼，獨自一人往黃山始信峯而去……」

宮主說至此一頓，看了白雲飛一眼道：「在始信峯，無名老人早已等候在那裏，謝承岳見着無名老人一語不發，掣出長劍和這無名老人鬥上了，那知三招不過，謝承岳的長劍便被無名老人的冷碧劍削斷，謝承岳知道器不如人，匆匆交代幾句便乘舟東海……」

白雲飛怔了一怔，道：「勝負未分之際，我師祖遠渡東海幹什麼？」

宮主幽幽的道：「謝承岳在劍譜之中看到有一柄神劍深藏東海海底，他爲了報回無名老人斷劍之恨，發誓要將東海海底神劍找着，可是劍譜所載飄渺無踪，在茫茫大海中，如何去找這柄無堅不摧的神兵利器，謝承岳在失望之餘，闖進我們東海魔宮，與我娘在後花園相會，謝承岳天生瀟洒，又是一個調情的聖手，私自和我娘互訂終身……」

她是個青春正放的少女，當她說這裏的時候，面上不由羞紅，聲音立時降低不少，她整了整衣襟，又緩緩說道：「我娘雖然不出東海一步，對中原所發生之事却瞭如掌指，得知謝承岳遠渡東海是爲了尋找海底神劍之後，便奮不顧身的將我祖父的『海外搜奇錄』偷出來，果然，在這本古籍上，找着這柄射日神劍投海的正確位

置……」

「什麼？」白雲飛幾乎要跳起來，道：「我師祖所找的是射日神劍……」

宮主微微一笑道：「這有什麼奇怪，謝承岳雖有一身超人的劍技，却無一柄好的趁手兵器，否則他還會敗在無名老人的手裏……我娘為了達到謝承岳的願望，瞞着我祖父，暗中召集一十三名水中高手，親自下水監督他們尋找神劍，那知射日神劍雖然找着了，却使東海發生一場空前的大災害，原來射日神劍是昔年射日尊者為了降伏東海海底之魔——海牛，而將海牛逼至一個水穴裏，利用神劍的光華使其不敢走出一步，神劍一拔，海牛立即竄海而出，引起東海狂風海嘯連着摧毀海面捕魚作為生的船隻一百多艘，我娘拿着射日神劍僥倖得脫一命，而那十三名水中高手全部葬身海牛腹中，這事立時引起我祖父的震怒，當場將我娘禁制起來，並逼謝承岳將射日神劍交出來，謝承岳當然不肯，雙方動手之下，謝承岳不願傷人，拿着神劍返回中原，直奔天山絕頂，找無名老人再次動手，冷碧劍雖是一柄鮮有的寶劍，却不是射日神劍的敵手，也是在第三回合上被謝承岳削斷長劍，無名老人怒駭之下，連吐三口鮮血而含恨遠飆，從此音信皆無，再也無人見到……」

她一口氣說到這裏，神色突然激動起來，眸中陡地湧出一片淚影，恨恨的嘆口氣，淒然的道：「謝承岳報了斷劍之仇，却害死我娘啦，她在監禁中念念不忘謝承岳，只盼他能再回東海，叙一叙別後的離情與相思，誰知謝承岳音信俱杳，連片言隻字都沒有捎來，白公子，你看令師祖是不是太沒有情意……」

白雲飛想不到這裏面還有這麼多複雜的關係，他聞言之後，不禁一怔，腦海中飛快的忖思道：「這些如果眞是實情，師祖當年眞是太沒有情義，只是我為點蒼弟子，怎可逆論師祖的是是非非……」

他吶吶地道：「這……」

宮主冷笑一聲說：「你師祖絕情無義，我娘自悔恨不已，臨死之前命我務必找着謝承岳，替死去的母親報仇，不然也得收回射日神劍，重擲東海之底，讓這段公案早日了斷，目前謝承岳生死不知，本宮只有將你請來，解決此事……」

白雲飛黯然的道：「我雖然得到師祖留下的射日神劍，却不知師祖他老人家是生是死，宮主若是一定要把射日神劍收回，也得在我替父報完仇，及點蒼復派之後的事……」

宮主冷漠的道：「我這次遠來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找尋謝承岳的下落，他就是死了，我也要掘出他的朽骨……」

白雲飛心裏突然有一股莫名的激動催盪着他，他以一種奇特的聲調，問道：「連妳也恨我師祖……」

宮主冷冷地一笑道：「當然，我深愛我的母親，所以也恨謝承岳的無情，因為我自幼感染我娘的性格，對任何事都樂觀，也對任何事憂悒，你也許會覺得矛盾，但這是事實……」

她這時看了看左右，突然喚道：「小翠！」

翠翠急忙奔出，恭聲道：「宮主有何吩咐？」

宮主淡淡地道：「你去看看宇文妹妹來了沒有？」

翠翠深施一禮，告退出去，宮主的眸光如刃，疾快的在白雲飛的臉上一掃，幽幽地問道：「我聽宇文妹妹說你在大眉山莊前，連破去她那二十四盞紅燈大陣，使海外三位不死老神仙都驚異莫名，白公子可有這種事？」

白雲飛一聽東海魔宮突然提起這件事，不禁怔一怔，刹時一個冷若冰霜的少女臉靨，清楚的浮現在他的腦海，宇文璧玉的一顰一笑，含怒嗔嬌的樣子，都一一閃過，那種深刻的印象，至今猶如新憶……

他暗暗的嘆了口氣，道：「宇文姑娘才華卓越，在下那能相比……」

陡地，大廳外傳來一聲尖銳的吼叫，翠翠面色蒼白，惶悚緊張的奔了進來，向宮主比劃了一陣。

宮主神情一變，道：「妳幹什麼？」

翠翠顫聲的說道：「宮主，宋清濤他們……」

宮主冷哼一聲，一揮手，道：「妳下去命她們準備，我這裏自有安排……」

翠翠急得一搖頭，閃身走進大廳之後，她身形方逝，大廳之外傳來一陣腳步聲，只聲宋清濤嘿嘿笑道：「宮主，宋清濤有事請見……」

宮主冷哼一聲，道：「我不是說在三個時辰以後再見麼？」

廳外的宋清濤雖然在東海魔宮中有相當地位，却也不敢冒然的直奔進來，他嘿嘿一笑道：「宮主莫不是不願見我？」

宮主神色一變，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宋清濤嘿嘿兩聲道：「東海魔宮創宮至今，還沒聽過有人能活着走出死亡香車，宮主今日大反常態，留下死囚在這裏，不知宮主將作何解釋……」

宮主冷冷地道：「你進來吧！看來我們兩人不見面也不行了……」

魔宮裏規矩森嚴，沒有宮主特許，任何人都不得無故走進貴賓廳裏，宋清濤身為魔宮總監，在未正式翻臉之前，自也不敢魯莽。

他陰沉的跨進了大廳，嘿嘿笑道：「宮主在這裏會客，不覺有失身份麼？」

宮主清叱一聲道：「宋清濤，你是專門找碴子來的……」

宋清濤面色一寒，心裏一震，疾快的忖道：「賤人，妳不要神氣，等會兒妳就知道厲害了……」

他嘿嘿冷笑道：「宮主這話，太令人心寒，令堂在世之時，對我宋某人都容讓三分，而妳……嘿……簡直就是目中無人的……」

宮主神情一變，道：「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頂撞我……」

說着人已站起，寒着臉，怒沖沖的望着這個陰沉無比的老人。

宮主拂袖站起，臉上罩上一片令人駭懼的煞意，在冷漠中又透着一股威嚴，看得宋清濤心中大懼。

宋清濤變色道：「宮主是想殺我宋某人了？」

宮主臉上依然沒有一絲表情，冷冷地

道：「你能明白更好，在魔宮裏我還是個主人，你雖是先母的忠僕，我處處都得讓你三分，可是在利害衝突之下，我縱是沒有殺你之心，你恐怕也不會放過我！」

宋清濤冷冷地說道：「妳好像都曉得了！」

宮主不屑的道：「我對你太瞭解了，你是個只圖小利不計利害的老狐狸，魔宮中有大半勢力都操在你的手中，你所以不敢和我正面衝突，完全顧忌我家傳秘技追魂三劍，倘若我沒有一套專尅宋李二族的不傳劍法，相信你們也不會這麼馴服！」

「哼……」宋清濤鼻子裏傳出一聲重重的冷哼，雙目兇光一閃，臉色倏地沉了下來，他冷笑一聲，道：「妳說話太難聽了，宮主當着外人之前如此折磨老夫，顯然已不把老夫放在眼裏，我本沒有生出異心之意，可是在這種情形，我不能不有所表示了……」

宮主冷冷地道：「你如果認為這件事太丟臉，何不直截了當來解決，本宮但憑三尺長劍，和你們宋李二家重新爭取臣主關係，不過這是拚命，到時免不了有所傷亡……」

她像是下定决心一樣，緩緩說來，倒也含有一種自然的威儀，宋清濤自忖有所依恃，冷冷地笑了一笑。

宮主輕輕擊了三掌，大聲的道：「拿劍來！」

翠翠應聲而出，手中捧着一柄古色斑斕的長劍，恭敬的遞到宮主手裏。

宮主長劍抽出一半，冷冷地道：「你可識得此劍？」

宋清濤神情慘變，駭得連着退了二步，顫聲的道：「無情劍，無情劍……」

宮主銀鈴般的一聲大笑道：「無情劍斬無情人，這枝鎮宮寶劍是我娘在涅槃之際，親手交給我的，上面有你們宋李二家先祖的名字，在這無情劍下永不得生有異志，否則必死此劍之下……」

宋清濤神色一黯，道：「宮主如果拿出這枝劍來，老夫不敢再動手……」

「哼……」宮主冷哼一聲道：「你不須再偽裝你的狐狸面孔，無情劍不出則已，一出必然見血而回，你身為東海之人，當知這條規矩……」

她冷酷的一笑，又道：「你是要我動手，還是你自己自裁……」

宋清濤恨恨地道：「我要爭取最後的一搏……」

宮主淡淡地一笑，說道：「你，你在死前，要顯得英雄一點，我自然不會不給你一個機會，宋清濤，你去請他們統統進來吧……」

「嘿……」宋清濤嘿地大笑一聲，廳外響起一連串的腳步聲，只見李萬劍和巡山使者領着十幾名黑衣大漢拿着長劍走了進來，一字排開，佈成一個半弧形，困住宮主和白雲飛。

宮主平靜的笑道：「你們都要背叛我麼？」

那些漢子俱不敢答話，巡山使者唯恐各人心意不堅，臨陣退怯，他掃了各人一眼，道：「宮主行事獨斷，我等不願再受驅使……」

宮主冷寒的叱道：「你是個待罪之身，有何資格說話？」

巡山使者心中大駭，一時怔立地上，不知該如何出口，李萬劍見他神情尷尬，嘿嘿笑道：「妳已沒有資格管他了！」

「嗆——」一聲清澈的劍吟之聲，自劍身上傳出，廳中光華四射，一道灰濛濛的青光佈滿空際。

宋清濤急忙道：「慢着！」

宮主冷冷地說道：「你還有何話要說呢？」

宋清濤斜睨了白雲飛一眼道：「他是誰？」

白雲飛站身而起，道：「冷血劍客白雲飛，閣下有何指教？」

宋清濤冷笑一聲，陰沉的問宮主，道：「這小子並非本宮之人，怎可在這裏涉足我們家務之事，他本是死亡香車的待死之囚，老夫希望宮主先將此事解決之後，再談我們的事……」

宮主神色微變，道：「你原來是要我殺死他……」

宋清濤冷冷地道：「這個自然，若不是這小子，翠翠和巡山使者也不會發生這大的衝突，若論其中眞正魁首，這小子是第一個……」

冷血劍客白雲飛沒有料到這個老狐狸宋清濤如此惡毒，居然故意將自己扯進這些是非恩怨裏，他眉角一掀，一股煞氣陡地佈滿臉上。

他怒笑一聲道：「宮主，在下是否有爭取一搏的機會……」

宮主一笑道：「當然有，東海魔宮素有慣例，只要能連闖三關的人，本宮便給予一種至高無上的特權，那就是魔宮裏所有的弟子，都得對闖過三關的人尊敬如師，列為東海的英雄。」

白雲飛長聲大笑道：「好，在下先鬥一鬥這個老狐狸……」

他伸手一指宋清濤，氣得他在地上跳了起來，一聲大吼，躍身撲來，指着白雲飛，喝道：「小子，你不要逞能了，東海之人誰都能殺死你……」

白雲飛冷漠的一笑道：「這不是吹牛的時候，誰行誰不行，馬上就可分曉，閣下這樣生氣，本是兵家大忌，我勸你還是靜下心來，等待着我出手……」

宋清濤不愧是東海的高手，聞言之後，心中一凛，登時心中的怒火強自壓了下去，他嘿嘿兩聲乾笑，道：「小子，你還沒資格和我動手，老夫雖是有心親手殺了你，可是，東海規矩可不能因你而廢，只好……」

他目光朝前側那個漢子一掃，道：「錢老二，你上去把這小子宰了……」

錢老二在東海三代高手中，是宋清濤所認為最得意的弟子之一，這個漢子應聲而出，長劍一閃，便已掣在手中，擺了一個架式，長劍斜伸而出。

白雲飛不屑的一笑道：「你連劍都拿不穩，怎能和我動手。」

錢老二一怔，不禁朝自己斜伸而出的長劍望了一眼，但見劍勢沉穩，凝中帶神，端是得到劍中神髓，他怒沖沖的道：「你胡說什麼，有本事也擺個這樣式子給我看看！」

白雲飛面上一寒，冷聲道：「你看準

了吧！」

他突然化掌為指，以一個劍式指在空中一劃，錢老二一愕，竟看不出這以指代劍的一式是如何來的？

錢老二長劍一顫，道：「拔出你的劍來，我從不和沒有兵器的人動手。」

白雲飛收勢一退，冷冷地道：「這一招你可看出我攻你什麼地方？」

錢老二大吼道：「我不管這麼多，我只認劍不認人，你光說沒有用，我們手下見眞章，就知道誰高明了……」

冷血劍客白雲飛本來之意是要錢老二知難而退，那知道這個漢子非但不領情，反而硬逼着他動手，白雲飛長嘆一聲，伸手掣出肩上射日神劍。

白雲飛一顫長劍，幻出六個劍浪，冷笑道：「閣下可以出手了！」

錢老二正待出手。傍立的李萬劍，突然躍身而出，神色凝重的一拉錢老二，向宋清濤問道：「宋老大，你可認識這支長劍？」

宋清濤神色驟地一變，道：「射日神劍，好呀，宮主，妳私自助別人不說，還收留妳娘的大仇人，眞想不到妳是個這樣不孝的人……」

宮主怒叱道：「你敢胡說！」

她似是十分震怒，却因某種原因而忍住，冷冷地一笑，漠然無情的仰起頭來，凝視着大廳的頂上。

白雲飛見宮主沒有表示，頓知她要自己儘快的動手，他心恨宋清濤的無恥，長劍一伸道：「閣下如果有意思，不妨拿劍來試一試……」

宋清濤豈是輕易受人激將的人，他陰沉的笑了笑，伸手拍了拍錢老二，輕聲的道：「頭一陣全看你的了！」

錢老二輕輕點了點頭，手中長劍在空中一撩，突然化為一溜寒光，自下而上，斜斜的挑了上去。

冷血劍客白雲飛心中一寒，想不到這漢子劍法如此高明，出手之間，劍氣湧現，首先封住敵人的上三路，他暗嘆這神化的一劍，道：「好一招『屠龍斬珠』！」

由於這頭一陣關係太大，他凝重的避過對方長劍來勢，以幻化如影的快速，陡地一劍斜飄而去。

錢老二全身劇烈的一顫，竟覺得對方這一劍宛如羚羊掛角，飛鴻流爪，連一絲蹤跡都無處可尋，他心中大寒，忙亂中閃身暴退。

「嘶……」

劍氣嘶嘶中，錢老二的胸前衣衫盡裂，隨風飄起，羞紅了臉，凄涼的一聲大笑，對宋清濤道：「我辜負你的一番栽培，實在無顏再見人了……」

說着，撩起長劍對着自己心窩上刺去，這一變幻出於場中諸人的意料之外，宋清濤身形如電，疾快的翻掌拍落他的長劍，錢老二悲傷的道：「你何必管我，我已無顏活下去……」

宋清濤嘿嘿兩聲道：「這不能怪你，只因這小子的功力出乎我的意料，你在這裏等着，由我來對付他……」

李萬劍這時一捻手中長劍，道：「宋老大，我先領教這小子的射日劍法……」

李萬劍在東海魔宮中是第三把好手，除了宮主的追魂三劍及宋家的無影劍法外，他素以自家的博浪劍法自傲。這時一見白雲飛劍技通神，不禁一寒，顧不得身份搶先躍了出來。

宮主冷笑一聲道：「李萬劍，你要在第幾招打敗他……」

李萬劍冷冷地道：「十招之內，必要他死於我的劍下……」

白雲飛聞言大怒，叱道：「閣下還是不要把話說得太滿，你那套破爛劍法未必就是絕世無敵的劍法，說多了，當心閃了舌頭……」

李萬劍在劍道上的修為當眞已達到劍穩神凝的地步，白雲飛出言相激，他竟無動於衷，絲毫不放在心上。

他冷冷地道：「閣下光賣弄咀皮子沒有用，還是動手吧……」

冷血劍客白雲飛心中一凜，忖道：「好厲害的老頭子，我出言相激，他竟能按耐住心中的怒火，看來李萬劍的功力比那錢老二不知高過多少，動手之時，我非十分小心不可……」

他深吸口氣，目中寒光陡地一湧，一股冷電刹那盯在對方臉上，長劍斜展，劍刄上泛起一片寒光，那種慢吞吞的，不疾不徐的樣子，恍如若有所依，這正是劍道高手所謂「劍道之妙，運乎由心」之理，劍法越慢越純。

李萬劍看得心中大凜，說道：「我幾乎上你的當了，原來你比我估計的還要高明。」

白雲飛冷冷地道：「好說，閣下小心，在下可要出手了。」

他神色凝重的向前跨一大步，手腕乘着身勢移動的時候，揮出一劍，這一劍快得出人意料，像一道疾矢似的疾彈而去。

眼看這一劍要點在李萬劍身上，四週竟有人發出一聲驚呼，那知李萬劍嘿嘿一聲冷笑，移形換位之下，長劍如江河般的滾滾擊出。

他深得劍術之妙，在一招中竟含着三個變化，每一個變化都是刺向白雲飛要命之處。

白雲飛雖然持着射日神劍和對方交手，在兵器上佔了不少便宜，可是他連着劈出幾招後，突然發現對方的劍勢中有一股絕大的壓力自劍光中湧出，每當他的長劍要擊向對方身上的時候，那股壓力便會將他的長劍衝歪了準頭，這是一種出人意表的特殊表現，他不禁急得一身冷汗，不知該如何應付這種怪異的劍法。

李萬劍突然嘿嘿冷笑一聲道：「你得悉的劍法可能就是這一招了！」

他奮力的揮出一劍，佈成一道劍幕，在一連串叮叮聲中，雙方身形突地一分，空中立時洒下兩截斷劍。

李萬劍持着斷劍，厲叱道：「小子，你死定了！」

他突然躍身而起，斷劍化為一縷寒光，自上而下，將白雲飛身上三十六處大穴統罩在一片寒光中。

宮主神情一變，喝道：「李萬劍，你這是第幾招？」

李萬劍收招疾退，喘聲叫道：「第十招……」

「哼……」宮主冷笑道：「你在那招

『雲幻雨濺』是藏了幾式，虧你還是東海李族的眞傳弟子，竟妄想以一招三式中殺死對方……」

李萬劍面如土灰，顫聲地道：「宮主是存心要老夫死在妳的面前……」

宋清濤冷冷地一笑，道：「李二弟，我們來的目的是什麼？」

李萬劍嘿嘿一笑，道：「殺死這個賤人。」

宋清濤陰沉的一笑，道：「時候到了，我們不需要再等了，這賤人和這小子反正脫不了一死，管他用了幾招……」

「噹……」

空中突响起一聲清脆的鐘聲，這鐘聲有如金鼓似的鏗鏘飛出，廻盪在整個大廳裏。

宮主的神色在這一刹那顯得緊張了，她像是遇見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一樣，緊緊的抓住白雲飛的手，說道：「我為了盡誅這些逆徒，少時不得不借重公子的力量了……」

白雲飛一怔，道：「這……我當盡力助你就是……」

鐘聲嬝嬝的在空中消逝，大廳中立時被一股濃濃的殺氣瀰漫籠罩，宋清濤和李萬劍領着那些心腹將大廳四處重重的困了起來。

宮主神色逐漸的定下來！冷冷地望了四處一眼，道：「宋清濤你認為這些人就能殺死我麼？」

宋清濤嘿嘿一笑道：「宮主勢單人薄，若想逃出恐怕也不是一件易事。」

宮主將手上無情劍輕輕一掣而出，道：「你們可以動手了！」

巡山使者目中像是噴出火了一樣，大喝一聲，拿出身上兩柄亘捶，對着宮主身上擊了過來。

宮主笑道：「你是第一個送死……」

冷寒的劍光在空中一閃，登時傳來一聲凄厲的慘叫，只見巡山使者身首異處，倒於血泊之中死去。

這一手亘古未見的無上劍技，立時將全場中人震懾住了，他們雖是一時劍道高手，也看不出宮主這一劍是如何發出來的，寒光輕閃，人已倒地，這簡直是像馭劍飛空取人首級於十里之外的無上劍道。

宋清濤神色大變，道：「你是什麼劍法？」

宮主伸劍平舒，冷冷地道：「追魂三劍的第一式……」

宋清濤顫聲的道：「妳眞會追魂三劍，這是不可能的……」

宮主冷冷地道：「追魂凌無影，無影蓋博浪，你難道忘了東海劍法一家尅一家的道理，在上一代，你們宋李二家自動臣服我家的時候，便是追魂的三大絕招降服你們……」

李萬劍換過一把劍，道：「宋老大，我們和這賤人沒有可說的了，乾脆發動所有的人和她捨命一搏，我就不信她能敵過這麼多人……」

宮主冷冷道：「這個算盤可打錯了，你們有人，難道我就沒有効死之士……」

她輕輕在空中彈了三劍，龍吟般的劍吟聲清澈的傳遍開來，只聽一聲大吼，自大廳後面立時奔進廿四個手持紅燈的少女，而大烟桿歐陽空這時竟也拿着着大烟桿走出，咧咀嘿嘿一聲大笑。

歐陽空嘿嘿一笑道：「白雲飛，你這小子沒有死在那個車子裏……」

冷血劍客白雲飛微微一笑道：「你老烟虫躲到那裏去了？」

老烟虫歐陽空大烟桿一掄，道：「我躲在後面可抽足了精神，剛才如果不是你們在這裏吵鬧，我老烟虫非抽完那一袋東海旱烟不可……」

這二十四名手持紅燈的少女突然出現，宋清濤和李萬劍同時神色大變，他們絕沒料到宮主會有一隊伏兵，連宇文璧玉的紅燈大陣都搬來這裏。

宮主冷冷的道：「在紅燈大陣之前，你們還不束手就縛……」

宋清濤氣得大吼一聲道：「賤人，我們拚了！」他大吼一聲，所有的黑衣漢子同時跟着他撲了過來，可是這二十四個少女都是宇文璧玉一手教導出來的女中英豪，身形一分，已將紅燈大陣佈置好了。

立時將宋清濤等困在紅燈大陣裏面。

宮主輕輕一扯白雲飛道：「白公子，你的朋友在等你了！」

她拉着白雲飛向廳後面移去，大烟桿歐陽空急忙跟着離去，白雲飛一怔，道：「這些人怎麼辦？」

宮主輕輕一笑道：「這個你不用担心，我要把他們置之死地……」

她輕輕伸手一指，在一個大柱子上輕輕一點，大廳裏突然發出一陣尖銳的慘叫聲，只見四壁顫搖，自空中突然落下一面大網，將困在陣中的高手統統罩在裏面。

宮主得意的道：「我這千面網的特設的機關，網上含有奇毒，沾上立時全身發軟用不上力道，宋清濤和李萬劍早有和我作對之意，今日你來，只是這事的導火綫，現在好了，他們由宇文璧玉的隨身侍女足够應付了……」

她領着白雲飛和歐陽空轉過一條長廊，走進一間設置輝煌的屋舍中，白雲飛方待進去，陡見一個纖細的少女背影對着窗外凝睇遠視，他心中一震，忖道：「宇文璧玉，這個看似無情實是有情的少女，怎麼到了這裏，她曾說過恨我一輩子，我還是不見她好……」他一念至此，登時拿定主意，急忙轉身就要走出，那知香風撲面，宇文璧玉含怒的擋在他的身前。

宇文璧玉冷冷地道：「你是不是不願見我？」

白雲飛怔怔地道：「沒有呀……」

宇文璧玉眸中閃過一絲幽怨之色，冷笑道：「你處處廻避我，當我不知你心裏想的是誰，當然，我們這種草野女子那會像人家那樣捨命求丹，親身侍郎那種體貼溫柔……」

白雲飛一怔，道：「妳說的是誰？」

宇文璧玉似是非常生氣，寒着臉，道：「你這麼快就把人家忘了，可見你是個無情無義的負心人，我深為衞瓊霜不值，她為什麼要對你這樣好……」

白雲飛有些生氣，道：「妳簡直是胡說八道……」

（未完）

「神眼遊龍」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編者·

精選俠情短篇小說

一聲雷

神光·文　盧令·圖

身膺捕盜責　心存江湖義

小三子騎在一匹青驄馬上，跟着黃河，慢慢的向西跑，心裏正在琢磨這兩句話，俠士既是替人間打不平，既是鋤强扶弱，既是能幹他人不能幹的事，急人之難，就是雙脅插刀，也不後悔，這樣的行動，正是補王法的不及，爲甚麼又說，這是犯禁的舉動呢？

他一邊琢磨這兩句話，另一邊却又憧憬着幾件事，有一個俠士，爲了路見不平，救了一個女子，殺死了三個人，爲了可憐老百姓太艱苦，刼了一個豪富，實行替天行道，救活了不少人，爲了憤恨貪官污吏，殘害人民，午夜深更，跑入衙門內，把貪官殺了，他的行動，沒一件不是很對的，但却成了官府通緝的罪犯，若是王法眞個存在的話，這些事不會發生，不勞俠士動手，若是俠士的行動是對的，他便是人人心中擁戴歡迎的英雄人物，爲甚麼要給官府緝捕呢？

世事有很多事是充滿了矛盾的，小三子越想就越感覺到困惑了。

他是一個老捕頭的兒子，心裏充滿了正義感，對這被稱爲罪犯的俠士，佩服得五體投地，最不幸的，他的爸爸是開封的名捕頭，奉命辦這件案，更不幸的，奉到命令的時候，不愼折了一條腿，行動很不靈活，小三子沒奈何，只好替他訪尋罪犯的踪跡。

他要找的人，是被稱爲俠士，又被稱爲罪犯的「一聲雷」，「一聲雷」出沒的地方，是關東關西的道，最令他頭痛的，「一聲雷」不知是男人或是女人，據見過他的人說，他是一個美少年，書生模樣，又有人說他是一個六十歲以上，鬚眉皆白的衰翁，更有人說他是一個美艷如花的少女。

究竟「一聲雷」是一個怎樣的人呢？沒有人可正確的說出來，小三子却認爲三樣都是，「一聲雷」是一個身手非常，來去無踪的英雄人物，扮作甚麼模樣，都是十分逼肖的。

他年紀雖少，却有一身絕技，但認萬萬及不上「一聲雷」的對手，決不是「一聲雷」的對手，他決心不把「一聲雷」拘捕，也沒有拘捕的可能，只是希望見見那俠士一面。

他騎的青驄馬，是一匹大宛名駒，日行千里，那天，他到了洛陽，跑入城內。

面前便是洛陽城內最有名的「龍門客棧」，小三子就在店前下馬，店小二迅速的跑上前來，把手一拱道：「大爺是名捕頭小三子大爺？」

小三子心裏吃驚，他不能不認，把頭點了點。

小二哥又笑着道：「半天前，有人到來定了一個房，說名捕頭快要入城辦案，特地留下一個上房，還把二十兩銀子給我，說捕頭爺要請客，準備好一等的餚饌，捕頭爺眞來了。」

小三子更吃一驚，心想，一定是「一

聲雷」幹的，他知道自己來洛陽不奇，知道自己入「龍門客棧」投宿，那就確實是一件奇事了，難道他還是能知過去未來的奇人不成？

他也不否認，「唔」一聲，跑入店內，又有另外一個小二哥上前，很殷勤的請入一個房內，房子很好，小二哥很恭敬的獻上一杯茶，說道：「替捕頭爺定房的人，說捕頭爺要請客，不知幾時入席？」

這眞教小三子難於應付了，小三子只有順口答道：「日落後罷。」

店小二退去，小三子拿起茶杯，喝了兩口熱茶，心想，誰人開這玩笑呢？若是「一聲雷」，倒也無妨的，但是，最怕是惹來了其他的麻煩，夾纏不清，便有極大的影响。

一會，有客來了，店小二高呼客到，帶了一個漢子入來，是一個中年人，黑臉銀牙，身軀結實，却是素未謀面，他自我介紹道：「鄙人湯猛虎，是洛陽城的武館教頭，接得大哥請柬，不敢推辭，特地前來赴會。」

小三子心裏有了計劃，忙也把手一拱道：「幸會，幸會，湯大哥請坐。」

就在這時候，又有客到，是個又高又瘦的老人，形狀詭異，他明明是人，但又有點不像人形，自稱是高天才，也是接到請柬而來的。

轉眼間，自稱被邀請而來的，都是三山五嶽，七長八短的漢子，姓名千奇百怪，記也記不清，祇知道他們都是大有來頭的人物，其中白道黑道都有。

店小二跑入來，說是已經開席了。

小三子請各人到大堂上歡飲，這時來客一共有十一個，連同小三子，共十二位，可見一切都有人安排，小三子請各人坐下，知道不能掩飾，酒過三巡，對各人道：「在下是後輩，也不是甚麼名捕頭，家居開封，却當了十幾年差，後輩這次西行，是奉命找尋一個高人，我得聲明，不是要拘捕，在下也沒有本領拘捕，祇希望瞻仰一下風采，但天地茫茫，不知踪跡，各位在江湖上，都是經歷豐富的前輩，或能指示，讓後輩能見顏色，感德不淺。」

一個形神如鶴的人，深深的笑了笑道：「捕頭爺說了半天的話，還未說出要找的是甚麼人呢？」

小三子懷疑座上十一人中，有一個是一聲雷，很恭敬的答道：「在下要見的，是大俠一聲雷，他確是武林裏了得的人物，出類拔萃，令人欽佩，官府要緝捕他，但後輩却希望和他結交成一個好朋友。」

各人聽了這幾句話，都大笑起來，跟着又一齊答應，替他尋一聲雷，說一聲雷是好朋友，天天見面，要相見絕不困難。

各人都是大碗酒大塊肉的怪傑，豪氣迫人，喝得大醉如泥，說聲多謝，打着哈哈，出門去了。

小三子這一次行動，十分機智，表面上彌縫得很好，心裏却十分納悶，回到房內，忽見三朵玫瑰花，放在桌上，幽香散發，是剛摘下來的，小三子更是納罕，知道有人埋伏在自己左右，但不知是不是一聲雷。

他本來喝了不少酒，却沒有醉意，躺在床上，不敢入睡，午夜，忽聞窗外有人喁喁細語，一個笑道：「像是個漢子。」

另一個笑道：「乳臭未乾，恐怕沒有甚麼本領，弄他一弄，看他功夫深淺，也是好的。」

接着，白光一閃，一口刀子在窗外飛入，快如閃電，小三子忙把長劍一撥，僥倖把刀子撥中，但刀小挾着內勁太大，擦的一响，落在旁邊，衣袖釘在床上，出了一身冷汗。

他忙一跳起來，竄出窗外，月白風清，那有人影，再入房內，忽見一個女子躺在自己床上。

這個女子芳息吁吁，呼出一陣陣酒香，正在大醉。

小三子知是又有人戲弄，一時不知怎樣才好，祇好坐在一旁，看看快要天明的時候，忽聞有人喚道：「小三子，你爸爸昨晚給人殺了，你還呆在這裏幹甚麼？」

小三子大吃一驚，跳出窗外觀看，月落黃昏，四下裏一片寧靜，祇好跑回房內，床上那女人，早已不知去向，留下一張紅柬，上面寫上十個字：「明天請到黃袍神廟見面。」

他再翻轉後面看看，後面也有八個大字寫着，是：「犬父犬子，平平無奇。」

小三子臉上便是一熱，知已給人戲弄，回想起初一切的遭遇，雖是給人愚弄一番，自己的表現，還是十分超卓，犬父犬子，並不適當。

他懷疑戲弄自己的人，便是一聲雷，一聲雷對自己的行動，知得清楚，決定明天往黃袍神廟。

天明後，問店小二，知黃袍神廟在西門邊，是一幢很荒落的廟宇。

店小二知他要離開旅店，把青驄馬牽出，小三子要給賞錢，店小二笑道：「不必了，這裏的一切，已有人料理，捕頭爺請便吧。」

小三子上馬，向西進發，城西一帶，是最荒落的地方，居民疏少，一片蕭條，時近秋深，草木黃落，疾風急勁，一片蕭瑟凄凉的景色，黃袍神廟在幾株大樹的中間，落葉滿地，隨風飛舞，分明是人跡罕到的地方。

小三子到神廟門前下馬，忽聞有人亢聲的說道：「你來好了！」

聲音雄壯，內勁充沛，小三子忙看時，一個年可五十開外的漢子跑出來，很莊嚴的把手一拱，小三子連忙還禮，問道：「昨晚是老前輩約我來這裏見面的？」

那漢子很爽快地道：「對呀！有一點事，非和捕頭爺一談不可，這裏無人，出你的口，入我的耳，不妨暢所欲言。」說完，他已到神殿上，把手一擧，道：「請坐下來吧。」

殿上甚麼都沒有，祇有一尊敗破的山神像。

這尊山神像，頭面損碎，祇有身上穿的黃袍，依稀可以辨認，小三子在下首坐下道：「敢問前輩高姓？」

老漢道：「老夫雷橫，是江湖無賴，殺人放火，無所不爲，與尊翁七手如來，是大對頭，但尊翁當捕頭三十年，都未能把我拘捕，依法懲治，現在，你是一個初生之犢，居然要在江湖上露臉，一方面可說是英雄出少年，另一方面，可說是胆大

妄爲，不知死活，我問你，你單手獨拳，要找一聲雷，一聲雷有甚麼罪行要被拘捕？你有甚麼奇招絕技，可拿捕一聲雷？全江湖的人，個個對他，五體投地拜服，說他是當今武林第一奇人，義胆包天，忠肝蓋地，你却要捕他，問你有幾多顆頭顱待劈？江湖中人，個個不平，昨晚，畧施小技，試探試探，你却目迷五色，不知所措，這樣的本領，要拘捕一聲雷，不是也太過狂妄一點了嗎？」

小三子忙道：「前輩不要誤會了，後輩不是要拿捕他，祇是要見見他。」

雷橫道：「你是捕頭的兒子，奉命出差，還說不是要拘捕他，是不是要造反？他在眼前，但不是我，你要見他也不難，但要先過得我這關，來！我們走幾招。」

他一邊說，一邊跳起來，左右手交互撥了一下，作出一個門戶。

小三子連說不敢，雷橫怒道：「你是捕頭的兒子，我是江湖鼠輩，勢不兩立，就算沒一聲雷的事，老夫也要合手，除非你甘受胯下之辱，要不，我決不饒你。」

小三子年紀輕輕，却有計較，知道不能不出手，便說道：「長輩有命，後輩不敢違，但後輩初出道，敵不過前輩，是一定無疑的了。」

雷橫却亢聲地說道：「不管，打敗了你，江湖上的人傳了開去，說我打敗了七手如來的兒子，也可替所有江湖人，出一口烏氣。」

小三子知道自己的父親在衙門三十年，開罪江湖人物最多，這次合手，是萬難避免的了，也一跳起來，抱拳道：「恭敬不如從命，萬望老前輩手下留情。」

小三子雙拳一抱，說聲僭越，斜身進馬，向雷橫進攻，江湖人合手規矩，後輩和前輩過招，大都由後輩先發，這不是無禮，而是對對方尊重。

他的輕功絕頂，人極機智，本來是進馬出拳，向雷橫衝擊，但到了雷橫旁邊，忽然把發出的拳收回，一扭腰竄向雷橫的背後，雷橫正要和小三子硬接，千字手斜撇，不料却落了空，忙轉身應付。

小三子第一招是假，第二招也是假的，雷橫轉身時，他又轉到雷橫的身後，他的身軀細小，動作敏捷，祇是困擾，並不進攻，雷橫再轉身，小三子又掠過，他整個身軀，都受小三子威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弄得雷橫狼狽非常，疲於奔命，大叫道：「小三子，你不要使奸，既要合手便該一招一招的鬥下去。」

小三子一聲不響，祇是繞着他不斷的竄動，雷橫左不得，右不得，祇好以不變應萬變，沉腰坐馬，等候小三子進攻，小三子還是往來飄忽，千般變化。

他已全落下風，小三子不必發招，已勝了全局，雷橫眼花繚亂，再也支持不來，蓬一聲，跌在地上。

小三子不願再糾纏下去，說聲無禮，跑出廟外，跳上青驄，很快出了西門，向潼關進發，他決定這一次遭遇，是雷橫一夥向自己戲弄。一聲雷不會在洛陽城中，他的目的地，是在長安，爲了一聲雷是長安人，有一個老母，還活着，祇要找着他母親，便能和他見面。

當他越過觀音堂後，發覺有人追蹤，是一個年紀和自己差不多的小伙子，和一個胖婦人，胖婦人穿了一領大紅袍，頭上梳了一隻長髻，插滿了花，佩上一口劍，形狀古怪。

小三子也曾聞他爸爸七手如來說過，關西道上，有一個女賊，名滿頭花，犯案山積，河南陝西四川三省的捕頭，爲了她傷透了腦筋，幾次遇了她，都打她不過，有很多在衙門辦公的人，給她殺死，心裏有點悚怯，知道跑不了，祇是把馬放慢。

一會，雙方越來越近，聞婦人對小伙子道：「七手如來那老烏龜，必要和江湖人作對，若惹起老娘一把火，把他全家老少，殺個清光。」

小伙子道：「若是給我抓着了，把他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來，教他吃盡了苦頭才死。」

小三子明知這些話都是道給自己聽的，詐作不聞，希望兩人跑過了自己，便容易對付，那料他把馬放慢，婦人和小伙子，也把馬放慢，距離小三子幾尺後，左右跟上。

小三子知道不免決鬥，把手上的馬鞭搖了兩搖，猛的向自己右邊的小伙子打去，他不是打小伙子本人，而是打他的馬，這一招，來得突兀，馬兒長嘶一聲，一個老虎跳，把小伙子拋落馬下。

說時遲，那時快，小三子把馬鞭一放，馬鞭脫手飛出，直向婦人的臉上打去，他發出兩招的時間差不多，沒有先後，招法來得突兀，婦人沒有準備，拍一聲，給馬鞭打中頭面，一陣天旋地轉。

小三子何等乖巧，在把長鞭甩出的時候，早已拔出佩劍，人馬向前一送，他用的雖是旁門左道的招法，但來得巧，來得狠，果然獲得勝利，長劍貫穿了婦人的肩背，倒撞下馬。

小三子回頭一望，小伙子跌下馬後，正在地上輾轉，小三子那敢怠慢，再把長劍甩出，這時的小伙子，正在半昏半醒，那能抵禦，又很容易給小三子的劍，刺中心窩，一聲不響死去。

婦人正是名聞關西的大盜滿頭花，小伙子是她的兒子小金剛，這兩個魔頭，武技極高，眞要合手，明刀明槍的鬥，小三子無論怎樣也是敵不過的，這時用智取，一下子把兩人收拾，自己也感意外。

小三子再上馬，心裏有點高興，覺得自己這次出手，如有神助，正在催馬前進，又覺得背後有人騎馬趕來，小三子回頭看，是一個儀表非凡，雄勁中有點儒雅的漢子，身上穿了一領錦袍，冠帶飄然，顯然是一個正門中的人物了。

他也不迫近小三子，祇是跟在二三丈後邊，小三子知是勁敵，小心防範，暗想：自己本來是要找一聲雷的那料一到關東，便惹出許多麻煩，祇怕一聲雷還未找着，早已給人家殺掉了。

那天，到了潼關，投入旅店，一會，那漢子也來到了。

小三子詐作不見，那人坐在隣桌，要酒要肉，一邊吃着，一邊望着小三子。

小三子心裏有點顧忌，漢子忽然拿了一壺酒跑過來，對他說：「自古英雄出少年，觀看剛才的事，可見小哥子的武技了得，老漢希望高攀一下，喝杯酒好嗎？」

小三子知道怕也沒用，把手一拱道：「怎好叨擾，老前輩既要賜酒，恭敬不如從命。」便教酒保把漢子的杯移了過來，問道：「後輩是初出道的人，對江湖上的英雄豪傑，識得不多，敢問前輩是何方英傑？」

漢子微笑道：「老拙周俊，不是甚麼武門的人，這次相遇，也是偶然，必要結識一下，爲了小哥子是一個俠士，爲民除害，小小年紀，有這樣大的本領，實是少見，願聞小哥子貴姓？」

小三子說自己姓張，要往長安省親，途裏見了强梁，偶然出手，僥倖獲得勝利，其實並無甚本領，平生也未學過武技。

周俊笑了笑道：「那便奇了，老夫也是長安人，連年流落中原，現在正要回鄉，和小哥子同行，減少了旅途寂寞，小哥子一定不會拒絕的。」

周俊寬和仁厚，儒雅大方，他祇好答應，酒後，周俊進房問小三子到長安找友親的住於何處？

小三子本是胡扯，給他一問，不知如何答才好，幸好他有急智，忙道：「居在城西一巷。」

周俊却笑道：「小哥子大概未到過長安城西的居民，早在五十年前，給場大火燒光，現在是一片瓦礫之場了。」

小三子臉上一紅，忙道：「既是這樣，我便錯了。」

周俊道：「幸而有老夫同行，或能對你有助，老夫要往拜老友一聲雷，你既是武林中人，見見他也好。」

小三子吃了一驚，忙道：「晚輩久聞其名，如能見他，畢生大幸。」

周俊嘆道：「一聲雷雖仗義行俠，替天行道，但在官府眼中是個罪犯，必要殺他，眞是人間憾事。」

小三子呆在一邊，周俊道：「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是千古名言，祇是行俠定不容於官府，即所幹諸事完全合理，也是犯法，俠和法不相容，是一定。眞令人氣短。」

小三子心裏卜卜跳，懷疑周俊必是一聲雷，一時不知怎樣才好。

周俊又道：「一聲雷住城南一廣厦內，亭台樓閣無不俱備，說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便是寃枉，明早啓程，兩天便到，老弟休息一下罷。」

那晚小三子整晚睡不着，天明起來正要找周俊，店小二已拿一封信入來。拆開觀看，正是周俊所寫，筆走龍蛇，蒼勁純熟，大致說忽有急事，先行離去，將來長安再見。

小三子心裏困惑，只好繼續前進，兩天後抵達長安，往城南觀看，果有一幢大厦，十分宏大。

小三子不敢入內，晚上，悄悄的溜進，見一個房裏還有火光，在窗外窺看，房裏鋪陳華麗，花團錦簇，一個長大漢子躺在床上，兩個如花美人，坐在床邊替他搥骨。漢子身形和周俊有點相像，却不見他面目。

小三子連忙竄了出來，回到旅店，見桌上放有一封信，上面寫着自己的名字，他連忙拆開來觀看，只見裏面寫着：「俠和官府不能相容的道理，你已明白，俠以武犯禁，必然事也，我們既已見面，你要怎樣幹，隨你的便，像你這樣年齡有此本領，眞是難得，若用來誅鋤武門中人，那是錯事，速辭捕頭職位罷。」

小三子知周俊即是一聲雷，見自己殺了滿頭花和小金剛，便和自己見面。

當俠士實在不易，若幫助官府，把他們拘捕，不止違背良心，還問心有愧。

但他又想到，一聲雷爲甚麼能過奢侈的生活，還有美人服侍左右呢？

他感到困惑！

第二天，他便不聲不響地離開長安。跑回開封，恰巧他的父親「七手如來」，因病逝世了。

一代名捕頭，就此了結了他的一生。

小三子葬了父親之後，便不幹捕頭，以後也不在江湖上行走，絕口不談江湖武林間的事兒。

（完）

新派武俠長篇

文·諸葛青雲
圖·盧令

朱唇令

往昔風雲今日變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方仁傑和柳含烟被困十絕神君的地底迷宮，黃聖仁找來五絕神君徒弟莫仁劍，協助古文英和李含春由秘道闖探迷宮，冀能拯救方仁傑，柳含烟脫困。方仁傑和柳含烟被困在四面鐵壁中，正遭到十絕神君的西宮娘娘百般戲弄，驀聽軋軋聲响，隨見鐵板自地面縮起，方仁傑知有外援，立與柳含烟衝出，此時出口機關已被封死，而西宮娘娘也自後追來，方仁傑回身迎戰，西宮娘娘施展勾魂邪功，致使方仁傑越打越不對勁，手中招式幾已停頓，西宮娘娘得意地大笑，誇稱任何豪傑，她均視為無物——

※※※※※※※※※※※※※※※※

青衣少婦的話沒說完，柳含烟已悄沒聲地，向她當胸一劍刺來，口中並震聲大喝：「方公子醒醒！」

「噹」地一聲金鐵交鳴，加上柳含烟的適時震聲大喝，使得方仁傑身軀一顫地，神智也隨之清醒過來。

原來，柳含烟一直在希望突然有奇跡出現——那暗中幫助他們的人，能將總機關打開來，而使她能扭開那道出入口的大門。

卻不料這片刻之間的躭擱，方仁傑已中了青衣少婦的邪功，而陷入危機之中，因而迫得她奮不顧身地揮劍搶救。

這一來，方仁傑是適時清醒了，但柳含烟本人，卻已陷入危機之中。

因為，與青衣少婦比較起來，柳含烟的身手，可差了一大截。

青衣少婦一面殺手連施地，對柳含烟逼得連連後退，一面冷笑道：「丫頭，識相一點，快點束手受縛，否則，本宮雖然不殺妳，在妳身上留點記號，那就夠妳受用一輩子啦！」

方仁傑似乎還沒有完全清醒過來，他，目光一掃，卻是微蹙眉峯，抬手拍了拍自己的額角。

柳含烟已有招架不住之勢了，迫得她促聲大喝道：「方公子快來幫我……」

就這同時，一陣「隆隆」之聲過處，那出入口的鐵閘門已打了開來。

黃聖仁、古文英二人當先飛身而入，莫仁劍也跟着走了進來。

古文英一見方仁傑的神情，不由訝問道：「傑哥，你是怎麼啦？」

方仁傑苦笑道：「我們出去再說，快，快將柳姑娘救出來。」

事實上，最後進入的李含春，已經在與柳含烟雙戰那青衣少婦，青衣少婦的武功，也的確高明，這時她力敵柳含烟、李含春兩大高手，尤自是攻多於守地，迫得對方兩人團團直轉。

莫仁劍精目四週一掃之下，連忙促聲說道：「諸位趕快出去，遲則恐怕來不及啦！」

這當口，甬道中又响起一陣機關開動的「隆隆」之聲。

黃聖仁連忙飛身而上，將青衣少婦截住，一面沉聲喝道：「諸位趕快出去，我隨後就來。」

由於青衣少婦被黃聖仁截住，柳含烟、李含春二人連忙飛身後退，與方仁傑、古文英、莫仁劍等三人，由那出口處射落甬道之外。

外面，林木參天，星斗滿天，夜涼如水。

經過外面的冷風一吹，方仁傑算是完

全清醒了。

那甬道內，金鐵交鳴之聲，連綿不斷地傳出，並不時傳出青衣少婦的怒叱聲。

同時，那道大鐵閘門，也再度徐徐下降。

方仁傑心頭一驚道：「咱們還有誰在裏面？」

古文英道：「是黃聖仁黃大俠。」

方仁傑接問道：「是黃大俠帶你們來救我的？」

古文英點了點頭，說道：「可以這麼說。」

方仁傑道：「那我們趕快將黃大俠救出來才對……」

說着，他自己卽待向甬道內射去，但卻被古文英一把給拉住了，並沉聲喝道：「不行！」

莫仁劍也同時喝道：「現在進去，就出不來啦！」

那鐵閘已落下一半了，方仁傑不由頓足喝道：「我們怎能將救我們脫險的人擱在裏面，而不去營救哩……」

只聽甬道內傳出黃聖仁的狂笑道：「失禮！失禮！在下少陪啦！」

話聲未落，人影一閃，黃聖仁已由那僅剩不到兩尺高的鐵閘門下疾射而出，並滿臉歉笑道：「累諸位久等了。」

李含春笑道：「等得倒不算久，卻是非常替你担心。」

黃聖仁連忙抱拳一拱道：「多謝李姑娘……」

李含春截口接道：「不用謝，我替你担心，可並不是好意。」

黃聖仁不由苦笑道：「李姑娘這話，可就令人費解。」

「其實。」李含春笑接道：「說穿了也很簡單，如果你失陷在裏面了，以後，很多的事情都會不好辦。」

黃聖仁蹙眉接口道：「在下還是聽不懂。」

李含春語氣一沉道：「你自己多想想吧！」

這當口，方仁傑已乘機打量了一下這地下迷宮的秘密通路。

原來出口處位於一座高達數十丈的峭壁之下，峭壁上滿是藤蘿垂遮，出口處的丈遠之外，則為一棟山居人家的茅屋，此外，都是兩人合抱不住的參天古木密植，空隙處，又塞滿着荆棘，根本無路通行，必須經過那棟茅屋，才能進出這通道。

這情形，不由使方仁傑長嘆一聲道：「怪不得這兒從來沒人發現，這場所，可眞是佈置得天衣無縫。」

柳含烟向李含春笑問道：「九姊，那茅屋中的兩個警衛，武功不弱，你們是怎麼收拾的？」

李含春笑了笑道：「那都是方夫人與黃大俠收拾的，不論那警衛的武功有多高，有他們二人一人伺候一個，已經綽綽有餘啦！」

柳含烟接問道：「都殺掉了？」

古文英搶先接道：「沒有，只是點了昏穴。」

柳含烟目注古文英笑問道：「這位姊姊是——」

李含春代答道：「這位就是方夫人古文英姊姊。」

柳含烟嬌笑說道：「哦！原來是方大嫂……」

莫仁劍蹙眉接道：「諸位有話，還是離開這兒再說吧！等那些賊子們追出來，可就麻煩哩！」

方仁傑一挑劍眉道：「追出來也好，正好殺他一個痛快。」

李含春嬌笑道：「我想，他們是不會出來了，那批見不得天日的邪魔外道，在裏面都不曾攔住你們，還敢追出來麼！」

黃聖仁笑道：「這倒是實情……」

這時，方仁傑才向黃聖仁歉笑道：「黃大俠，這次承你幫忙，所謂大德不敢言謝，這份情，我只好記在心底了。」

「哪裏，哪裏。」黃聖仁含笑接道：「其實，在下可不掠人之美，要謝，還是謝這位莫朋友吧！」

說着，並向莫仁劍一指。

「哦！」方仁傑這才目注莫仁劍歉笑道：「眞是失禮得很……」

古文英截口接道：「我們雙方都有很多話要說，且回到住處再作詳談吧！」

不到頓飯工夫，這一行人，又回到了倪小娟代他們所租賃的民房中，雙方互道經過之後，自然有不少感慨，也有不少疑問。

首先是古文英向柳含烟笑問道：「柳姑娘，妳在那魔宮中，已有不少日子，是否知道那位西宮娘娘的來歷呢？」

面對古文英，想起在甬道中的情形，柳含烟似乎有着太多的感觸，但她的外表上，卻是很平靜地歉笑道：「方大嫂，說來可眞慚愧，對那妖婦，我只知道她是西宮娘娘，也是十絕神君最寵愛的人物，其他，可一概不知。」

李含春笑問道：「連她姓甚名誰也不知道？」

柳含烟苦笑一聲，道：「事實上確是如此。」

古文英黛眉緊促地，向方仁傑問道：「傑哥，對那妖婦那種能於談笑之間，使人神智昏迷的邪功，你曾經聽說過麼？」

「沒有聽說過。」方仁傑蹙眉接道：「傳說中的武林四寶中，也不曾聽說過有這樣的神功。」

李含春嬌笑一聲，說道：「我倒是聽說過……」

古文英連忙接道：「那是怎樣的功夫呢？」

李含春正容說道：「但願是我神經過敏，否則，那後果就太可怕了。」

古文英苦笑道：「李家妹子，妳還沒說出一個所以然來哩！」

李含春歉笑道：「這就說到啦！」

接着，才神色一整道：「五十年前，武林中曾經出過一位攪得天下大亂的黑道人物，諸位當聽說過吧？」

方仁傑一怔道：「李姑娘說的是那『三目天尊』獨孤豪？」

李含春點首接道：「正是。」

方仁傑蹙眉接道：「有關『三目天尊』獨孤豪的事跡，雖也曾聽說過，卻因為時已久，傳說者大都語焉不詳，因而雖然知道有這麼個人，卻不太清楚。」

李含春笑了笑道：「我也是。不過，

有關那『三目天尊』的武功淵源，我却曾聽令主說過。」

古文英插口問道：「難道那『三目天尊』的武功，和那西宮娘娘的邪功，有甚近似之處？」

李含春神色一整，輕嘆一聲道：「如果我的猜想不錯，那恐怕就不止于是近似了。」

方仁傑正容接口道：「李姑娘請道其詳。」

李含春沉思着接道：「據說，那『三目天尊』之所以攪得天下大亂，無人能制，是因獲得天魔教的一本邪功秘笈，叫甚麽『天魔寶典』的。……」

「對了。」方仁傑截口接道：「對于『天魔寶典』這本邪書，我也曾聽恩師提到過。」

「那麽。」李含春嬌笑着問道：「還要我說下去麽？」

方仁傑歉笑道：「很抱歉，我不該打斷妳的話……」

李含春截口嬌笑道：「那不要緊，我的意思是：如果方大俠已經知道，就省去我一番唇舌了。」

方仁傑苦笑道：「當家師提到這問題時，剛好有客人來訪，不曾繼續說下去，我也忽畧了，以後不曾向家師問過。」

「如此說來，我只好繼續說下去了。」李含春笑了笑道：「據說，那『天魔寶典』中，有一種名爲『迷幻魔音』的邪功，使將起來，能于不着痕跡之間，使人神智迷失，眞力也隨之消滅。」

方仁傑蹙眉接道：「方才，我所身受的情形，倒的確是有點近似。」

李含春正容說道：「所以，我才說，但願我的判斷錯誤，否則，問題可就嚴重了。」

古文英接問道：「難道說，那迷幻魔音，就沒法可以破解。」

李含春道：「『迷幻魔音』並不過于可怕，只要守定心神，不與對方的目光接觸，就可以不致于受迷，但問題却是那本『天魔寶典』的邪功太可怕了。」

接着，才美目一掃地，含笑問道：「諸位知道那位『三目天尊』是被誰制服的麽？」

古文英苦笑了一下，說道：「不知道啊！」

李含春正容接着說道：「就是那『四象九龍杯』的主人出面之後，才將他制服的。」

方仁傑「哦」了一聲，道：「當時，武林四寶中的『四象九龍杯』，就已經出世？」

「是的。」李含春點首接道：「據令主所說，當時，武林四寶的主人，都先後出面了，但那『太極黃粱枕』，『兩儀紫鳳釵』，以及『三才絲玉杖』等三宗寶物的主人，都奈何不了那『三目天尊』，最後，才不得不勞動『四象九龍杯』的主人出面，才將那氣焰萬丈的『三目天尊』制服。」

方仁傑禁不住長嘆一聲道：「李姑娘，看情形，妳果然是不幸而言中了。」

李含春一怔道：「難道方大俠還另有甚麽證明？」

方仁傑點點頭道：「是的。目前，那十絕神君正在盡全力搜尋『四象九龍杯』，這應該算是一個最有力的證明。」

李含春連連點首道：「不錯。如果那『天魔寶典』眞已落在十絕神君手中，那他的確是應該將『四象九龍杯』弄到手中，才能免去重蹈五十年前『三目天尊』的覆轍。」

這時，黃聖仁才插口笑問道：「難道說，那位十絕神君，已經知道『四象九龍杯』的下落了？」

方仁傑笑了笑道：「看情形，他可能還不知道，否則，他就不致于想從在下身上獲得些甚麽了。」

黃聖仁「哦」了一聲道：「原來此番老弟被困在十絕神君的地下魔宮之中，還是爲了那武林四寶中，最最珍貴的『四象九龍杯』？」

方仁傑笑了笑道：「我也不過是想當然耳。」

黃聖仁注目問道：「難道那『四象九龍杯』，果然是在令師手中？」

方仁傑苦笑道：「如果那『四象九龍杯』是在家師手中，小弟又何至于被那個甚麽西宮娘娘所困住。」

「我想。」黃聖仁含笑接道：「以那十絕神君的精明，不至于作出無的放矢的儍事來。」

方仁傑笑道：「黃兄之意，是認爲十絕神君既然認定那『四象九龍杯』是在家師手中，則一定是有所根據？」

黃聖仁點首一笑，道：「在下確是此意。」

方仁傑苦笑道：「但小弟我，也的確是一無所知。」

「那麽。」黃聖仁接問道：「對武林四寶中，其餘三寶的下落呢？」

方仁傑笑道：「這個，到目前爲止，我心中倒是已有一個概念，只是尚待加以證實而已。」

黃聖仁笑問道：「老弟且說說看？」

方仁傑正容說道：「小弟使的是『大羅扇法』，明眼人一眼就能斷定，那『三才絲玉杖』是在家師手中，這一點，已毋須另加證實。」

黃聖仁笑了笑道：「這個，我也正是這麼想。」

方仁傑接道：「至于那『太極黃粱枕』，我判斷是在那十絕神君手中。」

黃聖仁點點頭，又接問道：「那『兩儀紫鳳釵』呢？」

方仁傑目光向李含春，柳含烟二位姑娘一掃，正容接道：「很可能是在『朱唇令』令主的手中。」

李含春嬌笑道：「方大俠怎麽不以爲那『四象九龍杯』在咱們令主手中呢？」

方仁傑笑道：「我不願作完全沒有根據的瞎猜。」

黃聖仁點點頭道：「老弟這判斷，極有可能。現在，只剩下一項『四象九龍杯』，找不到下落了。」

李含春嬌笑道：「你黃大俠，不是『地下的事情全知』麽！怎麽又冒出一件不知道的事情來？」

黃聖仁苦笑道：「李姑娘專踩人家的痛脚，在下算是怕了妳啦！」

李含春一披櫻唇道：「我踩人家的痛脚，與你何干！」

黃聖仁張口傻笑，沒接腔。

李含春却向方仁傑笑道：「方大俠，對那武林四寶中最珍貴的『四象九龍杯』，我也有個大胆的假設。」

方仁傑笑問道：「姑娘如何一個假設法？」

李含春抬手向黃聖仁一指，嬌笑着接道：「我的假設，是那『四象九龍杯』，已到了黃大俠的手中。」

黃聖仁一臉尷尬相，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方仁傑注目問道：「何以見得？」

李含春淡然一笑道：「我曾經注意過他的武功，太過于神奇莫測了。」

黃聖仁這才苦笑道：「李姑娘眞會說笑，如果我這點三脚貓功夫，也能算得上『神奇莫測』，我又何至于直到目前，還是默默無聞。」

李含春美目深注地笑道：「這叫作滿瓶不動半瓶搖呀！」

黃聖仁苦笑如故地道：「但願如此，但願如此……」

說着，人已站了起來，話鋒一轉道：「我不打擾諸位了，就此告辭。」

方仁傑也含笑起身道：「今宵，我不嬌情留客，明天，當由小弟作東，盡情一醉。」

黃聖仁回身笑道：「誰作東都一樣，請先說好時地。」

方仁傑沉思着接道：「我看，就在舍間吧！時間是明天正午。」

黃聖仁連連點首道：「好！好！我一定準時前來……」

抱拳一禮，轉身出室，疾奔而去。

方仁傑重行掩好門，禁不住長嘆一聲，道：「目前這局面，可使我越來越迷糊了。」

李含春微笑問道：「方大俠，此話怎講？」

方仁傑含笑反問道：「李姑娘是否認爲這位黃大俠，有點可疑？」

李含春苦笑道：「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也許是因爲過去令主要殺他，而使我對他有了某種成見。」

方仁傑「唔」了一聲道：「也許是有此可能。」

頓住話鋒，又正容接道：「其實，天下之大，胸懷奇才異能，而又默默無聞的人，又何止是黃大俠這麽一位而已。」

接着，又扭頭向呆坐一旁的莫仁釗，笑問道：「莫兄，你說是麽？」

莫仁釗連連點首，說道：「是的，是的，……」

他，訕笑着，話鋒一轉道：「諸位，在下也該告辭了。」

按常情而論，他是該隨同黃聖仁一道告辭的，但他却呆了半晌之後，才單獨提出。

這情形，雖然有點不尋常，但羣俠方面，却似乎沒人注意及此。

他的話聲一落，方仁傑才歉笑道：「莫兄，在下還是那句話，不矯情留客，明天中午，請和黃大俠一道光臨。」

莫仁釗起身笑道：「明天中午，我恐怕不能前來，且等下次再來叨擾吧！」說完，抱拳一禮，轉身向室外走去。

方仁傑，古文英二人，一直送到門口，才互揖而別。

重行入座之後，方仁傑才星目向古文英，李含春，柳含烟等三人一掃，含笑問道：「諸位覺得這位莫兄怎麽樣？」

李含春笑問道：「甚麽怎麽樣啊？」

柳含烟嬌笑道：「九妹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妳想想看，那斯爲甚麽不和黃聖仁一道告辭，却是假痴假呆地賴在這兒……」

李含春點首「哦」了一聲道：「說來，這也是大有可疑……」

她的語聲未落，屋頂上却傳來一聲幽幽輕嘆道：「這也可疑，那也可疑，你們這批年輕人，不但疑心太重，也過于大意了。」

語聲頗爲嬌甜悅耳，決非是出自一個年紀老大的女人之口，但那語氣，却顯得有點老氣橫秋。

而且，此人顯然早已到了屋頂上，但室內這麽多的年輕高手，竟然沒一人察覺出來，其功力之高，不難想見。

因此，她的話聲一起，室內四人，已是臉色同時爲之一變。

尤其是方仁傑，一等對方說完，心頭可滿不是滋味地，訕然一笑道：「何方高人，能否請入室待茶？」

屋頂上的語聲嬌笑道：「我是專程找你而來，卽使你不請我，我也會自己進來啦！」

話落，人影一閃，燭影微搖，室內已多出一位豐姿綽約的青衣婦人來。

此人外表看來，約莫三十出頭年紀，面目姣好，皮膚白皙，算得上是一個美人胚子。

尤其是那儀態方面的雍容華貴，使那心頭本已深感不安的方仁傑，于入目之下，卽斷定對方不是壞人，而寬心大放地，連忙起身，給她搬過一張椅子道：「前輩請坐。」

青衣美婦毫不客氣地，坐了下來，一雙美目，向方仁傑凝注了半晌，又在三位姑娘的身上，來回掃視了一陣，然後，才向方仁傑笑問道：「你就是『雙絕郎中』方仁傑？」

「不敢。」方仁傑謙笑道：「小可就是方仁傑。」

青衣美婦「唔」了一聲道：「見面更勝聞名，怪不得……」

「怪不得」甚麽呢？却是半天沒有下文。

她，自我解嘲地笑了笑之後，又注目問道：「這三位姑娘是——？」

方仁傑含笑接道：「這二位是『朱唇令』令主的高弟李含春，柳含烟二位姑娘，這位是拙荊古文英。」說着，並抬手分別向三位姑娘指了指。

青衣美婦連連點首道：「都是一些後起之秀，目前的江湖，該是你們年輕一代的天下了。」

方仁傑正容說道：「前輩謬獎了，小可還沒請教前輩上下，如何稱呼，以及此行找小可有何貴幹？」

青衣美婦嬌笑道：「年輕人，你不妨

向我仔細地瞧瞧，就會聯想到我是誰，聯想到我是誰之後，也就自然會知道爲甚麼事找你了。」

對一位初次見面的美貌婦人，自然不便先向人家呆看，但有了青衣美婦自己這一番解說之後，情況就不同了。

于是，不但方仁傑敢向對方作劉楨之平視，旁邊的三位姑娘，也乘機「飽餐秀色」起來。

而且，古文英的反應最快，她，首先發出一聲驚「噫」道：「這位前輩，同倪小娟姑娘，好相像啊！」

眞是一語提醒夢中人，方仁傑立即附和着含笑說道：「對了，準是倪姑娘的大姊。」

青衣美婦禁不住「噗哧」一聲嬌笑道：「年輕人，可眞會奉承人。」

接着，才美目環掃地，含笑接道：「告訴你們，我是白天虹和倪小娟二人的母親。」

古文英嬌笑道：「可是，如果前輩與倪姑娘走在一起，不認識的人，準以爲是姊妹。」

青衣美婦笑道：「別灌迷湯了，我的腦子裏，還清醒得很。」

一頓話鋒，才向方仁傑笑問道：「年輕人，現在，你想到我方才所說的，那『怪不得』以下的話了麼？」

方仁傑苦笑一聲道：「小可還是想不出來。」

青衣美婦嬌笑道：「既然你要裝迷糊，我也不妨老實告訴你，方才我的意思是，怪不得天虹與小娟，會對你們小兩口如此着迷。」

這一來，可使得古文英的俏臉上，飛起一片紅雲。

青衣美婦歉笑道：「天虹這小子雖然胡鬧，但也不能完全怪他，因爲當時，你們小兩口對外宣稱是兄妹的身份。」

方仁傑苦笑道：「前輩，小可與拙荆是奉命行事，可並非存心騙人。」

「這個，我知道，過去的，暫時不談了。」青衣美婦笑了笑道：「現在，你該知道我找你的原因了吧？」

方仁傑不自然地笑道：「前輩，小可才由十絕神君的地下魔宮中脫險，很抱歉不曾將令郎和令嬡一併救出來。」

青衣美婦嬌笑道：「年輕人，你誤會我的意思了。」

方仁傑不禁一怔，說道：「前輩，此話怎講？」

青衣美婦笑了笑，道：「在十絕神君的地下迷宮中，你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又何來力量去救別人，我又怎能夠怪你。」

方仁傑蹙眉苦笑道：「那麼，前輩找小可，又是所爲何來？」

青衣美婦這才一整神色道：「我此行，有公事，也有私事，公事是受令師之托，有信帶給你……」

方仁傑禁不住截口問道：「前輩在何時何地，見過家師？」

青衣美婦含笑說道：「別打岔，待會我會告訴你的。現在，先說私事，我是爲了營救天虹與小娟而來，同時，對於小娟的未來，也必須你們小兩口，好好的研商一下。」

倪小娟的未來，要和他們小兩口研商，弦外之音，已不難想見，研商的是一些甚麼。

因此，站在這小兩口的立場，除了苦笑之外，自然不便表示甚麼意見。

青衣美婦一頓話鋒之後，又正容接道：「還有，有關引起目前武林中這一場即將掀起的腥風血雨的關鍵人物，大致都已呼之欲出，而你們小兩口，却仍然一無所知，令師于短期之內，又不能分身前來，加以說明，只好由我來多費點唇舌，對這批包括令師在內的人，以往的恩恩怨怨，加以說明。」

四位年輕人，幾乎是同聲說道：「啊！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青衣美婦笑了笑，才向方仁傑，古文英二人，美目一掃地含笑接道：「你們小兩口，對小娟的印象如何？」

方仁傑笑道：「小娟姑娘聰明美麗，活潑大方，是一位很可愛的姑娘。」

古文英也是落落大方地，附和着接道：「是的，小娟姑娘是一位人見人愛的美姑娘。」

青衣美婦笑問道：「是否有我見猶憐之感呢？」

古文英嬌笑道：「是的，晚輩確有此感。」

青衣美婦也嬌笑道：「小娟的確有其可愛之處，只是由於從小嬌縱，顯得太野了一點……當然，我相信你們小兩口所說的話，都是言出由衷。」

一頓話鋒，才正容接道：「我想，你們小兩口已知道我對小娟的問題上，要說些什麼，所以，對於文英，我要先致一份眞誠的歉意。」

古文英嬌笑一聲，說道：「前輩太客氣了。」

青衣美婦正容接道：「我不是客氣，愛情是自私的，排外的，通常情況之下，絕對不容許有第三者介入，我是過來人，也是女人，對女人的心理，當有最透澈的理解。」

接着，又注目一笑道：「所以，我知道，妳口中雖然落落大方地，說什麼我見猶憐，但內心之中，總會有那麼一點不自在。」

古文英訕然一笑道：「前輩可眞會說話。」

青衣美婦道：「我是就事論事，文英，對於年輕人的兒女情懷，我本來不願意過問，但小娟既然已自己表明了情意，而雙方的上一代之間，又有着特殊的淵源，關於上一代之間的恩恩怨怨，待會我會說到。」接着，才向古文英歉笑道：「所以，我才不得不親自出面，只好使妳受點委屈了。」

古文英笑了笑，說道：「這也談不到什麼委屈，能多一位閨中膩友，不也很好麼！」

「是的。」青衣美婦含笑接道：「以後，希望妳能把她當自己的親生妹妹一般的看待。」

古文英嬌笑道：「我會的。」

青衣美婦笑了笑道：「好，事情就這麼說定，只是便宜仁傑這小子了。」

方仁傑苦笑了一下，古文英却含笑接道：「前輩，您已是仁傑的準丈母娘了，可是，我們還不知道您的尊姓大名哩！」

青衣美婦道：「我叫倪素貞，你們暫叫我倪前輩，或者是白夫人都可以。」

古文英蹙眉接道：「由小娟妹妹的名字推測，我還以爲倪前輩的芳名中，也有一個娟字哩！」

倪素貞嬌笑道：「小娟是從母姓，也從母名，她的另一位母親，叫倪素娟，也是我的胞姊，現在，妳懂了麼？」

「原來如此。」古文英接口問道：「倪前輩，想來此中，還必然另有一段因果的。」

「是的，」點點頭，倪素貞長嘆一聲道：「此事說起來，可就話長了。」

四位年輕人都沒接腔，只是以期待的目光，向倪素貞注視着。

室內沉寂了少頃以後，倪素貞才向方仁傑，古文英二人問道：「你們小兩口知不知道，目前這一場正在形成中的武林劫難，算得上是由令師身上所引起？」

方仁傑，古文英二人同時一呆道：「不知道啊！」

倪素貞沉思少頃，才幽幽地一嘆，道：「時間過得可眞快，一二十年的工夫，彈指間就過去了。」話鋒畧爲一頓，才娓娓地接道：「約莫是二十年前，西天目山的東麓，出了一位武功甚高，但名聲却頗爲不好的人物，姓倪，名浩然，那就是先父。」

這幾句話，不由使聽話的年輕人們，都爲之一愕。

因爲，由自己的女兒，道出她的「先父」名聲頗爲不好，這可是很少見的事。

不過，他們雖然感到事出非常，却仍然沒有人發問。

倪素貞苦笑了一下，才繼續往下說：「先父膝下無子，只有兩個女兒。」

古文英這才接問道：「就是前輩您和小娟的另一位母親倪素娟前輩？」

倪素貞點首接道：「是的，我姊姊算得上是天姿國色，蓋世無雙。」

接着，目光向三位姑娘一掃，才歉笑着接道：「三位姑娘，也算是難得一見的美人胚子了，但我說句不怕三位生氣的話，三位姑娘比起我那位姊姊來，可還差了一大段距離。」

三位姑娘同時不自然地笑了一下，沒人開口。

倪素貞輕輕一嘆道：「可是，我那位姊姊，却有一個最大的缺點，雙足自幼痲痺，而不良於行，所以，只能算是一位半截美人。」

聽話的四位年輕人，同時發出一聲驚「啊」之後，李含春並接問道：「那麼，素娟前輩，是不會武功的了？」

倪素貞苦笑道：「連走路都要人幇忙，又怎能練武。」

方仁傑接問道：「前輩姊妹之間的感情，一定很好？」

倪素貞點首道：「那是當然，否則，我也不會將小娟過繼給她了。」

古文英接問道：「素娟前輩，現在何處？」

倪素貞幽幽地一嘆：「早就墓木已 拱啦！」

四位年輕人也受了感染似地，同時長嘆了一聲。

倪素貞沉思着接道：「先父雖然名聲不好，但財雄勢大，在蘇，浙，皖，一帶，却是大大有名的人物，家姊天生麗質，却又帶有殘疾，一些別有用心而向先父巴結，希望能坦腹東床的道上人，自然不少，但家姊由於身有殘疾而心理變態，也可能是眼界太高，而瞧不起那些凡夫俗子，所有那些希望能獲得她的歡心的人，都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以致蹉跎到二十歲，仍然待字閨中。」

接着，美目向四位年輕人一掃道：「諸位能想像得到，先父只有我們這兩個寶貝女兒，其平常對我們的嬌縱，自是不在話下……也算是合當有事，就當家姊二十歲的生日那天……」

美目向方仁傑，古文英二人一掃道：「令師闖進了她的生活圈中。」

方仁傑，古文英二人同聲一「啊」之間，倪素貞又娓娓地接了下去：「那天午後，她爲了出外散心，特命一位老家人駕着馬車，帶她去郊外閒逛，想不到就在這趟郊遊中，惹上了麻煩。」

四位年輕人幾乎是同聲發問道：「惹上什麼麻煩了呢？」

倪素貞幽幽地接道：「碰上了當時黑道上的一個小煞星。」

四位年輕人又是不約而同地，用目光在她的臉上劃了一道問號。

倪素貞却好像是又將話題岔開了。「當時，『南天王』飛虎寨寨主黃飛虎，剛剛崛起江湖，聲望之隆，已駕凌先父之上，而家姊所碰上的這個小煞星，却是黃飛虎的乾兒子『脂粉劍客』公孫煜。」

一頓話鋒，才輕嘆着接道：「公孫煜這個人，武功並不怎麼高明，但却仗着黃飛虎的勢力，平常無惡不作，尤其是一般稍具姿色的良家婦女的清白，壞在他手中的，可眞是不勝枚舉。

「當然，那廝也曾慕家姊的艷名，而曾經在家姊面前碰過釘子，但却因懾於先父的威名，而只能恨在心中。」

李含春苦笑道：「這下子狹路相逢，可正是他報復的機會來了？」

「是的。」倪素貞娓娓地接着說道：「當那廝看到家姊時，首先將趕車的老家人殺死，然後，自己鑽進了車廂中，準備施暴……」

方仁傑冷笑接道：「剛好這時，家師趕了過來？」

倪素貞點首接道：「對了，就在這緊要關頭，令師趕了過來，首先將公孫煜的同伴趕走，立即與公孫煜展開一場生死搏鬥。」

話鋒畧爲一頓，又苦笑着接道：「其實，當時的令師，除了精於賭技之外，武功方面，可並不比公孫煜高明，但公孫煜就於女色，對武功影響甚大，而令師却是激於義憤，何況又是在美人兒面前，因而顯得勇氣倍增地，終於將公孫煜殺死了。

「可是，當時令師犯了一項最大的錯誤，沒有將公孫煜的同伴殺死，而讓其逃了回去。」

柳含烟接問道：「於是，黃飛虎就根

據那逃生的手下人的報告，向方大俠的令師尋仇？」

倪素貞接道：「黃飛虎向陶大俠尋仇是間接的，他只是向先父施壓力，要先父交出兇手來。」

古文英注目問道：「倪前輩，當時的黃飛虎，爲什麼不直接找家師尋仇呢？」

「這是有雙重原因的，」倪素貞笑了笑道：「先說令師的這一方面。」接着，她又歉然一笑道：「爲了存眞，將當年的一切，我都是實話實說，卽使是對先父，我也決不偏袒，所以……」

日光在方仁傑，古文英二人的臉上一掃，才正容接道：「如果我的敘述中，對令師有甚不敬之處，那也完全是事實，請莫見怪。」

方仁傑也正容接道：「前輩請儘管直言就是。」

「這麼說來，我就放心了。」倪素貞沉思着接道：「當時的令師，除了在賭技上有點名氣之外，武功方面，却是一位默默無聞的人物，因此，在黃飛虎的觀念中，令師不過是一個賭徒，甚至於是一個市井無賴而已，以黃飛虎當時聲望之隆，怎會自貶身價，向一個市井無賴尋仇。

「以上是就令師的一方面而言，現在說到先父的這一方面……」

一頓話鋒，却是幽幽地一嘆道：「儘管當時的黃飛虎，不論武功，名望……各方面都已駕凌先父之上，但先父在南七省武林中的地位，仍然是不容輕侮的。所以，黃飛虎才逕行向先父施壓力，命其交出兇手，藉以打擊先父的聲望。」

方仁傑蹙眉接道：「這情形，站在令尊的立場上而言，可實在不好處理。」

「是的。」倪素貞苦笑道：「但事實上，還有更不好處理的問題哩！」

古文英接問道：「那是指那一方面而言？」

倪素貞道：「就是家姊與令師兩人之間的事，因爲，一向視天下男人如糞土的家姊，經過一幕傳奇式的英雄救美的鬧劇之後，居然對令師發生了感情。」

柳含烟嬌笑着說道：「英雄美人，相得益彰，這是好事，怎會成了棘手的問題呢？」

倪素貞苦笑道：「但事實上，這一對英雄美人，雙方都有缺陷，美人是殘廢，英雄是賭徒，因而先父與陶大俠的令堂大人，都極力反對這一門親事，而陶大俠本人，也似乎不願蒙上一個恃恩要挾，和巴結權要的名聲，而有點趦趄不前。

「同時，陶大俠是孝子，對老母的意見，更不便違抝，於是，一場好事，在經過無數波折之後，就這麼吹了。」

古文英禁不住長嘆一聲道：「這眞是好事多磨！」

李含春接問道：「倪前輩，其中還有些什麼波折呢？」

倪素貞却忽然答非所問地，冒出一句突然其來的話道：「閣下雅興不淺啊！」

四位年輕人齊都一怔之間，倪素貞又接着笑道：「站得太久，腿兒有點發酸了吧？」

窗外，忽然傳入一個陰冷語聲道：「還好，還好。」

不等倪素貞接腔，又冷然接道：「居然能察覺老夫的形跡，白夫人的功力，可眞是高明得出奇。」

據方仁傑，古文英等人的忖測，窗外的語聲，至少也是發自十七八丈之外，能夠在如許的距離之外，察覺有人竊聽，這一份功力，委實是高明得出奇，而其能察覺對方是站着竊聽，那就更是高明得不可思議了。

倪素貞笑問道：「閣下這話，算是捧我，還是在襯托你自己的高明？」

那陰冷語聲道：「兩者都是。」

倪素貞笑了笑，道：「閣下很自負，一個很自負的人，當不致於不敢進來坐一坐吧！」

那陰冷語聲道：「老夫心目中沒有怕字，却也不受激。」

倪素貞接道：「那是說，必須由我恭請才肯進來了？」

那陰冷語聲哼了一聲道：「恭請？妳的面子還不够……」

倪素貞截口一哼：「恭請不成，我就只好硬請了。」

話聲未落，人已穿窗而出。當然，方仁傑，古文英，李含春，柳含烟等人，也相繼跟踪而出。

此時，東方天際已現出一片魚肚白色，在朦朧曙色之中，但見倪素貞面前丈遠處，卓立着一位身着月白色長衫，鬚眉全白的老人。

原來倪小娟替方仁傑所租的這一幢房子，窗外是一片菜園。

由於這菜園的面積，頗爲遼闊，如果在這兒殺將起來，倒是很够用的。

方仁傑等人，日光橫掃，心念轉動之間，倪素貞已沉聲發問道：「閣下身手高絕，長得堂堂一表，當不是沒有來歷的人吧？」

月白長衫老者笑了笑道：「妳不是出來硬請的麼，怎麼又套起交情來？」

倪素貞俏臉一沉道：「向你套交情？哼！你太過抬舉你自己啦！」

月白長衫老者方才的語聲，是那麼陰冷，但此刻，當倪素貞的語氣沉下來時，他却反而喜笑言開起來：「白夫人，那妳問我的來歷幹嗎？」

倪素貞沉臉如故地道：「我要先知道你是什麼東西變的！」

月白長衫老者笑笑道：「白夫人本是爲了硬請老朽而來，只要把老朽『請』進去了，那就如魚得水，一切恩怨都會消逝了……」

這幾句話，仔細想想，可實在是不像話。

因此，倪素貞不等對方說完，已是美日中殺機驟湧地，截口厲叱一聲：「老狗找死！」

話出招隨，她的脚底下，像是裝有滑輪似的，一晃而前，指掌兼施地，接連攻出三招。

這三招，不但快速無比，招招都是指向對方的要害，而且，每一招都是江湖上最常見普通招式。

但其招式雖極普通，却有化腐朽爲神奇之效地，顯得殺機瀰漫地，威力無窮。

在年輕一代中，方仁傑是很自負的一

位了。

但對於倪素貞這種化腐朽爲神奇的招式，設身處地的想想，最多也只能接下個三五十招……

妙的是，那月白長衫老者所使的招式，也是江湖上常見的普通招式。

而且，也一如倪素貞那樣的化腐朽爲神奇地，將對方的招式，化解得天衣無縫，並邊打邊笑道：「白夫人，妳是認爲老朽不堪承教，才不肯施展本門絕藝麼？」

倪素貞一面指掌兼施地，繼續搶攻，一面冷笑道：「我自信只用這些普通招式，也能逼出你的原形來！」

「是的。」月白長衫老者邪笑道：「我也相信，男女之間，打敗仗的總是男人，但在老夫面前，如果不拿幾下眞功夫出來，那可是一個非常持久的……」

倪素貞不再被對方的髒話激怒了，只是淡淡着打斷對方的話道：「你，堂堂一表，年紀一大把，却說不出半句人話來，看來，你這一大把年紀，是活到狗身上去啦！」

月白長衫老者呵呵大笑道：「白夫人不但功夫好，這張咀皮子，也是非常高明呀……」

這兩位，口中沒閒，手底下更是險招迭出地，着着指向對方要害。

而且，雙方的出招也越來越快，片刻之間，已互換了三十招以上，却仍然是一個不分勝負的膠着狀態。

妙的是，這兩位，不但全部使的是普通招式，也全都是招出一半，眼看有被對方化解的情形時，又立卽自動變招。

因而這一場別開生面的打法，直使旁觀的方仁傑夫婦，李含春，柳含烟等四人，既興奮，又微感失望地，全神注視着。

當然，他們之所以感到興奮，是能看到這一場別開生面，而又是非常精彩的打鬥。

至於失望的一方面，那是由於看不到對方施展其更爲精彩的本門絕藝。

當雙方互拚了五十招以上，而仍然是一個不分勝負的局面，柳含烟悄然挨近古文英身邊，悄聲問道：「大姊呀，妳看倪前輩會打贏麼？」

古文英苦笑道：「我也看不出來，但我們都望倪前輩能打贏。」

柳含烟蹙眉接道：「眞是可惜，像這等絕頂高手的搏鬥，却看不到他們更爲精彩的本門絕藝。」

李含春接問道：「小妹，妳看，這老兒是否就是那十絕神君所喬裝呢？」

柳含烟苦笑道：「我怎麼知道哩！」

李含春道：「妳在魔宮中那麼久，難道沒有見過那十絕神君？」

「見是見過的。」柳含烟接道：「但那斷化身千萬，根本就沒法看到他的本來面目。」

方仁傑正容接道：「看情形，此人有九成九就是那十絕神君所喬裝。」

古文英笑問道：「何以見得？」

方仁傑道：「道理很簡單，眼前這老兒，是經過易容術的，而且，那易容術還談不上怎麼高明。」

古文英點點頭：「不錯，經你這一提醒，我也看出來了。」

這時，惡鬥中的兩人，已互拚了百招以上，却還是一個膠着狀態。

那月白長衫老者忽然呵呵一笑道：「白夫人，妳的高明身手，老朽算是已經領教過了。」

倪素貞冷笑一聲道：「領教過了，又能怎樣？」

月白長衫老者邪笑道：「白夫人不愧是箇中能手，承迎婉轉，起承轉合之間，不但都是恰到好處，而且有魚龍曼衍之妙，嘻嘻……不但使老朽嘆爲觀止，也獲得了最高的享受。」

這幾句話，雖然不帶一個髒字，却是邪門得不能再邪門了。

很顯然，月白長衫老者的本意，是想激怒對方，使出本門絕藝來。

但倪素貞似乎看透了對方的心意，竟然是毫不爲忤地笑問道：「還有麼？」

月白長衫老者邪笑如故地道：「還有，那就要看妳的表演啦！」

不等對方接腔，又「嘿嘿」地邪笑着接道：「我正等着妳使出看家本領來，迫使老夫下馬哩！」

話，越來越難聽，但倪素貞却依然若無其事地，一點也不生氣。

古文英不禁苦笑道：「這位倪前輩的涵養功夫，可眞是到了家。」

方仁傑正容說道：「這正是倪前輩的高明之處，此情此景，誰要是忍不住漏出本門功夫，誰就是栽了筋斗了。」

柳含烟笑問道：「爲什麼要那麼神秘呢？」

方仁傑道：「因爲，那老頭兒太神秘了，倪前輩也必須保持自己的神秘，予對方以莫測高深之感，才是上策。」

李含春嬌笑一聲，道：「我却認爲最好的上策，還是將那斷宰了，或者是予以生擒。」

方仁傑笑了笑道：「那該算是上上策，但倪前輩是聰明人，如果她能够採取上上之策，是不會採取較次的上策的。」

柳含烟問道：「方大哥之意，是認爲倪前輩的力量，還不足以殺死對方？」

方仁傑正容接道：「我想，大致是這樣的，不過，也可能還有別的原因。」

柳含烟笑問道：「還有別的什麼原因呢？」

方仁傑苦笑道：「我不過是一種臆測，妳這一打破沙鍋問到底，我可就沒法回答啦！」

柳含烟訕然一笑之間，鬥場中的搏鬥已超過了兩百招。

那月白長衫老者呵呵大笑道：「白夫人，妳這持久鏖戰的功夫，使老夫甘拜下風了。」

倪素貞哼了一聲道：「下流東西！」

月白長衫老者笑道：「白夫人如果不肯使出看家本領來，老夫只好知難而退，自動下馬啦！」

話落，虛晃一招，飛身飄落丈外，滿含歉笑地接道：「很抱歉，白夫人誠心請客，可惜老朽却是不識抬舉得很。」

倪素貞這才冷冷地一笑道：「總有一天，我會叫你現出原形來。」

月白長衫老者笑道：「我也是這麼希望。」

（未完）

綠林豪俠傳奇故事之三

素手飈香

文·臥龍生　圖·盧令

慘搏驚天地　機詐賽海洋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谷寒香擒獲鄭秋，迫其服下向心露，翌日輕車減從，僅帶被她控制了神志的鄭秋，趕往范家莊，時值毒火成全率衆到范家莊找天覺大師，要强索寒犀刀，武當金陽道長挺身與成全拚鬥，成全雖使出渾身火器，但也只能使金陽道長稍受皮外之傷，谷寒香目睹雙方有演成混戰之局，現身而出，而一直袖手旁觀的龐士沖見谷寒香到場，也自躍落當場，谷寒香立命成全與喪失神志的鄭秋夾攻龐士沖，鄭秋與龐士沖拚鬥起來，其激烈情勢，遠非他人可比，毒火成全在一旁夾攻，亦每每感到搭不下手——

谷寒香眼看寶物將要到手，金陽道長突然出言勸阻，不禁怒氣山湧，冷聲說道：「谷寒香如能學得絕藝，第一件事，便是殲滅武當四陽。」

金陽道長勃然大怒，雙目暴睜，卽待越過天覺大師，揮掌向谷寒香擊去。

天覺大師忽然綻顏一笑，雙手向二人一攔，旋卽嘴皮微動，以練氣成絲，傳音入密的功夫向金陽道長說道：「此中原委，極爲複雜，老衲決非輕率之人，事過之後，再與道長詳細解釋吧。」

谷寒香秀眉一蹙，道：「老禪師乃是有道高僧，難道也有不可告人之事麼？」

天覺大師笑道：「妳借的不過是寒犀刀，老衲舉以相贈，這還有什麼話說。」

忽聽龐士沖大吼道：「天覺，你敢交出寒犀刀，老夫與你少林派誓不干休！」

正當龐士沖、鄭秋、成全這打得捨死忘生，觀戰之人也忘其所以之時，谷寒香突然嬌軀一幌，閃到了天覺大師身側。

金陽道長立在天覺大師身旁，一見谷寒香悄無聲息地閃了過來，立時開口喝道：「大師留意……」

天覺大師面龐一轉，看了谷寒香半晌，說道：「難道女檀樾要暗算老衲麼？」

谷寒香淡淡一笑，道：「暗算不敢，不過谷寒香所求之事，尚祈老禪師有個明確的答覆。」

忽聽龐士沖厲聲道：「谷寒香，倘若寒犀刀落於了妳的手內，老夫誓死也要取妳的性命。」

谷寒香冷笑道：「誰的命長，還得看老天爺的安排，你就作得主麼？」

只聽毒火成全大聲道：「谷盟主，妳到底要借寒犀刀何用？倘蒙開誠相見，成某定然傾力相助。」

龐士沖哂然道：「你有多少力量可傾！」左掌連揮，一口氣攻出八掌，逼得毒火成全左閃右避，封架不迭，但又脫不出掌勢之外。

谷寒香沉吟少頃，突然面露薄哂，揚聲道：「我奪了龐士沖的『問心子』，若能借到寒犀刀一用，三妙遺珍，卽可垂手而得，這般說法，成兄信是不信？」

這等說法，別說火毒成全，其他的人，也無一個敢於全信，然而，許多跡象，又顯示她的話大有可信之處，否則何以龐士沖那等担心寒犀刀落於谷寒香手內，加以谷寒香講完話後，龐士沖又不予反駁，因而衆人更加相信幾成。

毒火成全突然精神大振，喝叱連聲，招式連變，雙掌翻飛，反擊不已，彷彿忽然與龐士沖結下了什麼深仇大怨，立意要將他毀在當地。谷寒香凝目看了數招，倏地轉面向天覺大師望去，不言而喻，是打天覺大師寒犀刀的主意。

天覺大師猶豫半晌，慈容之上，忽然露出一片堅毅之色，伸手向懷中摸去。

金陽道長睹狀一驚，道：「老禪師似宜多加考慮，三妙遺珍，自是武學絕藝，若被人以之濟惡，造刼江湖，老禪師豈非分任其過？」

金陽道長深感天覺大師的舉措有異，忍了又忍，終於道：「事關武林蒼生，老禪師務必三思而行，千萬不可大意。」

谷寒香本人也感到天覺大師的態度大違常情，這時反而不急於索取寒犀刀，只將一雙美眸，緊緊地盯在天覺大師臉上，欲在他的神情之中，找出一點破綻。

龐士沖極欲擺脫鄭秋和毒火成全二人，無奈無法將二人逼退，怒火如焚之下，一掌狠似一掌，使得戰況愈來愈見慘烈，崑崙，峨嵋兩派的人，及陰手一魔，毒火成全的三名弟子等，俱都看得心驚肉顫，惕怵不已。

天覺大師忽然低嘆一聲，重以傳音入密的方式向金陽道長說道：「自北嶽綠林大會之後，老衲的天明師兄，卽已預見到今日之局，叵耐天意難以挽回，始終想不出消弭這場浩刼的辦法……」

金陽道長肅然道：「以壯士斷腕之法，難道就不成麼？」

天覺大師見他大聲講話，只恐谷寒香發作，不禁轉眼朝她望去。

谷寒香知道金陽道長言中之意，淡淡一笑，道：「我也想以快刀斬亂蔴的手段，一舉殲滅武當派的老少四輩，只是力有未逮，徒喚奈何而已。」

天覺大師暗暗忖道：原來這丫頭也有一張利嘴！想着重又向金陽耳中道：「道兄別看這孩子獨自一人，就站在我等身旁，眞想取她的性命，也是難上加難的事，倘若弄巧反拙，逼得她失却理性，那更是無法收拾。」

他頓了一頓，繼續道：「老衲的天明師兄，苦思經年，突然悟出武林前賢三妙前輩遺珍之事，其中定然大有文章，想那三妙前輩，學究天人，終身以濟世活人爲務，他的遺珍，必然是巧爲安排，絕不會落入壞人的手中，以之作爲造刼江湖的工具……」

金陽道長忍不住插口道：「請恕貧道愚魯，難以想通此中的道理。」

此時龐士沖與鄭，成二人，業已互搏了三百餘招，依然未曾分出勝負，金陽道長與天覺大師，則在研究谷寒香之策，谷寒香却正自心頭暗暗忖道：莫非老和尙故意將寒犀刀交給自己，以促使龐士沖和自己勢不兩立，同時，其他覬覦三妙遺珍的人，也必明搶暗盜，甚或謀害自己的性命，果然如此，倒不失爲一條借刀殺人的妙計。

谷寒香這面暗自猜疑，天覺大師却繼續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向金陽道長道：「老衲的天明師兄，業已仔細地考究過三妙前輩的生平，得知這位武林前賢，非但仁慈萬端，且行事愼密萬分，他留下的東西，必然是有益於世之物，能够得到他的遺珍之人，也必是生性善良之輩……」

金陽道長見天覺大師講得如此肯定，自己心頭，雖然不無疑義，但知多說無益，而且無論好壞，谷寒香終是天明大師的記名弟子，與天覺大師淵源非淺，再者寒犀刀也是天覺大師之物，自己亦不便多作主張，於是點了點頭，默然不語。

天覺大師突然由懷中抽出手來，將那個破布小包塞入谷寒香掌內，低聲道：「趕快收好，四夫無罪，懷璧其罪，謹防因寶爽生。」

谷寒香雖是疑心天覺大師使的移禍東江之計，但聽他語聲誠摯，句句如出肺腑，心頭亦感到怔忡不安，才將那小包揣入懷中，場內業已情勢大變。

只見那龐士沖雙目大張，兇神惡煞一般，掌掌凝聚眞力，記記找二人硬拚。

要知鄭秋與毒火成全二人，皆是名動江湖的人物，尤其鄭秋的武功，在江湖上已是少有對手，龐士沖以一敵二，能够支持不敗，已是震駭武林的事，要想擊退二人，那眞是談何容易。

驀地，龐士沖掄手一掌，毒火成全避無可避，迫得舉掌一揮，硬接一記。

雙掌一交，「拍」的一聲脆响，毒火成全雙足移動，登登登地連退五步，胸腹之間，痛如刀割，嘴中發甜，滿口血腥氣味。

龐士沖功力雖厚，也被震得血氣翻騰，大退一步，人未立穩，鄭秋業已掌如電擊，猛地擊了過來！

他本是薑桂之性，何況此時因「問心子」與「寒犀刀」一起落入了谷寒香手內，只怕她趁機遁走，取得三妙遺珍後，再想制她，定然希望渺茫，激憤塡膺之下，凝足八成功力，回身一掌，直對鄭秋的手掌擊去。

砰的一聲暴响，兩人脚步同移，齊齊朝後直退，每踏一步，地上便是一個深達寸許的足印。

龐士沖畢生的心力，便是花在這「問心子」與「寒犀刀」上，無奈變生肘腋，意外重重，致令他到手的寶物重又落空，長久的積忿，此時突地全部爆發開來，使得他神情大變，狀如瘋狂一般。

但見他霍然一聲暴喝，後退之勢未竭，立時湧身一縱，騰起丈餘，飛身向谷寒香頭頂撲去。

谷寒香早已審度當前形勢，情知范家莊一面的對頭雖多，但是決無人會趁機奪取自己身上的寶物，因而對自己有危險的，除了龐士沖外，就只有毒火成全師徒，和陰手一魔等人，難得毒火成全與鄭秋聯上了手，雙戰龐士沖一人，倘若自己一逃，這聯手之勢定必瓦解，那時全都追在自己身後，再想彼等相互火併，勢必難以實現。

因而，她打定了主意，暗將全身功力貫注雙掌，只要找到時機，立時傾力一擊，先將最大的强敵毀掉。

只見龐士沖身在半空，右掌一揮，向谷寒香頭頂猛然擊下。

谷寒香目射神光，凝注龐士沖的身形，心頭暗暗忖道：我就不信，你連拚兩掌之後，功力不打折扣。她早已凝足功勁，心念電轉之下，玉臂雙舉，不待龐士沖的手掌臨頭，逕自反擊過去。

蓬的一聲悶响，兩股內家掌力一撞，狂飆頓起，廻旋激盪，彷彿巨浪排空，海立雲垂一般。但見谷寒香雙足連移，以細碎的步法，直退八尺之外，玉面蒼白，了無血色，龐士沖則凌空一陣翻騰，瀉墮於一兩丈外，落地之後，滿頭銀髮，尙在顫動不休。

瞬眼之間鄭秋雙眼發赤，只見他左手揑住一個訣印，右手微揚，陡地朝龐士沖

身後欺近，神情獰惡，形同鬼魅似的。

鄧秋陡然張口低嘯一聲，右手一揮，霍地向龐士冲肩上拍去。

這聲低嘯，彷彿出自一頭垂死的野獸口中，衆人聽後，齊皆爲之一怔。

龐士冲閃目一看，鄧秋右掌齊腕之下，突然變得猩紅，鮮艷欲滴，怵目之極，急忙橫閃數步，讓開這一擊，一面運氣行功，匆匆調理體內的眞氣。

在場之人，多半是武學行家，目睹鄧秋的「血手印」練到了這等境界，無不心頭駭然。

毒火成全暗暗忖道：那妞兒講，「問心子」落入了她的手內，瞧這姓龐的如此拚命，此事八成可信。他人海翻騰，見多識廣，眼珠一轉，心內業已有了主意，當下朝谷寒香道：「谷盟主就在一旁督戰，這姓龐的交給成某便了。」

話音未落，早已雙手齊揚，白燐箭銀芒閃耀，脫手飛出。

龐士冲剛剛見過他暗器的威力，瞧那滿地燐火，猶未全滅，知道托大不得，於是身子一側，閃電般的貼地一掠，直往毒火成全身畔欺近。

毒火成全第二批暗器尚未出手，忽覺一陣重逾山嶽的潛力暗勁，驀地湧近身前，不禁暗暗咒罵一聲，道：「這個老怪物！眞他媽的……」雙足猛蹬，急往一側暴閃。

龐士冲豈肯容他緩手，舉掌一揮，口中鄙夷不屑的道：「小輩別逃，老夫這就交給你了。」說話中，陡覺身後有人襲到，旋身一顧，正是黑衣蒙面，掌紅如血的鄧秋，急忙一招「烘雲托月」，迅疾還擊過去。

毒火成全暗暗忖道：鄧秋的武功雖在，靈智已迷失，那批自命俠義之士的男女，決無臉奪小妞的寶物，眼下之局，只有這個龐老怪討厭，幹掉這廝，何愁不能人寶兩得。他利慾與色慾併起，不覺雄心萬丈，血脈賁張，忘了內腑已被掌力震傷，大喝一聲，掄掌便向龐士冲襲去。

轉眼之下，龐士冲與鄧秋成全二人，重又打在一起。

忽然曼陀老尼道：「范公子，這種分賍不勻，窩裏反的事情，老尼看着就噁心，天時不早，大夥回莊去吧。」

這老尼對谷寒香印象惡劣，谷寒香也最不喜歡此人，耳聽她風言風語，不禁怒氣暗生，目挾霜刃，轉眼望了過去。

她這面目光一轉，發覺范玉崑正向自己望來，四目一接，范玉崑急忙移轉目光，向着金陽道長與天覺大師二人道：「夜盡更殘，兩位老前輩請回莊歇憩吧。」

金陽道長亦感留在此地無益，瞥了惡門中的三人一眼，轉面向莊門走去。

天覺大師忽以傳音入密的功夫，遙遙向谷寒香的耳畔道：「剛極易折，兵凶戰危，謹記！謹記！」說罷扭頭自去。

谷寒香冷哼一聲，暗暗忖道：你的移花接木之計已售，如今該沾沾自喜了。她心中充滿了仇恨，只覺得人人都有可死之道，因而凡事皆往壞處着想。

轉眼工夫，范家莊一面的人全部撤回了莊內，兩扇莊門重又緊閉，莊寨之上的火把，頓時統統熄滅，只賸地面一層稍薄的燐火，碧光閃閃，明滅不定，照得當地像是一片森森的墳場。

谷寒香閃目一看，除了殊死惡戰的三人，只餘三眼鵰章恩和毒火成全的三名弟子，另外一個，却是陰手一魔。

突然間，她的玉容之上，掠過一絲飄忽詭異的微笑，朝陰手一魔道：「你當眞不想分一杯羹麼？」

陰手一魔微微一怔，道：「不知妳指何而言。」

忽聽毒火成全縱聲道：「谷盟主勿須性急，諒這龐老兒逃不出鄧兄與在下的手掌。」說罷招式一緊，連連搶攻。

龐士冲切齒咒罵道：「無恥匹夫，老夫先斃掉你。」雙手連變，忽擊忽拿，逼得毒火成全連連後退，若非鄧秋招招不離他的要害，迫得他無法緩手，毒火成全勢必喪命在他的掌下。

陰手一魔雙目閃動，朝谷寒香偸眼望了半晌，欲待猝起發難，出其不意的將她制住，連人帶寶一起挾走，却又担心一擊不中，反惹殺身之禍，又怕成爲衆矢之的，逃不出衆人的圍攻。

谷寒香忽然面龐一轉，似笑非笑的望他一眼，道：「瞧你舉棋不定，似是萬分作難，依我相勸，你還是早早離開這是非之地，否則咱們殺了龐士冲之後，必然轉而向你下手。」

陰手一魔聞言一楞，明知她是在使弄狡獪，無奈目迷美色，心貪重寶，捨不得就此離去。

他沉吟良久，突地把心一橫，暗忖道：不是福，就是禍，管他恁多則甚！

心念一決，立時閃身上前，揮掌向龐士冲攻去。

只聽龐士冲怒罵道：「谷寒香賤婢！老夫不將妳碎屍萬段……」

一言未了，三隻手掌，業已同時襲近身前。

龐士冲怒發如狂，左掌一揮，化解陰手一魔擊來的一掌，右掌一招「雷動萬物」，直擊鄧秋，飛起一腿，猛向毒火成全踢去。

忽聽谷寒香冷冷說道：「龐士冲，中原武林，容你不得，你再不見機，只恐回不得天池了。」

龐士冲陡使一招絕學，身形原地一轉，將鄧秋等三人同時逼退一步，口中恨聲道：「老夫拚着暴屍異域，也不讓妳這賤婢如意。」

谷寒香冷笑一聲，道：「我原無殺你之心，怎奈你口齒傷人，我縱然有意行善，也管不住自己了。」

陰手一魔忽然冷冷一哼，打出一記陰風掌力。

掌風凌厲，嘯聲盈耳。

這一掌乃是蓄勢所發，一股強猛絕倫的暗勁，排山倒海般直撞過來。

龐士冲眉端一聳，眼看鄧秋的「血手印」如附骨之蛆，正在自己身側幌動，只得施展「金鯉倒穿波」的身法，斜斜激射而起，向後躍退了八九尺遠。

他身形剛要沾地，忽見碧光一閃，一道冷燄直向自己立身之處射來，時間部位，拿捏得恰到好處。

只聽蓬地一響，那道碧光藍燄擊在地

上，火光一閃，直向龐士冲下落的身子燒去。

龐士冲心神一凜，猛提一口眞氣，凌空一翻，橫曳丈餘，忽見袍角業已着火，急忙隨手一撕，將袍襟扯落下來，順手向毒火成全扔去。

但聽呼的一聲，一片帶火的衣襟，竟被他擲得去勢如箭，勁力驚人。

毒火成全正欲乘機施放看家暗器，以「驚天魔火彈」向龐士冲擊去，忽見火光撲面而來，只得雙足一挫，橫飄數尺，縱目一望，鄧秋又與龐士冲鬥在一起。

他暗暗忖道：眼下之局，多除一個高手，自己便多一份希望，想着惡念頓生，右手一揚，即待將「驚天魔火彈」朝龐士冲打去。

龐士冲與鄧秋激鬥正烈，陰手一魔則巡梭未進，這一粒魔火彈出手，龐士冲與鄧秋二人俱都難逃性命。

驀地谷寒香雙肩一幌，快如電掣地，一掌向毒火成全脅下拍去，口中冷冷的道：「成兄，還不快上，鄧秋一人，不是老怪的對手。」

毒火成全駭然汗下，他這魔火彈係以內家眞力，逼使彈中的火藥自行爆發，此時內力已貫於彈中，再也無法收回，危急之下，猛地將魔火彈往右旁一扔，縱身向左側躍開。

但聽轟然一响，火光閃耀，地面被炸得斑痕纍纍，沙土飛揚中，衆人耳鼓，嗡嗡作響。

龐士冲見狀，恨得肝胆欲裂，捨下鄧秋，擰身朝成全撲去，人未到，猛惡的掌力已自湧到。

只聽谷寒香冷聲道：「龐士冲，記着我又救了你一次性命，不過你儘管放心，我不會挾惠相求，要你報答什麼。」

龐士冲漠然道：「妳不過恐怕鄧秋死了，失了保駕之人，哼！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老夫豈是三歲小兒。」呼的一拳「直搗黃龍」，朝毒火成全當胸襲去。

毒火成全身子一側，避過一拳，駢右手食、中二指，疾點龐士冲肋間，心頭却自暗忖道：這女人，當眞合了美如天仙，毒若蛇蠍的俗語。

谷寒香忽向陰手一魔道：「閣下鼠首兩端，到底作何打算？」

陰手一魔濃眉一軒，望她一眼，突然目光一黯，道：「老夫縱橫半生……」

谷寒香冷冷說道：「縱橫一世，晚景凄涼之人，你大概未曾見過。」

陰手一魔牙齦一挫，死命盯她一眼，重又揮掌向龐士冲襲去。

谷寒香獰笑一聲，道：「這就對了，成者爲王，敗者爲寇，人生在世，豈能不碰碰運氣？」

這次動手，龐士冲與毒火成全二人，都打得小心翼翼，龐士冲掌指連綿，絕不容毒火成全有脫身的機會，毒火成全則警覺出谷寒香手段之狠辣，因而不顧用掌指硬封龐士冲的攻勢，更不願硬拚內力，以俾保存元氣，免得毀了龐士冲後，自己功力耗竭，遭受谷寒香的宰割。

陰手一魔的戒懼之心，更爲嚴謹，雖然隨衆出手，却是步步爲營，完全是先求自保，再求傷敵的打法。

鄧秋懵懵懂懂，「血手印」雖是凌厲懾人，却使得極有分寸，進退趨避，無不恰到妙處，深中肯綮。

但見四人的掌勢由緩而慢，二三十招後，雙方一快全快，轉眼之下，各各搶制先機，窮極變化，又成捨死忘生之狀。

這時，誰的手上略慢絲毫，頓時便得橫屍當地，除非四人同時歇手，否則便是一個欲罷不能之局，同時誰若最先氣餒，誰便最先送命。

但見雙方的掌指攻出即收，絕無招式用老的事，四條人影交錯盤旋，遊走不定，但却始終將龐士冲圍在核心。

片刻之後，雙方力搏已三四百合，澎湃震響的掌風之內，滲入了細微的呼吸之聲。

谷寒香冷眼旁觀，玉容之上，一無表情，彷彿這一場殊死惡鬥，與她毫無關連，反是毒火成全那三個弟子，人人面上，俱有憂色。

轉瞬之間，喘息之聲，業已清楚可聞，原來毒火成全與龐士冲硬拚一掌之後，五臟受了嚴重的震傷，力戰一久，已自傷勢發作，內腑痛如刀絞，同時體內的眞力，也開始散亂起來。

然而，龐士冲也到了筋疲力竭，將告不支之時，要知這三人聯手圍攻，放眼當世，除他龐士冲之外，實無第二個人，能够支持四五百招不敗。

谷寒香暗暗忖道：我再不出手，只怕老怪物要逃……思忖中，冷冷地掃了毒火成全的三個弟子一眼，緩步向龐士冲等走近。

正當谷寒香徐徐逼近，欲待伺機出手之際，龐士冲突然覺出情勢嚴重，雙掌連揮，一口氣擊出八掌，抓住一絲空隙，倏地竄出了重圍。

谷寒香芳心大震，急喝道：「成兄火速出手！」

毒火成全亦未料到龐士冲武功之高，一至如此，喘息未定，猛地雙手齊揚，白燐箭，奪魂子母梭，同時出手襲去。

但聽龐士冲震天一聲怒嘯，雙足頓處，疾投正北而出，口中揚聲道：「谷寒香，妳若不交還『問心子』，老夫誓必教妳骨化灰揚，迷踪谷土崩瓦解！」

語音未落，人已馳出數百丈外，轉瞬不見。

谷寒香微一定神，突然厲喝道：「成兄，陰手一魔兄隨我取寶，其餘的人回谷待命！」說着頭也不回，疾奔西南而去。

鄧秋一見，縱腿便向谷寒香身後追去，陰手一魔微一怔神，立即啣尾奔去，這三人何等脚程，眼皮一眨，最慢的也出了百丈之外。

毒火成全恨得雙眼冒火，猛一咬牙，撇下三個弟子，跟踪追了下去。

他那三個門下相互望了一眼，似乎都想徵求對方的意見，頓了一頓，那姓褚的忽道：「師傅內傷不輕，我們應該跟下去才對。」

三眼雕章恩忽道：「令師與咱們的盟主，如今業已聯手，在下看來，三位還是依照咱們盟主的指示，回至迷踪谷待命的好。」

那姓褚的男子忽然冷哼一聲，道：「

如今業已聯手，嘿！你說得倒是好聽。」

三眼雕章恩道：「信與不信，悉聽尊便，在下只有一個腦袋，可不敢違抗盟主的命令。」說罷將手一拱，轉身朝裕州城奔去。

那姓褚的男子沉吟半晌，忽向另外二人道：「姓谷的女人太可怕！師父人單勢孤，只恐要遭她的毒手……」

另外一個勁裝中年大漢道：「大師兄說得有理，急不如快，我們趕緊追下去，替師父打個接應。」

那姓褚的男子將頭一點，率領二人，急急向衆人的去路追下，輕功腳程，竟然全都了得。

且說谷寒香在前，直對西南方縱腿疾馳，芳心之內，却自急轉着主意。

原來她估料三妙書生的遺珍，多半落在東南一帶，龐士冲走往北面，她正好向東南逃遁，其實龐士冲並未遠去，他隱在暗處，一見谷寒香向南，頓時也隨在毒火成全那三個徒弟之後，追了下來，不過他知道自己武功縱然高强，若不出奇制勝，一時也對谷寒香無法，因而，也不急於逼近。

谷寒香揀了一條奔向汝南的大路，竭盡全身之力，愈馳愈快，絲毫不停，同時。意着身後的動靜，鄭秋起步稍遲，與她隔了二三十丈的距離，一直趕了十多里路，猶未將她追上，至於陰手一魔，雖然未曾落後，却是一步也未能追近。

這大路之上，八個人在放腿疾奔。

谷寒香在前，風馳電掣，跑成了一條淡淡的人影，直到朝陽東昇之際，鄭秋才將二三十丈距離追上，不過離范家莊，業已百里之遙。

陰手一魔掉後百餘丈遠，忍了又忍，終於揚聲道：「谷盟主，妳這般奔跑，是何道理？」

谷寒香冷冷道：「毒火成全還在後面麼？」

陰手一魔猛然省悟，心頭暗暗忖道：這女人好毒！原來她想將毒火成全活活拖死！

轉念之下，傾耳向身後聽去，發覺毒火成全果然不甘罷手，猶自追在自己身後一兩百丈處。

他暗暗毒忍道：這主意眞狠，毒火成全久戰身疲，加以身受內傷，若不見機罷手，縱不拖死，也得累個半死，那時她只須揮手一掌，就可結果他的性命，至不濟也可將他擺脫掉。

倏地，他心內一凜，暗想道：「不好！幾人之中，顯然以鄭秋的內力最爲悠長，那老兒的心神已被她所制，如果少時她將手一擺，命鄭秋取自己的性命，自己可無還手之力了。」

忽聽毒火成全在身後嘶聲喊道：「谷盟主，龐士冲亦未趕來，妳何必一逕的奔……」他聲嘶力竭，中氣不繼，最後一個跑字，竟然講不出了。

但聽谷寒香縱聲道：「龐老怪脚程快，咱們若不趁早將他扔掉，休想將寶物取到手內。」

毒火成全縱聲道：「在下內傷……」說了一半，忽然住口不言，咬住牙齦，加疾追趕。

這四人流星趕月一般，沿着大路疾馳，一兩里之後的龐士冲突然心意一變，只恐進了城市，被谷寒香躲藏起來，於是足下加勁，拚力朝前追趕。

須臾，龐士冲趕到了毒火成全那三個弟子身傍，突地冷冷說道：「你們何必跟着現世，還是在此地躺一躺吧。」

這三人也是久走江湖之輩，聞言之下，知道龐士冲遷怒到了自己兄弟身上，那姓褚的首先大喝一聲，縱身往一旁跳去。

只聽龐士冲「呸」的一聲，雙手齊施，眨眼之間，點了三人腰際的「太乙」穴，身形絲毫未見停頓。

這三人落下地面時，兩腿俱已動顫不得，眼睜睜地望住龐士冲的背影，徒自咒罵而已。

毒火成全正在咬牙硬撐，欲待谷寒香力竭，自動停下身來，忽然覺出身後，有衣襟帶風之聲傳來。

他掉頭一顧，不禁駭然雙腿發軟，張口大叫道：「谷盟主，龐老怪……」

話未了，龐士冲業已嘿嘿大笑，電掣一般的撲到。

毒火成全驚魂出竅，雙手連揮，將藏在衣袖中的暗器傾囊擊出。

但見龐士冲大喝一聲，雙掌猛地一揮，劈出一陣倒海狂瀾般的勁力，直對毒火成全擊出的暗器撞去。

毒火成全內力已竭，暗器出手，頓時張口噴了一股紫血，接着慘叫一聲，雙手抱頭，猛地往路旁滾去。

原來毒火成全的暗器過於霸道，龐士冲與谷寒香二人，都對他存有幾分憚忌之心，兩人皆無制得住他的把握，因而龐士冲一掃平日那種大模大樣，竟然暗中蓄勢凝功，出其不意的猝然一擊，谷寒香雖已聽到他出聲求助，亦不急於回頭馳援。

毒火成全力盡筋疲，腕力已甚軟弱，龐士冲傾力一掌，頓時將他打出的白燐箭和奪魂子母梭，悉數反震回來，銀芒藍焰爆閃中，一支白燐箭首先擦過右頰，將耳朶劃下了老大的一片，血肉模糊，痛澈心肺。

龐士冲存了先聲奪人，殺鷄警猴之心，不待毒火成全翻身站起，晃身向前，掄手又是一掌，直向毒火成全右肩擊下。

只聽毒火成全慘哼一聲，身子被擊落在地，噴了一口黑血，再也無力爬起。

龐士冲一掌擊過，掉頭又向陰手一魔追去，陰手一魔早成了驚弓之鳥，眼見龐士冲襲擊毒火成全，非但不轉身向後，反而加疾朝谷寒香奔去。

谷寒香早知要擺脫龐士冲決非易事，這刻回身立定，靜待他追上前去，鄭秋似是對龐士冲起了一種特別憎恨，他兩眼之內，滿含怨毒，盯住龐士冲一瞬不瞬，陰沉之狀，較谷寒香更爲可怕。

陰手一魔連縱數步，跳近谷寒香身旁，掉首一顧，龐士冲亦已跟踵跳到，立在兩三丈處。

他目凝神光，遙遙向仆地未起的毒火成全望了一眼，心中旣驚又喜，說不出一股滋味，却又恍惚感到自己掉進了一個泥沼，身子正在逐漸下沉。

忽聽谷寒香冷冷說道：「龐士冲，你還不動手，想要等待什麼？」



谷寒香與鄭秋雙雙出掌向凌空下擊的龐士冲擊去。

龐士冲雙眉一剔，冷聲道：「老夫想等妳良知覺醒，自行悔悟，交還老夫的寶物。」

谷寒香冷冷一笑，道：「你口口聲聲，咬定『問心子』係你所有，空口無憑，教我如何相信？」

只見龐士冲的臉色，在瞬息之間，連連轉變，恨怒交閃，陰森之極。

半晌之後，他忽然沉聲一嘆，軟弱無力的道：「老夫連敗中原武林十餘高手，將『問心子』奪到手中，那是中原武林人盡皆知的事……」

谷寒香淡淡的道：「我只知『問心子』是我大哥的遺物，那也是千眞萬確的事，想我谷寒香雖然不講情理，我大哥却是頂天立地的英雄，他絕不會做出於心有愧的事。」

龐士冲仰首望天，默然片刻之後，突然嘆道：「這是老夫終生抱憾之事，唉！如果妳眞不知『問心子』怎會落在胡柏齡手內，待到老夫臨死之時，再將其中原委告訴於妳。」

他語音一頓，重又目光一抬，望了望東方昇起的朝陽，悠悠的道：「也罷，老夫將那狗屁書生的遺珍，全部相贈給妳，不過老夫要與妳同道取寶……」

谷寒香秀眉微蹙，訝然道：「這又爲了什麼？」

龐士冲冷冷的道：「老夫爲了那狗屁遺珍，浪費了半生時光，若不看它一眼，實是死難瞑目。」

忽聽陰手一魔道：「話是不錯，不過你武功高出在場之人，倘若到時候出手攘奪，擇肥而噬，何人是你的對手？」

龐士冲冷眼望他一忽，突然大喝道：「無恥小輩，你也妄想染指！」縱身一躍，陡地一掌擊去。

一陣猛惡的掌風，排空生嘯，朝陰手一魔罩下。

谷寒香瞧這一掌，明明是蓄勢已久，始才發出，不禁芳心震怒，玉掌疾揚，直對龐士冲腰際遙遙推去。

鄭秋似已漸與她的心意相通，她這面掌力未發出，鄭秋已劈空一掌，搶先擊了出去。

龐士冲身在半空，一瞧兩股凌厲的掌力向自己疾湧過來，凌空一挪身形，飄落於丈餘之外。只聽蓬的一聲，地面被龐士冲强猛絕倫的掌力，擊了一個半尺深的土坑，塵土飛揚冲天而起。

陰手一魔竄出一丈開外，馬臉之上，一片驚悸，雙目之內，怒火熊熊。

谷寒香突然冷冷一陣長笑，道：「說來說去，原來你心存毒計，想將咱們逐個擊斃……」

龐士冲不待她將話講完，截口道：「咄！妳也將自己瞧得太大，憑你們這三塊料，老夫何用多費心機，逐個擊斃，哼哼！眞是不知天高地厚。」

他微微一頓，突然又露出疲憊之色，道：「依妳所料，那個名喚三妙書生的東西，可能遺下一些什麼？」

谷寒香暗暗忖道：這老怪物怎麼弄的，瞧他時陰時晴，神思不寧，那裏像一個身負絕世武功之人。

轉念之際，微微一哂，反口道：「如果三妙書生遺下了畢生的武學結晶，你將如何？」

龐士冲嘴唇一撇，夷然不屑的道：「武功練到老夫這等境界，當世之內，業已罕有敵手了，再練下去，又有什麼意思？而且老夫行將就木，豈會留下話柄，再學旁人的武功。」

谷寒香先是一怔，繼而恍然笑道：「這點我倒未曾想到，學了旁人的武功，便算別人門下的弟子，對你來說，那確是太不合算的事。」她秀眉一軒，怒聲問道：「你笑什麼？」

龐士冲皺了皺眉，道：「老夫笑妳原是天仙似的女子，可惜一旦仇火蒙心，立時變得醜怪無比。」他將手一擺，止住谷寒香發作，繼續道：「妳只管放心，天下的英雄，絕不止胡柏齡一個，老夫說話算話，任何武學秘笈之類的東西，全部歸於妳所有。」

谷寒香狡黠的一笑，道：「若有什麼駐顏不老，祛病延年的靈丹妙藥……」

龐士冲連連擺手，道：「老夫活夠了，只想早日了卻一點恩怨，離開這混濁的塵世，便是吃了長生不老的仙丹，老夫也點滴不取。」

谷寒香聞言一楞，忽然轉面朝陰手一魔道：「我是半死之人，無時不急思解脫，真有甚麼靈丹妙藥，統統都讓給你吧。」說着探手懷中，摸出一個白玉小瓶，拔開瓶塞，傾出了一粒紅色的丹丸。



近日以來，陰手一魔連遭困惱，武功機智，在在為谷寒香與龐士沖二人所制，磨得他雄心大減，銳氣全消，完全失了昔日那種沉穩凝重的氣概，這時一見谷寒香傾出一粒朱紅丹丸，玉靨之上，掛着幾絲詭譎的微笑，不禁退後一步，惑然驚聲問道：「谷盟主，這丹丸，可是療傷祛毒用的了？」

谷寒香目光陰冷，靜靜的望了他片刻，說道：「與虎為伴，我實在放心不下，你若想我信任與你，須得立即將這丹丸吞下。」

陰手一魔連退兩步，道：「在下之心，可表天日，谷盟主何須相疑？」

谷寒香冷冷一笑，道：「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你久闖江湖，何必多說廢話，落入笑柄。」

陰手一魔目光一轉，掠了龐士沖一眼，道：「憑谷盟主與鄭秋二人之力，似非龐士沖之敵，瞧眼下的形勢，合則兩利，分則彼此無益。」

谷寒香突然玉面一沉，雙目之內，殺機隱射，揮手道：「顧惜性命，何必貪心？你趕緊離開，下次在我眼前出現，我必傾全力取你的性命。」

陰手一魔見她講得斬金截鐵，知道若不立即走開，難免招致殺身之禍，當下，暗暗咒罵一聲，一言不發，扭頭如飛疾跑而去。

只見龐士沖嘿嘿笑道：「翻臉成仇，的確有趣得很。」

谷寒香漠然一哂道：「你是否有點心寒？」

龐士沖冷哼了一聲，說道：「老夫心寒甚麼，不取你的生命，已經是天大的異數。」

谷寒香冷然一笑，道：「這粒丹丸毒絕天下，服下之後，若不沾染血腥，可保百日的性命，不過一沾血腥，頓時便得毒發身死。」

龐士沖仰天一笑，道：「好東西！妳快服下，老夫是絕對不敢領教的。」

谷寒香注目望他一眼，忽以指甲在丹丸上一劃，將丹丸割為兩半，然後自行吞下一半，將另一半朝龐士沖擲了過去。

龐士沖接住半粒丹丸，不勝詫異的說道：「妳這丫頭，可算是天下最為狡詐之人，……」

谷寒香將手一擺，道：「依你之見，武當派的金陽老道武功如何？」

龐士沖雙眉一蹙，道：「那牛鼻子的『玄門太清眞氣』，已有三成火候，單打獨鬥，迷踪谷內沒有他的敵手。」

谷寒香道：「羣打合毆呢？」

龐士沖雙目一翻，道：「哼！『五行劍陣』豈是說着玩的！」

谷寒香慘然一笑，道：「既然如此，三妙遺珍，我是勢在必得了。」說着目光一轉，朝遠遠處的毒火成全望了一眼，見他業已悄然躍起，往回路疾步奔去。

她冷冰冰的笑了一笑，收回目光，說道：「我也不管你與我大哥之間究竟有點甚麼糾葛，你要動手，只管請便，要想同取三妙遺物，少不了要先將這半粒藥丸吞服下去。」

龐士沖冷笑道：「解藥在妳身上，這般一人吞下一半，豈不是可笑得很？」

谷寒香搖了搖頭，淡淡的道：「這丹丸原是佟公常所煉，只有單方，沒有解藥，我帶在身畔，本是準備自絕用的。」

龐士沖皺眉道：「妳的詭計眞多，倘若老夫吞下這半粒藥丸，妳卻命這蠢材與老夫動手……」

谷寒香瞥了鄭秋一眼，哂然道：「其實此人並不愚蠢，他不過為……」她本想說為自己的美色所迷，因而中計，忽然感到不妥，改口道：「碌碌衆生，敗在一個『貪』字的何計其數！你無貪念，我又何必害你。」

龐士沖聞言，目中微射精光，深深看了谷寒香幾眼，點頭說道：「妳也並不愚蠢，可惜仇火蒙了靈智，因而失了是非善惡的觀念，倘若妳將來身敗名裂，必然是敗在這裏不論敵友，不分親疏，不知好歹的缺點上面。」

谷寒香怒道：「人情鬼域，你且說話，你究竟是敵，抑或是友？」

龐士沖沉聲一哼，道：「不可理喻！」說罷，將那半粒朱紅丹丸投入口內，吞了下去。谷寒香目凝神光，盯在他的臉上，看出他確實已將藥丸吞下，方始含笑說道：「自今以後，你須以陰手傷人，別令血腥，沾到身上，取到三妙遺物後，我立即將解毒的單方告訴給你。」

她語音一頓，探手入懷，取出貼肉佩在胸前絲囊，一面神精漠然的道：「除了武功圖籍之外，我一概不要，而且看過的拳經劍訣，俱都交還給你。」

龐士沖對她的話豈能相信，冷笑一聲，語含譏誚的道：「原來妳的心腸並不太壞，老夫倒是看錯妳了。」

谷寒香秀目一張，幽幽地望他半晌，倏地螓首微搖，自言自語的道：「此中關鍵，你不知道，不過此時言講，也是與事無補。」

龐士沖或明或暗，窺伺在她身畔已近一年，自來所見，都是一個心腸鋼硬，手腕似鐵，充滿了仇恨之念的女人，從未見過她像此時這般，愁緒隱隱，憂懷難釋的模樣，怔了一怔，不禁訝然問道：「老夫心內，也有一點討厭的關鍵，不能對妳明講，妳有何事求告老夫，何不一吐而快，先說與老夫得知。」

谷寒香緩緩地拆開絲囊，取出那粒銀光燦爛，上面刻着一條八爪飛龍「問心子」，仔細地反覆審視，口中緩緩地說道：「我有一個養子，乃是我與大哥唯一的親人，我大哥在世時，對他萬分鍾愛……」

龐士沖自她取出「問心子」後，即已雙目精光四射，朝四週環顧不已，聽到此處，陡地身子微微一顫，轉眼望住她道：「妳說的可是翎兒？」

谷寒香突然心神一凜，冷聲道：「我身邊的事情，你好似頗為清楚？」

龐士沖見她一臉警惕之色，擺了擺手，道：「老夫何人，豈會傷害孺子？不過據我暗中觀察，妳對那翎兒，似乎並無多大的情份。」

谷寒香微惱道：「你知道怎麼才叫情份？哼！誰若動了我那孩子一毫一髮，縱然天地翻轉，我也要將他挫骨揚灰，令他永世難為人身。」

（未完）



雙英堡……………………1.40
天靈神掌…………………1.20
血　　路（第1集）……3.00
（第2集）……2.20
（第3集大結局）……2.20
鐵膽雄心（全3集）每集3.00

定價$4.00



定價$3.60



